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八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八冊



目錄

全宋文卷七五三六

劉克莊 五〇

争山妄指界至判	一
母在與兄弟有分判	二
妻以夫家貧而仳離判	三
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判	四
定奪争婚判	五
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判	六
兄弟論賴物業判	八
兄侵凌其弟判	九
兄弟争財判	一〇
吏姦判	一一
屠牛于廟判	一二
宰牛者斷罪拆屋判	一二

全宋文卷七五三七

劉克莊 五一

鑄職謝丞相啓	一三
復職謝丞相啓	一四
謝二府啓	一五
賀史丞相明堂加恩啓	一六
加恩謝丞相啓	一七
回京湖趙置制啓	一八
回湖北張漕啓	一九
賀宋總領除農少啓	一九
回江西曹帥啓	二〇
賀曾同知除宣撫啓	二一
賀任簽書啓	二二
上傳侍郎啓	二三
賀制置李尚書啓	二四
謝制置李尚書啓	二六

謝傅侍郎舉著述啓	二七
賀安宣撫除少保啓	二九

全宋文卷七五三八

劉克莊 五二

賀傅諫議休致啓	三一
代通趙西宗啓	三二
赴辟廣西通帥啓	三三
謝聶侍郎舉著述啓	三四
改官謝丞相啓	三五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啓	三七
謝鄉郡應詔薦舉啓	三八
謝傅諫議應詔薦舉啓	三九
通安撫王侍郎啓	三九
通建守葉尚書時啓	四〇
回交代葉承議啓	四二
謝臺官舉陞陟啓	四四

謝聶閣學舉自代啓	四五
謝葉尚書舉政績啓	四六
謝沈提舉薦政績啓	四七
謝葉秘監舉陞陟啓	四八

全宋文卷七五三九

劉克莊 五三

謝王侍郎舉所知啓	五〇
上鄭給事啓	五一
謝程內翰舉所知啓	五二
除潮倅謝丞相啓	五三
謝臺諫啓	五五
除仙都觀謝丞相啓	五六
謝臺諫啓	五七
除吉倅謝丞相啓	五八
代上西山啓	六〇
代謝西山啓	六一

賀鄭丞相啓	六二
除匠簿福建參議謝西山啓	六三
謝丞相啓	六五
謝兩參政啓	六六

全宋文卷七五四〇

劉克莊 五四

謝洪中書咨夔舉自代啓	六七
謝余中書舉自代啓	六八
除宗簿謝丞相啓	六九
除玉局觀謝二相啓	七〇
除雲臺觀謝丞相啓	七一
謝諸府啓	七三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啓	七三
通唐經略啓	七四
賀右丞相還朝啓	七五
廣東漕謝二相啓	七六

除崇禧觀謝丞相啓	七七
謝三府啓	七八
謝史端明啓	七九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啓	八〇
謝史端明啓	八一
謝諸府啓	八二

全宋文卷七五四一

劉克莊 五五

賀范左相啓	八四
賀杜右相啓	八五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啓	八六
江東憲謝鄭少保啓	八七
謝丞相啓	八八
謝給舍侍從啓	九〇
謝臺諫啓	九一
賀謝司諫啓	九二

賀劉察院啓	九三
賀江察院啓	九四
賀鄭少傅啓	九五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九六
謝臺諫給舍侍從啓	九八
賀鄭少師啓	九九
賀游丞相啓	一〇〇

全宋文卷七五四二

劉克莊 五六

賀湯司諫啓	一〇二
賀江小坡啓	一〇三
賀鄭侍御啓	一〇四
賀謝殿院啓	一〇五
謝閣學王侍郎遂薦自代啓	一〇六
受告謝程中書公許啓	一〇七
謝王侍郎堃舉自代啓	一〇八

回賈制置啓……………一〇九

答韓徽州啓……………一〇九

答池州魏通判啓……………一一〇

賜第謝丞相啓……………一一一

謝鄭少師啓……………一二二

謝趙知院啓……………一三三

謝陳大參啓……………一三三

賀鄭丞相啓……………一四四

上二府啓……………一五五

除秘書撰閩憲謝丞相啓……………一六六

謝三府啓……………一七七

謝侍從給舍啓……………一七八

除秘書監謝丞相啓……………一一九

全宋文卷七五四三

劉克莊 五七

謝諸府啓……………一二一

謝臺諫啓	一二二
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謝丞相啓	一二三
賀董丞相啓	一二四
賀程樞參啓	一二五
賀蔡樞密啓	一二六
除明道祠謝丞相啓	一二七
謝二府啓	一二八
賀抑齋元樞休致啓	一三〇
回洪提刑啓	一三一
賀賈丞相啓	一三二
除寶學知建寧謝丞相啓	一三三
謝三府啓	一三四
致仕謝丞相啓	一三五
謝執政啓	一三六

全宋文卷七五四四

劉克莊 五八

與馬中書啓	一三八
回林中書啓	一三九
謝廟堂啓	一四〇
賀賈丞相拜太師啓	一四一
賀賈太師再相啓	一四二
賀太師平章啓	一四三
又別幅	一四四
進開國伯謝平章啓	一四五
除龍學謝平章啓	一四六
謝宰執啓	一四七
謝馮給事啓	一四八
謝盧中書啓	一四八
答陳尚書啓	一四九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啓	一五〇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啓	一五〇
袁州回通判壽詩啓	一五一

回宜春方宰壽詩啓	一五一
回張守啓	一五二
回方蒙仲啓	一五二
回王實之啓	一五三
回方德潤右史啓	一五三

全宋文卷七五四五

劉克莊 五九

回張使君啓	一五五
回顧知縣啓	一五六
回成丞啓	一五六
回王權郡啓	一五七
回徐國錄啓	一五七
回王教授啓	一五八
回林知縣啓	一五八
回見任官啓	一五九
回諸士友啓	一五九

回方教蒙仲啓	一六〇
回卓教授得吉啓	一六〇
回卓知縣得慶啓	一六一
回彭特魁啓	一六一
回黃縣丞龍應啓	一六二
回張守秘丞啓	一六二
回徐國錄啓	一六三
回王教授庚啓	一六三
回方貢士汝一啓	一六四
回方監元實孫啓	一六四
回張秘丞啓	一六五
回張倅啓 一	一六六
回張倅啓 二	一六六
回徐國錄啓	一六七
回李國正啓	一六七
回方北倅啓	一六八

回方制幹啓		一六九
回方貢士啓		一六九
回韓孔惠啓		一七〇
回權郡黃倅啓		一七〇
回莆田黃宰啓	一	一七一
回莆田黃宰啓	二	一七一
回葉寺丞啓		一七二

全宋文卷七五四六

劉克莊 六〇

回李國正啓		一七三
回興化張宰啓		一七四
回林知錄啓		一七四
回趙司理啓		一七五
回陳巡轄德林啓		一七五
回韓孔惠斗啓		一七六
回丁縣尉南一啓		一七六

回方貢士汝則啓	·····	一七七
回林貢士逢丁啓	·····	一七七
回林省元啓	·····	一七八
回黃教授啓	·····	一七八
回潘使君啓	·····	一七九
回林直院啓	·····	一八〇
回徐監簿啓	·····	一八一
回吳郎中啓	·····	一八一
回葉寺丞啓	·····	一八二
回卓常簿啓	·····	一八二
回趙監簿啓	·····	一八三
回李國正啓	·····	一八三
回趙寺丞啓	·····	一八四
回高教授啓	·····	一八四
回林知錄啓	·····	一八五
回陳司理仙遊黃尉啓	·····	一八五

回諸士友詩啓		一八六
回諸士友詞啓		一八六
回方聽蛙啓		一八七
回林貢士逢丁啓		一八七
回宋守監丞啓		一八八
回林侍郎啓		一八九
回見任官啓		一八九

全宋文卷七五四七

劉克莊 六一

回宋監丞啓		一九一
回林侍郎啓		一九二
回徐監簿啓		一九二
回方書監啓		一九三
回莆田謝宰啓		一九三
回魏知錄啓		一九四
回徐監簿啓		一九四

回林侍郎啓	一九五
回鄉守趙寺丞啓	一九六
回鄉守趙寺丞送壽儀啓	一九六
回梁倅啓	一九七
回李宮教卓常簿趙監簿啓	一九七
回莆田謝宰啓	一九八
回沈教授啓	一九九
回方僉判啓	一九九
回夏縣丞啓	二〇〇
回知錄司法啓	二〇〇
回許主簿啓	二〇一
回林潮州啓	二〇一
回鄉守趙寺丞啓	二〇二
回林侍郎啓	二〇三
回李宮教啓	二〇三
回卓常簿啓	二〇四

回趙監簿啓	二〇四
回方監簿啓	二〇五
回葉寺丞啓	二〇五
回梁倅啓	二〇五
回諸上舍啓	二〇六
回王新班傅司理啓	二〇六

全宋文卷七五四八

劉克莊 六二

回陳正言啓	二〇七
回徐常丞啓	二〇八
回諸士友詩啓	二〇八
回諸士友詞啓	二〇九
回方聽蛙啓	二〇九
回吳侍郎啓	二一〇
回陳大卿啓	二一〇
回曹守司直啓	二一一

回教授啓	·····	一一一
回判官啓	·····	一一二
回曹官啓	·····	一一二
回林通判啓	·····	一一三
回徐常丞啓	·····	一一三
回仙遊鄧宰啓	·····	一一四
回吳侍郎啓	·····	一一四
回吳侍郎啓	·····	一一五
回諸士友詩啓	·····	一一五
回諸士友詩啓	·····	一一六
回曹守啓	·····	一一六
回曹守啓	·····	一一七
回鄭倅啓	·····	一一七
回鄭倅啓	·····	一一八
回林農卿啓	·····	一一八
回趙工部啓	·····	一一九

回方常簿啓	一二九
回林尚管啓	一二九
回趙循州啓	一二〇
回方寺丞啓	一二〇
回林知縣啓	一二一
回卓漳州啓	一二一
答卓漳州親書啓	一二二

全宋文卷七五四九

劉克莊 六三

回上寓啓	一二三
回秘閣徐提刑啓 一	一二四
回秘閣徐提刑啓 二	一二四
回蒲領衛壽成啓	一二五
回曹守司直啓	一二五
回陳尚書啓	一二六
回李禮部啓	一二七

回莆田仙遊兩宰啓	一二七
回兩教授啓	一二八
回曹職官啓	一二八
回陳尚書啓	一二九
回林中書啓	一二九
回林農卿啓	一二〇
回徐提刑啓	一二〇
回卓刑部啓	一二一
回趙工部啓	一二一
回林太博啓	一二二
回權郡啓 一	一二二
回權郡啓 二	一二三
回李禮部啓	一二三
回趙梅州啓	一二四
回鄭太社啓	一二四
回林安溪啓	一二五

回陳宰僦啓	·····	二三五
回蕭教授起大韓山長伯高啓	·····	二三六
回職曹官啓	·····	二三六
回王縣丞得三啓	·····	二三七
回張監務邦洵啓	·····	二三七

全宋文卷七五五〇

劉克莊 六四

回方山長至啓	·····	二三八
回楊縣丞思謙啓	·····	二三八
回士友啓	·····	二三九
回卓刑部啓	·····	二四〇
回諸友醵飲啓	·····	二四〇
回黃教授啓	·····	二四一
回林中書啓	·····	二四一
回陳提刑啓	·····	二四二
回鄉守趙計院啓	·····	二四二

回趙倅啓	二四三
回林農卿啓	二四三
回卓刑部啓	二四四
回趙梅州啓	二四四
回趙工部啓	二四五
回林尚管啓	二四五
回莊省門啓	二四六
回李書監啓	二四六
回南劍林倅啓	二四七
回邵武林倅啓	二四七
回徐提舉啓	二四七
回方秘書啓	二四八
回黃帥機林安溪啓	二四九
回徐提舉啓	二四九
回鄉守趙計院啓	二五〇
回江倅啓	二五〇

回林中書啓	……	二五一
回林農卿啓	……	二五一
回卓刑部啓	……	二五二
回趙工部啓	……	二五二
回方秘書啓	……	二五三
回李書監啓	……	二五三
回蒲領衛啓	……	二五四

全宋文卷七五五一

劉克莊 六五

回見任官啓	……	二五五
回林秋陳簿陳權糾楊法啓	……	二五六
回兩教授韓山長啓	……	二五六
回邵武林倅啓	……	二五七
回陳尚書啓	……	二五七
回諸知縣啓	……	二五八
回王守工部克恭啓	一 ……	二五八

回王守工部克恭啓	二	二五九
回楊守監丞夢信啓		二五九
回新守陳夢龍啓		二六一
回潘守宮教墀啓		二六二
回鄉守樂語啓		二六三
回潘守餽歲啓	一	二六五
回潘守餽歲啓	二	二六五
回潘守樂語啓		二六六
回趙守樂語啓		二六七
回趙守寺丞啓		二六八
回徐守寺丞樂語啓		二六九
回曹守司直啓		二七〇

全宋文卷七五五二

劉克莊 六六

回曹守重陽節儀啓	二七一
回曹守樂語啓	二七一

回曹守歲儀啓	二七二
回曹守送重陽節儀啓	二七三
回曹守冬至節儀啓 一	二七三
回曹守冬至節儀啓 二	二七四
回汪守樂語啓	二七四
回汪守端午節儀啓	二七五
回趙守計院啓	二七五
回趙守樂語啓	二七六
回趙守重陽節儀啓	二七七
回趙守至節儀啓	二七七
回江倅至節儀啓	二七八
回趙守年儀啓	二七八
回江倅年儀啓	二七九
回鄉守告朔啓	二七九
回通判啓	二八〇
回鄉倅端午節儀啓	二八〇

回涵頭鄭監鎮啓	二八一
回莆田翁縣尉啓	二八二
回興化周簿啓	二八三
回沈教授因夏啓	二八三
回仙遊林尉啓	二八三
回魏知錄必昌啓	二八三
回朱仙遊濬啓	二八四
回仙遊鄧宰桂發啓	二八五
回新莆田陳宰倜啓	二八五
回趙司理啓	二八六
回陳教授啓	二八七
回蕭教授啓	二八七
回韓山長啓	二八七
失題	二八七
回張添教誅啓	二八八
回趙錄參若璫啓	二八九

回林司理季穎啓 二八九

全宋文卷七五五三

劉克莊 六七

答湯伯紀論四六啓 二九一

回湯仲能撫屬啓 二九二

回京尹啓 二九三

回游提刑入國門啓 二九四

回馬揖投贈啓 二九四

回杜制置送御書啓 二九五

謝黃慥制機啓 二九五

答李宮教樂語啓 二九五

答衢守陳吏部樂語啓 二九五

答衢守謝大監樂語啓 二九五

回直院洪中書啓 二九五

回馬編修贈本主公贊書啓 二九六

答賈都大謝贊書啓 二九六

答江東漕趙待制謝贄書啓	二九七
賀馬相公啓	二九七
回陳正言鄉會助筵啓	二九八
答安溪黃宰謝薦啓	二九九
賀陳大諫啓	三〇〇
賀馬中書啓	三〇〇
答卓漳州謝順寧精舍記啓	三〇一
回陳尚書啓	三〇一
賀陳尚書生日啓 一	三〇二
賀陳尚書生日啓 二	三〇二
回林中書啓	三〇三
答劉提舉啓	三〇四
與丞相啓	三〇四
季子聘書	三〇五
又請期書	三〇五
去華姪聘方氏書	三〇五

又請期書	三〇六
答李氏聘書	三〇六
又請期書	三〇七
答方氏婚書	三〇七
又請期書	三〇八
姪孫士寅將仕聘潘氏書	三〇八
答余氏婚書	三〇八
勝女回方氏定日書	三〇九
沂孫請期書	三〇九
渙孫趙氏婚書	三一〇

全宋文卷七五四

劉克莊 六八

代回薛架閣啓	三一一
代賀劉寺丞啓	三一一
上福建楊帥長孺啓	三一二
上宋總領啓	三二三

賀廣西憲得郡除漕啓	三二五
賀諸葛提刑除漕使啓	三二六
上趙運使啓	三二七
通王運使啓	三二八
通兩浙運使朱都承啓	三二九
通章提刑啓	三三〇
通王提舉啓	三三一
賀真州洪守啓	三三二
上豐真州有俊啓	三三三
通南劍守游郎中啓	三三四
通建寧葉西判倅啓	三三五
通福州鄭府判守仁啓	三三六
通廣西蕭機宜啓	三三七
通福建余運管啓	三三七
與陳運幹啓	三三八
與李檢法啓	三三九

全宋文卷七五五

劉克莊 六九

與趙判官啓	三三〇
與張察推澄啓	三三一
與鮑知錄埜啓	三三二
回沈教授啓	三三二
與真州陳教授啓	三三三
回永福知縣啓	三三四
回建陽黃縣丞啓	三三四
回包仙尉志崇啓	三三五
回趙仙尉啓	三三五
回薛監庫啓	三三六
回李巡轄啓	三三七
回楊宰啓	三三七
回黃尉直卿啓	三三八
回學職啓	三三八

謝曾大參從龍舉陞陟啓	三三九
代陳真州韓到任謝丞相啓	三四〇
與交代江司理啓	三四一
代改除淮東倉謝丞相啓	三四一
代湖南提舉就任謝丞相啓	三四二
除憲謝宰相啓	三四三
除守謝史丞相啓	三四四
謝制置李尚書舉改官啓	三四五
謝胡總領舉改官啓	三四六
先君得遺表恩謝丞相啓	三四七

全宋文卷七五五六

劉克莊 七〇

丁丑上制帥書	三四九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書	三五二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書	三五四
辛巳答傅諫議書	三五六

乙酉答真侍郎書 三五八

全宋文卷七五五七

劉克莊 七一

乙酉答傅諫議書 三六二

乙酉與胡伯園待制書 三六四

戊子答真侍郎論選詩書 三六七

與鄭丞相書 一 三七〇

與鄭丞相書 二 三七一

與鄭丞相書 三 三七二

與鄭丞相書 四 三七三

與鄭丞相書 五 三七三

與鄭丞相書 六 三七四

與鄭丞相書 七 三七六

與鄭丞相書 八 三七七

全宋文卷七五五八

劉克莊 七二

與鄭丞相書	九	·····	三七八
與鄭丞相書	一〇	·····	三七九
與鄭丞相書	一一	·····	三八一
與鄭丞相書	一二	·····	三八二
與鄭丞相書	一三	·····	三八三
與喬丞相書	·····	·····	三八四
與李丞相書	一	·····	三八五
與李丞相書	二	·····	三八六
與李丞相書	三	·····	三八七
與游丞相書	一	·····	三八八
與游丞相書	二	·····	三八九
與游丞相書	三	·····	三九一
與游丞相書	四	·····	三九二
與游丞相書	五	·····	三九三

全宋文卷七五五九

劉克莊 七二

與游丞相書	六	三九五
與游丞相書	七	三九六
與范丞相書	一	三九七
與范丞相書	二	三九八
與范丞相書	三	三九九
與范杜二相書		四〇〇
與宰執書		四〇三
與高樞密書		四〇四
與郭小坡書		四〇五
與吳叔永尚書書		四〇六

全宋文卷七五六〇

劉克莊 七四

與鄭邵武書		四〇八
答南雄翁教授書		四一〇
答林公掞監場書		四一一
答翁仲山禮部書		四一三

與鄭丞相論史書	四一四
答陳卓然書	四一六
與陳抑齋書	四一七
答翁仲山吳明輔書	四一八
答鄉守潘宮教書	四二〇
答鄉守趙寺丞書	四二一
答鄉守楊編修書	四二一
答鄉守楊編修書	四二三
答李元善侍郎書	四二三

全宋文卷七五二六

劉克莊 五〇

争山妄指界至判

俞行父、傅三七争山之訟，昨已定奪，而行父使弟定國妄以標撥界至爲詞，套合保司，意欲妄亂是非。當職欲將俞行父重斷，有祖主簿者來相見，自稱是俞行父、定國表親，以行父兄弟爲直，以傅三七爲曲。當職尋常聽訟，未嘗輒徇己見，惟是之從，尚恐祖主簿所言有理，遂委縣尉定驗。及縣尉親至地頭，祖主簿欲以私干縣尉，縣尉不敢納謁。祖主簿不勝其忿，將緊切鄰人藏匿，公然用祖主簿條印封閉鄰人門戶，不容官司追喚。既而縣尉見得俞行父所買山，去傅三七所買田，凡隔一塹，二山二處，判然不相干涉，祖主簿、俞行父、定國自知理曲，不伏官司定奪，輒用不潔，將傅三七新墳澆潑作踐。小民買地葬親，與行父、定國兄弟無相侵犯，始則假作保司朱記，假作究實，變白爲黑，改東爲西，中則買覓保司，共爲欺罔，終則挾寄居以求必勝。且祖主簿姓祖，而干預姓俞、姓傅人之

訟，無乃不干己乎？至於封閉鄰人門戶，將不潔潑人墳墓，此豈賢大夫之所宜爲？建陽乃名教禮義之邦，諸老先生遠矣，不可見矣，游郎中家居縣後，無一事到縣，無一事囑時官；朱侍郎貴爲從橐，每書常切切然恐幹僕騙擾村民。祖主簿輩行不高於朱、游，名位不貴於郎從，遽有使豪恃氣，武斷鄉曲之意，良由縣令人微望輕，不能主張百姓，使村民被寄居屈壓，空自愧顏而已。俞行父祖父將仕用錢三百貫，買劉德成田三坵、山十二段，委屬可疑。大凡置田，必憑上手干照，劉德成形狀有如乞丐，所賣田三坵、山十二段，乃是憑大保長憑由作上手干照，不足憑據，今亦未暇論此。但傳三七所買劉八四山，與俞行父山全無干涉，先給還傳三七管業安葬。行父、定國恃豪富壓小民，挾寄居抗官府，各勘杖一百，拘契入案，追劉德成對上手來歷，幹人責戒厲狀。《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

母在與兄弟有分判

交易田宅，自有正條，母在，則合令其母爲契首，兄弟未分析，則合令兄弟同共成契，未有母在堂，兄弟五人俱存，而一人自可典田者。魏峻母李氏尚存，有兄魏峴、魏峽、弟魏嶠，若欲典賣田宅，合從其母立契，兄弟五人同時着押可也。魏峻不肖飲博，要得錢物使用，遂將衆分田業，就丘汝礪處典錢。豪民不仁，知有兼并，而不知有條令，公然與之交易。危文謨爲牙，實同謀助成其事。有詞到官，丘汝礪、危文謨不循理法，却妄稱是魏峻承分物業，不知欲置其母兄於何地？又稱是魏峻來

丘汝礪家交易，危文謨賫契往李氏家着押，只據所供，便是李氏不曾自去交易分明。魏峻雖是未曾出官，其事自可定斷，照違法交易條，錢沒官，業還主，契且附案，候催追魏峻監錢足日毀抹。丘汝礪、危文謨犯在赦前，自合免罪，但危文謨妄詞抵執，欺罔官司，敗壞人家不肖子弟，不容不懲，勘杖六十，仍舊召保。如魏峻監錢不足，照條監牙保人均備。張五十契內無名，併丘汝礪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妻以夫家貧而仳離判

夫有出妻之理，妻無棄夫之條。丘教授未第之前，以女弟適黃桂，既生五女矣。一旦丘教授偶中高科，門戶改變，黃桂不善營運，家道凋零，丘教授遽奪女弟，令寫離書。嗟乎！丘教授壽祿不永，萬里客死，豈非此等事有以累其陰鷲歟？惜乎當時有司觀望顏情，莫有以義理勸諭丘教授者，前任知縣不得不任其責矣。雖然，匹夫不可奪志，黃桂若真有伉儷之誼，臂可斷，而離書不可寫。今觀手寫離書，却翻悔於七年之後，亦已疏矣。黃桂不曾犯義絕，既奪其妻，又并其所生女子奪歸丘氏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丘貢士宜鑑乃兄覆轍，做些好事，以助前程。如黃桂者夫婦可以復合，宜以丘氏還之。昔人教詔其女云：無以貧故，事人不謹。丘教授讀書雖多，此二語所未講也。如夫婦不可復合，亦既憫念黃桂貧乏，資助錢物，使之別娶。所生長女元納劉縣尉聘財，未審是何人交受，元承監

兩下評議定。兩日。《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判

謝迪雖不肯招認定親帖子，但引上全行書鋪辨驗，見得上件帖子係謝迪男必洪親筆書寫，謝迪初詞亦云勉寫回帖。今乃併與回帖隱諱不認，是何胸中擾擾，前後不相照應如此。在法：許嫁女，已投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六十，更許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女追歸前夫。定親帖子雖非婚書，豈非私約乎？律文又云：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注云：聘財無多少之限。然則受嫌一疋，豈非聘財乎？況定帖之內，開載奩匣數目，明言謝氏女子與劉教授宅宣教議親，詳悉明白，又非其他草帖之比。官司未欲以文法相繩，仰謝迪父子更自推詳法意，從長較議，不可待官司以柱後惠文從事，悔之無及。兩爭人並押下評議，來日呈。

再判：字蹤不可得而掩，尚謂之假帖，可乎？婚男嫁女，非小事也，何不詳審於議親之初？既回定帖，却行翻悔，合與不合成婚，由法不由知縣。更自推詳元判，從長較議元承，併勸劉穎母子，既已興訟，縱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見，只宜兩下對定而已。今晚更無定論，不免迫人寄收。

再判：和對之事，豈無鄉曲親戚可以調護，知縣非和對公事之人，照已判監索嫌帖，一日呈。

再判：定帖分明，條法分明，更不從長評議，又不賁出嫌帖，必要訊荆下獄而後已，何也？再今

晚。

再判：公事到官，有理與法，形勢何預焉？謝迪廣求書劄，又托人來干懇，謂之倚恃形勢亦可。既回定帖與人，又自翻悔，若據條法，止得還親，再今晚別有施行。

再判：在法，諸背先約，與他人爲婚，追歸前夫。已嫁尚追，況未嫁乎？劉穎若無絕意，謝迪只得踐盟，不然，爭訟未有已也。仰更詳法制，兩下從長對定，申。

再判：照放，各給事由。《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定奪爭婚判

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人吳千乙兄弟與之折合，併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之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爲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定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吳重五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與李三九爲妻，致翁七七經府縣有詞。追到吳千二等供對，却稱先來係謀娶得阿吳爲妻，自知同姓不便，改嫁與翁七七之子。同姓爲親，抵冒法禁，離正之可也，豈應改嫁，接受財禮。吳千二將阿吳嫁與翁七七之子，固是違法，然後來已自知情，又曾受過翁七七官會二貫文，豈應復奪而嫁之？合將阿吳責還翁七七之子。但阿吳既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着，萬一生產之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

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歸，聽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禮，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一、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與免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判

劉有光舉首趙氏兒宗姬，兩相傾慕，遂成姻對，才貌固未爲非偶，然初七日過聘，初八日成親，似太匆匆。況納采於已呈身之後，交爵於未合卺之前，何異於自獻乎？遂事姑置勿論，第趙氏先嫁魏景宣，景宣既沒，趙氏能守柏舟共姜之志，則長有魏氏之屋，宜也。今已改嫁劉有光，遂以接脚爲名，鵲巢鳩居，豈能免魏景謨等之詞乎？據劉有光賁出楊奎簡，則執先有招夫入舍之約。魏景謨賁出劉預簡，則有權借本家成親。一是一非，彼此互持。但揆之理法，趙氏前夫有子魏汝楫，且生孫矣，其屋同居魏景謨、魏景烈各有分，支書內明言未分。劉有光非其族類，乃欲據其屋，誠所未安。況嫌隙已開，若復出入其家，飲食男女於其間，不獨面目有覩，亦傍觀所羞，稍有氣節者將望望而去之。趙氏以其屋爲嫁後自得錢添造。詳魏景謨詞，則慶元四年兄弟三人同起造，趙氏於慶元六年方嫁歸，無緣爲魏氏造屋於未嫁歸之前。所論遺囑，在官司尤爲難信。自有詞以來，但稱姑黃氏遺囑，令景謨等量支錢物，與之招夫及充女榮姐嫁資，即無一語所謂文約。忽於第五狀稱：去冬招夫間，魏景謨令

男汝楫立文約，與兒分還遺囑錢物，係景烈收此文約，有姪魏唐佐知見。及喚上各人，累行供對，皆謂無之。然果有文約，趙氏前此畫一供具，深自辨數，當拈爲第一義可也，何至第五狀然後聲說？又當來立約，魏景謨、景烈何不書押，而令其男自書，豈足取信？況一千五百緡之文約，得之當如獲至寶，牢執以爲取償之具，何至仍令魏景烈自收？既果爲收執，先是又無一詞，何耶？且如謂其時忽然病患，面受遺囑，續又稱卧病四年，遺囑有所諱言。死者不可復作，而趙氏之詞自爲異同如此，官司憑何將人根究？詳趙氏初詞，止稱勸諭二伯少賜周全，今乃紛紛強詞，必欲求勝，作僞日拙，不自知其漏逗。至如論景謨以錢生與兒子汝楫展轉田業、車、碓等，尋復稱基址係姑黃氏未分之業，不得典賣。始自稱趙將領市舶爲夫魏景宣前室所立，尋復論魏景謨詭立趙宗姬等戶，買到郭神與等田業，累稱係姑黃氏買到，還氏收管其夫，尋復告論魏景謨買到，冒立宗姬等戶。似此尚有之，大抵愈辨而室，每詰輒窮。昨來官司未欲遽行定奪，諭令對定，亦欲姑全兩家情好耳。而詞說日見支蔓，祇益煩紊。今據案下筆，惟知有理法耳。咎魏景謨者，寧不曰不能訓誨其姪汝楫，使之遊蕩，而縱令趙氏改適。人家子弟不肖之心生，雖親父尚不能收淑其子，況猶子乎？趙氏之親兄忠翊，去年六月內曾論僕使曹八鼓誘其妹趙氏，將首飾財物二千餘貫，以遊玩爲名，出外恣無忌憚，動經歲月。縣案具存可覆。則趙氏先已不能安其室，魏氏能勿許其改適乎？魏景宣非無子孫，且其屋係同居親共分，法不應召接脚夫。劉貢士正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若小小取舍不能勇決，轉爲告訐，徒敗心術，豈不深可惜耶？趙氏改嫁，於義已絕，不能更占前夫屋業，合歸劉貢士家，事姑與夫，乃合情法。魏景宣房下一

分田產，多爲魏汝楫典賣，榮姐乃在室親女，已撥之田宜與充嫁資。其趙開下市舶將領、宗姬、族姬等戶田，魏景謨供係弟景宣前室趙氏置立，雖有違礙，然已年深，景宣與其前妻並亡歿，立戶之時，汝楫尚幼，今固難以其罪坐之，關鄉司盡數割歸本戶。趙氏不應占魏景宣前妻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佃，仍仰尊長魏景烈等糾覺，不得更容典賣。魏汝楫違法娶娼婦，從末減杖八十，離之。索到婚書，係魏汝楫自主婚，尊長並無干預。責汝楫狀入案，日下還家承續，如更留縣郭，與娼婦復合，併追湯賽賽斷。趙氏所論黃氏遺囑及已撥還田產，並無照據，委難施行。但魏榮姐爲魏氏之血屬，宜早嫁遣，仰魏景謨以兄弟爲念，當恤其女，或於堂前財物內議行支撥，量具其嫁資，以慰九原之望。案具所斷因依，照限具申使、府外，劉有光經縣告論魏景謨詭戶，自係兩事。別呈。《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

兄弟論賴物業判

在法，已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及滿五年而訴無分違法者，各不得受理。翁曄、翁顯係親兄弟，其父翁宗珏在日，有田五十八種，於淳熙十二年分撥與二子，各得田二十九種。宗珏慶元六年死，翁曄將所得田二十九種盡行典賣，及曾將共段田陪併與弟翁顯，原契見存。翁顯又曾執親鄰，就丁政遠邊贖得翁曄原典田，及作翁團名，典得魏齊箕田。鄉民辛勤，增置些小田業，豈是容易。翁曄

已死，其子翁填覬覦乃叔物業，輒妄入詞，稱是翁顯將在衆錢物置到田產，欲行均分。自淳熙十二年至今，已及三十六、七年，翁顯執贖并置到田業，皆是嘉泰已後，及有是嘉泰十一年者，豈得是在衆錢物？委是被人教唆，妄生詞訴，且免斷，契給還翁顯，餘人并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

兄侵凌其弟判

人不幸處兄弟之變，或挾長相凌，或逞強相向，產業分析之不均，財物侵奪之無義，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倫之愛，不可磨滅，若一一如常人究極，至於極盡，則又幾於傷恩矣。丁瑠、丁增係親兄弟，父死之時，其家有產錢六、七貫文。丁瑠不能自立，耽溺村婦，縱情飲博，家道漸廢，逮至兄弟分析，不無偏重之患。既分之後，丁瑠將承分田業典賣罄盡。又垂涎其弟，侵漁不已。丁增有牛二頭，寄養丘州八家，丁瑠則牽去出賣。丁增有禾三百餘貼，頓留東田倉內，丁增則搬歸其家。丁增無如兄何，遂經府、縣，併牽牛搬禾人陳論。追到丁瑠，無以爲辭，却稱牛是衆錢買到，禾係祖母在日生放之物。尋行拖照，丁增買牛自有照據，祖母身死已久，安得有禾留至今日。蓋丁增原係東田居住，因出贅縣坊，內有少租禾安頓東田倉內。丁瑠挾長而凌其弟，逞強而奪其物，而到官尚復巧辨飾非，以蓋其罪。官司不當以法廢恩，不欲盡情根究，引監丁瑠，備牛兩頭，仍量備禾二貼，交還丁增。如更不體官司寬恤之意，恃頑不還，併勒丘州八，仍追搬禾人一併監還。丘州八、阿張押下，衍

知寨、楊九、劉二先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

兄弟爭財判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非天倫之至愛，舉天下無越於此乎！徐端之一弟、一兄，皆以儒學發身，可謂白屋起家者之盛事，新安教授乃其季氏也。鴻雁行飛，一日千里，門戶寢寢榮盛，徐端此身何患其不溫飽，而弟亦何忍坐視其兄而不養乎？填以倡之，箴以和之，此天機自然之應也。今乃肆作弗靖，視之如仇敵，乘其迓從之來，陵虐之狀，殊駭聽聞。且其家起自寒素，生理至微，鄉曲所共知也。端謂其游從就學之日，用過衆錢一千緡，是時雙親無恙，縱公家有教導之費，父實主之，今乃責償，以此恩愛何在？況徐教授執出伯兄前後家書，具言其家窘束之狀，歷歷如此，徐端雖竄身吏役，惟利之饕，豈得不知同氣之大義，顛冥錯亂，絕滅天理，一至於此乎！前此見於兩府判之詳議者至矣，盡矣，州家恐爲風教之羞，且從僉廳所申，脩以和議。過此以往，或徐端更肆無饜之欲，鬭訟不已，明正典刑，有司之所不容姑息也。《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

吏姦判

夫告妻姦，官司所當施行。但登時不捕，久方有訴，妻已棄離，又復該赦，方且併他事冒呈論訴，官司雖欲盡情追究，不可得也。蔡八三娶阿李爲妻，淫婦不能守節，輒與縣吏葉棠姦通，是誠可罪。據阿李、葉棠供對，其通姦實在去年六月以後。八三所訴，却稱去年十月初七日，因出外回來，親見其妻與葉棠在家行姦，當捉住嘔叫鄰保，被葉棠脫走，不容論訴。若果如此，登時既不親捕，又不告論，乃是蔡八三自失。又稱葉棠因與其妻有姦，恐其兒婦窺覷，遂寫下離書草本，唆使其子蔡保謄寫，離棄兒婦阿張。且離必有深爭，不得已而後遣棄，豈有無故被人唆使，輒自離其妻者。迫人供對，索出離書參照，蓋因其夫妻不和，遂從仳離，蔡八三與妻阿李，皆知情着押。況其事在去年二月，而葉棠與阿李有姦，却在六月以後，似於前事不相干涉。蔡八三去年閏十二月內經縣告論，官司方行追究，今年二月，又自立離書，將妻阿李遣棄，及別立批約，交領衣服。既離之後，又復經縣經府論訴，官司盡人之詞，索上一行人審究，其情節已自分明。葉棠、阿李不合姦通，合係徒罪，該遇玉寶赦恩，亦合原犯。蔡八三已立離書，將妻遣棄，難以追悔。蔡保離妻阿張，已逾一年，阿張既改嫁徐伯安爲妻，蔡保亦再聘彭彥之女，法難追改。但葉棠身爲公吏，不懼條令，與阿李姦通，雖已該赦，合從杖一百科斷，以爲吏人之戒。阿李牒押回本貫崇安縣交管，不得在外別惹詞訴。阿李所供蔡

八三因顧得女使宜奴，遂將阿李僇僇遣棄，免追究。蔡八三原立離書、領約，連粘附案，阿張離書給還。餘人並放。《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

屠牛于廟判

國家三歲始殺一牛，餘外別無殺牛之條。使神其有知，其肯歆此祭乎。云云。《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四。

宰牛者斷罪拆屋判

劉棠忝預鄉書，顧以屠殺爲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檢，又不畏憲綱。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鄰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將劉棠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將劉棠酒坊肉店日下拆除。《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七五三七

劉克莊 五一

鑄職謝丞相啓〔二〕

御戎弗績，上孤東閣之知；抗疏自言，稍絀西清之職。恩歸造化，愧溢心顏。伏念某猥以薄才，當茲重任。知主上兼愛南北，寧忍開邊；知廟堂不問甲兵，專謀保境。我雖守信，虜自敗盟。首挫其淮右之鋒，復斷彼山東之臂。期歲於此，疆陲粗安。豺狼無厭，未飽其所欲；蜂蠆有毒，已驅而復來。睥睨六關〔三〕，虔劉兩郡。蓋人神之共憤〔三〕，豈臣子之敢安！事許便宜，固有已盼之隆旨〔四〕；法當牽制，詎容不出於偏師。文移但戒以淺攻，吏士輒從而深入。泗城敗撓，淮左繹騷。決千里之籌，既無勝算；責三軍之帥，厥有常刑。徒以寇尚在邊，身方扞塞，念辭難之未可，姑引咎以自歸。上援街亭，次稽好水。使伏歐刀之戮，亦所甘心；止裁簪橐之班，寧非輕典？信矣公朝之寬大，深哉吾相之保全。茲蓋伏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謂賞罰軍國之紀，必合至公；然勝負兵家

之常，無庸深咎。況已自歸於司敗，特爲少屈於刑章。僅抑隆名，尚叨舊寄。某敢不堅凝初志，懲艾往愆？建大將之鼓旗，敢妨賢路；奉祠宮之香火〔五〕，終託化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一〕此文《翰苑新書》題作「代李制置謝丞相」。

〔二〕六：原無，據右引補。

〔三〕「之」下原有「所」字，據右引刪。

〔四〕固：原作「因」，據右引改。

〔五〕宮：原作「堂」，據右引改。

復職謝丞相啓〔一〕

邊防盡瘁，久無可紀之功；廟論閔勞，驟復已鑄之職。銜恩至矣，圖報闕然。伏念某昨爲牽撓之師，庶伐跳梁之計。徼功深入，雖由偏將之輕；指蹤不明，亦是中權之失。既席藁引曠官之罪，尚奮拳勵討賊之心。勉吏士以功名，作民兵之勇氣。始周城而陣，金湯據險以莫窺；及仰寨而攻，矢石乘高而並擊。寇猶在境，身自督軍。但知竭狗國之丹心，不敢顧倚門之白髮。我師氣奮，將四面以窮追；彼衆謀知，乃一宵而潛遁。蓋却虜乃廟堂之算，而平淮皆將士之勞。某才不足以分北顧之憂，功

不足以救東隅之失。親年既晚，每於色養以多違；衆口紛紜，動以空言而責備。屢請祝釐於閑散，汔煩當軸之保全。還學士之真班〔二〕，出上公之洪造。茲蓋伏遇某官謀謨閎大，德量崇深。謂天下之才實難，察閫外之事匪易。崇文平蜀，由黃裳力援於中；充國擊羌，賴魏相獨是其說。若國論不爲之宗主，則人情何自而奮強！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來效。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方丞相憂邊，安敢惜驅馳之力；然小人有母，冀終憐甘旨之情。《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二〕此文《翰苑新書》題作「代李制置復學士謝丞相」。

〔三〕真：原作「旨」，據右引改。

謝二府啓

同前。某官謀謨閎大，德量崇深。謂人才有賴於扶持，且兵事寧無於利鈍。方羣言競起〔二〕，皆非淮蔡之師；獨定見不搖，力是營平之議。蓋國論既爲之宗主，則人情必改於觀瞻。假復玷之新榮，圖折衝之來效。某敢不益殫薄技，少塞厚恩？復雁門之跡，倍費公朝之力；營菟裘而老〔三〕，終祈故里之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

〔一〕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二〕而老：原作「之」，據清抄本改補。

賀史丞相明堂加恩啓〔二〕

播告大庭，褒崇真宰。類於上帝，聿稽宗祀之文；相維辟公，爰侈冢司之渥。非止衍戶畚之入，蓋益隆巖石之瞻。典冊一新，摺紳交慶。伏惟某官功存社稷，運際風雲，綽然應變守文之才，巍乎體經贊元之學。維聖主敬天之意，一本至誠；自清朝更化以來，四成熙事。凡舉行於縟禮，皆典領於首台。日者歲大亨之儀〔三〕，涓中辛之吉，月星明概，乾坤清夷，奠玉而神祇顧歆，合侑而祖宗昭格。法駕寶輅，肅臨清廟之豆籩；朱芾葱珩，於赫上公之冕服。以至御樓肆眚，稱蹕還宮，祭澤流行，天顏開喜。厥有顯祀之效，恨無可酬之官。荒大國之封，豈惟奄魯；紀中書之考，其永相唐。茂對龍光，密扶龜祚。某屬縻符鑰，快覩制麻。徹申伯之田，咸欽異渥〔三〕；入平津之閣，莫綴賀賓。《後村

先生大全集》卷五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一〕史：原無，據《翰苑新書》補。

〔二〕歲：原作「藏」，據右引改。

〔三〕咸：原無，據清抄本補。

加恩謝丞相啓

熙事告成，方懋享天之德；价藩承乏，誤叨加地之恩。盡出洪私，敢云舊典！竊以禋祭之事，國家所嚴，討論於博士議郎，典領以龐臣碩輔。獻金於廟，環列通侯；執玉在庭，森聯羣后。於以侈天子親祀之禮〔一〕，助辟公顯相之勞。此在邦彝，盍推祭澤。如某者心存北闕，迹滯周南。昔雖扈蹕於禁嚴，今阻奉璋於左右。上千萬歲之壽，莫稱都護之觴；取三百廛之禾，空起詩人之刺。敢期餽惠，申錫綸言，超加井賦之多，躡處公侯之亞！茲蓋伏遇某官功存寅亮〔二〕，道妙變調。類上帝，禋六宗，粢若禮文之備；統百官，均四海，巍乎相業之高。致此優恩，施於外服。某敢不退循忝竊，圖報知憐？清塞上之塵，方憑妙算；動吳中之興，冀察歸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八。

〔一〕侈：原作「移」，據《翰苑新書》改

〔二〕功：原作「加」，據右引改。

回京湖趙置制啓

西清寓職，幸聯中禁之班；南紀宣威，密倚上游之重。昔嘗忝同寅之事契，今共分一面之顧憂。江漢相望，政如唇齒；邊陲是急，未布腹心，辱貽翰之相先，愧脩詞之不敏。恭惟某官康時志大，經世才周。歷塊過都，掃空冀野之北；離羣絕類，獨步衡湘以南。自結九重之知，不階尺寸之援。褰帷出使，一道澄清；緩帶臨邊，累年靖謐。屬者虜來犯塞，公不顧身，陳宣王復古之詩，續諸葛出師之表。英槩凜凜，寧退保一隅之偏；義旗堂堂，有北向中原之意。胡馬既退，漢波隨清。由渚宮而趨樊城〔一〕，已張先勢〔二〕；經磧鹵而絕大潢，行紀隼功。某久綴從班，冒當閩寄。自抵司存之始，即聞禁報之來。枝梧至艱，罅漏方闊。每念風寒之宜護，詎容脉絡之不通？有來好音，叶濟滋事。瞻羊公於峴首，阻趨鈴閣之嚴；依劉表於荊州，竊有寶鄰之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

〔一〕官：原作「官」，據《翰苑新書》改。

〔二〕先：原作「光」，據右引改。

回湖北張漕啓

請違風度，屢閱歲時，惟川陸之阻長，致音郵之疏闊，言念英概〔二〕，實勞寸心。昨者諗恭光奉絲綸，肅待麾節，實朝廷之異眷，肆臺府之並開，伏深抃喜。某官襟度粹異，典刑醞藉。昔在先正，格於皇天。聞司馬丞相當朝，夷虜相戒；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興。志士尚想其遺風，聞孫克紹於前列。入徧儀於鷺翻，出屢剖於虎符。政每見思，言皆底績。屬當宁方勤於北顧，而武昌實據於上游。安集雁之民，厥有仁聞；轉流馬之餉，了無乏興。行疇監牧之勛，復贊公侯之業。某立朝無補，分閫何堪！屬倣備之方嚴，而枝梧之未易，下慙公議，上愧國恩，有來好音，願安承教。《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

〔二〕英：原作「音」，據清抄本改。

賀宋總領除農少啓

出紆丹墀，陞班金掌。守邊務急，方嚴萬竈之屯；給餉勛高，擢正九農之列。使權增重，物輪交

歸〔一〕。恭惟某官性行淑均，文理密察。以儒飾吏，不減漢之孫宏，以道理財，有若唐之劉晏。粵自兩年之主計，未嘗一日之乏興。人皆議增戍之非，公獨憂民而體國；衆方吝養兵之費，公能倒廩以傾困。有同舟共濟之心，無袖手旁觀之意。薦紳稱說，旒宸歎嘉。祥扈班清，何止婆娑於列寺；甘泉地邃，又將獻納於九重。某側聽餘音，莫陪旅賀。方有三軍之事，政賴叶心，若論萬世之功，盍歸主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

〔一〕輪：似當作「論」。

回江西曹帥啓

帝謀連帥，付江湖襟帶之區；公以名儒，當禮樂詩書之選。先聲籍甚，衆望翕然。恭惟某官學飽經綸，材宏開濟。少已奉丹墀之對，晚惟讀精舍之書。傾者江湖之間，適有風塵之警。建牙旗，擁金甲，曾上將壇；開竹棧，擲桑弓，一清蠻峒。盍圖畫於雲臺之上，乃崎嶇於蜀道之中。隼功未酬，清議尚鬱。肆圖舊德，來隱洪都。精神鎮壓於山川，志慮周匝於田里。雲飛南浦，未妨尋閣上之詩；夜直北扇〔二〕，行入草禁中之詔。某濫叨分闕，竊喜開藩。追念昔遊，已成陳迹。恃長江之天險，未敢謂然；護數處之風寒，政須叶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

〔一〕扇：似當作「扉」。

賀曾同知除宣撫啓

魁位斗樞，宣威玉帳。胡人南下，至勤黼宸之憂；周公東征，丕赫袞衣之望。軍容既肅，賊膽自寒〔一〕。恭惟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晁、董萬言之對，首唱諸儒；燕、許大手之文，前無作者。久參兵柄，密運廟謨。居有掃清河洛之心，耻爲宴安江沱之計。何況我雖畫境，虜屢寇邊。錢穀甲兵，日至廟堂，與其中覆；禮樂征伐，出自天子〔二〕，孰若正名。以見執政之尊，專大行臺之事，號召諸將，網羅羣英。裴令威名，必建蔡州之功業；謝公談笑，盡是淮淝之事機。當方尋《車攻》、《吉日》之詩，馳鍾簴廟貌之奏，遂作相以爰立，恐無官之可酬。某舊出鈞陶，今依牙纛〔三〕。上渭濱之表，正須諸葛之君臣；隱綿上之田，儻念介推之母子。《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

〔一〕膽：原作「瞻」，據清抄本改。

〔二〕伐：原作「夫」，據文意改。

〔三〕今：原作「令」，據文意改。

賀任簽書啓〔一〕

揚號廣廷〔二〕，登賢宥府。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在朝廷，豈惟重於九鼎！師言無間，人望有歸。恭惟某官學本思、軻，道侔禹、稷。眉山諫臣之後，喬木猶存；考亭先生之徒，靈光獨在。九重賞其靖退〔三〕，四海推爲老成。語妙天下而恥於文鳴，智周世務而不以才顯。赫然英斷，付以事樞。方今羣城厭兵，強敵在境。竊思古誼，大春秋九世之讎；抑恐後賢，重河洛百年之責。公必有以處此，衆方從而謹焉。見管夷吾何憂，人有憑籍；聞樂正子爲政，國其庶幾。某迹久登門〔四〕，情深賀厦。晉權東閣，莫陪多士之遊；生入玉關〔五〕，頗動暮年之興。《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

〔一〕任：原無，據《翰苑新書》補。

〔二〕揚：原無，據右引補。

〔三〕靖：原作「陳」，據右引改。

〔四〕迹：原作「久」，據右引改。

〔五〕關：原作「闕」，據右引改。

上傅侍郎啓

負愧平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關。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然尚有於典型，乃前此未承於警歎。良以服膺之切，非爲炙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隽。精忠諒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讜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之下。頃簪諫筆，垂秉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歷指七貴人之盜寵，一壑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之避世；假令毫及，猶當杖以造朝。況才之壯而意之新，年彌高而德彌劭，聖上放綠綈之召，國人竚赤舄之還。既彷徨恤宗周之憂，尚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父來歸，其子焉往？願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念某實類癯儒，名爲胄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恙之所侵蝕，疾疢思慮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中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之雞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常忝座上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愈快景星之覩。惟先生長者，寔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來之雅素。倘或予互鄉之潔，必少慰若敖之魂。進之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閭奧，終不畔

於門墻。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啓事；摳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八，《啓雋類函》卷五四，《宋四六選》卷一九。

〔二〕愈：原作「念」，據四庫本改。

賀制置李尚書啓

昕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留之寄；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班，涓吉建元戎之纛。名聞醜虜，勛在本朝〔二〕。竊以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伏而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膽寒。使方面隱然有人，則吾圉坐以無事。在昔建業，實今陪京，清宮之侍翠華〔三〕，督軍而假黃鉞。綠沈金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者之事，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覲。屈主帥節旄之重，接偏裨杯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嘻其甚矣；驕灌夫而罵坐，誰之過歟！是必清德足以伏其貪婪之心，威名足以折其桀驁之氣。使元和愬武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裨幕府之末議。況江左一隅之生聚，恃淮南兩路之遮蔽。今也久虛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諜不明，莫知泗、壽之事。遣聘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

數端，言之短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恢宗祏之遠圖，非講門闌之私賀。恭惟某官名滿九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縉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事，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讜論見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兵，鄙夷筦、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弭狄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幣皮犬馬珠玉，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筆路藍縷山林，方當倣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真文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輿，携諸郎於謝墅。覽前古六朝之形勢，陋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冶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須而守渦口。龍蟠鍾阜，行將扈蹕以東巡；馬飲長江，永絕投鞭而南下。少試平戎之策，遂成闢國之勛。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繼來，袞歸不遠。某早依儉府，久出膺門。上光範之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荐姓名。力啓化鈞，使霑祿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紀旂常之成績〔三〕，僕亦思竹帛之附名。非敢爲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檄之手。斬名王而鼙鼓，縱莫隨瀚海之師；鏤大字以磨崖，請繼作浯溪之頌〔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秘笈新書》卷七，《翰苑新書》續集卷一〇，《啓雋類函》卷一〇八，《宋四六選》卷一四。

〔一〕勛：原作「勢」，據四庫本改。

〔二〕華：原作「葉」，據四庫本改。

〔三〕紀：原作「絕」，據四庫本改。

〔四〕繼：原作「維」，據四庫本改。

謝制置李尚書啓

視師江面，方宣閫外之威；試吏邊頭，驟玷幕中之選。未條陳於半策，已剡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勿稱。敢贅一牋之陋，僭干六纛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每叙一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況將圖不世之功名，自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既召石處士，復致溫生之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采伯耆之策。或聘由巖穴，或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東拔之公，在下者無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倘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爲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極闊疎。十載光陰，盡消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慨於胸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裘羸馬之所經歷。游邊憤激，亦嘗妄論夫兵機；許國慷慨，未忍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寘之清流，亦既有梟鸞之媿；參以前輩，必難逃虎鼠之嘲〔二〕。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若鈍遲；吟王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卵翼之深恩。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黯，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爲之收泣。出臨方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初開玉帳，首築金臺。惟藻鑑之下素明，故

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冗瑣，亦忝招徠。某敢不克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行間；然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六。

〔二〕「之清」至「鼠之」凡二十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傅侍郎舉著述啓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常恐終身之抱璞，乃逢具眼之賞音。誼重噓枯，感深出涕。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曆。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之宗派〔二〕。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爲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爲儒，幼嘗承學。善和書卷，頗窺上世之舊藏；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自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之時。念頃爲舉子之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古文。凡匱銘鼎識之聲牙〔三〕，若豕刻山鑱之奇怪，《大易》之繫，《關雎》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疋馬揚州，動戍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每發於羈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

草野之氣。尚恐俗人之竊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刻苦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典裁之褒。知己則深，揆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天淵，標致萃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三〕。聞諫議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有百篇之論疏〔四〕，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爲綠野之游〔五〕，了不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六〕，未嘗棄士之寸長。某敢不激烈銘知〔七〕，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誼大賢，願以師門而爲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宋四六選》卷一八。

〔一〕「別」原作「則」，又「江」下原重一「江」字，據四庫本改、刪。

〔二〕聲：原作「聲」，據四庫本改。

〔三〕律呂：原作「六律」，據四庫本改。

〔四〕進：原作「及」，據四庫本改。

〔五〕粵：原作「奧」，據四庫本改。

〔六〕一念：原倒，據四庫本乙。

〔七〕知：原無，據四庫本補。

賀安宣撫除少保啓

渙發麻詞，晉登棘位。于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三孤，爰侈褒功之典。光生闔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雅量崇深，雄姿高邁。當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仲之尊王，吾其左衽。一日復西陲之土，十年熄南下之塵。氣吞朔庭，勛在盟府。會窮寇猶思於獸鬪，而諸賢乃狃於燕安，舊德重臣毀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屬之白面書生，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戰必守之地，壞如裂瓦，危甚累棋〔一〕。非天子急起公而用之，則國家遂失蜀也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令君免胄而來，賊皆環拜。隼功成於漏刻，危機定於笑談〔二〕。事難於乖崖拊定之時〔三〕，力倍於忠獻經營之日〔四〕。听庭讀冊，超陞亞保之崇；舊鎮建旄，增重元戎之寄。入則弼一人於廊廟，出則護諸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之師，當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止，孰不觀元老之猷；召公主之，古所謂二伯之任。屬茲虛左，行矣處中。某方喜杜門，末由賀厦。携白木之鐔，力課耕鋤；登黃金之臺，竟孤聘召。嘗萬里通蠶叢之使，乃二期無雁足之音。每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晚晚。義旗西指，縱難効力於行間；袞衣東歸，猶冀望塵於道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一〕棋：原作「旗」，據四庫本改。

〔二〕笑：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時：原作「功」，據四庫本改。

〔四〕倍：原作「陪」，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三八

劉克莊 五二

賀傅諫議休致啓

出綽褒賢〔一〕，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莫留，竟遂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之間，雍容者少。永叔悟關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一網之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之猶鳳凰，有園林鐘鼓之娛，無風波機穽之迫〔二〕。曰貴曰壽，未能或之先；何嫌何疑，致爲臣而去。共惟某官古之遺直，王之蓋臣。當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擊；使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一節，堅卧十年。公雖勇於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苦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所無。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爲國家唱廉退之俗。諸郎鼎貴，並行皁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品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某水某丘〔三〕。物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

賢哉大夫，可繼二臣之去〔四〕。某屬方歸隱，竊喜遺榮。憫濁世之橫流〔五〕，聞清風而起立〔六〕。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戣之留；身是散人，或可供老聃之役。《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宋四六選》卷一五。

〔一〕出綈褒賢：原作「出褒綈賢」，據四庫本改。

〔二〕機：原作「井」，據四庫本改。

〔三〕某水：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繼：原作「維」，據四庫本改。

〔五〕憫：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六〕立：原無，據四庫本補。

代通趙西宗啓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欠親前輩。屬謀此斗升之末，將拜於書冊之前。仰冒崇深，俯陳短淺。恭惟某官泓然入理，卓爾不羣，所稟如玉雪之清〔一〕，其出爲鳳麟之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後山亦云百年能幾見。固嘗草奏曲臺之上，給札玉堂之廬〔二〕。未容太史之書成，遽引蓬萊之帆去〔三〕。荏苒歲月，周游江淮。窮百粵風檣浪舶之區，歷故楚江蘼香芷之地。錦袍酣飲，肯效謫仙之

狂；白首清修，蔚爲宗室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眇然，方當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爲公族本支之計〔四〕！使其大用，可追韓、呂之風；必也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幼名微。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媿；旨甘不繼〔五〕，因爲負米之行。藐然官曹，壓以臺閫。猶幸通家之耆舊，實爲後學之指歸。議論足以吹噓，典型足以淑艾。暮春鼓瑟，雖莫預於諸生；冬月練裙，倘見哀於先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一〕清：原作「消」，據四庫本改。

〔二〕札：原作「礼」，據四庫本改。

〔三〕去：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族：原作「侯」，據四庫本改。

〔五〕旨：原作「首」，據四庫本改。

赴辟廣西通帥啓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驚馳，紛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一〕，遂有冥鴻之志。浮湛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及沉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簡

而諭指。念高堂乏滫髓之奉，謂陋巷有簞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蓋遲遲而未往。及申再命〔二〕，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游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吊賦鵬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蹟。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欸祝融。窮詭異瑰奇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已多〔三〕。茲蓋伏遇某官鈇鉞一臨，弓旌四出，豈無勝彥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幽人自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兔園，雖慙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六，《啓雋類函》卷八七，《粵西文載》卷五五。

〔一〕諧：原作「諸」，據四庫本改。

〔二〕申：原作「中」，據四庫本改。

〔三〕已：原作「幾」，據四庫本改。

謝聶侍郎舉著述啓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喻聞露奏之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蟬噪蛩吟，不足鳴國家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副於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壯而粗使。衆方論於功級〔一〕，獨竊著於

罪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聽；懷鍼橐艾，甘受庸醫之名〔二〕。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缺書脫簡，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都〔三〕，名山巨川，憶生平之游歷。盡以胸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襴墨，過謂雄文〔四〕！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軍，因已吞敵人之氣；角巾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功〔五〕，亦收小技。某敢不稍溫故讀，力企前修？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冰涸，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酬知，庶乎無愧。《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

〔一〕級：原作「給」，據四庫本改。

〔二〕甘：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三〕都：原作「郡」，據四庫本改。

〔四〕謂：原作「誦」，據四庫本改。

〔五〕建：原作「見」，據四庫本改。

改官謝丞相啓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

單〔二〕，進非科第。衆諳時務〔二〕，獨膠古誼以不通；世重實才〔三〕，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爲閫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之不用〔四〕？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先蒙軫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返屈原憔悴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爲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拈出。某敢不益鞭退惰，少蓋拙疎〔五〕？講學讀書，懼大邑大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
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八。

〔一〕單：原作「卑」，據四庫本改。

〔二〕諳：原作「請」，據四庫本改。

〔三〕實：原作「寶」，據四庫本改。

〔四〕吾：原作「吉」，據四庫本改。

〔五〕拙：原作「掘」，據四庫本改。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啓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豔。忽承異獎，寧允衆言？自前世多篇翰之才〔一〕，至本朝重性命之學〔二〕。談經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能修辭〔三〕。蘇、程往日之隙深，朱、呂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胸中；何取謏儒〔四〕，亦招徠於門下。伏念某闇於見事，病在信書。每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世變之推移，考人文之合散。風饕雪虐〔五〕，常篤守其所聞；巖居川觀，頗自鳴其不遇。曾是窮愁幽憂之作，達於言語侍從之臣。品狷介爲潔修，日槁乾爲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愛。旁觀莫掩，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緒。當氣節頽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冷之餘，玉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偲舊學？雖居顏巷，尚自勉於聖賢；倘畔韓門，豈不慙於師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

〔一〕翰：原作「韓」，據四庫本改。

〔二〕重性：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能：原作「然」，據四庫本改。

〔四〕取謏：原作「敢諛」，據四庫本改。

〔五〕虐：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鄉郡應詔薦舉啓〔二〕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媿匪其人。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廢。興廉興孝，既不考於州閭；有土有民，了無關於風教。乃如賢牧，初奉德音，豈伊闔郡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充賦。公誠誤矣，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里巷。從陳元方、鄭康成之後，概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方之風，虛蒙禮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門，具道卿侯之推轂。吟詩草檄，頗哀王粲之流離；說劍論兵，殆見田光之盛壯。老之將至，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斁。謂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倘不薦一人，殆匪詔書之意。遂容凡品，獲附勝流。某敢不佩服斯言，堅凝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碌之慙；兩生莫行，終抱區區之志。所爲感發，未易揄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二〕郡：原作「群」，據四庫本改。

謝傅諫議應詔薦舉啓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況經耆哲之品題，實係士流之軒輊。瞻言前輩，樂獎後生。六一在廷，亟稱回、鞏；蜀公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賞好文字之間，蓋有愛惜人才之意。如某者惰游懵學，迂闊背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無擊劍之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篋藏帛書蠟彈之草，面染瘴雨蠻烟之容。留落江湖，空搔短髮；消磨歲月，賴有殘書。敢圖知己之深，重齒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西伯，首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尤多高第。猥令充賦，恐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獻五朝，表儀一世。以身負荷，立世教於已頽；極力接扶，閔風流之將墜。緇衣之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繙故讀？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豈無事業？苟能傳遠，亦足酬知。《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通安撫王侍郎啓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絃歌。隴瞻戟級之威，冒贊箋題之敬。恭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雄文若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弗

容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望。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傅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天成佛，亦惟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粵今嗣皇，畀畿郡之麾符〔一〕，賜全閩之之鈇鉞。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士，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土穀告孰。然而棟樑乏矣，憂大厦之將顛；風濤渺然，橫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翊炎運於方興，捨明公其誰望！某曲卷擁腫，潦倒粗疎。少慕功名，蓋嘗中夜起舞；晚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羨妄校之封侯，已矣爲農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蚤蒙國士之知，豈謂白頭，始紆墨綬！道傍易楮，若爲稱過客之情〔二〕；廷下裹鹽，未免行賈人之事。而又巍巍大府，凜凜諸臺，常訶責於符移之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牆。倘眷衰陳，稍篤綈袍之念；尚殫勤拙，不爲美錦之傷。《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宋四六選》卷二一。

〔一〕畀：原作「界」，據四庫本改。

〔二〕客：原無，據四庫本補。

通建守葉尚書時啓

長六宮於禁近，昔銜選授之恩〔一〕；倡九牧以蕃宣，今忝附庸之數。世未有不難之縣令，身獨逢

易事之府公。敢飾鄙詞，僭干嚴分。恭惟某官德盛而仁孰，經明而行修。疇昔並游，尚及接乾道、淳熙之彥；平生孤立，不知有熙寧、元祐之朋〔二〕。自爲諫官御史以來，至居方伯連率之任，愛善類如護頭目〔三〕，惜吾民如養體膚。議令則欲寬一分，理財則欲捐末利〔四〕。君實視副樞之貴，不肯次遷；富公當新法之行〔五〕，獨云不曉。至今閩、粵、衡、湘之境，皆有召、杜、龔、黃之思。逮寧考之末年，召耆英於邇列，灼知聖意，欲付事樞。未及覆於金甌，忽已憑於玉几。群公翊戴，瞻龍氣以雲從；一老傍徨，抱烏號而雨泣。露章力請，天語莫回。遂繇喉舌之司，來鎮股肱之郡。其出處語默之際，皆理亂安危所關。黃髮皤皤，焉可舍朝廷而去；赤烏几几，終當遄廊廟之歸〔六〕。某號爲狂生，名爲惡子。搴紅旗於塞上，力戰無功；叱黃犢於田間〔七〕，躬耕不飽。加以親頭雪白〔八〕，先緒灰寒，頃干吏部以覓官，適值明公之典選。誦句百僚之上〔九〕，即日知名；割肉衆賓之中，滿堂動色。特捐大邑，俾字小民。蓋有愛當世人才之心，豈專爲通家子弟之故！然而曩收虛譽，今課實能。強顏讀城旦之書，烏乎析律；流涕秉牢盆之筆，何以生財？雖素爲大尹所知，恐未免督郵之辱。凜淵冰之戰內，駭湯鑊之臨前。尚賴涵容，少寬怵迫〔一〇〕。以繭絲爲喻，必能味尹鐸之言；倘芻牧不求，焉敢逃距心之罪？陳情之始，空臆以言〔一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二〕銜：原作「御」，據《翰苑新書》改。

〔二〕朋：原作「明」，據右引改。

〔三〕護：原作「獲」，據文意改。右引作「衛」，義同。

〔四〕捐：原作「涓」，據右引改。

〔五〕富：原無，據右引補。

〔六〕廊廟：原倒，據右引乙。

〔七〕叱：原作「叨」，據右引改。

〔八〕加：原作「徒」，據右引改。

〔九〕誦：原作「詳」，據右引改。

〔一〇〕迫：原作「追」，據右引改。

〔一一〕「陳情」二句原無，據右引補。

回交代葉承議啓〔二〕

男邦執璧，棠已成陰；老圃扶鋤，瓜猶未熟。曾是見大夫之使，及於新令尹之門，敢飾空疎，以修雅好。恭惟某官淵乎似道，默然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麟見獲，以德不以刑。粵自名登臚仕以來，不知世有速化之事。居常由義與命，詎肯以身即人！晚詣公車〔二〕，驚委質青衫之敝；晨

趨廣殿，瞻臨軒黃繖之開。惟徐行乃執事之素心，而須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爲今吏，尚有古風。鞭笞盡弛而令行〔三〕，鈎距不施而情得。以己之誠，待物之詐；操此之簡，應彼之繁。實有得乎蓋公清靜之言〔四〕，且暗合於陽城撫字之說。訟簡寂寂，泉布源源。通邑大都，過客必談夫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詫於長官〔五〕。頗聞百姓之愛公，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青史獨書馴雉之祥，將有綠綈來趣飛鳧之入。某骯髒不媚，槁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慨然投筆；晚知富貴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爲邑。頃采道傍之謠誦，參以見聞；竊欣閣下之規模，易於循守。惟恃此以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驚破茅簷之夢。歲不我與，豈敢即於晏安；秋以爲期，幸少寬於趣迫。《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啓雋類函》卷一〇五。

〔一〕承：原作「丞」，據四庫本改。

〔二〕詣：原作「諳」，據四庫本改。

〔三〕弛：原作「馳」，據四庫本改。

〔四〕實：原作「蓋」，據四庫本改。

〔五〕詫：原作「記」，據四庫本改。

謝臺官舉陞陟啓

託跡龍門，久銜顧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懼之情，仰答生成之德。竊考宗祖之盛際，有如韓、范之鉅賢，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大綱；然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効爲本朝之冠〔一〕，而人材被數世之餘。恭惟明公，追配前哲。其抨劾也，霜威之凌厲；其吹噓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乃當盛舉。如某幼耽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往行前言，亦受教於君子長者〔二〕。飢寒逐祿，非如處士之倫；蔭補得官，浪有文人之目。叩角聆先君之訓，秋毫皆吾相之恩。幸脫選坑，來爲壯邑〔三〕。略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但有語言爲仇家之組織。謗喧都市，命繫庖厨。此冤未明，雖死不瞑。賴憲長力扶於善類，察孤生忝出於故家，首辨讒誣，復加論薦。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夫；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弗罪屬文之士。味褒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寧〔四〕，豈惟挈出於機穽之中〔五〕，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觀瞻頓改，蹤跡稍安。茲蓋恭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國是。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捐微軀，難酬洪造。某敢不益求實學，永熄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首公竭節，不爲執事之差。《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一〕爲：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二〕受：原作「授」，據四庫本改。

〔三〕邑：原作「色」，據四庫本改。

〔四〕札：原作「礼」，據四庫本改。

〔五〕絜：原作「絜」，據四庫本改。

謝聶閣學舉自代啓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爲勝己。衆訝題評之誤，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于晉國，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徒避位於逸民。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躐等；然前輩賢賢之意篤，不憚屈身。粵若本朝，最爲近古。從橐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輕於許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論復卑。蚤從薄宦以馳驅，頗辱諸公之辟召。素無才用，安敢望於群賢；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未孚，狂名久著，已絕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材〔一〕，首叨剡上；陛下發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西清，出蕃南國，纍纍抗循墻之疏，惓惓溫推轂之言。竊意燕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遇某官柬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奇才，任韓、范功名之責〔二〕；作成俊秀〔三〕，主歐、蘇文字

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尚〔四〕，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以相遠，詎容子弟與先生而並行。不貲之恩，必死以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

〔一〕掄：原作「論」，據四庫本改。

〔二〕責：原作「貴」，據四庫本改。

〔三〕俊：原作「後」，據四庫本改。

〔四〕尚：原作「向」，據四庫本改。

謝葉尚書舉政績啓

鰥生末學，居懷傷錦之慙；大尹兼收，忽玷露章之數。無媒獲剡，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蓋士夫之通患〔一〕。徵租析律，寧逃俗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目。而況路居四達，世號三陽，邑無洪鑪橫鑄之財，府有青冊不鏤之額。指鹽艘於浩渺，鑿賦版於虛空。縱免官箴，莫收民譽。考諸壁記〔二〕，寥寥數十載之間；能以績書，僅僅有一二人而已。苟無異最，曷繼前修？如某者猥以拙疎，試茲凋敝。每哀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雖賦政殆如於悶悶，而用心頗極於惓惓〔三〕。幸太守之仁明，恕諸生之遲鈍。黜幽宜去，那無半九十之憂；負殿弗誅，終有寬一分之意〔四〕。遂與彼黃童白叟，共遊乎祥風慶雲。今者力抗封章，上還印綬。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鷗。

鵬；拔宅碧霄，尚顧塵中之雞犬。細味褒揚之語，大非鄙陋所宜。有陽城、元結之難兼，而季路、冉求之未盡〔五〕。公誠過矣，僕竊懼焉。茲蓋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壽俊。聽鄭人之誦，方深子產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忽慕樂天之高致〔六〕。已決拂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永佩洪私，益堅素節？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二〕士夫：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壁：原作「璧」，據四庫本改。

〔三〕頗：原作「賴」，據四庫本改。

〔四〕寬：原作「覽」，據四庫本改。

〔五〕之：原作「而」，據四庫本改。

〔六〕忽：原作「勿」，據四庫本改。

謝沈提舉薦政績啓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忽有味言。被華袞之揄揚，佩繡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芻之責，聖門惡聚斂之人。聞絃深取於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之盛，循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來，撫字始居於下考。鞭人流血，剥下及膚。故豈弟之風寢以衰，而治辦之名所由起。乃如廉使，方存休

惕不忍之心；豈無他人，寧取悃悞無華之吏。如某者謬持疎拙，來試劇繁。邑無寸帛粒粟之輸，郡責土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爲孔、桑，得其財豈必得其心，喻於利必不喻於義〔二〕。平居講貫，粗嘗聞前輩之緒言〔二〕；凡百施爲，未敢失吾儒之大指。催租寧爲殿而不爲最，聽訟寧太忍而無太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容素餐其已幸，豈虛譽之敢徼！況明公初擁於皇華，而屬部類多於治最，有何異績，辱在薦書！不能紹父祖之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枘鑿，用世可乎！獨撫摩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媿。然亦當爲之事，曷堪溢美之褒？茲蓋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閥。抗孟博澄清之志，凜若風生；聞魯山《於蔦》之歌，欣然有喜。遂令樸鈍，亦忝吹噓。某敢不永戴恩私，益勤職業？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二〕必不：原倒，據四庫本乙。

〔二〕粗：原作「相」，據四庫本改。

謝葉秘監舉陞陟啓

北山起隱，方貽小草之譏；東壁露章，遂忝大蓬之薦。驟蒙位置，良愧空虛。竊以清濁殊流，仙凡異路。時無郭泰，孰堪登元禮之舟；世有於陵，乃可食伯夷之粟。如某者自叨一命，粗守四維。每

諳陋巷菜羹之常，絕無華屋玉食之夢。頃公出牧〔二〕，值僕歸耕。偶不入城，非有鹿門、龐公之高致；未嘗由徑，庶幾澹臺、子羽之遺風。辱采公評，見嘉微尚。既來爲於俗吏，已自絕於勝流。俟黃河一千年〔三〕，諒無人之知己；隔弱水三萬里，始有路以通仙。豈謂蓬萊雲氣之中，猶記江湖渤澥之上。迹疎賓館，名在薦書。蓋人間千金之寶易求，而閣下一字之褒難得。吏民驚異，士友傳奇。茲蓋伏遇某官日烈霜嚴，冰清槩苦。倘許陽城之伏閣，世必太平；設令楊綰之當前，俗可一變。凡經題品，尤繫觀瞻。某敢不仰止高標，勉旃大節？既招徠於此日，獲附青雲；倘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六。

〔二〕公：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一：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三九

劉克莊 五三

謝王侍郎舉所知啓

與人之壹，爲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俯循微分，仰媿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愚不解事〔二〕，無寸長之著見〔三〕，有少作之流傳。粵從脫干戈瘴癘以來，已掃空章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穉子仆，嗟井臼之長勤；明主棄，故人疎，舍山林而焉往？未能決裂，尚爾低回。竊嘗佩豈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斂盜臣之戒。猶以浮華之故，動爲禮法所讎。咎在撚髭，罪當犁舌。平生舊友，至此著嵇康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賦。曾謂十連之制閫，尚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之餘，察之於衆惡之內。聲銷響絕，久矣闊疎；心肯命通，有茲奇特。茲蓋伏遇某官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當世人材，皆寶之如明珠拱璧；矧平時賓客，忍棄之如土梗弁髦？片語寵嘉，終身榮耀。某敢不深藏篋衍，永示雲來〔三〕。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爲佛大弟子，何以報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

〔一〕愚：原作「遇」，據四庫本改。

〔二〕寸：原作「才」，據四庫本改。

〔三〕示：原作「云」，據四庫本改。

上鄭給事啓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蟲鳴秋，赦啁啾之小過。遂使窮鄉之素士，獲爲聖世之全人。欲剖危衷，先橫感涕。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腐生。鄉曲指以爲杜門省事之人〔一〕，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裘氏之遺音；流落人間，多子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字亦無，憂患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爲好事者中傷。實則咏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於蟄龍。語播市朝，命懸刀几〔二〕。幾置烏臺之對，誰明秦邸之冤〔三〕！左右莫爲之先容，大夫皆曰其可殺。側聞瑣闥，密啓廟堂。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譎諫；三代之世，至以王官而采詩。况親逢舜臯賡載之辰，奚忍用秦漢誹謗之律！寢禍機於垂發，聖讒說而不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狂生之目？事關國體，義激儒流。茲蓋伏遇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甘盤舊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姬公太平，旦暮立談之可致。推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孤危。某敢不掃去驕榮，歛歸平實？夕秀朝華之

喻，深悟昨非；霜降水涸之餘，庶觀晚節。持茲報德，或者無慙。《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一〕省：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二〕几：原作「匕」，據四庫本改。

〔三〕秦：原作「奏」，據四庫本改。

謝程內翰舉所知啓

長官上印，賦茅屋而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孤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誰可繼由、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才成德之流〔一〕，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少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爲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牧芻之責，不敢求蠹銳之名。然而素短實材，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慙使無訟之言；尚費關防，未至不敢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絕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爲東道之主人，喜魯山《薦于》之歌，發仲尼筦爾之笑。關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之〔二〕；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況以庸庸爲平正，以憤憤爲精明，以謏聞淺見爲淹深，以累句蕪辭爲贍蔚。姓名達於主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爲

御，快哉極世子之榮〔三〕；謂麟史無褒，昧者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遇某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孺子之可教。俾居末至〔四〕，不待先容。某揣分亡堪，受恩罔極。上《封禪》之書，奏《遊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寬閑之野，釣寂寞之鄉，願優游而卒業。《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一〕自：原作「目」，據四庫本改。

〔二〕之：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快：原作「決」，據四庫本改。

〔四〕至：原無，據四庫本補。

除潮倅謝丞相啓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一〕，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然爲孝子〔二〕，爲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三〕，荷宰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興公建議，深疑大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

游士過客謗傷之談；每見老農，俱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滿葵丘之戍〔四〕，法當掃光範之門〔五〕。顧內無萊妻，中歲抱斷絃之痛；矧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之人。自憐薄命之屯，隄發大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頒。非大臣有哀窮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駟路坦夷，覺潘輿之可往。族戚喜官期之近，交遊夸廩入之優〔六〕。始慮楚人之亡弓，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伏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餘；爲趙普、韓琦不能爲之功，聲色弗動。廣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而賤息亦翹材之末至，因其懇請，寵以便安。某再世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之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啓雋類函》卷二九。

〔一〕治：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爲：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請：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滿〕下原有「者」字，據四庫本刪。

〔五〕當：原作「常」，據四庫本改。

〔六〕廩：原作「稟」，據四庫本改。

謝臺諫啓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一〕；需次佐州，俯遂便安之請。出命雖煩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墻。竊以富貴非力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有君親之心〔二〕；尊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忱之上達，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半生仕宦，甘爲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社稷人民之寄，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三〕，猶群矢之集的。人方搖撼，公獨保全〔四〕。諸豪覺烏府之主盟，略無撓政；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而來歸，復移書而稱獎。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以主相急才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嬖衰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詞亦哀。朝奏空函，夕頒除目。向來韓木，摩挲驚歲月之深〔五〕；他日潘輿，往返無風濤之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而不疑。施重丘山，命輕絲髮。茲蓋伏遇某官學傳本統，識造幾微。鐵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有請〔六〕，許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宜養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後

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一〕曠：原作「廣」，據四庫本改。

〔二〕均：原作「切」，據四庫本改。

〔三〕叢：原作「業」，據四庫本改。

〔四〕獨：原作「還」，據四庫本改。

〔五〕掌：原作「抄」，據四庫本改。

〔六〕其有：原倒，據四庫本乙。

除仙都觀謝丞相啓

雜端論罪，已寬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飢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州之次。忽遭重劾〔一〕，枚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司，皆深切中肝肺之隱。杯鐺敗德〔二〕，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爲名教罪人之首。而又忽被風愆之戒，麗於宮墨之誅。苟爾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親動餉鮓之疑；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至仁而立國，況大臣內恕以及人〔三〕，居常念孤危之蹤，弗忍加疑似之戮。昔斐豹最爲賤隸，不忘力洗於丹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之籍，猥備祠官之員。公朝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四〕。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深羞。茲蓋伏遇某官巍乎立伊、周之

功，魁然有韓、富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擊搏之威；而廟堂體天地以爲心，常主發生之德。遂捐閑廩，俾奉高堂。某敢不銜戢陶容，精勤香火？祝南山之萬壽，用此酬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秘笈新書》卷七。

〔一〕劾：原作「刻」，據四庫本改。

〔二〕敗：原作「拜」，據四庫本及《翰苑新書》改。

〔三〕恕：原作「怒」，據右引改。

〔四〕其有：原倒，據右引乙。

〔五〕無：原作「於」，據右引改。

謝臺諫啓

抨彈罪大，宜不齒於搢紳；拔拭恩深，俾棲身於香火。驚魂返幹，感涕沾衿。伏念某甫脫字民，躡求丞郡，惟不安於愚分〔一〕，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擢髮之文，無一字非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酒狂，二罪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溱之謗，有孳孳爲跖之疑。殆喪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返書而却邯鄲，慈親詰教令之違；繞腰而覓銀魚，癡女怪服章之異〔二〕。厥今夔龍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自錮此身於聖世。敢圖當國，尚許奉祠！憫杜陵之瘦生，恐曼

倩之飢死〔三〕。一尊二簋，本無厚享之心；十束三鍾，頓解絕糧之厄。由門館嘗品題於一語〔四〕，故廟堂合毀譽而並觀。茲蓋伏遇某官歛藏肅殺之霜威，導達發生之陽德。每力扶公議，憂國家元氣之深；謂求備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亦忝陶鎔。某敢不稽首薰脩，苦心刻厲？濯清泉，坐茂樹，敢放逸以求安？臨深淵，履薄冰，當戰兢而至死。苟無稔惡，或可酬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
一七。

〔一〕愚：原作「遇」，據四庫本改。

〔二〕怪：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倩：原作「憐」，據四庫本改。

〔四〕嘗：原無，據四庫本補。

除吉倅謝丞相啓

送窮無路，遂至籲天；起廢佐州，且爲擇地。光生里巷，恩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杜、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冤，皆終身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一〕，前哲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愆兄之側，非不漸濡；慕善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脩未至，毀譽莫

調，身久落於江湖，謗常喧於朝市。賢者不與，品量爲浮薄之歸；文人相輕，掎撫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爲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期，食叢祠者再考〔二〕。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筦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悟，曲軫沉淪！噓谷底之寒荄，回筆端之春意。昔投閑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除目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菅蒯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使愚之路〔三〕。終慙玷缺，倍費陶鎔〔四〕。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素守？仕澹庵、誠齋之里〔五〕，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未忘回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啓雋類函》卷三〇，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四。

〔一〕舉：原作「輩」，據四庫本及《翰苑新書》改。

〔二〕祠：原無，據右引補。

〔三〕愚：原作「遇」，據右引改。

〔四〕倍：原作「信」，據右引改。

〔五〕齋：原作「齊」，據右引改。

代上西山啓

簣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瓣香回嚮，冀彼岸之先登。輒剖丹忱〔一〕，仰干清裁〔二〕。切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之士無待猶起。若乃本尋常中庸之流〔三〕，鮮不蒙父兄家世之力〔四〕。坡仙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譽少章，亦以太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輩之用心〔五〕，妄希推轂之言，庶中投機之會。伏念某少也不力〔六〕，長而無聞。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愧；旨甘不繼，因爲捧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官簿者七考。適逢大尹，來撫舊邦。覩陶公運甓之風，每思勤恪；慕清獻携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欲露曲成之禱，恐自干躁進之誅。然而萱堂年事之高〔七〕，光陰難玩；金閨歲引之迫，機括易差〔八〕。非敢與並游英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釋弟而見錄。仲尼華袞，倘無一字之過褒；萊子斑衣，將以何辭而歸白！伏惟某官先朝遺直，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北斗之名〔九〕，其出爲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事以究心；武侯集衆思，不以己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覲作成。某齋拔修詞〔一〇〕，怔營俟命。互鄉闕黨，固嘗並進於聖門；東里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一〕剖：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裁：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本：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世：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心：原無，據四庫本補。

〔六〕某：原無，據四庫本補。

〔七〕年：原無，據四庫本補。

〔八〕差：原作「羞」，據四庫本改。

〔九〕名：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一〇〕被：原作「技」，據四庫本改。

代謝西山啓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爲合穎。寵綏攸逮，捧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絕類離倫之材，君子未嘗持求全責備之論。顓蒙者可訓諸理，木訥者乃近於仁。高柴愚而游夫子之門，杜微瞶而爲孔明之吏。觀人物抑揚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今公，復彼古道。伏念某幸因微宦，獲事大賢。砭藥雖勤，莫發醢鷄之覆；轡銜甚緩，猶慙跛鼈之遲。況膺門一世之共趨，而儉府羣材之所萃，或從容於諷議，或馳驚於事功。自顧抱虛，誰爲借重？追惟先子，同持橐於禁中；爰及伯兄，素執經

於席下。豈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使令，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塵埃滿面，詎堪置冰壺玉衡之傍；然清白傳家，決不犯惡木盜泉之戒。因垂成之機會，假溢美之寵褒。茲蓋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身如嚴霜烈日之凜，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及門，共仰範模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使寒蹤〔二〕，亦叨歲引。某敢不深惟提獎，益自奮強？大而盡節於君親，小而宣勞於民社。礪礪落落，行若日月，縱莫能展丈夫之雄〔三〕；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畔先賢之訓。《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二〕寒蹤：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縱」下原有「不敢」二字，據四庫本刪。

賀鄭丞相啓

播告辨朝，延登端揆。上收威柄，大黜陟於羣生；內出制麻，首褒崇於舊學。明良胥會，今古罕逢。竊以自昔爰立之人，必有具瞻之望。元祐相文正之日，都人莫不聚觀；紹興拜忠簡之初，朝士至於相慶。亦既下孚於衆志，灼知上格於天心。惟時偉人，克配前哲。恭惟某官氣鍾天地之和粹，學造聖賢之精微。調護初潛，本綺季、園公之力；訐謖大事，兼玄齡、如晦之長。雖居廟堂之高，不以名

位爲樂。門有薦賢之桃李，庭無謁事之苞苴。退然肖儒生之癯，發而爲仁者之勇。方政由博陸，獨魏相恥於苟同；及廷議蔡師，惟裴度聲其當討。海內想其風采，陛下倚以腹心。久矣意屬於明公，知其才任於宰相。韓、富而後，久無君子之經綸；伊、筦以來，復見師臣之遇合。既得君而行政，首下詔以戢貪。使郡國承流宣化之臣，知朝廷貴德賤貨之意。卿士相戒，無常舞以酣歌；勳貴聞風，亦減騶而徹樂。凡前日大弊極壞之政，與當世自重難合之人，圖回一新，號召四出。起陸贄、陽城於散地，任羊祜、陸遜於方隅。捐橫斂以寬繭絲之民，選良吏以熄萑蒲之盜。用我期月，見仲尼變魯之功；以王萬年，懋公旦佐周之業。某幼耽章句，壯喜功名。檄草雖工，不療義山之厄；桃花作祟〔二〕，能令夢得之窮。憶昨飛語見侵，禍機垂發，彼方一網牽聯奏邸之飲賓，公以片言消釋烏臺之詩案。蓋頂踵已歸於陶冶，特姓名未徹於欽翹。茲聆英袞之告廷，嘉與老農而擊壤。愧無傑思，可賡誦聖德之詩；不謂殘年，復有見太平之日。《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二〕崇：原缺，據清抄本補。

除匠簿福建參議謝西山啓

羅之幕下，已慙羔雁之特招；賓彼周行，詎意熊魚之兼得。由薦語踰千鈞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

升。恩大難酬，人微弗稱。竊以觀其爲主，古者格言；問所從誰，士之大節。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端叔爲中山之游，蓋依坡老。豈泛蓮之云爾，有擇木之義焉。如某粵自童蒙，獲親師匠，每敬仰行己立朝之名節，亦預聞著書講學之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賤玉汝，未嘗隕穫於胸中。久無干子公之書，頗有廣《離騷》之作。屬者冰山凍解，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剡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致石與溫，首述烏公之求士；以連易播，次言禹錫之有親。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情，其誠至足以動君相之聽。疊茲二命，賁此一寒。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元僚號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疑夢境之恍然；參劍外之謀，覺晚途之榮甚。而況無簿書之叢委，有祿米之優游，曩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營於三釜。不圖今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茲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終集大成，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置至十反，猶樂聞忠益之言。宜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鄒生、枚叟之右。孰云上介，誤采諸生！某取數過多〔一〕，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勳業〔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一〕取：原作「敢」，據四庫本改。

〔二〕勳：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丞相啓

趣裝就道，方趨君命之嚴；有列於朝，兼領軍諮之任。恩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嘗從薄宦。少日妄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分此生之永棄；焉得萱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塗，猶死守於善道。屬者冰山摧而杲日出〔一〕，沙隄築而台星明，交壁帛於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盍歸之二老，無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累臣魂斷，忽有修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地。而況福莆壤接，參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向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脫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恩罔極，取數過多。茲蓋伏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有爲；楊綰當朝，天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萊之彥〔二〕，猶不遺菅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身塊圯〔三〕。成書無日，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啓雋類函》卷三〇，《宋四六選》卷一六。

〔一〕「屬」原作「蜀」，「摧」原作「推」，據四庫本及《翰苑新書》改。

〔二〕萊：原作「菜」，據右引改。

〔三〕圯：原作「北」，據右引改。

謝兩參政啓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一〕；王官甚寵，仍參外闔之謀。喜動庭闈，恩歸廊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嘗干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避謗。我辰安在，原性命以自傷；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庶幾固君子之窮。比者杲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蟄戶啓，首以鈞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廷，無苞苴之成市；訪求巖穴，有璧帛之載涂。曾是沈淪，亦煩記憶〔二〕。齒八士歸周之數，招三閭去郢之魂。未詢事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內贊工垂之職，外參卻縠之謀。長樂鼓鐘，恍然初聽；鄖城旗柝〔三〕，老矣復聞。遂反哺之私情，享素餐之厚祿。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驟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輔贊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相之薦引；行一善政，必曰萊公之建明。已並育於菁莪，猶不遺於葑菲。某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釜及親，所愿伸孝子之志；一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知！《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一〕役：原作「沒」，據四庫本改。

〔二〕煩：原作「還」，據四庫本改。

〔三〕旗：原作「棋」，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四〇

劉克莊

五四

謝洪中書咨夔舉白代啓

訪梅東閣，嘗陪庾幕之游〔一〕；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惟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規規制草〔二〕，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樣。方天子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袞斧於筆端，豈無宜爲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霜雪貿貿，於麥茂以何傷；風雨淒淒，獨雞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收留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企。而況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摩。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裨諶爲命，子產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艷以薰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章初上，傳說皆驚。太白眼高，故已掃空於海內；浩然肩聳，若爲携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鑑。茲蓋伏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

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修名姱節，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明時。而某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夕秀於未振；庶幾他日，知寒松之後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啓雋類函》卷八一，《宋四六選》卷一八。

〔一〕庾：原作「瘦」，據四庫本改。

〔二〕草：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余中書舉自代啓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一〕，榮於一佛之出。本朝有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擬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粵從少日，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聽蕪城之柝；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洲〔二〕。始欣鵬鷖之偶同，俄歎龍豬之相遠。我生白木鑱，已爲農圃之歸；郎對紫薇花，真有仙凡之隔〔三〕。況記室久疎於書札〔四〕，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產，仰辭令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

埒。乃若蹇蹄非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學泝本原，謀國事瞭若著龜，愛人才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適君子之道亨；倘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借華袞之片言。而某舊聞既荒，新意絕少。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啓雋類函》卷八一，《宋四六選》卷一八。

〔二〕共：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三〕洲：原作「舟」，據四庫本改。

〔三〕真：原作「貞」，據四庫本改。

〔四〕室：原無，據四庫本補。

除宗簿謝丞相啓

奉親還里，自踐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鴈行之末。奔馳就列，俯仰懷慙。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絕少。范、歐興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況如晚輩，敢望前修？伏念某學荒于嬉，年運而往〔二〕。書無成而劍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不修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語，盡掃空言，時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旨趣。愛令伯《陳情》

之表，流出胸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右〔二〕。豈圖晚暮，忽際休明。雖遣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閫謀。好事揶揄，已有移文於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有祠庭之請〔三〕。蓋鶴髮久相安於半菽，而鷦巢止願借於一枝。今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鶯初出，恍驚遷木之榮；海鷺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適奮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林。茲蓋伏遇某官以帝者師，爲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調之後，還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禾莠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人，忝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質以事君，粗識移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四，《啓雋類函》卷三〇，《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宋四六選》卷一六。

〔二〕運：原作「遺」，據四庫本改。

〔三〕寫：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祠：原作「詞」，據《翰苑新書》改。

除玉局觀謝二相啓〔二〕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關於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

之庸才，際初元之景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助金、張之比〔三〕；及延和賜對，有交權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猶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戀明主而獨留。欲相送於南陽之阡，繫維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驚未休。舊府因而起殺公之嘲，故交訝其乏死友之誼。按陳卿之事百，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責。晨收華組，夕駕短轅。署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靈修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士；人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民。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三〕，如鳬雁豈繫少多之數，姑捐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履而陪上客，無復觀東閣之奇；黃冠而還故鄉，願祝南箕之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秘笈新書》卷七，《宋四六選》卷一九。

〔一〕相：原作「栢」，據四庫本改。

〔二〕張：原作「章」，據四庫本改。

〔三〕畢：原無，據四庫本補。

除雲臺觀謝丞相啓

草茅觸諱，凜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感與涕俱。伏念某起估畢之諸生，陪欽

翹之末至〔一〕。誦句百僚之上，豈易逢哉；爲婦兩姑之間〔二〕，有難言者。每欲潔身而去，輒爲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米黻、陸游之擬。集賢堵牆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舞之人，居然相妬。竟擠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啾，就江湖之空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屬火後之紛紜，咎日前之狂瞽〔三〕。爾有猷告后，徒懷野老之食芹；臣不密失身，顧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相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今乃端居故里，守周燮之東岡；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飢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齏粉？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爲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辭。遂使纍臣，尚叨冗秩。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迴。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老一生；但於香火之間，祝公千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秘笈新書》卷七，《宋四六選》卷一九。

〔一〕末：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二〕姑：原作「始」，據四庫本改。

〔三〕日：原作「目」，據四庫本改。

謝諸府啓

狂瞽妄言，鄰於刀鋸；鈞樞密啓，祿以斗升。非出懇求，但知恐懼。伏念某芳菲歲晏，閑廢日長。揚雄有宅一區，本退居於窮巷；貢禹賣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羈旅入朝，空疎奉對。陋矣建明之筦見，溫乎往復之玉音。使善開陳，奚憂齟齬！徒以親逢聖主，恥爲鬼谷子之揣摩；不揆賤臣，冀有高寢郎之感寤。詎意奏篇之傳出，遂爲公議之追尤。宜顯僂於市朝，僅免歸於田里。真卿食粥數月，素拙治生；曼倩奉粟一囊，少寬飢死。向匪廟堂之援，已先溝壑之填。茲蓋伏遇某官以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國脉。興念寒鄉之素士，嘗陪翹館之下賓。責以行中慮，言中倫，迹若離於繩墨；察其朝不坐，燕不與，氣未脫於草茅。遂使孤危，尚叨冗散。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迴，要領雖全，面顏奚寄！灰心駢邑，無伯氏之一言；稽首華山，有封人之三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啓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光生原隰，恩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居多館學之名流；近歲擢才，稍用米鹽之能吏。未覩研桑之新智，先隳冰檠之素風。

向非遇儒相之登庸，何以拔書生而臨遣〔二〕。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綰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柱後之彈文，追咎榻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照，幸要領之獲全。三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扞拭，姓名出夾袋之中。深惟卵翼之恩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之始，乃知責任之難。贛客橫行〔三〕，增筴之符方急；嶺民貴糴，泛舟之役未休。操切則失人心，謬悠則誤國事。鴻私所被，蚊負曷勝！茲蓋伏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統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濂溪之老；及後乎元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餘，或可希前修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遠有光華，既誤蒙於推擇；丞相毋抱文法，所願效於驅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二〕遣：原作「遺」，據四庫本改。

〔三〕客：原作「容」，據四庫本改。

通唐經略啓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輅，適依節制。輒干六纛，冒贄一牋。恭惟某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太阿出匣，孰敢擬其鋒鋌；老栢參天，傍略無於枝幹。靡繇援手，自簡上心。頃峨豸

角之初，屢聽鳳鳴之舉。言及乘輿，事關廊廟，安知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在江湖，不以名高而色喜。甫建臺於江介，俄開闔於嶠南。龍戶馬人，競來衙謁；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之饕吏革心，千古之貪泉刷恥。昔者廣平之入，尋踐台司；迨夫君嚴之歸，亦登左轄。佇觀新渙，復掩舊聞。某久矣荷鋤，偶然易節。居里每勤於存問〔二〕，起家亦荷於吹噓〔三〕。屬茲滌籀之初，竊有摳衣之喜。譬蠅附驥，雖莫企於騰驤；若驂從輿，庶初知於向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啓雋類函》卷六七，《秘笈新書》卷八。

〔二〕存：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荷：原無，據四庫本補。

賀右丞相還朝啓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咎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周公於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某官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抔土之憤，至此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新胡之崛起，殆舉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敵愾。執訊獻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累年。建纛親行淮浦，收十全之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臣之誼曾靡告勞，然明

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之對，輝煌文德之麻。昔高、孝兩朝，方修攘之並舉〔二〕；若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迓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渙已離之人材，作懦衰不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遄裴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夷吾之在。某繆叨刺部，隃聽告廷，矧嘗蒙華袞一字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春育，聳聞東閣之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二〕攘：原作「壤」，據四庫本改。

廣東漕謝二相啓

俾司歛散，績效未聞〔一〕；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峻光華之選，出元台啓擬之恩〔二〕。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俗吏烏知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三〕；先正丁寧，深歎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圖寸效以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蘇遐嶠，自顧已陳之芻狗，豈能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智，辱翹材之汲引，銜使命以驅馳。冰檠持身，米鹽衡慮〔四〕。毀家以紓楚難，景行有慚；汎舟而救晉饑，秋豪無助。驟遷甚寵，內省若驚。蓋周子之舊遊〔五〕，與芮公之遺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輶車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何以供江上

之屯！荷賢宰相之生成，懼賤有司之敗缺。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俊，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苦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上孤煩使。某敢不恪恭官守，仰答已知？范公一筆之勾，倘未捐於大造；後山瓣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七。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一〕續：原作「續」，據四庫本改。

〔二〕啓：原作「起」，據四庫本改。

〔三〕西：原作「四」，據四庫本改。

〔四〕慮：原作「應」，據四庫本改。

〔五〕周：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除崇禧觀謝丞相啓

烏臺數罪，乞寢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負愧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雋，遷樞庭之末屬，逢翹館之並開〔一〕。雖五尺童，皆知旦、奭之不悅；無三寸舌，能令平、勃之交懽！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經赦宥，頻奉使令〔二〕。起廢刺袁，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使粵，淹留甘落於節旄。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援，當朝廷譽，馳驛趣行。帝遣巫陽，歸兮入修門些；

衆排子厚〔三〕，擠之又下石焉〔四〕。退慚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舉。言言擢髮，字字切身。蟲篆留心，固已浮華而少實；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不驚。獨當國休休其有容〔五〕，顧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元宰曲爲之全護，則纍臣豈獲于便安！茲蓋伏遇某官有扶顛之勲勞，有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心；一是一非，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九袞之親。以示大臣之育才，以明孝子之錫類。某心非土木，質委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效命，儻末路之見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秘笈新書》卷七。

〔一〕逢：原作「負」，據四庫本改。

〔二〕奉：原作「逢」，據四庫本改。

〔三〕子：原作「字」，據四庫本改。

〔四〕焉：原作「馬」，據四庫本改。

〔五〕休休：原作「體休」，據四庫本改。

謝三府啓

鋒車亟寢，已行白簡之言；勅墨猶鮮，更賜黃冠之號。保全恩大，循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尾

僚，受知首相。及次輔登庸之後，乃羣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競趨新貴；不負楊臨賀，竊慕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名在漢黨人之列。中雖起廢，俄又速辜。深探隱微，蓋用誅心之法；追尤狂瞽，欲加拔舌之刑〔二〕。幾年太史之滯南，萬里陸生之使粵。羈留瘴土，夢斷鈞天。遣巫陽而下招，上非終棄；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淳祐之新元，負端平之舊譴，放還州里，免詣闕庭。嘗歷考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國方多難，不能効命以執殳；堂有高年，尚許服勤于扇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孤生豈得以便安！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飯吐哺，沐握髮，本出盛心；進加膝，退墮淵，大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之親。上以昭聖主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自訟，碎首莫酬。誦《緇衣》之章，公寧有厭〔三〕；磨白圭之玷，僕敢不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二〕舌：原作「石」，據四庫本改。

〔三〕有：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謝史端明啓

驛書趣召，甫遄遠使之歸；臺簡急攻，猶賜散人之號。包荒德大，撻市愧深。伏念某向者忝末屬

於西樞，逢並開于東閣。深惟杜甫素受韋左丞之知，竊慕任安不舍衛將軍而去。竟收朝蹟，繼奪郡符。暴揚心事之隱微，倚撫奏篇之狂瞽。哭厲王而輟食，上心本厚于所親；趣茅蕉而就烹，聖世況無於是事。果蒙拉拭，復備使令。身久留椎髻之區，名不在譽髦之列。微宗元至闕，始憐久斥而復收〔一〕；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棄。辱門牆之教誨，累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怨。昔賀老黃冠而還里，世以爲高；萊子斑衣而娛親，傳稱其孝。豈敢懷賢於前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伏遇某官歷事四朝，獨殿諸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共享於功名；仁人先天下而憂，初何心於富貴。於袞繡問安之際，有綈袍念舊之言。遂使孤危，亦安閑散。某灰心進取，稽首熏修。此日槐陰，莫尾朝班而詣府；異時林下，儻容樵服之拜庭。《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一〕斥：原作「升」，據四庫本改。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啓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尤竊便安。大爲知己之羞，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尚髻垂，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殘。蓋嘗內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娶幸而粗畢，耕釣足以自娛，於何躁圖，又起妄念！白鷗沒萬里，誰信已忘之機；

金鷄赦九州，常抱不原之罪。而況瘴鄉馳驛，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之啓擬。漢省中之語，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作。三緘防口，殆若暗者；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手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擢髮，尚爾全軀。茲蓋伏遇某官望重于山，心平如秤，謂富公晚輔慶曆，莫明守道之誣〔二〕；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夫執法之公，大費保全，曲爲末減。某敢不噬臍懲艾，稽首皈依。瞻彼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爲鳬雁而少多。欲報鈞陶，第勤香火。《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

〔二〕守：原作「家」，據四庫本改。

謝史端明啓

東閣開筵，力排謗議；南床迎擊，復寢除書。罪宜抵于春鉗，恩許依於香火。伏念某粵從羈縻，酷嗜雕蟲。諸老憐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爲。固嘗指天日以懺非，每欲挽江河而滌穢。又況心膽碎於機穽，精力竭於米鹽。望之如木鷄然，安能吐綬；棄之如腐鼠耳，奚足發

機！猥蒙當軸之殊知〔二〕，實出過庭之素論。念馮唐之已老，命巫咸而下招。白簡未乾，緇衣改造。宰相進一郎吏，蓋亦甚微；國人與諸大夫，以爲未可。謂騰口泄禁嚴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官，設如嘖言，殆有狂疾。未嘗回首，憶玄都觀裏之花；矧復交談，及溫室省中之木。殃由天降，禍匪己求。下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爲廟堂門館之累。迄從寬典，厥有衷言。茲蓋伏遇某官士者宗師，國之壽隽。大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興；仲尼返魯之餘〔三〕，講學未厭。似記摳衣之舊，屢罹貝錦之誣，察其因薄技而賈衆憎〔三〕，憐其以虛名而博實患，遂捐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掃迹塵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此盟；御青牛而出關，請俟他日。《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二〕軸：原作「局」，據四庫本改。

〔三〕返：原作「友」，據四庫本改。

〔三〕技：原作「秩」，據四庫本改。

謝諸府啓

除目驟加，嘖言踵至。甫還甄而起廢，復銷印而投閑。予奪無私，省循有覲。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蚤工雕蟲之文，俄而悔矣；晚抱屠龍之伎，無所用之。端平排去而不容，淳祐喚歸而中

止。初無顯過，謂有躁圖。六百石祿，六十老翁，久懷知足之念；一兩汞金，一日制誥，安得喪心之言！片辭造膝之薦揚，百喙吠聲而驅逐。轍環嶺海，跡掃山林。蚌無照夜之光，庶剖胎之可免；鷄有爲牲之患，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世于把茆，尚挂姓名於夾袋。省中語滯，輦下謗喧。奪粉署之新銜，返黃冠之初服。灰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冤；刀割香塗，漸不分于苦樂。仰荷廟堂之寬大，尚容閭里之浮沉。茲蓋伏遇某官有獎王室之心〔二〕，有育英才之樂。屬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車笠之交。去國有年，稍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可光祿勳之人。欲息衆譴，姑令遠引。某敢不杜門省事〔三〕，銘座訟非。二十八宿笑人，幸免辱朝廷之選〔三〕；三十六天訪道，願徧爲福地之遊〔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二〕某：原作「集」，據四庫本改。

〔三〕杜：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朝廷：四庫本作「清朝」，按下聯之對爲「福地」，則作「清朝」爲勝。

〔四〕徧：原作「偏」，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四一

劉克莊 五五

賀范左相啓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二）。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人之中庸。貴處廟堂，矍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鄣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斯猷，惟君陳而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必開密網，必絕斥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于箕翼，

紀勛績於旂常。某流落十年，侵尋六秩。福建子是惡，既不可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爲農而沒世，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拔茅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之通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古儷府》卷六。

〔二〕爰：原作「援」，據四庫本改。

賀杜右相啓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爲，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陛益尊。在昔昭陵，有臣祁國，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爲清議之主盟。學館頌歌，與希文而對秉；宮闈嚴憚，云杜某之却還〔二〕。流傳千萬世，號爲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嶽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嘗叱義府於仗下〔三〕，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孰！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昕朝虛巖石之瞻，輟玉食而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之重，趣其衮繡之歸。夫既爲善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責，必也法先賢如秤之言，念先輩平舟之喻，起巖穴遺材，

退刀筆小吏，弛筦榷以紓民力，寬尺度以收士心。澶淵、采石之戰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巖之相業，視昔有光。某去國十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丈之一勾；不幸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半生知己，一旦奮庸。豈云附翼而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問鈞之賦，文筆久衰；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一〕却：原作「部」，據四庫本改。

〔二〕仗：原作「伏」，據四庫本改。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啓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一〕。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爲保；若稽古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考帝王之世，尤隆師傅之恩。高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光之於嚴子，云朕故人。或遯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彊起。所以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名節之風。久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之大成。嘉定初潛，實賴綺園之力；端平總攬，首當莘渭之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遠避隼猜；魏公喜晝錦之歸，冷看蝶鬧。屬者朝更政化，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顧瞻表

著。羣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歸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仄席之思。謂莫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五典之道，嘉與鴻碩〔三〕，相親燕間。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儷，邁史、梁兩揆之榮；典故具存，踵申、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困謗傷，人或謂之非辜，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舜欽，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時。久疎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儻許逃歸於陽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啓雋類函》卷一九，《秘笈新書》卷一。

〔二〕祥：原作「洋」，據四庫本改。

〔三〕碩：原作「硯」，據四庫本改。

江東憲謝鄭少保啓〔二〕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被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二〕，病在信書〔三〕。作《太玄》如鼠坻，徒然苦思；奏《子虛》由狗監〔四〕，非所樂聞。未嘗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下之射！頃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誦杜甫於百

僚，夕有墜宗元於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有物以尼之；烏獲之綆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景，重際明時。周大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已荷鋤而在畝，例叨出節以起家。羣嘲衆罵之身，不無懲創；再衰三竭之氣，未易激昂。雖勉奉直指而行，深恐爲翹材之累。恭惟某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翁之誠。上苦留公，詎容舍上而歸；士或負己，終無厭士之意。興懷舊掾，久伏空山。昔位置入宮，未免召蛾眉之妬；今馳驅於隰，第令服馬走之勞。特假皇華，以安孤蹟。某敢不恫瘼求瘼，平恕讞疑？遇事風生，非復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物之哀憐。《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一〕少：原作「小」，據四庫本改。

〔二〕伏：原在下句「病」字下，據四庫本乙。

〔三〕信：原作「身」，據四庫本改。

〔四〕句首原有「賦」字，據四庫本刪。又「監」，原作「盜」，據四庫本改。

謝丞相啓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衆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洊忝弓旌〔一〕，輒投罟獲。怡然膝下，戲披萊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

給公上，閉關而絕交游。世皆云東野詩寒，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搔手止之。有一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報登庸之麻制，夕頒投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著衣裳而顛倒。厥今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志士仁人，豈若繫匏而不食。頓忘駑劣，遂許驅馳。然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有呻吟顛頓之態，郡邑少忠厚愷悌之風。每隱於心，爲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說命》之學〔二〕，兼房謀杜斷之長〔三〕，手玉尺而量材，躬衮衣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魯之諸生。念其昔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察其粗經原隰，知農馬之智專。特畀皇華，以榮晚節。某敢不感公朝之起廢，體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顧激揚之安出；冢宰操詔王之八柄，儻黜免之小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二〕游：原作「游」，據四庫本改。

〔三〕茲：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兼」下原衍「有」字，據四庫本刪。

謝給舍侍從啓〔二〕

祝釐林下，將挂其神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華之禮樂。向非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挈墜跡于九淵？伏念某少已崎嶇，晚尤齟齬。嘉定箋蟄龍之舊話，萬死一生；端平倡市虎之虛傳，十年三黜。頃言歸于嶺表，已自誓於墓前。營菟裘之地以老身，耕綿上之田以養母。敢謂腐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門之鷄竿，出澤國之龍節。兒童夸詡，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祝規，或責備埋輪之舉。然以負薪沉痾之久，加之傷弓懲創之餘，神明眊昏，精銳銷愞。時有相攻之雀鼠，何怪事繁；豈無當門之豺狼，所慚心腐。深恐速曠官之咎，抑以爲知己之羞。恭惟某官仁義陳於王前〔二〕，風采聞於天下。謂南有杞，北有李，固已得賢而立基；然細爲楠，大爲宋，尚且聚材而建厦。聲氣之所求應，議論之所吹噓。言念孤生，早參諸老。昔接武於鵷鷺行之末，每致嘖言；今服勞牛馬走之間，尚堪粗使。終然閭劣，奚以將明！某敢不懷起廢之殊知，體好生之大德。自憐老子，讀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臣，誦雲夢上林之賦。《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二〕「舍」下原有「人」字，據四庫本刪。

〔二〕王前：原倒，據四庫本乙。

謝臺諫啓

製茅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俾行劇郡。衆羨晚涂之榮寵，誰知要地之主盟！伏念某容貌子雲之取輕，骨體虞翻之少媚。名如畫餅，曾不療于飢腸；身若射侯，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辱頻歲之予環。朝聞四輩之趣周，夕報一人之毀布。懶如叔夜形骸，漸已不堪；老去仲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景，又值明時，解禁錮而起家，駕輶車之入境。目擊瀕江之凋瘵，耳聞比屋之嘆愁。囹圄尚有滅耳荷校之囚，郡邑未聞望風解印之吏。恭惟法筵舉揚之義，蓋龍象之共觀；幸添外臺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且恃霜稜而無恐，不然凜冰蹟之易危。茲蓋恭遇某官夷清惠和，蕭剛汲直〔二〕。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公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掃去冰山之黨，首徵還鐵壁之賢。興念陳人，早陪髦士。昔諸老更相稱譽，幾若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真實。曲加拉拭，仍備使令。某敢不思復玷之難，體訓刑之旨。高原下隰，方將訪疾苦於民間；廣廈細旃，焉敢望吹噓於天上！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二〕蕭：原作「肅」，據四庫本改。

賀謝司諫啓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爲范君之賀；法筵第一義，皆聳聽滎陽之言〔一〕。當寧虛襟，在廷舉笏。竊以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固然。與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芟夷於未滋蔓之始？既寢了翁之諫疏，孰敢撓老蔡之鋒〔二〕；使行獻可之彈文〔三〕，世豈受金陵之禍！瞻言先哲，復見今公。恭惟某官稟岷峨之精英，傳關洛之本統，頃居言責，尤著直聲。屬時督閫外之臣，竊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皆倒持手板之人；賴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銅山之賊。然而質肅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瑤華宮〔四〕，有云事不止此〔五〕。寧一發之爲快，當百鍊而愈剛。公卿幸得遭時，其可孤于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六〕，寧不賀於太平？遂自大坡，進持魁柄。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寫性情，時宰疑麥葵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栗布之彈。粵從尹氏之秉均，莫曉纍臣之得罪。不圖衰朽，復備使令。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賡徂徠《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五，《啓雋類函》卷七九，《宋四六選》卷一三。

〔一〕榮：原作「榮」，據四庫本改。

〔二〕孰：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句首原有「刺」字，據四庫本刪。

〔四〕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

〔五〕有：原作「友」，據四庫本改。

〔六〕官：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賀劉察院啓

渙號楓宸，升賢柏府〔一〕。昔飢烏久噤，虛峨獬豸之冠；今鳴鳳一聞，盡革蜩蟬之響。福流宗社，喜動縉紳。竊以人臣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于天下。永叔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爲博士。寧遠作夷陵之役，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某官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師儒。委質爲臣，疇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爲鐵壁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事爲冥鴻之舉，而諸賢効伏馬之瘖。聖斷赫然，既親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繁官〔二〕，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策，獨思拔本以塞源。況龍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恐

其蔓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加於摧陷。翕然伏第一義之奇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如丹青，是必本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之功名。不惟霜簡之凝，行見辰猷之告。某羈孤一介，閑廢半生。方寶、紹間，奇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掎摭其奏篇。及一相之顛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忝驅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畯失職之久。忝子駿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祖徠《聖德》之詩，或可陳於薄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五，《宋四六選》卷一三，《南宋文範》卷三〇。

〔二〕「升」原作「外」，「柏」原作「相」，據《翰苑新書》改。

〔三〕繁：原作「繁」，據右引及四庫本改。

賀江察院啓

出綸禁中，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關，無怪盈庭之嘿；今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廉陛益尊，縉紳相慶。恭惟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曆之去夏公，首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言語爲著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嶽。繼先賢而挺出，舍執事其誰歸！恭惟某官擅九牧之名，爲諸儒之倡。出新義於《繫辭》《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二漢之間，

芟夷陳腐。頃在端平之際，早陪賢雋之游。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峨豸角。謂金陵雖去，奈其徒之護法實繁；況老蔡尚存，恐所仆之黨碑復立。觀奏篇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亂安危之分。必不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之共國，必真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于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於百僚。焜耀一時，芬芳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鮑之知。契闊十期，顛連百謫〔二〕。豈料窮途之不死，獲覩賢路之復亨。訪凝之於匡廬山中，悵莫從于名勝；賀陽城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之開說。《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五，《啓雋類函》卷七一。

〔二〕謫：原作「摘」，據四庫本改。

賀鄭少傅啓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識尊王之旨；弼予亮天地，遂登亞傅之崇。簡冊有光，縉紳相慶。惟綱常之大義，具筆削之一經〔二〕。曰予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書盜，除亂臣賊子

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詖論〔二〕。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曆；胡文定之說，不盡行於紹興。孰如舊學之宗工，躬閱素王之本指，爰切劘於后德〔三〕，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嚴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閒。密勿龍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蔽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斧鉞華袞之筆。莫如我敬王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勾踐之昔封。方留公旦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遯野。傳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于教學。重提化筆，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屐齒。子無曲學，素鄙平津之從諛；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二〕具：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三〕詖：原作「披」，據四庫本改。

〔三〕「爰」原作「援」，「劘」原作「劇」，「后」原作「厚」，據四庫本改。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郡紱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蹊徑之扳緣，頂踵出廟堂之啓擬。伏念某虛

名作崇〔二〕，實踐有慚。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懽丞相平、太尉勃之際，非啗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掾之免歸，長爲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泝，單傳南馳。上察孤忠，每欲赦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愈之人。一招一麾，屢起屢仆。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輶。發摘技窮，終匪當道埋輪之手〔三〕；平安信遠，不勝高堂扇枕之情〔三〕。叩閭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詔。乃若陞華班序〔四〕，寓直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頃嘗出使，慨然登車；念揚雄久不徙官，老于執戟。詎敢望此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爲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相之猶天，誰與鰥生而爲地！茲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抑，魯儀休之廉，陛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爲鉅人長德。上道揆，下法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或不知其密啓。遂令枯朽，亦玷光華。然某將母不遑，容身無所。暴子蒙繡衣之遣，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而歸，終期得請〔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四，《啓雋類函》卷三〇，《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宋四六選》卷一六。

〔一〕崇：原作「崇」，據四庫本改。

〔二〕埋輪：原作「理綸」，據四庫本改。

〔三〕情：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四〕陞：原作「陞」，據四庫本改。

〔五〕「而歸」至「得請」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臺諫給舍侍從啓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資美職，加重使華。端繇要地之吹揚〔二〕，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州晚輩，乾道故家，頃濫綴於英髦，俄斥歸于民伍。季布自謂有一譽一毀之人，韓愈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觚稜浸遠，麾節迭更。中叨虞人之招，輒挂逐客之議。屬逢改紀，復起乘輶。豫章之西，彭蠡之東，乏振揚之風采；廣厦之下，細旃之上，辱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孝章之誣，乃絕口不洩古靈之藁〔三〕。蓋屢薦而後入，非一噓之能生。既書新銜，頓改舊觀。玄都君子，解向來種桃之嘲；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之舞。萃此殊尤之寵，華其留落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歐、蔡。身美名，君顯號，多雍容感寤之言；世欲殺，吾憐才，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滯迹駸駸其垂暮，俾枯荻濯濯以回春。然某慈母九齡，故山千里。繡衣而使渤海，素無暴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竊慕賀季真之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

〔二〕要：原作「華」，據四庫本改。

〔三〕古：原作「右」，據四庫本改。

賀鄭少師啓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癯茸纛，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庭，欲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一〕，身章煥佩服之珍。載籍罕聞〔二〕，縉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無上公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紫巖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于帝王之師，賜履于父母之國，慶越先朝之故實，眷留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三〕，業廣而功崇〔四〕。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勞鮮儷；不待審象而求野，望實已孚。勩相端平〔五〕，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賢之餘。十年羨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子革，靡所不知〔六〕；設醴酒於穆生，久而愈敬。雖熙寧遇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隆無殺。錫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輔太平之業。某屬馳輶傳，聳聽制麻〔七〕，方千贄之滿前，顧一箋之獨後。老文學爲歌頌〔八〕，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作神仙，願于公而有獻。《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永樂大典》卷九一八，《啓雋類函》卷一九。

〔一〕學：原作「舉」，據四庫本改。

〔二〕罕：原作「眉」，據四庫本改。

〔三〕官：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崇：原作「密」，據四庫本改。

〔五〕勸：原作「邁」，據四庫本改。

〔六〕靡：原作「麾」，據四庫本改。

〔七〕聽：原作「聰」，據四庫本改。

〔八〕學：原作「舉」，據四庫本改。

賀游丞相啓

播告辨朝，延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爲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一〕。明良胥會，今昔罕逢。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嘆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二〕，崇挾術以救時。彼哉雜霸之淺圖，急于自售；責以敬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沂大原於關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

石之言。其告於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志，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他人雖推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於廷而宣麻，立乎朝而舉笏。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羣公而當軸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原，亦君德世道轉移之機括。本氣實則客邪去，初着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期閣下之秉鈞，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旨甘情切，且思陽翟之逃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八。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一〕公：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二〕弘談：原作「淡漠」，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四二

劉克莊 五六

賀湯司諫啓

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爭臣，尤急聞于骨鯁。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國朝，參用唐制，莫要於御史府，莫清於供奉官。誦岑參、杜甫之詩，日趨東省；拜陽城、仲舒之疏，時守延英。向非一代之名流，曷副九重之妙選。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栖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幸明主可爲忠言；衆亦望風，意山人不樂名利，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斂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种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行陟大坡之峻，徑躋兩地之尊。某仄聽出綸〔二〕，不知折屐。幸有要津爲吾輩之盟主，敢以晚節累平生之故人？獻徂徠《聖德》之

詩，尚能勉強；作韓子《諫臣》之論，無復激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五，《八代四六全書》卷九，《秘笈新書》卷三。

〔二〕某：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賀江小坡啓〔二〕

上同司諫。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者，塞直剛大於兩間。賢路窒則卷懷而藏，世道清則覽輝而至。奮筆誅陽虎之盜，垂之丹書；鑄鼎圖魑魅之形，究其情狀。謂祿不可去公室，謂國不可有世卿，謂援太阿於人者臣專，謂擁虛器於上者主弱，謂脩、槩分事任於嘉祐，謂鼎、浚並登庸於紹興〔二〕，謂士大夫詎宜作家臣，謂聖天子當自爲英辟。鄭公所上百奏，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賀：原無，據前後題例補。

〔二〕浚：原作「俊」，據四庫本改。

賀鄭侍御啓

渙號廣廷，晉班橫榻。古所謂法家拂士，莫如爭臣；今不置大夫中丞，遂長御史。贊書初下，輿論交歸。夷考昔賢，有居是職。峨冠叱李義府，仗下皆驚；草奏劾博陸侯〔一〕，廷中咸肅。久矣二公之不作，去之千載而若存。恭惟某官有孟氏養氣之剛，有曾子守約之勇，不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屬者國有世卿，朝多私黨。士登光範，但知章、蔡之恩；公立上坡，首抗鄒、陳之疏〔二〕。曰厚俗以教慈孝，曰命相以杜覬覦，然後君臣之分嚴，然後父子之倫叙，然後九鼎之勢重，然後太阿之柄還。饜鮑魚於朽腐之餘，在諸人易；縛猛虎於咆哮之際，爲執事難。茲拜雜端，以旌忠直。必有以銷弭異時反覆之患，必有以堅凝前日挽回之功。既三院之徧更〔三〕，風稜尤峻；由中司而大用，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熙運。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在古靈藁中〔四〕，幸早陪於末至；拜延英門外，獨徂賀於太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八，《啓雋類函》卷七一。

〔一〕奏：原作「奉」，據四庫本改。

〔二〕鄒：原作「鄭」，據四庫本改。

〔三〕徧：原作「偏」，據四庫本改。

〔四〕古：原作「右」，據四庫本改。

賀謝殿院啓

出綽楓宸，提綱栢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諍之臣；故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叔，實開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爲元祐、建中之命脉！偉矣執事今日之拜，凜然羣公先正之風。恭惟某官養孟氏之至剛，聞曾子之大勇。頃峨豸角，親捋虎鬚。舉扇障元規之塵，安能浼我；裂麻阻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自拂袖觚稜之邊，徑誅茅廬峰之下。屬者負宸收倒持之柄，臨朝思曲突之言，趣歸邇英，俄擢補闕。論蔡新州於題車蓋亭之後，孰不力攻；彈王金陵於入政事堂之初〔二〕，尤其先見。丹心不改，素論愈堅。貴璫咸憚于淳夫，掖庭知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壁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兼任〔三〕，典故則然。益進昌言，永扶皇極。某屬叨乘傳，聳聽置郵〔三〕。在古靈藁中〔四〕，何幸獲陪於下客；賀延英門外，自嗟不及於武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五，《八代四六全書》卷九。

〔一〕金：原作「命」，據四庫本改。

〔二〕秉：原作「揀」，據四庫本改。

〔三〕聳：原作「聲」，據四庫本改。

〔四〕古：原作「右」，據四庫本改。

謝閣學王侍郎遂薦自代啓

寶庋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誤蒙國老之知。所愧衰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公卿。伯益作朕虞，乃欲讓於朱虎；華歆拜太尉，亦乞授於管寧。恭惟本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況公之褒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某芳猶菲菲，髮已種種。向來言語，類楚接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駘駘之惡。逢人莫不掩鼻，通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一〕，貪榮浪出。念正始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見南都之鐵壁。運之隆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下從，何取于兩端空空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列！豈憎嫵媚，寧予粗疎。茲蓋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直聲動乎穹壤。坐虎皮，闡新義〔二〕，士所樂聞；執牛耳，主齊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坡獎介夫，求全實難，取節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回首故棲，未免負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爲古靈薦藁之羞〔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

〔一〕謗：原作「訪」，據四庫本改。

〔二〕闡：原作「闡」，據四庫本改。

〔三〕古：原作「右」，據四庫本改。

受告謝程中書公許啓〔二〕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揆卿雲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方，凡五采之章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二〕，復出蜀珍。如某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戡負二宜去，奚待人言；稽康有七不堪，懼撓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畀隆名，身縻牡駕駒轡之間，敕經鳳閣鸞臺而下。念某江湖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由筆端之予奪當，不待身後之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華，舞蹈不知其嗚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山，文辭獨行于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爲歌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梯初下，皓首尤榮。然某親年愈高，宦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二〕公許：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漢：原作「還」，據四庫本改。

〔三〕敢：原無，據四庫本補。

謝王侍郎_堃舉自代啓

登賢禁橐，有大勳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晚暮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興而無慚，猶推轂而不休。或評陸遜之才名，宜爲己代；或表錢徽之年輩，謂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而不密，迫鍾漏而猶存。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傍觀責備，笑六十老翁所爲。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嘗上疏而乞骸骨。惟論交之再世，況受業而同門。聽輔嗣之金聲，親陪麈尾；得右軍之繭紙，常寶篋中。車笠之勢久分，膠漆之情不改。屬者寵嘉勞舊，登陟論思，運流馬以餉邊，扈屬車而上雍。仰盛世夔龍之遜，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交，懼非確論。茲蓋伏遇某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名父之心燈。謂人物眇然，深起乏材之嘆；憫朋友缺矣，首歌伐木之章。既信復疑，以榮爲愧。某摧頽暮齒，感慨盛心。尼父、夷吾，豈果不如於農馬；退之、東野，願爲相逐之雲龍。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一，《啓雋類函》卷四八。

回賈制置啓

驅馳遠使，予環猥被於上恩；獻納近臣，推轂端由於餘論。愧謝函之未貢，辱慶問之俯臨。伏念某誤隨弓旌，起駕輶傳，未免低回以就飲啄，詎能奮發而立聲名！無復着鞭，甘避諸君子之三舍；但思全璧，下從先大夫於九原。子職有虧，使事無補。屢叩闥而引去，忽馳驛而喚歸。葵藿傾陽，戀闕之心固切；桑榆垂暮，循陔之日幾何！雖九重惟行之令已頒，然一介不移之愚難改。只俟黃符之下，即遂斑衣之還。凡此倖踰，出於吹送。茲蓋伏遇某官奮孤忠，敵王愾，出隻手，扶天傾。舍人詩篇，雜杜陵老而無辨；太傅議論，多漢朝儒所未言。有赫赫之功名，尚惓惓於人物。乃如醜質，亦拜好辭。某盥手剥封，滿懷堆感。江雲日暮，何由陪太白而論文；浯石天齊，尚欲繼次山而作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答韓徽州啓

共理惟二千石，稔聞謠頌之聲；一封奏九重天，聊舉激揚之職。愧納交之甚僭，辱執禮之過謙。恭惟某官玉雪雙清，塤箎迭奏。尋昌黎之墜緒，發爲文章；治文公之故鄉，興其仁遜。一洗期會簿書

之俗，挽回禮樂教化之風。誦絃月異而日新，襦袴昔無而今有。寧減太倉紅腐之粟，以活旱歲赤窮之民。作牧者多，如侯有幾？輿人誦子產，其誰嗣之；朝廷知弱翁，且大用矣。某早識大馮之半面，晚交小陸之下風。雖結束於行裝，敢蔽蒙於嘉績？公真所謂循吏，蓋博采於僉言；僕雖不及古人，安敢當於私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答池州魏通判啓

疏渥佐麾，涓剛滌籜。屬時天塹，大爲固圉之防；爰屈時髦，小試康沂之績。先聲攸暨，羣聽已孚。伏惟某官妙質天成，雋名日起。先文靖如山澤之有龍虎，偉矣傑魁；賢公子譬戶庭之生芝蘭，居然秀美。早繇內幕，晉列中朝。鵬行方快於九遷，驥足乃煩於再展。人疑支壘，不足題仲舉之輿；上念故家，將親訪魏公之笏。會盼迅召，寧久平分！某自笑滯留，尚叨寅協。向來樞府，蓋嘗屢拜于北平；歲晚郎君〔二〕，儻許重窺於東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郎：原作「節」，據四庫本改。

賜第謝丞相啓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賜金丹而換骨，仍使登瀛。雖奎畫之明揚，實化鈞之密啓。寵光百倍〔一〕，辭受兩難。竊以稀闊之舉惟其人〔二〕，遇合之際係乎命。名相如陳正獻〔三〕，僅除元履之官；前輩謂史太師，不了放翁之事〔四〕。魏則終身而長往，陸方錫第而左遷。未有既齒名于皇朝，俊造之科，復著籍於上帝圖書之府。是爲異數，當屬奇才。如某者學欠精專，性多遺忘。河陽耕牧，莫能成周南太史之書；汾曲田廬，但欲卒銅川府君之業。其進非由秀孝茂異之選，所望不過國舍虞比之遷。辰獻瞽言，午斂細札，茲所謂本朝之曠典，舉而華孤士之一身。黃牒懷歸，絕勝桂生於墳上；青編老去，恍驚藜照於閣中。舊無千佛之姓名，新有羣仙之指點。衆羨致身于清望，獨知回首於欽翹。昔在端平，早陪末至，豈必立定夫於莫雪，居常坐公掞于春風。前以宗伯侍邇英〔五〕，已辱纂脩之薦；後乎秀巖開史局〔六〕，未酬推挽之言。及甄陶歸掌握之中，果位置越拘攣之表。何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于無鹽。筆硯久荒，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心如武侯，持衆美如房相，謂取士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才在大臣〔七〕，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門館之羞？況荒淺未能誦《祈招》之詩，而辨博不足奉帝丘之問，恐干清議〔八〕，徒竊隱憂。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向春風夸得意，非復走馬看花之時；以紀傳易編

年，徒有絕筆獲麟之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一〕倍：原作「陪」，據四庫本改。

〔二〕闊：原作「潤」，據四庫本改。

〔三〕正：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四〕放：原作「故」，據四庫本改。

〔五〕侍：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六〕開：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七〕在：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八〕干：原作「平」，據四庫本改。

謝鄭少師啓

對玉座而乞身，未容還里。下並同丞相〔一〕。昔在端平，早陪末至，非止稱盛憲之名于九牧，抑且誦杜甫之句於百僚。方吐哺下白屋之時，所傳已廣；及辟穀從赤松之後，此念未忘。生成甚啄菹之勤，位置越拘攣之表。下亦同丞相。茲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斁，謂取士之規模宜廣。餘並同丞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丞相」下原有「至」字，意謂至「昔在」以前文字全同上篇。然既爲小字注，不便與下文連讀，故刪。後仿此。

謝趙知院啓

露疏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奎文錫第，俾司東壁之圖書。內竊殊榮，外包厚愧。歷觀人物會通之際，因歎書生遇合之難。皇祐諸老力挽聖俞，竟止京朝之授；隆興二樞合薦務觀，亦惟掾屬之遷。未有既齒名於慈恩塔之題，復置籍於羣玉山之頂，是爲異數，當屬奇材。如某者學欠精專，性多遺忘。下並同丞相。衆羨致身於清望，獨知稽首於欽翹。每造膝議延英政事之餘，必極口誦子產游獵之作。奚異加冠巾於澄觀，施朱粉于無鹽。筆硯久荒，忽忝場屋遺才之舉；布韋相語，將有渠觀無人之譏。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而揚善。謂取士之規模宜廣，謂有司之尺度太拘。育英材在大臣，所以儲國家之用；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廊廟之差？餘並同丞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謝陳大參啓

露章乞身，願補南陔之章句。下與知院同〔一〕。衆羨致身於館殿，獨知稽首於闌門。念昔先君，

論交諸老。及細考碑陰之友，誰堪托身後之孤！方槃澗翁居北山，嘗列執經之弟子；今中書君開東閣，未忘受業之陳人。每造膝議延英政事之餘，下與知院同。以科第與風漢，得無貽甄冶之羞〔二〕。餘與前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下：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三〕貽：原作「貼」，據四庫本改。

賀鄭丞相啓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特寵初潛之舊；人主論一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祏。嘗慨君臣之際，莫難心德之同。或親事法宮，莫望其末光；或仰視殿雷，不答於一語。風雲之會不契，巖石之瞻寢輕〔一〕。所以季然問仲由，冉求謂具臣矣；必若孟子論伊尹，管仲先受學焉。恭惟某官手挾龍飛，力扶鼇斷。初元一變，粹然用涑水之規摹；歲晚重來，見者異潞公之年貌。上欲託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徜徉孤山，夢寐一壑。屬甘泉之烽踵至，而延英之議背馳，臨朝不怡，當饋太息。孰德望隆重能折遼夏之驕〔二〕，孰心事和平可壹洛蜀之黨〔三〕。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光殿之存。謝傅未起之謂何，甘盤欲遜而不可。必有以易置壞局，幹回危機，扶天下之綱紀文

章，繫中國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言；惟天惟祖宗，克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松之游。某進觸悔尤，退安義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通平生元城之書〔四〕。然猶聽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於大化，勉忠孝於暮年。昔誦《狼跋》之詩，常願歸於公旦；今被羊裘而釣，安敢累於君房〔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啓雋類函》卷一五，《宋四六選》卷一。

〔一〕瞻：原作「瞻」，據四庫本改。

〔二〕夏：原作「憂」，據四庫本改。

〔三〕可：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城：原作「旦」，據四庫本改。

〔五〕房：原作「家」，據四庫本改。

上二府啓

播告辨朝，登崇碩輔。上於二三執政，將託國家；公以第一流人，同升廊廟。士心咸附，民聽具孚。竊謂自昔無不和之大臣，矧今有難平之幾事。傅巖之羹，阿衡之鼎，古訓具存；慶曆之車，元祐之舟，先賢深戒。聖矣九重之獨斷，赫然二府之一新。恭惟某官負宇宙之名，凜霜日之節，其言議可

以暴之當世，其忠實可以對越上蒼。國家關係以重輕，海內想望其出處。天留之以殿諸老，帝待之尤異羣公。屬者邊庭繹騷〔一〕，廟謨枘鑿。方將彊本，收千里折衝制難之功；是必改圖，自一堂聚精會神而始。決於夢卜，付以機衡。必調膠弦，必鑑覆轍，必開景運以弭厄數，必實元氣以禦外邪。毋使淮南論漢廷公卿如發蒙耳矣，將見魏人謂江東將相豈下人者哉。遂踐台司，永扶皇極。某頃繇庸品，驟齒名流。叔厚排秦丞相之深，欲聲其罪；子開坐蔡新州而去，乃被此名。孤聖主之睠知，辱明公之汲引。然猶聽辭熊軾，進直義圖，垂魚擁笏以娛親，殺馬毀車而佚老。非管仲將左衽被髮，舉世所憂；使惓輩得長衣清談，繫誰之賜！《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一〕庭：原作「遽」，據四庫本改。

除秘撰閩憲謝丞相啓

白髮奉親，安於綿隱；皇華遣使〔一〕，榮甚繡行。向非大臣之育材，誰念小人之有母〔二〕。強顏承乏，稽首歸恩。伏念某屬者重來，出于屢薦。由任子錫科第，若隆興寵務觀之時；不旬月掌贊書，用元祐待坡翁之事。僕無他謬巧以速化，公有大力量以曲成〔三〕。方舉國勇于去凶，而當寧聽其謝事。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櫓之姦，言者疑曾子開無忿嫉新州之意。孤明主殊常之遇，累師臣平昔之

知。一自退藏，數爲啓擬。靈均去國，至煩上帝之下招；禹錫得州，難强大人而俱往。遂進隆名於中秘，就陳臬事于外臺。庭闈喜而加餐，鄉井詫其創見。叱馭爲忠臣，回車爲孝子，慨兩全之實難；按事者刺史，飲酒者故人，要並行而不悖。服勞伊始，辱命是憂。茲蓋伏遇某官赤舄之歸方新，緇衣之好逾篤。溫公除吏，莫榮子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恩侔卵翼，報蔑毫釐。某敢不采風問謠，平反幽枉〔四〕？諭指蜀道，素鄙相如之誇；回首渭濱，不無杜老之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宋四六選》卷一六。

〔一〕使：原在後文「向非」下，據四庫本乙。

〔二〕念：原作「个」，據四庫本改。

〔三〕公：原作「工」，據四庫本改。

〔四〕幽：原作「齒」，據四庫本改。

謝三府啓

既還親舍，綵戲甚懽；就建臬臺，繡行尤寵。初服勞於原隰，首叙感於欽翹。伏念某拔起諸生，遭逢明主。賜梅聖俞、王平甫以科第，號爲異恩；擢王嘉叟、韓無咎於掖垣，出於獨斷。每因宴見，必竭愚忠。及頒鬼質之除書，屢獻瞽言而駁議。衆女謠詠，孰知賤妾之心；天王聖明，卒赦纍臣之

罪。親年逾耄，宦意漸闌。辭予環恐有後至之誅，叨剖符又無俱往之理。敢圖廊廟，察王陽畏九折之塗；不出里閭，俾相如馳四乘之傳。吏民除道，賓客滿門。足展丈夫之雄，可謂書生之遇。方將教萬世爲人子者，豈曰使四方無僕輩乎！茲蓋伏遇某官懷仁義以敬王，躬勞謙而下士。興念萍蓬之跡，方爲菽水之謀，廼命孺文按事而稱刺史，庶令夢得有辭以白大人。雖竊便安，未知報効。某敢不博詢粵俗，恪布漢條？露綬而歸會稽，陋買臣之得志〔一〕；攬轡而清冀部，希孟博之餘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一〕買：原作「賈」，據四庫本改。

謝侍從給舍啓

綵服承顏，便于晨省；繡衣將指，華以晝行。繫遠士之超踰，繇近臣之吹送。伏念某頃趨嚴召，誤簡聖衷，稱獎形于堯言，選擢出于義畫。謂德裕少而力學，不試有司；謂仲舒文有古風，最宜爲誥。偶逢明主之前席，敢着時賢之先鞭？每侍華光，畢陳芹曝，但求事濟，奚必人知！據李大臨、宋敏求新見而爭，上爲反汗；被曾子開、彭器資之名而去，誰與辨誣！亦既退藏，數蒙記憶。雖身有驅馳之志，然親臨喜懼之年。尚察至情，就膺隆委。終南別墅〔一〕，免違种母之訓言；長樂安輿，遂用

蔡公之故事。自謀不過如此，何德可以堪之？茲蓋伏遇某官筆橐之班已穹，車笠之情未改。念王陽畏九折阪，出于真誠；使相如乘駟馬車，極其尊寵。榮親則可，稱職實難。某敢不圖報恩私，益肩忠孝？咨諏而獲五善，躬原隰之微勞；平反所活幾人，奉庭闈之一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墅：原作「野」，據四庫本改。

除秘書監謝丞相啓

餘哀未釋，遂空萱草之堂；新渥驟加，俾長芸香之閣。身獨先諸人而起廢，衆皆云元老之憐才。伏念某忝乾道之故家，陪端平之髦士。百僚之上荷丈人於甫甚真，四海之人謂相國知愈之至。然而動多跋扈，凡幾招麾。去來不翅雙鳬乘雁之微，晚暮乃逢一馬二童之入。放翁賜第，蓋舊學間燕之言；嘉叟掌綸，尤先朝稀闊之典。雖明揚於睿畫，實密啓於細旃。方置身漂搖而未安，賴有物驅逐而使去。及夫再調鼎弦，重遣弓旌。子欲養，親不留，誦斯言而永慨；臣雖老，卿尚少，嗟此念之久灰。敢圖英袞之精明，俯記祥琴之歲月。黃紙猶濕，青氈復還。謂瀛州學士之登，昔以傳爲嘉話〔一〕；如鏡湖狂客之去，豈宜見於盛時！力推挽於陳人，使追隨於羣彥。茲蓋伏遇某官陽休而山立，春育而海涵。給札而來〔二〕，廣館閣儲才之意；乘槎者衆，洗渠觀無人之譏。雖已爲丘壑之謀，尚喚起鈞天之

夢。而某目眇頭白，心在力疲，外竊殊榮，中包厚愧。映藜而校天祿，顧博洽之有慚；戴花而老洛陽，或風流之可繼。《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四，《啓雋類函》卷二六。

〔二〕傳爲：原作「爲於」，據《翰苑新書》改。

〔三〕札：原作「禮」，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五四三

劉克莊 五七

謝諸府啓

陟屺餘悲，未能出戶；登瀛高選，趣使起家。斷無他謬巧干澤之謀，得非大造化噓枯之力！伏念某空疎一介，迂闊半生。經寶、紹排推擯斥之餘，光陰已晚；處端、嘉離合向背之際，心跡甚明。偶爲前度桃花而來，未嘗三宿桑下而去。晚自遠方而賜對，忽叨明主之異知。驟竊人間清望之官，若待天下名勝之士。羣仙指點，將竦身碧落之邊；五鬼揶揄，又失脚青雲之上。去國再閏，居廬三年。頒召節則若陳令伯之情，訪史事則莫奉倚相之對。甫更素鞵，已畀青氈。《蓼莪》罔極之哀〔一〕，久而逾切；蒲柳先零之質，憊矣不任。蓋嘗力辭，竟未報可。森然羣玉，長以大蓬。前代有虞、賀諸賢，翰墨傳於簡冊；近世若楊、陸二老，文字粲如日星。今乃登醜石於圭瓚之叢，奏破釜於笙鏞之列，恐士竊笑，爲時起羞。茲蓋伏遇某官以翕受爲廟謨，以樂育爲己責。招延者衆，既並敞於欽翹；拔取其

尤，俾朋末於渠觀。自憐遲暮，亦際休明。而某記誦都忘，精華已竭。上思纂史，愧未能一措詞其間；僕既細書，安敢犯三及門之戒？《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莪：原作「峨」，據《詩經·蓼莪》改。

謝臺諫啓

取數浸多，以大蓬而入館；秉心不固，類小草之出山。垂老彈冠，由公推轂。伏念某爵羅舊族，蟲篆鰕生。方寶、紹間，蓋三仕而三黜；及端、嘉際，復一招而一麾。了無宿桑下之心，不記夢蕉中之事。晚叨天獎，親洒奎文。起徒步而近紅雲一朵之邊，遭逢之幸如此；不旋踵而墮青溪千仞之底，乘除之理則然。迨予環而復招，迫扇枕而不至。旋罹艱棘，尚辱訪咨。《祈招》不知，倚相豈爲良史；祥琴雖御，子夏猶有餘哀。況帝所之木天，比仙家之蓬島。領袖之選，縉紳所榮。賀季真一代風流，擅名於天寶；陸放翁四朝耆舊，特起于慶元。既慚前修之典刑，徒累先達之汲引。茲蓋伏遇某官嫉惡之辭嚴甚〔二〕，噓枯之意盎然。國有訐謏遠猷，必昌言于諫紙；士或寸長片善，常密啓於細旃。力援滯蹤，俾塵華選。某冥行不止，孤立易搖，恃霜威以自安，庶晚節之可保。南史執簡，愧無直筆之遺風；西洛戴花，竊慕耆英之高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二〕官：原無，據小草本補。

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謝丞相啓〔二〕

貴權交口，議汝瑕疵；君相包荒，復其玷缺。捧黃書而驚悸，攬雪涕之滂沱。伏念某頃遂弓旌，輒陳蠡筦。士或攻上躬以爲直，竊懷食芹之小忠；衆皆詆舊傳以立名，獨感翳桑之一飯。固非委曲遷就以求合，庶幾從容諷議而挽回。及羣啄之紛紜，懼本心之迷繆，間因論建，稍自激昂。謂乳臭小子爲法從羞，謂墨勅斜封非盛世事。謂杜祁公號稱賢相，惟不久於中書；謂李公擇可爲版曹，何必拘于能吏。以至直前之密奏，力陳覆出之隱憂。寧焚藁而畏人知，欲還笏而致君事。召歸於善類散羣之後，固莫噬臍；逐去於元老忘恙之時，曷嘗濡尾。夫何薄命，屢有嘖言。既奉身而歸，猶吠聲未已。堯夫深藏元祐役法之議，付之忘言；了翁虛作四明改過之書，誰其知我！賴元宰念欽翹之舊，察累臣遭謠詠之誣。由其孤立壹意而行，素無黨援；較之兩來三變之類，似有等差。顰蹙尚新，氈還甚速。茲蓋伏遇某官東山公之華緒，紫巖相之後身。以孤忠結聖主之知，舉而託國；以一謙得天下之士，鮮不及門。乃如癯殘，亦借光寵。某顛毛霜皓，榮念冰漸。筆研俱焚，無復有藏山之史；犁鋤稍倦，猶能爲擊壤之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

〔二〕殿修：原無，據《翰苑新書》補。

賀董丞相啓

播告辨朝，登崇真宰。敬王如我，非道不陳於前；夢帝賚予，爰立而致諸右〔一〕。福流宗社，喜溢堪輿。嘗合炎、紹諸老而觀，莫如趙、張二公之懿。良由沿關洛而遡洙泗，續先儒絕學之傳；故能懲戎狄而膺荆舒，開有宋中天之業〔二〕。萬古有光於史冊，百年復見於矩堂。恭惟某官蘊兩朝開濟之心，兼四代禮樂之事。胄出於江都相，素漸三策之淵源；生後於武夷翁，實受四書之付托。所謂識其大者，詎肯斲而小之！臨邊號文武威風之臣，在廷爲魁壘骨鯁之老。與三豸俱去，竈婢亦驚〔三〕；及一馬重來，都人太息。遂升廊廟，歷秉鈞樞。敵無佛狸飲江之謀，國有猛虎在山之勢。屬者改調膠柱，密覆金甌。孰克享天心，孰能熙帝載。孰尊王賤霸，發明《春秋》一統之言；孰修身齊家，踐履《大學》九經之序。或朵頤以舐丹鼎〔四〕，上注意而出白麻。垂紳之流，舉笏以賀。必開泰道〔五〕，以聚人材之渙散；必建皇極，以平國論之黨偏。必正朝廷以及百官，必合官府而爲一體〔六〕。昔思、軻生末造，不爲明君所知；房、魏開太平，莫奉明主之問〔七〕。仰惟今天子之聖，輔以大宗師之賢，如公遭逢，亘古稀闊。某五窮不去，百毀所歸。上書而雪孝章，昔有北海；納官而贖李白，今無汾陽。聞英袞之顓朝，與老農而擊壤。乞黥剔以成後史，事有不然；刻金石而頌中興，老猶堪勉。所爲

欣忭，莫罄揄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

〔一〕右：原在下句「福」下，據《翰苑新書》乙。

〔二〕宋：原作「榮」，據右引改。

〔三〕「亦」下原有「口」字，據右引刪。

〔四〕舐丹鼎：原缺，據右引補。

〔五〕道：原無，據右引補。

〔六〕宮：原作「官」，據右引改。

〔七〕莫：原作「其」，據右引改。

賀程樞參啓

渙號九天，升賢兩地〔一〕。出于獨斷，甫進幹于斗樞；曾不淹辰〔二〕，遂參調于台鼎。寵數之異，古今所無。歷觀列聖之弼臣，皆選一時之人望。慶曆拜希文、彥國，嘗課以事功；熙寧擢閱道、子方，蓋取諸諫爭。偉明公之大用，與諸老以同符。恭惟某官材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亦遠。山立玉色，未易麾之去而招之來；矢直冰清，尚且端不已而澄不止。徧居言責，獨結睿知。彼甘爲貴臣之爪牙，公不負天子之耳目。露章映雪，欲還攀殿檻之人；霜簡指陳，多及掃權門之客。論思以後，封駁

尤甚，偃月之謀雖深〔三〕，迴天之力愈勁。帝問諸在朝在野，翕然曰賢，朕有臣同德同心，舉而託國。以臺萊立基爲喜，以鞭靴及門爲羞，以近習之大服爲內憂，以諜報之幹腹爲外懼。衮衣見千贄，共忻翹館之開；黃麻以六經，行對頭廳之拜。某晚而浪出，竟以沃歸。老生實坐言語之疎，取疑於絳灌；時賢逆探心術之憂，見比於荊館。茲逢碩輔之登庸，儻出餘齡於廢錮。濃墨大字，愧無頌聖德之詩；蒼眉皓髯，羞作問大鈞之賦。《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一〕升：原作「外」，據文意改。

〔二〕辰：原作「衣」，據清抄本改。

〔三〕謀：原作「期」，據清抄本改。

賀蔡樞密啓

明揚時望，超秉事樞。天生五材，古無去兵之理；國重九鼎，今有折衝之臣。簾陛益尊，縉紳相慶。自昔大儒之後，率多名世之英。然韋齋之有文公，纔登法從；滎陽之傳太史，僅止庶僚。孰如慶元之聘君，篤生寶祐之賢佐〔一〕。恭惟某官達知仁勇之三德，塞直剛大于兩間。先師傳人，前惟西山之一老；象賢繼世，後有存齋之二難。其遺佚阨窮，卒不少施；故磅礴鬱積，鍾爲餘慶。公之所立，

世所共知。論戚宦則劉向、周堪，爲師儒則陽城、韓愈。鳴鼓攻大京兆，翩然出關；舉幡送小司成，至於空學。帝馳急驛而召，士喜久軒之來。造膝格君心之非，苦口規朝政之闕。諫書每出，紙價輒高。冠于曳履之班，託以主鬯之子。蘇氏謂士有密友，與通心腹之謀；孟子嘆王無親臣，孰任股肱之寄。陪廊謨之密勿，占相業之權輿。舜韶以一夔而諧，漢儲以四皓而建。節將以度而興疾斂手〔三〕，勛貴以綰而撤樂減騶。彼有人未可圖，天塹奚施於馬箠；儒無敵安得削，舊疆行返于龜陰。某迫懸車之年，負盈篋之謗。江淹筆、丘遲錦，深悔昨非；黔婁衾、太丘巾，豫爲終制。覩風雲之際會，感歲月之蹉跎。一返田廬，久疏記室。辟纁織履，已爲於陵仲子之歸；右衽魏冠，要亦江左夷吾之賜。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九。

〔一〕寶：原作「賢」，據清抄本改。

〔二〕節：原作「即」，據清抄本改。

除明道祠謝丞相啓

斷斷不可，既遜於荒；皇皇何之，復歸於亳。醜矣暴揚之惡，仁哉啓擬之言〔一〕。伏念某曩叨詞臣，謬掌書命。間嘗斷臂不草，屢封還而力爭；向使運筆如飛，必根著而勿去。迨纍徵而後至〔二〕，

復三黜而徑歸。以暮齡垂盡之身，受浮議無窮之責。謂大年厚萊相，敢不披襟而當；誣子開黨新州，似匪平心之論。況專攻滄州過闕之疏，不參考四明改過之書，妬由入宮而生，事待蓋棺而定。敢意公初當國，僕首起家。或奉白簡以聞，請誅無赦；誰曰緇衣之敝，改造如初。自笑衰陳，飽諳閑散，凡九祝帝堯之壽，亦三典老聃之祠。已迫崦嵫，尚勞塊圯〔三〕。茲蓋伏遇某官持至公以詔黜陟，建大中以平黨偏。謂古者之待老更，有祝鯁祝鯁之禮；念孤生之絕庖廩，推繼粟繼肉之恩。苟貪飲啄之便私，寧免鈍頑而鮮耻？某身謀已決，官簿宜休〔四〕。陪平津閣之游，既無路矣；可神武門之奏，終有望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九，《秘笈新書》卷七。

〔一〕哉：原作「矣」，據小草本改。

〔二〕徵：原作「微」，據小草本改。

〔三〕塊圯：原作「挾比」，據小草本改。

〔四〕簿：原作「薄」，據小草本改。

謝二府啓

時賢嫉惡，暴逐客之宿愆；明主憐才，賜散人之舊號。省循顏厚，啓擬恩深。伏念某隆、乾故家，海嶠孤士。蚤從前輩，頗徧參於諸方〔一〕；晚畏後生，常謹避於三舍。既掃空言語文字之習，且

蛻離是非爭奪之場〔二〕。率丁壯以聽里胥亭長之指呼，執民禮以奉太守長官之條教。雖漢庭之論不可光祿勳，然畏壘之民竊賢庚桑子。一叨起廢，復有攻瑕。謂郡國切齒伯高，謂公卿仄目轅固。但見寢除書之速，罔知汙諫紙之由。人亦有言，汝何無罪！果如白簡，雖追纍臣之誅，猶着黃冠，俾祝聖人之壽。非賢弼和鹽梅之味，則鯁生蹈齏粉之危。茲蓋伏遇某官謨畫當於帝心，予奪付之公議〔三〕。已處臯夔之任，未忘管鮑之交。陪瀛州學士之登，恍周旋于曩日；念絳縣老人之辱，稍存問於高年。久矣絕糧，忽焉繼廩。某宦情已謝，官簿可稽〔四〕。杜甫不忘君之忠〔五〕，寧無顧戀〔六〕；蜚鼃致爲臣而去，終賴開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徧：原作「偏」，據小草本改。

〔二〕場：原作「腸」，據小草本改。

〔三〕付：原作「廢」，據小草本改。

〔四〕簿：原作「薄」，據小草本改。

〔五〕「忠」下原有「厚」字，據小草本刪。

〔六〕無：原作「有」，據小草本改。

賀抑齋元樞休致啓

拜疏不休，出綸報可。眷懷濃甚，方將賜几杖而朝；高興浩然，必欲掛衣冠而去。居然爲萬代之瞻仰，何止聳一時之見聞。竊以明哲保身，首播風人之咏；耆耄不謝，難逃史筆之譏。在下者姑爲膺力既愆之言，在上者曲示禮貌未衰之意。或飯斗米而被甲上馬，或含兩齒而仗鉞秉旄，或晚從貞觀度遼之行，或老受永年臨雍之拜，或病留銅柱，或卧載輜車。子房赤松之遊靡諧，謝傳東山之志不遂。如公此舉，曠古所無。恭惟某官受四書於紫陽，傳一編于黃石。武侯定亂，南人敢復反哉！范公行邊，西賊嘗寒心矣。大勳藏于盟府，一德格于皇天，平挹魁柄而不屑爲，就如畫繡而莫能強。物外之高，人勝士，羨洪崖之拍肩；邊頭之驕，將武夫，爲汾陽而屈膝。主宗、雷之淨社，携劉、白于午橋。身逸一丘，眉攢萬國。煙霞之痼茲甚，雲漢之章莫留。辭使相，脫孟勞，晚節何慙於前輩；拜太師，扶靈壽，平生深鄙於若人。以脫粟易堂厨，以深衣代公袞。山無怨驚之猿鶴，家有停峙之鵲鸞。南極老人之星，端門重現；西洛耆英之會，畫史競傳。汗簡有光，眉壽無害。某抽身雖久，絡首猶存。包若撻之深羞，恨還笏之不勇。奉表神武門之下，亦欲効顰；望氣函谷關之西，庶幾聞道。所爲爵躍，聊

寓蚓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回洪提刑啓

綸出九重，繡行七聚。當霄漢立，竦然瞻雙節之來；歸田園居，耄矣喜一枝之託。乃馳惡札，以候皇華。恭惟某官蹈君子之中，通天下之志。洊更事任，同進者視爲耆舊之人；猶有典刑，不識者知爲忠文之子。了無附麗，自致顯榮。植立視前一輩而有光，建明多諸老生之未發。入則在端人之目，出亦展丈夫之雄。持國不屑儒科，然齊名於伯氏；了翁雖爲宰士，靡求合于相君。補外之時常多，居中之日絕少。尚且抗章歸節，舉扇障塵。謂范、呂解仇，酷匪先公之志；況聃、非同傳，寧逃後世之譏！挽之不留〔一〕，壯哉此舉。以漕易臬，繇湘入閩，不設鉤距而情僞知，未嘗鷙搏而雄狡服。蓋得之獨立過庭之際〔二〕，固異乎奮髯抵几之爲。皇遣使臣，雖曰遠民之吐氣；國無君子，豈勝善類之寒心！旒眷方濃，鋒追不遠。某別踰一紀，老厭百罹。豈有文章，積困謗傷之久；本無名節，矧遭罟獲之餘！不圖攬轡之名卿，尚記飾巾之病叟。有時清夢，傍謫仙落月之邊；何幸殘年，在子駿福星之下。所爲爵躍，聊寓蚓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挽：原作「稅」，據小草本改。

〔二〕過庭：原倒，據小草本乙。

賀賈丞相啓

鹿磯凱奏，鵷閣袞歸。古志有之，平戎受上卿之禮；玉音喜甚，却虜皆右相之功。妖祲一空，皇圖再造。竊以國於天地，江限北南。若去秋偷渡之狡謀，乃亘古亂華之巨變。昔我恃方城、漢水，可據險而蹙之；今彼越夏口、武昌，將順流而下矣。向非武侯羽扇麾軍而至，寧免辛有被髮爲戎之憂？捷書之來〔一〕，魁柄焉往！恭惟某官孕赤城之間氣，傳黃石之一編。江淮晏清，繫誰力也；荆蜀危急，行或使之。彼欲因而逞杜郵之讒，此已慨然泝瞿唐之險。既奠井絡，甫還渚宮。鳴於地〔二〕，舞於樓，忽屬城之告警；屢及堂，劍及寢，先羣帥而啓行。相且躬臨，士皆死戰。鄂雖全璧，虜欲攻瑕。耕內地爲度夏之謀，踐數州如無人之境。王命召虎，于方國以于宣；天生李晟，爲社稷非爲朕。盡下襄、樊之甲〔三〕，親當興、壽之鋒。或執訊獲醜而來，或剖腹輿尸而去。成先太師經濟之初志，慰今天子夢卜之渴心。萊公殫撻覽於澶淵，力扶景德；魏國走劉麟于淮右，光輔紹興。必能祈天命於億萬年，必以收人心爲第一義，必扶持公議，必號召端人。繡裳斑衣，遂迎親而就養；命圭相印，恨無官之可酬。某少參諸老之見聞，晚困後生之描畫，三鍾絕支離之粟，隻字無子公之書。上方聽於相君，公頗哀于老子〔四〕。篤累世通家之舊，拔二雛選調之中。恩斯勤斯，至矣盡矣。念已侵于鍾漏，非自外於陶鎔。曩求挂神武之冠，見嗔時宰；今喜秉中書之筆，不屬他人。懇切由衷〔五〕，庶幾從

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之：原作「而」，據小草本改。

〔二〕鳴：原作「鳴」，據小草本改。

〔三〕甲：原作「申」，據小草本改。

〔四〕老：原作「公」，據小草本改。

〔五〕懇：原作「慨」，據小草本改。

除寶學知建寧謝丞相啓

重金甚寵，奚補明時；全璧而歸，有光晚節。疏遠別無於奧援〔一〕，始終盡出于元台。銜此殊知，滂然感涕。竊以大年遇景德之主，返陽翟而居；坡公當元祐之朝，辭禁林而出。觀諸老先生之勇退，雖聖君賢相而莫留。如某者本乞挂冠，適逢歸袞，起牛背而升法從，鳴蚓竅而爲詞臣。上諭指侯王〔二〕，猥俾視相如之詔草；公告成江漢，渠能作吉甫之頌詩。問其官則取數過多，使之年則踰七望八。居每憂於濡尾，去何待於淋頭。玉音既諒其至情，金口重爲之密啓。惟良共理，非龔、黃循吏之倫；乃賡載歌，真稷、禹輩人之語。傾都瞻寫，擁路聚觀。昔畫史圖疏大夫之歸〔三〕，文公序楊少尹之去。久無繼者，榮又過之。茲蓋伏遇某官再造皇家，博開翹館。仰卧龍之望重，翕若攀鱗；憐老馬

之力疲，解其絡首。委曲不違於物性，甄陶倍費於化工。某敢不敬白松楸，誇傳桑梓？免漏盡夜行之謗，逃筆誅晚謬之評。恩等所天，巧爲之地。華子岡，輞川口，幸可安老夫之身；終南山，清渭濱，尚有懷大臣之意。寸丹所蘊，副墨未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奧：原作「粵」，據小草本改。

〔三〕諭：原作「論」，據小草本改。

〔三〕昔：原作「音」，據小草本改。

謝三府啓

露奏引年，光陰無幾；奎文優老，寵數有加。通西清學士之班，需南國諸侯之次〔二〕。靖言超躡，端自開陳。伏念某忝乾道之故家，際端平之親政，徑由卑冗，寢歷高華。愧匪先賢，誤承明之三入〔三〕；偶然後死，恍靈光之獨存。景運接陳橋之庚申，殘年踰絳縣之甲子。顧雖久廢〔三〕，亦辱旁招。入陪細旃，出扈法駕。書行惟謹，了無前輩之封還；播告之修，未必武夫之感泣。況有七不堪之病，力陳四宜休之言，親灑昭回，曲全進退。懷九齡之扇而去，有二疎之金可揮。林下消搖，佚八十之遺老；榻前啓擬，賴二三之大臣。致此榮光，集於衰朽。茲蓋恭遇某官儲才於夾袋，好賢如緇衣。

謂王吉本不來，既趨嚴召，憐毛穎老而禿，不可苛留。全璧而歸，播鈞之賜。某以大耄之聲叟，爲太平之幸民。筆硯已焚，衣裳亦懶。懷翁子綬，本無意於郡符；挂弘景冠〔四〕，終有祈於堂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次：原作「化」，據小草本改。

〔三〕「明」下原有「主」字，據小草本刪。

〔三〕雖：原作「猶」，據小草本改。

〔四〕挂弘：原作「宏挂」，據小草本改。

致仕謝丞相啓

散地引年，上价藩之符竹；清朝優老，陟奎閣之圖書。遂孤生全璧之心，皆上宰播鈞之賜。竊以弘景挂冠而去，隱居華陽；白傅懸車之餘，醉吟洛社。彼皆強健，自請退閑，用能竹帛流傳，丹青模寫。如某者螭頭一斤，牛背十年。迨讒舌睨消，已顛毛雪白。蒐羅首及，適逢赤舄之來；器遇有加，不改緇衣之好。橐班驟進，桑蔭未移。每於恭敬早朝之間，常恐隕越天威之下。荷元台之造膝，言病叟之乞骸。太守懷綬而歸，與朱買臣而奚異；丞相爲詩以勸，又疏大夫之所無。然衰羸未易扶持，加眇跛不能視履，炊粱已熟，戀豈自如。非累疏籲天，冀興憐于大耄；是四維掃地，尚得謂之全人？方

席藁以俟誅，俄璽書之報可。士知足知止者少，墜諸淵而未休；公成始成終之難，死于門而無悔。茲蓋伏遇某官疆四境之戎索〔一〕，主諸賢之夏盟。謂老生久陪翹材館之游〔二〕，及晚節屢拜神武門之表。昔恐謗傷之媒孽〔三〕，或者矯情〔四〕；今無怵迫而哀鳴〔五〕，出於真意。曲爲之地〔六〕，恩等所天。某敢不息交絕遊，回光反照？九年病三年艾，以身事而付醫；百畝田五畝桑，願力耕而奉上〔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境：原作「燒」，據小草本改。

〔二〕「生」原作「時」，「材」原作「林」，據小草本改。

〔三〕謗：原缺，據小草本補。又「傷」下原有「金」字，據小草本刪。

〔四〕矯：原作「矯」，據小草本改。

〔五〕怵：原作「休」，據小草本改。

〔六〕曲：原缺，據小草本補。

〔七〕「耕」下原有「於」字，據小草本刪。

謝執政啓

八十老翁，懇求謝事〔一〕；二三執政，啓擬曰俞。佚半生擾攘之勞，由一元亭毒之妙。竊以景仁

告老，爲新法之紛更；永叔歸田，以後生之描畫。皆緣齟齬，始決退休。如某者本乾道故家，忝端平朝士，中罹毀鬲，晚際休嘉。受聖君賢相之異知，諫行言聽；與諸老先生而並進，志合道同。了無纖芥之嫌，實迫桑榆之景。欲潤色則江淹之才已盡，持議論則師丹之性多忘。自覺癯殘，難貪華近。力辭曳履，依然疾疢之乘衰；獨有挂冠，或可須臾而無死。雖玉座照知其懇欵，亦黃扉委曲以開陳。茲蓋伏遇某官主多士之齊盟，壽本朝之元氣。昔陪成周太常伯〔二〕，嘗尾英躔；今念元和一漁翁，曲全晚節。許刊官簿〔三〕，進直寶儲。某敢不懺悔昨非，研尋舊學？膏肓泉石，敢自附於幽人；臨履淵冰，庶知免夫小子。《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懇求：原作「慨懇」，據小草本改。

〔三〕「成」原作「陳」，「常」下原有「之」字，據小草本改刪。

〔三〕簿：原作「薄」，據小草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四四

劉克莊 五八

與馬中書啓

臣罪多矣，初服之反已遲；王言大哉，華袞之褒溢美。外觀多以爲過〔一〕，內省恍然若驚。亦既欽承，敢忘私謝？竊以遷《史》退徇財徇名之士，聃書貴知止知足之人。昌黎序揚侯之歸，宛如圖畫；坡老賀歐公之去，方之聖賢。必有若人，乃當此作。如某者童而承學，老未捐書。當世大宗師，嘗聞餘論；諸方善知識，亦頗遍參。遭遇休明，周旋華近。大不能陪輔朝廷之遺忘，小不能粉飾臺閣之典章。方席前宣室之時，入對屢承於顧問；及扇賜曲江之際，外遷未忍於棄捐〔二〕。豈不慕君，自傷垂老。雅志懸安車於田里，優恩陟寶屨於雲霄。夫何槃澗之遐踪，尚費涌泉之傑思。茲蓋伏遇某官氣稟芝山筆鋒之秀，文在盤洲、野處之間〔三〕。雖車笠之勢已分，然膠漆之情不解。僕名浮於實，已安鷄窠老翁之棲〔四〕；公擬非其倫，恐累鳳閣舍人之筆。流傳寢廣，跼蹐靡安。某雖甚疲癯，猶思強

矯。飾巾待盡，不復彈今代之冠；扶杖願觀，尚喜聽後元之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觀：原作「曷」，據小草本改。

〔二〕遷：原作「邊」，據小草本改。

〔三〕洲：原作「州」，據小草本改。

〔四〕棲：原作「捷」，據小草本改。

回林中書啓

老人星移〔一〕，疏求謝事；聖恩天大，詔許明農。掩生平瓦毀之差〔二〕，繇名勝玉成之力。伏念某生髮未燥，努力自鞭。爲小文章，參大知識。靈均憔悴，惜往日欸緒風；天王聖明，迴末光照薄暮。詞臣當如原父而居慙思澀，講師當如晦叔而自覺語繁。久據要津，大妨賢路。雖御手調羹，龍巾拭吐，忝儒臣之至榮；然女愛極席，男歡畢輪〔三〕，亦古人之深戒。力辭禁甬，歸葺隱棲。身已投閑，病猶不恕。迴骸起死，別無舐鼎之丹方；怛化貪生，獨有挂冠之一着。此特出檀公之下計，安敢希疏傅之遺風？茲蓋伏遇某官心傳諸佛光明之燈〔四〕，手提千古文字之印。當舍人判鳳閣之始，嘗綴清華；念廷尉張爵羅之餘，曲相煖熱〔五〕。公殆以文爲戲者，吾愧無德以堪之。某敢不佩服味言，堅凝晚節？可止則止，願學聖丘之時〔六〕；求仁得仁，誰曰首陽之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人星移：原作「伴星稀」，據小草本改。

〔二〕掩：原作「掩」，據小草本改。

〔三〕男歡畢輪：原作「略勸畢論」，據小草本改。

〔四〕燈：原作「澄」，據小草本改。

〔五〕熱：原作「熟」，據小草本改。

〔六〕丘：原作「某」，據小草本改。

謝廟堂啓

轉正議大夫

周二大老，值我王之作興；漢一禿翁，非若人之倫擬。費上宰將明之力，爲陳人稀闊之榮。控免弗俞，對揚有覲。伏念某承乾道故家之緒，受穆陵國士之知。每停箸而觀其文，雖壞麻不加之罪。其如衆女謠詠，群兒謗傷！十年不齒於縉紳，已盟泉石；一旦遄歸於衮繡，首下弓旌。載賸孫子以輜車，起甕浮屠于高座。遂繇閑散，復侍禁嚴。素衣化京洛之風塵，華髮迫崦嵫之暮景〔一〕。不敢尸喉舌之任，遂騰乞骸骨之章〔二〕。內府賜金，都門供帳，帝作歌待忠嘉之告，相爲詩有名節之褒〔三〕。雍容挂冠，始終全璧。詎意鶴歸沙苑，龍去鼎湖。今上勃興，善繼先皇之志；普天同慶，孰知遺老之悲〔四〕！茲霈洪恩，亦霑黃耆。茲蓋伏遇某官藏補天之妙用，擅夾日之元勳。弘濟多艱，雖百官之總

己；光輔初政，恐一夫之向隅。顧如衰殘，亦忝優渥。某自傷耄耄，莫報涓塵。寤寐獨言，在澗槃而甚適；栖遲可樂，豈門戟之敢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髮：原無，據小草本補。

〔二〕騰：原作「勝」，據小草本改。

〔三〕詩：原作「訴」，據小草本改。

〔四〕知：原作「如」，據小草本改。

賀賈丞相拜太師啓

宣制九宸〔二〕，冠階一品。受先皇帝艱大之託，勩相我家；當新太子清明之初，維師尚父。式是百辟，格於皇天。竊以累聖相承，名臣輩出。潞國我朝之衛武，褒崇於還洛之時；越王列祖之甘盤，登拜於歸鄆之後。未有勳書盟府，身處頭廳，無官可酬，委國以聽。槐位極維垣之峻，筭班歆絕席之榮。自有生民以來，無若今日之懿。恭惟某官興王之佐，振古之豪。經營四方，盡力鞠躬；張皇六師，執訊獲醜。鼇極再奠，狼煙一清。像畫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嘆丘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彼徒懷於此志，公允踐於斯言。掀翻窟月之妖蜚，懲創吠江之狂獠。重莫重于受遺定策，難莫難於送往事居。方襄城野與驂御而問塗，獨山陵使雖風雨而攀駕。卓哉

此舉，前者所無。神禹獻祥，兆域居然協吉；靈胥受職，波濤伏而不驚。然後歸袞於京，反虞于廟。伊尹進今王新厥德之戒，作商阿衡；公旦有人臣不能爲之功，位周冢宰。某乞骸田里，掃跡市朝，永爲耦耕之老農，莫尾翹材之賀客。幸生太平世，聳聞渭叟之鷹揚；雖從逍遙遊，不覺鴻濛之爵躍。徒勤善頌，未易名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宸：原作「震」，據小草本改。

賀賈太師再相啓

大號渙揚，元勛復相。《春秋》一字，蓋深嘉季友之來歸；父兄百官，孰不喜傅巖之爰立？維今之盛，振古所無。竊以功名之際極難，明良之合尤罕。萊國決親往計，尚懼小人孤注之讒；韓公有定策功，晚動老圃寒花之感。此故老元臣所未免〔二〕，非聖君賢相則不然。上下交孚，始終圖任。恭惟某官孤忠貫日，隻手擎天。夫子復生，微仲其左衽矣；先皇獨斷，歸公以袞衣兮。雖邊塵肅清，然衆弊膠鞬〔三〕。事方行，人不便，誰明范老之心；恩已出，怨誰歸，每誦沂公之語。屬倉猝抱遺弓之痛，越拘攣扈靈駕之行。既服勤陵下而返虞，即頓首宸前而復辟。潛解虞卿之印，徑登鴟夷之舟。方玉几初憑，群公皆聽命；然金滕未啓，冲人弗及知。昭回千百字之挽留，貴近六七公之諭勉〔三〕。及

還別墅，乃築新堤。昔孟子將去齊，亦出晝三宿；今周公不之魯，其相王萬年。唯諾一堂，芬芳千載。某平頭八秩，拭目三麻，聞勇去則眉攢杜陵老之愁，覩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念通來世，化爲雀尚欲銜環；景迫旄期，退下驢豈堪推磨？達函僭甚，覆瓿置之〔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未：原作「有」，據小草本改。

〔二〕韉：原作「臙」，據小草本改。

〔三〕貴：原作「遺」，據小草本改。

〔四〕瓿：原作「甌」，據小草本改。

賀太師平章啓

宣布制麻，褒崇英袞。倦台鼎而辭富貴，紫巖奉母之至情；冠師垣而拜辨章〔一〕，潞國顓朝之曠典。甚盛蔑加此矣〔二〕，孰若親見之哉！竊以安危繫宰輔之一心，忠孝觀臣子之大節。雖飈回霧掃，獨高鼇再奠之功；然晏罷蚤朝，稍廢鷄初鳴之問。此容堂所以固請，而當宁爲之曲從。眷禮一新，古今鮮儷。昔越王有初潛之舊，乃陟上公；孔山加重事之名，纔班亞傅。維咸淳之異數，與元祐而匹休。恭惟某官棟厦傑材，擎天老手。回紇捨兵下拜，果令公來；晉人長衣清談，有夷吾在。先皇帝寄以大事，今天子學而後臣。開拓趙、張保一隅之規，采用韓、范禦二虜之策。屏羣陰於散地〔三〕，聚

衆芳于本朝。洛黨蜀黨分朋，賴有溫公之翕受；宮中府中一體，皆服孔明之至公。依時而出思堂，待旦而趨漏院。坐妨扇枕，析解葱珩。無官可酬，爰峻久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漢百參可無，堯一夔而足。縉紳韋布之相慶，丹青竹帛所未聞〔四〕。某今爲版籍之民，昔忝翹材之客。充仲子之蚓操，寧復慕于紛華；聞尚父之鷹揚，不自知其鳴躍。《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辨：原作「辭」，據小草本改。

〔二〕加：原作「如」，據小草本改。

〔三〕「陰」原作「英」，「地」原作「池」，據小草本改。

〔四〕竹：原作「作」，據小草本改。

又別幅

比者伏審揚廷敷播，正位辨章。韓王開國元功，絕席淳化之世；潞公累朝大老，彈冠元祐之初。或已去闕廷，或時遊廊廟。至若賜以湖山一曲，依然泰階六符，豈非爲人臣不能爲之勳勞，是以有生民所未有之恩禮。觀奎文之屢灑，見旒眷之愈濃。帝賚傳說以輔台，父兄百官咸聽；天生李晟非爲朕，社稷萬人再安。出則陳《伊訓》以告嗣王，入則服萊衣以娛慈母。瘠吾而肥天下，上每敬於鯁言；存我以厚蒼生，公毋親于細務。澤侔禹稷，壽等松喬。某幸以餘齡，覩茲曠典，冥搜儷語，擬獻

主書。念當世操觚之人，皆我公夾袋之客，莫不鳴岐山鳳之味，得無包遼東豕之差？然而恩不敢忘，禮不容廢，敬勒惡札，繳小啓申獻。《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進開國伯謝平章啓

上公顯相，方徹俎以分膳；一老明農，亦綸出而進爵。晚景竊躬圭之寵，秋毫皆英袞之恩。取數過多，修辭摧謝。伏念某初無能解，稍習藝文。先人識北平王，曠世之遇；賤子爲東閣客，有年於茲。久遭盲宰相之嗔，誰起蹙浮圖之廢！穆陵更化，國老憐才。昔百賦千詩，蓋自有于定價；今三麻九制，可獨行于中朝〔二〕！始以文古宜爲誥而留〔三〕，終以髮禿不中書而去。弘景之冠已挂，藺卿之璧猶全。屬者上御大昕，躬臨元祀。周公率洛邑之祭，曲盡肅雍；史談當漢家之封，自傷留滯。顧草野尚叨于加地，由廟堂不使之向隅。茲蓋伏遇某官秉持軍國之重權，綜理祀戎之大事。誕敷霈澤，蹕臨丹鳳之門；加意耄臣，詔下白駒之谷。終慚朽質，每費洪鈞。某敢不抑抑威儀，兢兢臨履？禾廩三百，濫增書社之封〔三〕；椿歲八千，徒祝翹材之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中」下原有「國」字，據小草本刪。

〔三〕古：原作「右」，據小草本改。

〔三〕書：原無，據小草本補。

除龍學謝平章啓

河出《圖》，洛出《書》，開萬古珍符之秘；祖有功，宗有德，嚴兩朝奎璧之藏。曾是謏儒〔二〕，畀之穹職。伏念某曩持鉛槧，密侍瑑旒，雖蒙分蓮鉅之光，不過依葫蘆之樣。及夫規恢天廣，號令飈馳，璽書至而寶融臣〔三〕，羽檄傳而曹瞞走。聽山東詔，癯老孰不願觀；讀奉天書，武夫至於感泣。古有此作，僕非其倫。自覺技窮，力求身退。幸先皇之右文禮士，而我公之內恕及人，爲之解條，許以還笏。詎意瓦樞之樸拙，尚厪奎畫之昭回。生未忘拱北之心，沒可揭征西之表。卓哉知己，何以報公！茲蓋伏遇某官衛社元勳，爽邦哲輔。幹帝杓，扶日轂，玉座遂安；提天綱，頓地紘，鐵山亦碎。吹噓暖律，披拂寒荄。某敢不永懷漂絮之仁〔三〕，思報翳桑之惠〔四〕？陪貞觀諸學士，躡處清華；數元和一漁翁，自嗟遲暮。《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謏：原作「諛」，據小草本改。

〔三〕臣：原作「陳」，據小草本改。

〔三〕某：原作「其」，據小草本改。

〔四〕報：原作「服」，據小草本改。

謝宰執啓

漢閣藏書，莫重祖宗之訓；周家養老，不遺壽耆之人。忝昭代之褒崇，拊餘生而感慨。伏念某幼嘗濡染，壯益研尋，以小家數之文，當大典冊之任。始自比追風之驃，歷足塊輕；久乃如上水之船，撐篙力竭。而況英豪掘起，事會方來，鑄印以拜侯王，馳書以安反側，自敬輿、文饒之不作，有畢誠、封敖之所難。驢技已窮，鼠腹亦滿。嘗密禱憐才之相〔二〕，不願爲識字之人。客候病軀，久立戶外之屨；天奪書眼，長拋牆角之檠。厥今聖賢相逢，文物師古，朋來俊父，博選逸遺。以簡蔚而思仲舒，嘗辱唐家之掌制；及老禿而疎毛穎，豈若秦人之少恩！踐坡公敷歷之官，冠明逸携登之閣。雖奎畫昭回于雲漢，實化鈞啓擬于廟堂。茲蓋伏遇某官旣厦明師，棟梁碩輔。昔傳說築野，帝嘗審象以求賢；今楊綰當朝，士有減騶而撤樂〔三〕。遂令疎逖，亦玷凝嚴。某生叔季而論交，獨夫子而知我。齒衰才盡，恩重命輕。老去圖書，竊笑《太玄》之投閣；儻來軒冕，羞爲小草之出山。敬以中丹，陳之副墨。馬同知「碩輔」下云：「昔羽翼成矣，《史》稱商嶺之從游，今股肱良哉，《書》述虞廷之賡載。」常參政「某官」下云：「道倡諸儒，德尊一代。乃知朕心朕德，見君臣之相須；予欲汝翼汝為，賴弼諧之宣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禱：原作「鑄」，據小草本改。

〔三〕減：原作「咸」，據小草本改。

謝馮給事啓

仲舒文宜爲誥，允謂簡嚴；毛穎老不中書，詎堪拂拭？溫厚見王者之志，疎遠極儒臣之榮。琅然古音，入于俚耳。恭惟某官生了翁遺直之里〔一〕，有冕仲倫魁之風。晉長冬卿，超遷夕拜。勁節見于論諫，斜封畏其塗歸。百篇丹青，必本宣公之仁義；萬事塵土，獨留忠惠之功名〔二〕。尚憐野老之衰陳，因代王言而獎飾。退而儕於塵氓之列，引而進之閣老之間。某敢不函示雲來，襲藏巾笥？錄開元朝報，豈如昭代之親逢；覽貞觀勅書，尚使後人之感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一〕里：原作「理」，據小草本改。

〔二〕惠：原作「義」，據小草本改。

謝盧中書啓

大夫謝事，都忘前供奉之銜；內史贊書，乃出吾故人之筆。喜而溢美，榮不蓋慚。恭惟某官望重

一時，神交千載。居三君八俊名勝之列，仙舟同登；及郡公先正凋謝以來，靈光獨在。因聖上有河圖之授，進耄夫於閣老之聯。朝野傳觀，縉紳歆羨。某敢不勤拳告廟，巾襲藏家？當代詞臣，咸嘆無於此作；異時楔帖，將有感于斯文。《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答陳尚書啓

身如退鷁，久矣卑飛；班進老龍，出于親擢。非煖律爲之一扇，則寒灰何以復然？恭惟某官以仁義敬王，有謀猷告后。昔揮毫鼇禁，蓋嘗聞儀鳳之鳴〔二〕；今采藥鹿門，豈敢當卧龍之拜！其登臺省也袞袞，及在鄉黨則恂恂。謂頽齡尚忝于除書，雖散地亦垂于慶問。書檠久棄，安能如子政之然藜；酒戶稍增，所願陪孟公而投轄〔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〇。

〔二〕嘗：原作「當」，據小草本改。

〔三〕「所」下原有「謂」字，據小草本刪。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啓 丁酉

累世通家，晚竊左符之庇；小人有母，適當初度之辰。辱熊軾之臨門，驚驪珠之出袖。鏗錡古調〔二〕，獎飾衰宗。恭惟某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舉，而榮親亦人子之至情。竹裏行厨，非兒童之慣見；花間艷曲，俄士女之競傳。居然改千里之觀瞻，何止示一門之光寵。某方遵慈訓，共歸綿上之耕；第愧俚音，莫和郢中之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古：原作「右」，據四庫本改。

太夫人生日回張守啓 戊戌

蒼顏華髮，屬親闈喜懼之年；白雪陽春，辱地主寵嘉之語。家庭動色，州里傳誇。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軼出，每篤賢賢之禮，尤推老老之心。依滕文公而爲氓，得其栖托；念穎封人之有母，厚矣撫存。揮掃雅詞，光華誕節。乃若盛儀之過腆，揆于愚分而未安。竊師舍熊取魚之言，併援受羹反錦之義，固慚方命，必諒由衷。被之弦歌，雖乏家姬之倡；寫諸琬琰，永爲樂府之傳。《後村先生大全

袁州回通判壽詩啓〔二〕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絹之辭〔三〕。恭惟某官善與人交，譬猶吾味。爰有壽臧之祝〔三〕，用爲枯槁之華。某千里顧雲，兼旬勤雨，目斷庭闈之定省，耳聞田里之嘆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桑弧蓬矢，自笑早衰；美人贈錦段琅玕，詎容虛受！《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詩：原作「酒」，據小草本改。

〔三〕絹：原作「卷」，據小草本改。

〔三〕臧：原作「藏」，據小草本改。

回宜春方宰壽詩啓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恭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樛櫟之年。設蓬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心始和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

一。

回張守啓

退士無聞，已具禿翁之態；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詞。禮越等夷，光生寂寞。恭惟某官蟠胸萬卷，落筆千言。畫隼朱幡，雖深居于鈴閣；桑弧蓬矢，猶下軫于茅檐。錫寡和之名章，賁早衰之陋質。傳誇同志，永爲墨客之榮；懊恨貧家，未有雪兒之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方蒙仲啓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歲既晏，孰華予，獨荷故人之意。過形絕唱，俯逮衰蹤。恭惟某人交誼歲寒，毫端春麗。朱弦綠綺，無胡部之哇淫；黃卷色絲，有漢人之風骨。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雖家乏春鷲，能嚙繞梁之調；然門堪羅雀，足華環堵之居。矧兼盛禮之匪頒，尤極懦衷之感慨。所爲摧謝，悉佇晤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王實之啓

青雲失脚，惟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仙之作。夫何衰颯，獲此瑰奇！恭惟某官吾道宗盟〔一〕，斯文元氣。批龍鱗，探龍領，蓋嘗犯明主之顏；料虎頭，編虎鬚，每欲唾貴臣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故人〔二〕。贈我好歌，華其初度。覺樽罍之動色，顧弧矢而有光。誦烏石崗邊之詩，宰相尋于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三〕，尚無棄於異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官：原作「客」，據小草本改。

〔二〕故：原作「古」，據小草本改。

〔三〕天：原作「矢」，據小草本改。

回方德潤右史啓

流年晚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相尋，出西掖判花之手。里門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遺直。上坡建白，可居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留黃，不在熙寧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

屬，等外物于浮雲。獨君父之寸心，與友朋之一念，綢繆愈篤，造次不忘。似憐掃軌之餘，適屆懸弧之旦。管仲、鮑叔，蚤已論交；老子、韓非，晚仍同傳。欲其久活，獎以名言。至于臺餽之過豐〔一〕，甚矣村居之改觀〔二〕。某敢不呼童烹鴈，携酒與魚，慶老穉之檀樂，約親朋而破費。人生之樂，孰與此多！誦烏石崗邊之詩〔三〕，幸相尋于此日；陪天津橋畔之集，尚勿棄於異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過：原無，據小草本補。

〔二〕改：原無，據小草本補。

〔三〕邊：原無，據小草本補。

全宋文卷七五四五

劉克莊 五九

回張使君啓

蓬矢六懸，自嘆栖遲之跡；草廬三顧，辱貽幼眇之音。異哉以甕牖圭竇之人，得此於蓬萊道山之彦。恭惟某官毫端泉湧，胸次冰清。鯨吞鼇作之文，豈惟一集；鳳髓龍筋之判，動輒千言。顧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侯之雅製。玉盤洗，金鞍簇，既勞動于行厨；銀筆述，雪兒歌，復流傳于樂府。殆似奉韶鈞以破蟋蟀，又如列鐘鼓以享鷄鵠。邦域爭誇，林泉改觀。某心雖絕感，顏不勝慚。平子錯刀，莫報美人之贈；鄴侯牙軸，永爲來裔之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顧知縣啓

掃軌摧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剥啄，忽貽寡和之章。青眼未忘，白頭增氣。茲蓋伏遇某官誼堅金石〔一〕，文叶咸韶。念三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謂一貴一賤之際，乃驗交情。陳羹錦于筐籩，傾瓊瑰于懷袖。煌煌織翠之段，非野老之敢留；纍纍貫珠之歌，乏雪兒之能唱。所爲摧謝，未可立談。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伏遇：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成丞啓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馳驛，忽貽外孫螭白之辭〔一〕。盛意殷勤，衰蹤榮耀。伏念某官深懷和璧，早擅蜀珍。卿、雲黼黻之文，衆推藻麗；陳、雷膠漆之義，一洗炎涼。鏘然宮羽之在縣，爛若玄黃之實筐。欲拜大惠，似傷小廉。懼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貪驪珠之無價，寶以藏家〔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忽：原作「勿」，據四庫本改。

〔二〕以：原作「似」，據小草本改。

回王權郡啓

戊申生日

纍臣初度，誦楚客之《大招》；野老幽棲，屈嚴公之小隊。紛瓊琚之委貺，殷金石之有聲。恭惟某官南朝文章之家，西京循良之吏。謂一鄉必有善士，可廣見聞；謂諸侯不臣寓公，尤加禮敬。特製陽春之曲，俾華晚暮之年。蓬矢以射四方，自嗟老矣；革匱而藏十襲，其永寶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徐國錄啓

戊申生日

吾衰也久矣，拊初度而自驚；歲晏孰華予，獨交情之未厭。特紆麗藻，以飾朽株。恭惟某官思欲凌雲，文如翻水。謂故舊苟無大故，胡忍棄遺；念老婆非復少年，強爲塗抹。所慚醜質，不稱好辭。文一字，絹一縑，莫酬珍貺；匱十重，巾十襲，第謹寶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王教授啓 戊申生日

老將知，毫及者，今非盛壯之時；生乎後，吾師之，古有忘年之契。爛然文錦，賁此緼袍。某官筆如有神，文不加點。月一箱，日一紙，垂髫已著于隼聲；朝百賦，暮千詩，刻燭了無于滯思。不靳賸殘之膏馥，以華晚晚之年齡。蓬矢桑弧，豈復志男子之事〔二〕；燈花簷雨，尚能續廣文之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志：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林知縣啓 戊申生日

霜侵兩鬢，何心然內史之灰；塵滿左弧，忽辱飛王喬之舄。贈驪珠之無價，覺蝸舍之有光。某官孔門言語政事之科，漢京文學法理之吏〔一〕。暫收朝蹟，種安仁桃李之陰；博采鄉評，顧仲尉蓬蒿之宅。不鄙老生之陳腐，特貽樂府之清新〔二〕。桑榆之年，陶寫固煩于絲竹；木瓜之贈，報酬愧乏於瓊琚〔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文：原作「之」，據小草本改。

〔二〕新：原作「聲」，據小草本改。

〔三〕愧：原作「常」，據小草本改。

回見任官啓 戊申生日

暮景閉關，都忘初度，夜光滿軸，可謂暗投。夫何大夫之賢，不棄老夫之耄！某官聲華鮮儷，才氣軼羣，大而發爲犀角象齒之文，小而見于龍筋鳳髓之判，不鄙夷于衰朽，俾沾丐于賸殘。喜象罔之得珠，無因而至，懼匹夫之懷璧，敢奉以歸〔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歸：原作「辭」，據小草本改。

回諸士友啓 戊申生日

老將耄及，不復有于壯圖；子與人歌，愧莫追於絕唱。瓊瑰無價，弧矢有光。某官思如湧泉，筆可扛鼎。戛擊搏拊，所以作止；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念其晼晚之光陰，被以賸殘之膏馥。君有青精飯，願聞捨瑤草之期；僕無明月珠，何以報檐榆之贈！《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方教蒙仲啓 戊申生日

老色上面，空慚弧矢之垂〔一〕；大音希聲〔二〕，忽聽韶箎之奏。曄然藻麗，賁此衰遲。某官胸次冰清，毫端泉湧。雖多識王翰、李邕知名之士，然尚記孔融、禰衡忘年之交。特製新腔，遂成故事。老夫耄矣，無能爲也，莫少稱於衮褒；美人贈焉，何以報之，第謹藏於巾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一〕慚：原作「漸」，據《翰苑新書》改。

〔二〕希：原作「布」，據右引及小草本改。

回卓教授得吉啓 戊申生日

老夫耄矣，與時好而背馳；士者笑之，獨鄉情之未棄。鏗韶鈞之入聽，覺弧矢之有光。某人文選青錢，名標黃甲。舉幡而集闕下，不亦壯哉；衣錦而還故鄉，可謂榮矣。尚且念陳人之華髮，按曲子之新腔〔一〕。僕匪郢人，愧莫和陽春之唱；君如許劭，得無累月旦之評！既錄副以深藏，聊搜枯而摧

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二〕新：原作「親」，據《翰苑新書》及小草本改。

回卓知縣得慶啓

戊申生日

上同教授。某官通德名流，集英前列。屬者入平津之閣，嘗有裏言；去而登單父之堂，欲彈故調。不鄙陳人之華髮，特貽曲子之新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彭特魁啓

戊申生日

上同卓教授。某官胸中之書卷五車，筆下之詞源萬斛。知名六館，學者未能或先；奉對丹墀，天子擢爲第一。然且不鄙陳人之華髮，下同〔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下同：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黃縣丞

龍應啓

戊申生日

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妨世議之不容；歲既晚孰華予兮，獨有鄉情之未棄。紛瓊琚之委貺，覺弧矢之有光。某官貴名若揭日而行，詞源不擇地而出。盍陪時彥，來讀黃香東觀之書；寧詣天官，去拂崔丞藍田之記。不鄙老生之陳腐，特貽傑作之清新。僕匪郢人，下同卓教〔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教：原作「授」，據小草本改。

回張守秘丞啓

壬子生日

孤臣放逐，尋童子之舊遊；太守仁賢，記靈均之初度。茲惟異眷〔二〕，匪日常彝。當煬者爭竈舍者爭席之時，辱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禮。里閭創見，邦域傳誇。却之不恭，有塵民之分守；周之可受，況地主之匪盼。心之感藏，面以控叙。《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眷：原作「春」，據小草本改。

回徐國錄啓 壬子生日

逐客罪深，無復齒縉紳之列；故人情厚，尚未忘弧矢之朝。妙語過褒〔一〕，衰顏有覲。恭惟某官擅班、揚之筆，爲管、鮑之情。吾立子名不磨，若辨誣而作者；子與人歌而善，遂倚聲而和之。極郢客之揄揚，借相纍之光寵。爲劉君壽，未免費於昌黎；懷南豐香，真不慚于無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過：原作「通」，據小草本改。

回王教授庚啓 壬子生日

養親不泊〔一〕，豈勝年運而往之悲；越邑相存〔二〕，足見歲寒後凋之義。寵嘉至矣，衰暮慊然。恭惟某官交道素隆，詞鋒尤雋。昔鄭老客寒無氈之際，嘗忝過從；今翟公門可張羅之時，猶相記憶。加惠始生之日，遠貽絕妙之詞。雖貧家素乏于雪兒，不能巧囀；然同社豈無于墨客，可共賞音〔三〕。佩德采深，含毫莫寫。《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一〕泊：原作「泊」，據《翰苑新書》及小草本改。

〔二〕「相」下原有「贈」字，據右引刪。

〔三〕共：原無，據右引補。

回方貢士汝一啓 壬子生日

老夫無能而耄矣，已混泥塗；鄉人之善者好之，過相粉黛。自慚晚謬，將累旦評。恭惟某人文律素高，交誼尤篤。衆方奮逢蒙之勇，競欲關弓；君獨哀子厚之窮，不忍下石。恍夜光之投贈，覺暮景之光華。縱有紫金丹，豈能逃于衰老；況無青玉案，何以報於美人。永此銘藏〔一〕，未易傾寫。《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永此：原缺，據小草本補。

回方監元實孫啓 壬子生日

耄矣無能爲，不記男子桑弧之日；愛之忘其醜，忽貽外孫螯白之辭。自愧衰頹，詎堪獎飾！恭惟某人交誼堅乎金石，文律合乎韶鈞。謂子美往時文采，固嘗動乎人主〔一〕；念靈均歲晏憔悴，不見知

乎國人。發蒙叟之微談，華禿翁之晚節。種大樗於寂寞之野，僕願保於天年；折丹桂于廣寒之宮，君即魁於仙籍。聊持善頌，少答味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主：原作「生」，據小草本改。

回張秘丞啓 癸丑生日

伏承貽翰，俯記懸弧。僕迫蒲柳先零之秋，自憐暮景；公臨桑梓必敬之地，尤禮高年。闔郡傳夸〔一〕，聚宗榮耀。恭惟某官麟獲泰時，鳳翔高岡。貞觀學士登瀛洲，才名不忝；西京循吏安渤海，治行最優。每記受塵眈之微，嘗在同舍郎之列。而況古者之義，不臣寓公，故人之情，頗哀老子〔二〕，因其初度，借以餘光。龜腸驟飫於八珍，鼠量豈勝于一石！俎豆之意甚寵，囊璫之嘲是慚〔三〕。某稽首登嘉，盈襟堆感。雖無芹子，效野老之獻勤；惟有辨香，祝使君而面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夸：原缺，據小草本補。

〔二〕哀：原作「衰」，據小草本改。

〔三〕璫：原作「壅」，據小草本改。

回張倅啓 一 癸丑生日

病叟歸田，不記劬勞之旦；故人監郡，忽貽要眇之音。托之新腔，華此暮齒。恭惟某官風韻濯濯之柳，辭章藹藹之雲。同時宰中牟宰密縣之流，競着鞭而速化；歲晚相江都相膠西而去，獨佩玉而徐行。挺然松栢後凋之姿，念茲蒲柳先零之質，特絃廟瑟，加賁門弧。分風月之笑談，起煙霞之痼疾。樂府有將雛鳳，真堪補舊譜之遺；貧家無轉春鷺，竟虛辱詞人之惠。欲伸銘激，不覺囁嚅。《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宋四六選》卷一九。

回張倅啓 二 癸丑生日

逃讒居里〔一〕，畏禍杜門。塵滿左弧，不復射四方之志；位居半刺，猶記受一廛之甿。餽問優隆，傳聞夸羨。恭惟某官篤金閨之事契，假茅舍之寵光。我有嘉賓而鼓簧，既倚聲而度曲；吾哀王孫而進食，復作禮而加籩〔二〕。辭受兩難，感慚百倍。孟子有熊魚之喻，不得而兼；楚人於羹錦之間，蓋知所擇。已拜餼牽于牧者，輒歸筐實于帑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讒：原作「說」，據小草本改。

〔二〕籩：原作「邊」，據小草本改。

回徐國錄啓 癸丑生日

人無百年，詎作鐵門關之計；詩有六義，忽聆朱弦瑟之音。自憐槁項黃馘之餘，猥辱錦心繡口之作。伏惟某官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才摩空。草陳琳檄書，何足煩于記室；給相如筆札，會有誦于子虛。云何當代臺閣之流，未忘一生江海之客。方舉世攻其僻學，目以荆、舒；乃執事念其頽齡，擬之楊、范。恐彼愛憎之論〔一〕，惟公嗜好之殊〔二〕。披襟而當，既非所安，卷錦而還，則又不敢。愛玉體，享黃髮，期共保于交盟；贈錯刀，報英瑤，愧莫酬于珍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憎：原作「增」，據小草本改。

〔二〕惟：原作「怪」，據小草本改。

回李國正啓 癸丑生日

使絳老年，已侵尋于暮境；爲劉君壽，乃破費于故人。樂章被之弦歌，臺餽旅於籩豆〔一〕。久要

無間，初度有光。恭惟某官蟠苦縣之仙根，孕長庚之秀氣。諸生矜式，嘗重席于西雍；丞相挽留，徑拂衣于東閣。雖分風月，不改歲寒。招楚老之纍魂，製郢人之絕唱。散花而問摩詰，舉籠而餉右軍。辱高誼之記存，慰頽齡之落寔。青藜紅藥，俱回施于君侯〔三〕；朝菌靈椿，一委心於造化。輒佇枯思，少答珍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餽：原作「愧」，據小草本改。

〔三〕君：原作「軍」，據小草本改。

回方北倅啓

癸丑生日

揆予初度，自厭餘生；凡我同盟，未忘舊好。驟拜秋月華星之貺，大爲寒灰槁木之榮。恭惟某官鄉推跨竈之評，家擅《凌雲》之賦。唐京兆少尹，寢階梯于顯官；漢博士議郎，每位置于名輩。交情不以寒暑燥濕而變，興念及于寬閑寂寞之濱。新腔付之歌兒，珍餉霑于坐客。惠而好我，愧明珠之暗投；何以報君，借瓣香而回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方制幹啓 癸丑生日

大患爲吾有身，未能逃于世網；皇覽揆予初度，獨見厚于騷人。妙語過情，頽齡生氣。伏惟某官
湧九淵而奮蟄，翔千仞而覽輝。李邕識面，王幹卜鄰，咸羨中書堂之落筆；力士脫鞵，貴妃捧硯，宜
趨金鑾殿以揮毫。尚俯爲泛紅之賓，且回顧垂白之叟。問絳縣泥塗之辱，招湘濱顛顛之魂。豈非高
情，欲激媮俗！韓公嘆初節晚節，凜若淵冰；莊生謂大年小年，猶之椿菌。聊酬善頌，且發鄙懷。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方貢士啓 癸丑生日

僕田舍漢，淺膚懵星曆之書；君儒家流，博洽通支干之說。傑思汪洋而無涖，殘年潦倒而有光。
伏惟某人舒海素深，植瀾尤闊。其論著沉涵于前輩，以棄餘沾丐於陳人。辰乎辰乎故競辰，已蹉跎于
壯歲；水哉水哉何取水，欲挈致於清波。追作者之雄渾，慰此翁之落寞。扁舟去滄海，聊寄餘生；乘
槎問明河，謹當回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韓孔惠啓 癸丑生日

懸蓬矢六，慨壯歲之消磨；倡朱瑟三，喜古音之清越。春葩粲發，暮景光華。伏惟某人著月旦之評，挺歲寒之操。僕昔作咸陽之逐客，畔去者多；君獨憐楚澤之纍臣，追隨不舍。每值始生之旦，必貽寡和之音。俗薄交媼，深愧綈袍故人之意；齒衰才盡，莫酬黃絹幼婦之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權郡黃倅啓 甲寅生日

祠官冰冷，方屏伏于故栖；地主春溫，乃寵嘉其初度。拊存良厚，衰颯有光。某自揆退閑，實難辭受。拜魯公鼎肉，已負犬馬見畜之慙；却孟子餽金，庶免熊魚兼取之戒。《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莆田黃宰啓 一 甲寅生日

弦歌滿耳，暫煩言偃之割鷄；弧矢生塵，辱記翟公之羅爵。黃絹之詞尤妙，緇衣之好如新。某官永陽掄魁之家，江夏神童之後。謂鄉國必有善士，不憚勞謙；謂詔書每問高年，尤加恩意。念頽齡之晚晚，借妙語以吹噓。某回顧殘骸，仰孤盛指〔二〕。譬越犬吠雪，烏知作者之工；與夏蟲語冰，不滿達人之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盛：原作「咸」，據小草本改。

回莆田黃宰啓 二 甲寅生日

柱下史休官，幸退藏于暮景；縣大夫好禮，首存問于高年。自愧衰頽，上煩記憶。某官武陵之詞甚古，山陰之譜最優。辱絳老於泥塗，深懲晉鄙之失；遺杜陵以酒肉，尤見耒陽之賢。念野叟之垂弧，命帑人而實筐。幾于塞屋，何止充庖。第鵲鳩之悲痛方新，況熊魚之取捨宜辨。退之羊，玉川鯉，安敢累君侯之清〔二〕；安期棗，張公梨，已足爲賓客之寵。區區摧謝，縷縷費詞。《後村先生大全

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二〕侯：原作「家」，據《翰苑新書》改。

回葉寺丞啓 甲寅生日

蓬矢四方之志，久息壯圖；朱絃三嘆之音，忽貽古訓。荷故人之繾綣，增病叟之光華。恭惟某官乾道相之聞孫，高陽氏之才子。當年琴調，見思于羊石之民；餘事詩篇，傳徧于鷄林之賈。節麾迭試，翰墨自娛。乃如槁項黃馘之夫，亦辱錦心繡腸之作。某自慙衰颯，不稱獎提。以殤子比老彭，公雖達識；使巴人和郢客，僕則厚顏。勉課陳言，少酬絕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全宋文卷七五四六

劉克莊 六〇

回李國正啓 甲寅生日

僕與天祿校書同譜，曾分太乙之光；君真開元供奉後身，解道謫仙之語。博封甚寵，初度有光。恭惟某官蟠萬卷書，操五色筆。登壇而執牛耳，方賴主盟；入宮而妬蛾眉，寧無謠詠？掩鼻人間之臭腐，論心世外之英豪。興念禿翁，已爲逋客。莊生喻桂漆自伐，惟櫟壽之偶全；韓子嘆斗牛不神，獨箕張而不已。發藥以得失乘除之理，慰藉其老大傷悲之懷。某圭復華牋，珍藏破篋。蟪蛄朝菌，豈能知大椿之年；翡翠蘭苕，安有掣長鯨之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興化張宰啓 甲寅生日

閣中劉更生，毫矣誤藜燈之照；天上張公子，燁然揮椽筆之辭。記憶良勤，衰殘有覩。恭惟某官宜給漢廷之札，暫鳴單父之琴。問絳縣老人年，深念泥塗之辱；續《襄陽耆舊傳》，頗參州里之評。自製新腔，以華暮景。君不惜過情之譽，人將起泛愛之譏。某虛負襟期，第知巾襲。南有箕，北有斗，常嘆三星之乘除；愈爲雲，郊爲龍，安得四方而追逐。輒憑惡札，少答珍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林知錄啓 甲寅生日

吾生有涯，薄崦嵫之垂暮；君詩多態，挾雲漢而成章。疊出清新，增榮衰朽。某官傳故家之緒業，接前輩之見聞。遠盜泉惡木之嫌，一介有所不取；傳疏影暗香之訣，外人那得而知？分騷客之棄餘，爲禿翁之光寵。某卷舒圭復，巾襲寶藏。百年如泡沫風燈，詎堪把玩；兩篇等華星秋月，未易賡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趙司理啓 甲寅生日

纍魂歲晚，誰憐澤畔之吟；俚耳平生，不慣郢中之曲。忽聞古調，增賁頽齡。某官諸王嫡孫，文昌猶子。汝陽眉宇，杜陵謂之天人；長吉詩歌，《離騷》可以奴僕。貽俊逸參軍之作，爲龍鍾野老之光。某眊矣奚堪，手之不釋。坐有飯湯餅之客，莫不傳觀；家無唱《金縷》之姬，竟成虛辱。聊抒拙惡，少答勤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陳巡轄德林啓 甲寅生日

湘纍初度之辰，淒其暮齒；郢人寡和之曲，聞此妙音。無脛而來，拜手而受。某官鄉國之善，湖海之豪。讀《映雪書》，有從師取友之志；袖《凌雲賦》，非以貲爲郎之人。按簫箏之新腔，賁桑榆之餘景。靈椿八千歲，頗類寓言〔二〕；錦瑟五十絃，難追古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二〕「類」下原有「其」字，據小草本刪。

回韓孔惠斗啓 甲寅生日

蒙叟稱櫟社樹，以況散材；荆公有桂枝香，尤爲絕唱。辱君雅製，華我頽齡。某人無《孤憤書》，有《復志賦》。近觀所作，愈薰班、馬之香；一與之交，莫解陳、雷之漆。每嘆心期之卓絕，不隨時論而轉移。寓意新腔，有光初度。某自慙退惰，徒負游揚。內史一禿翁，顧僕已老；大曆十才子，非生其誰？莫報珍投，第勤主復。《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丁縣尉南一啓 甲寅生日

人生七十希，已踐暮遲之境；古詩三百五，忽聆風雅之音。華髮生光，汗顏拜貺。恭惟某官騷壇巨擘，藝苑英髦。瀏亮精微之文，源流諸父；笑嘻嘻罵之作，膾炙一時。分張墨客之賸殘，假借陳人之枯槁。某僅能朗誦，深愧暗投。續禹錫前度看花之詩，自嗟老矣；誦令威何不學仙之句，竊有感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方貢士汝則啓 甲寅生日

半簪華髮，都忘直斗之辰；一闋清歌，忽聽遏雲之響。清新協律，衰晚生光。某人中興獻書之家〔一〕，淳熙聘君之族。眼空四海，何小兒之足言；筆幹千鈞，非曲子所能縛。憐其暮齒，分以殘膏。某喜甚賞音，窘于還贄。辱長吉《古錦囊》之作，足慰衰顏；無秦郎《小石調》之才，難酬絕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興：原作「與」，據小草本改。

回林貢士逢丁啓 甲寅生日

大人男子之夢，永負親劬；幼婦外孫之辭，深慚友誼。燁然藻思，榮甚華顛。某人作賦之筆凌雲，讀書之眼如月。元方難兄，季方難弟，二惠齊名〔一〕；大陸住東，小陸住西，一門競爽。尚分膏馥之殘賸，似念鬚眉之老蒼。某不記懸弧，稍稽還贄。山中訪陶弘景，早上挂冠之章；月下無盛小叢，虛辱貫珠之曲〔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一〕齊：原作「濟」，據小草本改。

〔二〕辱：原作「溽」，據小草本改。

回林省元啓 甲寅生日

《詩》讀至《蓼莪》，慨親劬之莫報；歌聲振林木，驚俚耳之未聞。異哉老生，有此奇獲。某人令之重客，士之譽髦。祖孤山，禰月魚，早負清高之志；師稼軒，友笠澤，居多豪放之言。雖無半面之因緣，亦有殘膏之沾丐。掇崑崙之瑤樹，莫駐衰顏；吹緱嶺之玉笙，空傳餘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一。

回黃教授啓 丙辰生日

挂冠神武門，已過陶公之年事，寒氈廣文館，許同鄭老之襟期。惠貺長謠〔一〕，寵光晚節。恭惟某官沉酣六藝，貫穿百家。獻《元和聖德詩》，可編之詩書而無愧；作大曆《中興頌》，非老于文學其誰宜？雖云校官，乃客諸侯；奈何宰相，輒失此士。無衮衮登臺省之羨，有恂恂居鄉黨之風。言念衰遲，素同臭味。昔叨瀑直，不能鼓天上之風雷；今已放歸〔二〕，尚且念夜深之螢雪。遊戲呼香山之兄

丈，牽聯尾洛社之耆英。分以殘膏，欲其眉壽。某朗吟無數，虛受有慙。抑抑威儀，豈曰武公之善謔；兢兢臨履，敢云夫子之縱心！聊課空疏，少酬繾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長：原無，據小草本補。

〔二〕今：原作「合」，據小草本改。

回潘使君啓 丙辰生日

急景凋年，拊心自愧；高山流水，蓄耳未聞。來於塗雌之堂，華此戴白之叟〔一〕。恭惟某官學到聖處，心與天通。佩服保赤子之言，奉行問高年之詔，特貽古調，加惠陳人。假借之語過情，幼眇之音叶律。某素慙藻思，莫報珍投。七十希年，謾悲歌于杜老；萬八千歲，敢善頌于魯侯。《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之」下原有「堂」字，據小草本刪。

回林直院啓 丙辰生日

漆園傲吏，自嗟槁項黃馘之餘；金鑾謫仙，特枉錦心繡腸之作。頽齡寵甚，高誼凜然。恭惟某官世之文豪，天之奎宿。尚方所給之札〔二〕，揮翰如飛；人間未見之書，然藜盡讀。不由介紹，結知人主；皆謂才名，占得翰林。心慕鯁直之大年，面斥乳臭之小相。幾年湖嶠流落，鬢毛已蒼；在處江山護持，筆力愈健。尚記登瀛之侶，今爲專壑之人，俸無一囊，年已七秩。憐其居窮處約，忽烹鯉而有書；知其合族交賓〔三〕，爲買羊而沽酒。以至援元祐之一老，及祥符之三賢，皆非癯殘，所可倫擬。數元和學士，公行居五相之中；圖洛陽之耆英，僕儻在九老之末〔三〕。第慚醜質，不稱好辭。某朗誦以還，閭投是愧。了無生意，等枯枿之逢春；竊喜殘年，如長庚之配月。《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札：原作「禮」，據小草本改。

〔三〕交：原作「合」，據小草本改。

〔三〕儻：原作「黨」，據小草本改。

回徐監簿啓 丙辰生日

蓬矢以射四方，負壯心而永慨；朱弦之音一唱，驚俚耳之未聞。藻思過褒，蒼顏改觀。恭惟某官氣沮金石，筆驅風霆，不衮衮于諸公，乃頻頻於國學。以史官榮韓愈，孰云宰相之知；將科第放劉蕡，大觸貴人之怒。棄榮官如糞土，重交友如天倫。援引過江之二賢，寵嘉窮谷之一叟。某虛蒙湔拔，自覺摧頽。七十古來稀，久相傳于斯語；百年渾是醉，敢不舉於君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吳郎中啓 丙辰生日

老夫無能爲，忽焉耄矣；鄉人之善者，惠然好之。拊初度而失驚，聞片言以自壯。恭惟某官人之麟鳳，學者斗山。負當代少雙之才，居大廷第一之選。封平津，拜丞相，彼哉公孫之阿諛；相江都，徙膠西，甚矣董生之廉直。力行古道，尤篤故交。興懷淳熙之遺民，曾是貞元之朝士〔一〕。烹鯉而得，有素書之甚勤；籠鵝而歸，無《黃庭》之可換。高情鄭重，齒暮光華。某稽首登嘉，堆懷銘惠〔二〕。七十欲不踰矩，願永佩于聖言；五年以長比肩，焉敢當於兄事〔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

二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一〕貞：原作「真」，徑改。

〔二〕堆：原作「推」，據小草本改。

〔三〕於：原作「以」，據小草本改。

回葉寺丞啓

丙辰生日

七十古來稀，已踐暮遲之境；一篇三致意，喜聞倡嘆之音。獎借過情，衰陳增氣。恭惟某官臨風玉樹，承露金莖。素負大曆才子之名，嘗在貞元朝士之列。沉酣古製，可追芝房寶鼎之歌；游戲新腔，不減花間香奩之作。念病翁之晚景，借貧女之隙光。某心愧暗投，誼難虛受。癡年偶長，獲接洛英之游；俚耳微聾，徒聽郢人之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二。

回卓常簿啓

〔二〕 丙辰生日

疑絳老之年，迫茲暮景；顧周郎之曲，貽我好音。傑作擅場，陳人改觀。恭惟某官空臆奉龍墀之大對，摘髭攀蟾窟之高枝。甫端委而立朝，俄拂衣而去國。一時典冊，捨燕公大手筆其誰；餘事詞

章，非秦郎《小石調》之比。念其衰颯，沾以賸殘。某第謹寶藏，莫酬珍貺。奏《清平調》，逸才無出于謫仙；吟豁達詩，晚節自儕于李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簿：原作「薄」，徑改。

回趙監簿啓 丙辰生日

鐘鳴漏盡，莫逃夜行之譏；玉白花紅，忽聽春風之唱。噓枯語妙，念舊情深。恭惟某官才在唐諸王孫之間，名占漢郎甲科之上。深藏此手，大放厥辭。擊拊天球廟瑟之音，琅琅應節；游戲玉臺香奩之體，亹亹逼真。綵筆褒嘉，華顛光寵。某蟬嘶久廢，貂續未遑。非太白飲中仙，行召見沉香亭之北；媿老僊柱下史，遂徑出函谷關而西。庶及餘生〔二〕，獲觀盛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生：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李國正啓 丙辰生日

老態催人，歎星星攬鏡之髮〔二〕；高情念舊，贈纍纍貫珠之歌。加惠陳人，遂成故事。恭惟某官

天之奎宿，人之謫仙。不翕翕于貴權，尤眷眷于交游。昌黎先生韓愈，繆爲拜東野之恭；魯國男子孔融，獨有雪孝章之語。念纍臣之歲晏，挹詞客之春華。某珍誦以還，襲藏惟謹。譬如廟瑟，尚遺疏越之音；不善洞簫，安取倚歌而和！所爲摧謝，未易措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歎：原作「難」，據小草本改。

回趙寺丞啓 丙辰生日

視伯始猶糞土爾〔二〕，奚羨久生；賢庚桑而俎豆之，姑從衆論。猥叨厚享，良覺覲然。雖未御卜商之琴，然亦灑郇公之翰。高情敬故，侈費傷廉。見老人使之年，深憫泥塗之辱；謂鄉曲莫如齒，寧拘爵德之尊。愧乏湘纍之才，可答洛英之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視：原作「親」，據小草本改。

回高教授啓 丙辰生日

人希七十者，自感頽齡；《詩》有六義焉，猥形善頌。清新無敵，衰晚增光。伏惟某官場屋盛

名，辟雍前輩。每存古意，采《西銘》尊高年之言；加惠陳人，當《離騷》揆初度之日。發舒麗藻，華飾朽株。某自顧摧頽，詎堪提獎？體兼風雅，異于高叟之爲；景迫崦嵫，甚矣劉郎之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林知錄啓

丙辰生日

希年七十，慚老子之婆娑；秋月兩章，嘆參軍之俊逸。瓊琚無價，弧矢有光。恭惟某官富于天才，輔以家學。片言雪枉，幾令園土之空；三語造微，遂破公車之白。不惜賸殘之膏馥，俾華晬晚之光陰〔一〕。某久廢蛩吟，莫能貂續。貴介公子，肯分古錦囊之餘；阿堵貧兒，安得明月珠之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陰：原作「華」，據小草本改。

回陳司理仙遊黃尉啓

丙辰生日

禿翁耄及，髮種種以奚爲；幼婦詞工，歌纍纍而不絕。新美無度，衰遲有光。恭惟某官周之譽

髦，漢之墨客。源流古意，如聞廟瑟之遺；櫟括新腔，欲出香奩之上。所慚老病，詎稱寵嘉！贈我錯刀，曾莫效張平子之報；借君栢板，奉陪唱傅大士之經。《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諸士友詩啓 〔二〕丙辰生日

癡年垂耄，吾生也有涯；綺語噓枯，永歌之不足。發舒藻思，焜耀華顛。恭惟某人游戲千篇，包涵六義。動關風化，孔氏所不能刪；生後古人〔二〕，河汾以爲可續〔三〕。尚念陳人之衰朽，肯分騷客之棄餘。奏朱弦瑟綠綺琴，誰歟和者；乏明月珠青玉案，何以報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詩：原作「詞」，據小草本改。

〔二〕生後古人：原作「生古人後」，據小草本乙。

〔三〕河：原作「何」，據小草本改。

回諸士友詞啓 〔二〕丙辰生日

湘纍歲晏，方此行吟；郢客詞高，爲之奏曲。雅情攸寓，俚耳未聞。恭惟某人擅黃絹之詞，續朱

絃之唱。遭逢文治，不爲楚狂之鳳歌；遊戲詩餘，且異江公之狗曲。發舒妙思，光飾希年。吹二客洞簫，安得坡公之兩賦；倚三郎玉笛，可無太白之五章？率然奉酬〔二〕，甚矣不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士：原無，據小草本補。

〔二〕酬：原作「訓」，據小草本改。

回方聽蛙啓 丙辰生日

圖洛社之耆英，巋然德齒；歌坡公之《水調》，流出胸襟。妙語噓枯，交情耐久。恭惟某人襟期曠達，筆力雄渾。張公九尺之鬚眉，一生不屈；杜陵萬丈之光焰，羣兒豈知？雖輩行之在前，每朋友之加厚。新腔一出，衆口皆傳。小年不及大年，豈並行之敢僭；今樂何如古樂，況雅唱之難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林貢士逢丁啓 丙辰生日

弧矢四方之志，濩落壯圖；鼓吹六經之文，光華晚節。不辭而受，何德以堪？恭惟某人擲地聲

清，凌雲氣逸。入光明，叫閭闔，孰敢爭鋒；游雲夢，登陽臺，衆推授簡。方將攀月中最高之桂，尚且憐道傍無用之樗。假以毫端，欲其眉壽。免冠而挂神武，已決引年；搢笏而誦《阿房》〔二〕，深慚無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房：原作「方」，據小草本改。

回宋守監丞啓 丁巳生日

居士似唐白叟，寫衰貌于香山；太守如蜀文翁，被雅歌于樂府。光華暮景，聳動傍觀。恭惟某官華宗開府鐵石之腸，先朝景文筆削之手，循良之最，今昔所無。韋侯之香甚清，陳蕃之榻常下。士無閉門踰牆而避，農有負耒受塵而來。加禮任棠，莫效忠於薤水；興憐絳老，不忍辱諸泥塗。擁熊軾而臨門，駭驪珠之出袖。不止叶咸池之律，真可回寒谷之春。某雖甚龍鍾，不勝爵躍。還遂良之笏，已決退休；聞伯牙之絃，徒甚感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林侍郎啓 丁巳生日

繪洛社耆英之圖，鄉盟素篤；第甘泉從臣之頌，筆力獨高。宮羽均調，桑蓬光寵。恭惟某官子美之書萬卷，敬輿之奏百篇。爲諫官御史以來，丰棱尤峻；于君子小人之際，袞斧甚嚴。名勝屬心，儉壬反目。風霜之威暫霽，月旦之評共推〔二〕。問絳縣老之年，雖慚晚出；尋烏石崗之路，聊喜同游。贈之好歌，申以善頌。某熏玉蕤而捧玩，加緹襲而寶藏。我慕史儋，關吏送車牛之去；公如君實，都人迎童馬之來。勉課蕪詞，少酬藻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評」下原有「方」字，據小草本刪。

回見任官啓 丁巳生日

僕挂門弧，自嘆暮遲之境；公絃廟瑟，忽貽幼眇之音。華皓生光〔一〕，空疏抱愧。某官高才見幕府之三語，餘事爲河梁之五言。七言云「栢梁之七言」。嘻笑皆成文，可頡頏于前輩；戲謔不爲虐，聊假借于陳人。捧戴若驚，襲藏無斃。嗟吾衰之久矣〔二〕，已迫頽齡；與人歌而和之，了無新意。《後村先

全宋文卷七五四六 劉克莊六〇

一九〇

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光：原作「花」，據小草本改。

〔三〕嗟：原作「嗟嗟」，據小草本刪。

全宋文卷七五四七

劉克莊 六一

回宋監丞啓 戊午生日

中壘尉白首〔二〕，尚顧影以貪生；廣平公鐵心，爲倚聲而度曲。屈隼旟之貴重，增蝸舍之寵光〔三〕。恭惟某官今之通儒，古之循吏。公奏潁川太守之最〔三〕，行且下于璽書；僕乏南州高士之風，每辱懸于賓榻。念野老桑蓬之旦，摘天孫雲錦之辭。焜耀林泉，播傳邦域。不但貴洛城之紙，亦俾熏韋寢之香。某珍襲十重，朗吟百過。自慚下俚，若爲和郢客之歌；竊慕風人，但迴祝魯侯之壽。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壘：原作「纍」，據小草本改。

〔三〕寵：原作「有」，據小草本改。

〔三〕潁：原作「穎」，據小草本改。

回林侍郎啓 戊午生日

爵羅却掃，拊暮境而興嗟；狨橐傳呼，袖夜光而投贈。粉榆動色，弧矢增輝。恭惟某官詞章今之卿、雲，氣節古之蕭、汲。誅奸之勇，烈日嚴霜；接物之和，光風霽月。念老生之衰颯，借初度之寵嘉。本《洪範》一曰壽之言，寓《離騷》三致意之作。外觀榮甚，內省慊然。某朗誦以還，珍藏惟謹。惠而好我，探五色筆而見貽；何以報君，薰一瓣香而迴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徐監簿啓 戊午生日

摧頽暮齒，可禁凋年急景之催〔二〕；繾綣交情，猥被秋月華星之作。與篚籩而偕至，覺弧矢之增華。恭惟某官文律咸韶，誼襟金石。念昔氣求聲應，嘗游陳元方、鄭康成之間；迨今形槁心灰，已在綺里季、夏黃公之列。因臨初度〔二〕，特枉新篇。加冠巾于髭緇之顛，施藻火于寬博之褐。傍人竊笑，老子汗顏。某主復不忘，珍藏惟謹。借衰朽以發文章之妙，君所優爲；操下里而和風雅之音，僕也安敢？《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催：原作「摧」，據小草本改。

〔二〕因：原作「囚」，據小草本改。

回方書監啓 戊午生日

貞曜詩窮〔一〕，況侵晚景；君房語妙，爲製新腔。辱錦心繡腸之高才，華樞貌霜顛之病叟。伏惟某官文章若三軍之朝氣，聲價重連城之夜光。頗念陳人，猥形善頌。浮沉苟免，絕非三君八俊之流；放逐始歸，夫豈四皓二疏之比？徒益老夫之愧，難當幼婦之辭。某雖極冥搜，莫酬絕倡。東坡曲子，固異秦郎之爲；南豐瓣香，深戢後山之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窮：原作「穹」，據小草本改。

回莆田謝宰啓 戊午生日

還遂良之笏，姑佚殘年；彈子賤之琴，辱貽古調。雷封爭誦，晚景有光。恭惟某官古謫仙人，今佳公子。月明柝靜，未妨種潘縣之花；晝永簾垂，長是夢謝池之草。興憐八秩之遺老，幸受一廛而爲

氓。妙語寵嘉，頽齡榮耀。問絳人之甲子，年事已高；紀楚客之庚寅，騷情有媿。至寶第勤于襲巾，冥搜莫報于珍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魏知錄啓 戊午生日

老子婆娑，倏開八秩；參軍俊逸，辱贈五言。味興寄之深長，覺衰殘之光寵。伏惟某官紫帽山之秀氣〔二〕，青油幕之上賓〔三〕。興念陳人，退休寓里。昔百賦千詩之作，堵牆共觀；今再衰三竭之餘，長城安在？祖述河梁之體，張皇洛社之圖。賣菜求益乎，妙矣寂寥之數語；散木無用也，全其擁腫之餘生。輒修蕪詞，聊啓玉齒。《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帽：原作「冒」，據小草本改。

〔三〕青：原作「清」，據小草本改。

回徐監簿啓 〔二〕 己未生日

老色上面，已薄崦嵫；大音聲希，忽聞韶濩。褒嘉過矣，衰朽欲然。恭惟某官立朝之節霜嚴，去

國之名山重。瞻言西洛，尚有耆英；誰謂南州，便無高士。勵歲寒之雅操，念晚景之陳人。名酒以散其牢愁，碩果以寓其深意。和七十三吟之作，可謂切題；雜三百五篇之中，殆將無辨。某珍藏翰墨，夸示親朋。先漢諸儒，晚節深慙於劉向；南朝文士〔三〕，平生尤重於徐陵。輒課訥辭，用酬佳貺。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簿：原作「薄」，據小草本改。

〔三〕南：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林侍郎啓

己未生日

病叟眊昏，不記劬勞之日；耆英繼繼，忽貽幼眇之音。過矣揄揚，榮哉衰朽。恭惟某官咸韶文律，金石交情。士誦奏賦凌雲之篇，史載論事回天之疏。公嘗司存雨露，是爲筆橐之臣；僕久辱在泥塗，甘就輿臺之役。未忘懷於車笠，爰假寵于桑蓬。躋括新腔，光華暮景。某徒知寶玩，莫報珍投。身似維摩示疾，見於黃面；家無樊素倚聲，托於朱唇。荷德之深，有言則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鄉守趙寺丞啓 己未生日

蓬蒿滿宅，甘暮景之退閑；榮戟臨門，委夜光而投贈。笙鏞間作，弧矢增輝。恭惟某官典刑老成，被服儒雅。齊相訪治道，或避堂而舍之；滕公誠賢君，有受廬而耕者。興念門闌之客，晚爲板籍之民。昔賈生召至漢廷，銳然有志；今申公罷歸魯邸，耄矣何能。欲黼黻其頽齡，遂俎豆以殊禮〔二〕。隳括花間之樂府，指揮竹裏之行厨。父老聚觀，兒童傳誦。某低頭欲拜，捫腹有慚。和郢客之歌，僅成俚調；頌魯侯之壽〔三〕，莫繼風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殊：原作「列」，據小草本改。

〔三〕壽：原作「寄」，據小草本改。

回鄉守趙寺丞送壽儀啓 己未生日

野叟明農，久有挂衣冠之興；府公敬老，未忘懸弧矢之辰。貽翰相存，加籩甚設。恭惟某官治先風化，誼篤交情。事賢友仁，猶有故人之遺意；貴德尚齒，類非俗吏所能爲。況以多儀，華其初度。

昔焉功薄，每虞厚饗之殃；髦矣食浮，未免老饕之愧。《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梁倅啓 己未生日

僕如蒲柳，懸弧矢而自傷；君屈筭篁，袖珠璣而委貺。宮商相叶，衡泌有光。恭惟某官東漢華宗，北方學者。平生意氣，徧納交于諸公〔二〕；餘事文章，亦稱雄於同社。念陳人之暮景，託通守之舊知〔二〕。郢客之調尤高，穆生之醴初設。某耳非師曠，聞絕唱而失驚；腹負將軍，雖冥搜而莫報。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徧：原作「偏」，據小草本改。

〔二〕舊：原作「共」，據小草本改。

回李宮教卓常簿趙監簿啓 己未生日

皇覽揆予初度，已臨黃髮之年；久要不忘平生，爲拊朱絃之曲。自憐衰朽，不稱寵嘉。恭惟某官流略兼該，才名獨步。昔如賈傅持論，扶漢廷之老生；今若孔明折節，下襄陽之耆舊。託陽春之絕

唱，華晚景之餘齡。某虛辱衮褒〔二〕，第知巾襲。公追風驃，頗哀伏櫪之衰；僕上水船，難敵湧泉之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褒：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莆田謝宰啓〔二〕 己未生日

男子桑弧之志，追感童年；外孫蠶白之辭，有光老景。厚矣琴堂之貺〔二〕，榮哉環堵之居。恭惟某官資既高明，才尤果藝。龍筋鳳髓，書判動數千言；玉白花紅，倡和亦三百首。託新腔之幼眇，爲初度之寵光。某韞匱十重，薰蕕三復。顧周郎之曲，君素知音；和郢客之歌，僕非協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宰：原作「草」，據小草本改。

〔二〕堂：原作「童」，據小草本改。

回沈教授啓 己未生日

問絳縣老人之歲，已過希年；誦廣文先生之歌，足華暮景。連城無價，環堵有光。恭惟某官經爲人師，文有古意。何止青矜之高第，盡出作成；其於黃髮之舊人，尤加禮敬。新腔協律，皓首知榮。某筆硯久荒，巾箱永闕。偶全晚節，甘從洛下之游；非有妙音，難和郢中之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

回方僉判啓 己未生日

曰吾衰也久矣，寧復壯圖；與人歌而和之，莫追絕唱。驪珠之寶無價，雀羅之門有光。恭惟某官粲然有文，淵乎似道。昔白袍羣試，嘗陪澤宮之俊游；今黃髮相看，尚記爐亭之舊話。倚聲宮羽，假寵桑蓬。某三復以還，一詞莫措。圖洛社之會，愧匪耆英；聞周廟之音，第知倡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

回夏縣丞啓 己未生日

僕髮成絲，不記劬勞之日；公詩如錦，足爲衰晚之光。恭惟某官折桂名高，哦松韻勝。使者推謝令而去，勇矣埋輪；太守賢許丞之廉，慨然授印。首疚心而求瘼，尤尚齒而敬賢。念其寒灰槁木之餘〔一〕，寵以秋月華星之作。某譬村夫子，敢廁耆英之游？賴縣大夫，庶免泥塗之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念其：原倒，據小草本乙。

回知錄司法啓 己未生日

老夫髦及，覺筋力之寢衰〔一〕；幼婦詞工，自肺肝而流出。過門甚寵，環堵有光。恭惟某官氣欲凌雲，文如翻水。阮生三語，畫幕素高；太白百篇，騷壇尤峻。念槁項黃馘之叟，奏疏越朱絃之音。某自愧頽齡，頗孤盛意。髮今種種，適當絳老之年；腹素空空，難和郢人之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覺：原作「膏」，據小草本改。

回許主簿啓 己未生日

柱史出關駕牛，都忘初度；才子入門下馬，忽贈新腔。恭惟某官揭日貴名，湧泉傑思。早收巍第，依稀入洛之年；回顧陳人，荏冉釣璜之歲。妙矣棲鸞之絕唱，榮哉羅爵之貧居。某頭有素標，既虛紀絳人之歲；腹無墨點，又難和郢客之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林潮州啓 己未生日

老上面，懽去心〔二〕，空有劬勞之感；君乘車，我戴笠，未忘貧賤之交。托古人六義以成章，聞長者一言以自壯。恭惟某官奕世文章之錄，先朝忠義之門。丸熊膽，閱家藏，曾費窗下十年之力；犯龍顏，取恩澤，止憑牋上數行之書。帝將安渤海之民，公出補昌黎之郡。昔紅巾滿山，官不能捕；今黃雲布野，歲乃有收。果細札之內放，俾介圭而入覲。當齊相趣裝之際，愈見雍容；若靈均初度之辰，尚煩記憶。念槁木寒灰之一老，貽華星秋月之兩篇。有錦以分丘遲，有香以熏杜牧，已過措大家之望，亦爲癡頑老之榮。某徒愧盛心，自憐暮齒。洛社真率之會，猶可追陪；周廟唱嘆之音，若爲屬

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二〕權：原作「權」，據小草本改。

回鄉守趙寺丞啓 庚申生日

大夫有賜于士，謬甚寵嘉；小人不知紀年，重煩記憶。錯落珠璣之作，輝煌啓戟之臨。恭惟某官源流父師，被服儒雅，凡今施設〔一〕，皆昔講明。朱幡勸耕之餘，行春絕少；紅裙踏筵而舞，卜夜極疏〔二〕。有昔人憂宗國之心，念前輩尊高年之語。慨男子桑弧之志，僕迫耄期；摘天孫雲錦之章，公真泛愛。珍瓌無價〔三〕，蓬華有光。某協律未能，修詞尤拙。謂秦少遊工《小石調》，素昧新腔；陪傅大士唱《金剛經》，竟虛雅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凡：原作「兄」，據小草本改。

〔二〕卜：原作「記」，據小草本改。

〔三〕瓌：原作「懷」，據小草本改。

回林侍郎啓

庚申生日

第甘泉從臣之頌，爵齒素高；過絳縣老人之年，光陰已晚。自愧不彫之朽質，曷當絕妙之好辭！恭惟某官學者宗師，國之壽隽。平生氣質，布列於皂囊白簡之間；餘事文章，出入于玉臺香奩之作。念論交于早歲，矧締好于暮年〔一〕。庶僚視持橐之臣，非其倫矣〔二〕；同社着戴花之監，前亦有之。新腔出而金石相宣，都騎臨而衡茅改觀。某了無瓊報，惟有珍藏。押紫宸殿下之班，聳觀此日；尋烏石崗邊之路，儻許異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一〕好：原作「交」，據小草本改。

〔二〕倫：原作「論」，據小草本改。

回李宮教啓

庚申生日

七十者希，偶獲報櫟樗之壽；一日之長，乃煩執桑梓之恭。憐其華皓之餘，寵以青黃之飾。恭惟某官文天清而水止，學地負而海涵。紫氣出函谷之關，了無慕顧；黃勅主茅君之洞，未易招麾。言念

陳人，早交下執。有期頤之壽而不昌名德，僕豈無慚；盡斯須之敬而先酌鄉人，公常從厚。爰假韶鈞之作，以爲弧矢之光。某雖攪枯腸，難賡絕倡。贈我明珠錦囊，謹稽首而拜嘉；借君拍板門槌，聊開筵而發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卓常簿啓

庚申生日

上同。共惟某官周清廟士，漢甲科郎。有叔孫起蕝之勞，既定淹中之禮；無長孺積薪之嘆，肯薄淮陽之行！言念陳人，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趙監簿啓

庚申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周公族子，漢甲科郎。搏九萬里扶搖，欲挾飛仙而上；佩二千石印綬，足展丈夫之雄。言念陳人，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方監簿啓 庚申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中朝髦士，間世奇材。藏善和書，何足供柳侯之讀；露會稽綬，孰不歆翁子之榮。言念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葉寺丞啓 庚申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相門賢胄，聖代譽髦。陽城、元結之思，相望于千載；阮瑀、陳琳之筆，未露于一班。言念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梁倅啓 庚申生日

陳人掃軌，不記初生；通守過門，忽貽絕倡。深味褒嘉之意，足爲遲暮之光。恭惟某官唐朝補闕之華宗，慶曆相君之同譜。謂國初始置監郡，雖甚尊嚴；謂古者不臣寓公，加之禮敬。念野老桑蓬之旦，分天孫雲錦之章。謙撝屏松下之傳呼，流麗叶花間之體製。蜀公有感，喜柳永之填詞；華老過

苛，譏秦郎之放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二。

回諸上舍啓〔二〕 辛酉生日

上缺。秦郎何止工《小石調》，於春帖以尤宜。特絃幼眇之音，加賁暮遲之景。空懸弧矢，寧復四方之遠圖；永闕巾箱，常恐六丁之下取。《後村集》卷三五，小草本。

〔二〕此文與下文原本缺，茲據小草本錄入。

回王新班傅司理啓 辛酉生日

餘齡能幾，嗟戴白之陳人；高誼不遺，辱比紅之麗句。吹揚誤矣，把玩悚然。恭惟某官得之家傳，輔以學力。諸公恐後，薦書之墨未乾；榮宦在前，舊氈之青必復。特懸廟瑟，增賁門弧。自鏡衰容，感日月之逝矣；深藏至寶，防雷電之取將。《後村集》卷三五，小草本。

全宋文卷七五四八

劉克莊 六二

回陳正言啓 壬戌生日

襄陽耆舊之傳，非僕所敢知；汝南月旦之評，待公而後定。何哉！木槁灰寒之叟，得此日光玉潔之文。巨擘品題，衰蹤焜耀。恭惟某官以忠實自結于明主，其文辭獨行乎中朝。讜論危言，視建中諫議而無愧；精筆妙墨，與崇清次對而並驅。袞斧在其毫端，縉紳想其丰采。雖望之如嚴霜烈日，然即之則霽月光風。齒記末交，寵嘉初度。戲謔不爲虐，閔憐垂暮之光陰；嘻笑皆成文，假設聚星之問答。極翰墨家之能事，華癡頑老之餘齡。驪頷之寶易求，麟筆之褒難得。某敢不三熏紬繹，十襲閤藏？每誦茲予明農之言，願退爲於野老；所引昔吾先正之事，敬回施於明公。耿耿之深，云云則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徐常丞啓 癸亥生日

僕稟蒲柳先零之質，荏苒旄期；君有松柏後凋之心，記存初度。燁然麗藻，飾此朽株。恭惟某官百鍊至剛，一毫不挫。行藏大致，彷彿古人。太學齏鹽，久不遷於韓子〔一〕；曲臺綿蕝，莫能致者魯生。署東坡先生之舊銜，抗南州高士之遠志。尚且不遺故舊，曲盡殷勤。貧賤之交，獨叔知我；比興之作，惟商起予。以錦心繡口之詞章，爲雪鬢霜髭之光寵。某沐熏朗誦，肩鑪寶藏〔二〕。方戶庭無雀之可羅，忽牕几有虹之下闔。投我碩果，喻晚節之獨全；移此瓣香，爲名流而迴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遷：原作「違」，據小草本改。

〔二〕寶藏：原倒，據小草本乙。

回諸士友詩啓 癸亥生日

老夫耄及，久已蒼蟠；幼婦詞工，過相粉黛。恭惟某人雖徧交于名勝，尤加厚于陳人。昔入侍漢

廷，不能如得意之誦賦；今罷歸魯邸，乃肯從申公而受《詩》。追琢新章，寵光暮景。知我希則貴矣〔二〕，安用浮名；與人歌而和之，難扳絕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知我：原倒，據小草本乙。

回諸士友詞啓 癸亥生日

蓬矢四方志，深感頽齡；錦瑟五十絃，忽聆雅奏。恭惟某人貴名揭日，高誼薄雲。長吉《古錦囊》，皆苦吟而得者；少游《小石調》，豈放潑之謂乎？隳括新腔，光華暮齒。顧《周郎曲》，惜無歌者之繞梁；唱《金剛經》，幸借老夫之拍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方聽蛙啓 癸亥生日

生九十曰耄，素歆羨于鄉先；長五年比肩，尚接扶於吾黨。鏗鉤雅奏，黼黻始生。恭惟某人德邵年高，筆精墨妙。與耆英會諸公序齒，瞻之在前；閱夸毗子萬墳壓顛，歸然殿後。托朱絃之古調，華雪鬢之陳人。題紫霄峰頂之名，未應獨往；尋烏石崗邊之路，莫問幾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吳侍郎啓 癸亥生日

光景幾何，自嘆更生之垂老；樂歌妙絕，誤蒙季札之知音。宮羽鏗鏘，桑蓬焜燿。恭惟某官詞源倒峽，老幹參天。頃遍歷於繁官，皆自結於明主。是非褒貶之筆，凜鐵面而霜稜；嘻笑怒罵之文，亦錦心而繡口。直道不容而何病，交情久要而未忘。當署門設雀羅之時，乃越邑致鶴飛之曲。錦標過矣，筐實將之。某稽首拜嘉，堆懷銘惠。一貧乃見交態，永佩誼襟；七襄不成報章，莫酬藻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陳大卿啓 癸亥生日

大塊以老佚我，荷明主之放歸（二）；小人不知紀年，辱名卿之記憶。未忘舊好，特製新腔。恭惟某官文律咸韶，交情金石。念兩家嬉戲，俱爲騎竹之兒；及同社凋零，尚有戴花之老。古調居然寡和，頽齡賴以自強。林密山深，可共訪釣遊之處；家貧鄰富，願時沾膏馥之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放：原作「故」，據小草本改。

回曹守司直啓 癸亥生日

退士明農，慙愧掛衣冠之晚；故人作牧，記存懸弧矢之朝。枉二千石之朱轡，聆五十絃之錦瑟。恭惟某官朝之髦士，家之象賢。孔鯉過庭所聞，得于尼父；伯禽治國之意，本于周公。興念陳人，徼福先契。僕無原父一揮之筆，既髦宜休；公有子建七步之才，以文爲戲。倚聲奏郢客之曲，載酒訪子雲之居。極其殷勤，華此衰朽。勞以生，佚以老，幸百尺竿之下來；熾而昌，壽而臧，拈一瓣香而迴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教授啓 癸亥生日

香山居士晚節，自佚餘齡；廣文先生高歌，俾華初度。異哉驪頷之寶，至於雀羅之門。恭惟某官文成一家，書破萬卷。子雲思苦，中年悔篆刻之詞；太白才高，餘事及《清平》之調。桑蓬焜燿，韶濩鏗鏘。侍馬季長之絳紗帷，恨莫陪于高弟；無張平子之青玉案〔二〕，何以報于美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張平子：原作「張子平」，按此指漢人張衡，字平子，《文選》載其《四愁詩》，有「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之句，據以乙正。

回判官啓 癸亥生日

白髮三千丈，不記始生；錦瑟五十絃，忽聆絕倡。厚矣殷勤之意，華其衰颯之蹤。恭惟某官氣欲凌雲，文如翻水。庾郎從事，當時有紅蓮幕之稱；太白謫仙，餘事及沉香亭之作。託新腔之幼眇，爲暮齒之寵光。某盥手捧觀，堆懷感慨。贈我琅玕錦段，既韞匱而深藏；借君拍板門椎，姑逢場而作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曹官啓 癸亥生日

癡頑老子，不記始生；俊逸參軍〔一〕，忽聆絕倡。厚矣殷勤之意，華其衰颯之齡。恭惟某官英氣凌雲，詞源倒峽。阮生三語，清淡爲風流之宗；太白百篇，餘事及《清平》之調。託新腔之幼眇，下同判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俊：原作「後」，據小草本改。

回林通判啓 癸亥生日

天將壽我，皤然享黃髮之期；歲晚華予，鏗爾奏朱絃之曲。交情無斃，初度有光。恭惟某官雲霄之志素高，月旦之評尤嫩。興懷老叟，嘗忝近臣。山巨源啓事雖多，孰先嵇叔；衛將軍賓客皆去，僅有任安。因其蓬矢之懸，寵以香奩之作。誦蜀客《遊獵》之賦，莫吹送以上天；尋洛英真率之盟，願牽聯而入社。《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徐常丞啓 甲子生日

凋年急景，自箋表聖之宜休；永歌長言，尚記靈均之初度。探諸驪頤，賁此雀羅。恭惟某官養孟氏之浩然，識孔門之大者。帝命伯夷典禮〔一〕，直哉惟清；子謂平仲善交，久而愈敬。興懷遺老，適屈始生，援洛下之耆英，暨渭南之仙伯，恐晚節浮沉之有悔，每忠言從臾其辭榮。形爲兩喜之詞，寧非三益之友！某偶因目眚，虛辱聲詩，被藻飾而厚顏，佩祝規之盛意。僕迫桑榆而救失，暮景何追；公如松柏之有心，歲寒乃見。倡酬豈敢，鄙拙是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帝：原作「常」，據小草本改。

回仙遊鄧宰啓

甲子生日

踰七望八之年，吾衰也久矣；駢四儷六之作，胡爲乎來哉！語妙琴堂，光生蔀屋。恭惟某官寬柔以教，嘻笑成文。老僕歸耕，跡托於武城之宰；君侯尚齒，加禮于絳縣之人。以黃麻紫誥之才情，借白髮蒼顏之光寵。某過煩貽翰，曲軫垂弧。召卓、魯兩令來歸，何慚于昔；援潞、蜀二公見擬，殊匪其倫。勉課蕪詞，少酬藻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吳侍郎啓

一 甲子生日

穎濱遺老〔二〕，自感慨其餘生；洛下耆英，尚記存其初度。方乞閑身而掃軌，忽傳遠使之及門。語妙珠璣，光生弧矢。恭惟某官進則鳳鳴于千仞，退而龍卧者十年。某水某丘，既歷訪釣遊之處；大寒大暑，未嘗出安樂之窩。興念陳人，素叨末契。昔彈冠强起，屢煩誦北山之移；今還笏徑歸，復許入東林之社。味新腔之豪壯，覺衰態之激昂。盎然交情，厚矣珍貺。檢點金閨彥，偉晚節之後凋；摩挲銅狄人，拈瓣香而回嚮。中丹所蘊，副墨未殫。《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穎：原作「穎」，據小草本改。

回吳侍郎啓 二 甲子生日

伏蒙某官軫記殘生，揆摘妙思。以甘泉持橐之老，德望素高；于神武挂冠之人，交情愈厚。恩勤至矣，感慨係之。某拜手登嘉，捫心知愧。九老像傳而畫增價，肯着衰遲；六丁力盡而山不前，自嗟綿薄。敬裁拙訥，少答謙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諸士友詩啓 甲子生日

飾巾待盡，忘設門弧；下筆有神，忽絃廟瑟。發天才之亮特〔一〕，增陋室之光華〔二〕。恭惟某人胸蟠萬卷之書〔三〕，手織千機之錦〔四〕。念其耄老，援五福一曰壽之言；形諸咏歌，追一篇三致意之作。揆摘麗藻，黼黻朽株。若八音之克諧，錯陳罄莞；恐六丁之下取，永闕巾箱。輒課訥辭，少酬佳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亮特：原缺，據小草本補。

〔二〕增陋室之：原缺，據小草本補。

〔三〕萬卷之書：原缺，據小草本補。

〔四〕手織：原缺，據小草本補。

回諸士友詩啓〔二〕 甲子生日

老將至云爾，不記始生；言不足歌之，忽貽絕倡。晚景之榮甚矣，歲寒之誼卓然。恭惟某人思穿天心，語破鬼膽。賈生賦妙，《離騷》可與爭光；郢客調高，曲子豈能縛住。鏗鉤雅奏，焜耀頽齡。蟠屈雄才，入花間香奩之體；鋪張鉅典，待芝房寶鼎之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士友：原倒，據小草本乙。

回曹守啓 一 甲子生日

西清遺老，願受塵而之滕；東叟象賢，肯避堂而舍蓋。袖珠璣之璀璨，懸弧矢而寵光。恭惟某官循良二漢之風流，賦詠七子之氣骨。謂八十公病免，已愧穆生；與二千石交通，又非李白。念梔面霜顛之衰朽，出錦心繡腸之緒餘。駐小隊於林間，移行厨于竹裏。載醪鄭重，素知次公之醒狂；還贄空

疏，幸恕淵明之醉誤。所爲感慨，未易披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曹守啓 二 甲子生日

伏承貽翰，俯記懸弧。先生去歸其鄉，自慚已晚；大夫有賜于士，辱記始生。盡出于使君之庖，幾塞破書生之屋。名爲例卷，實則加籩。念其祝鯁鯁之時，亦云耄矣；與之共饗殮而食，豈非賢哉！謂諸侯無臣寓公之文，況長吏奉問高年之誥，里閭健羨，邦域傳誇。雖微清淨之言，可裨曹相；獨有熾昌之頌，回嚮魯侯。謹課訥辭，少抒謝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鄭倅啓 一 甲子生日

病叟休官，自嘆光陰之垂老；故交監郡，肯分風月以乞人。託古調而倚聲，覺頽齡之增氣。恭惟某官清若金莖之承露，皎如玉露之臨風。師友磨礪，家庭講貫。高才關決，王祥功康海沂；餘事詩騷，君房語妙天下。箴箴屈重，弧矢生光。虛辱載醪，未嘗識子雲之字；不閑度曲，安能和郢客之音。感慨茲深，染濡莫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鄭倅啓 二 甲子生日

暮景引年，甚矣一禿翁之髦；歲寒念舊，卓哉半刺史之賢。凡厥筐盼，極其珍腆，蔀屋頓爲之光寵，冰廳倍有于破除〔二〕。靖惟負耒願耕之民，固難方命；輒援受羹反錦之誼，庶免傷廉。已勒別箋，少酬隆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冰：原作「水」，據小草本改。

回林農卿啓 甲子生日

三益之友多聞，尤殷勤于久要；兩喜之言溢美，欲光寵其始生。櫟括新腔，吹噓朽質。恭惟某官停箸每形于天獎，影纓已峻于月聯。《易》學精微，探索于王弼、鄭玄之外；《騷》詞要眇，頡頏于景差、唐勒之間。憐晼晚之光陰，沾賸殘之膏馥。某徒能朗誦，良愧暗投。賦綠野堂之詩，敢煩屬和；踐烏石崗之約，儻肯相尋。還贄不工，負荆以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趙工部啓 甲子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挺諸王孫之秀，占甲科郎之先。然藜天祿閣中，諸儒服其宿學；看花玄都觀裏，同舍立於下風。憐晼晚之光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方常簿啓 〔二〕 甲子生日

上同。某官貴名揭日，直幹參天。造辟指陳，《易》曰王臣蹇蹇；與人交際，子在鄉黨恂恂。憐晼晚之光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簿：原作「薄」，據小草本改。

回林尚管啓 甲子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汝南之評甚美，山陰之譜絕高。士慕浮名，癡守政事堂之筆；公求遠次，歸尋真率社之盟〔二〕。憐晼晚之光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尋：原作「甚」，據小草本改。

回趙循州啓 甲子生日

上同。某官在尉佗郡有百年之愛，於延陵相無半面之交〔二〕。著《辨誣書》，烏有此事；尋《遂初賦》，實獲我心。憐晚晚之光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於：原作「子」，據小草本改。

回方寺丞啓 〔二〕 甲子生日

上同。某官鷺序久倍于羣彥，鯉庭富有于異聞。對玉座而昌言，何其壯也；視鐵庵之諫草，是以似之。憐晚晚之光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寺：原作「侍」，據小草本改。

回林知縣啓

甲子生日

上同。某官才情藻麗〔二〕，機監清明。民懷武城、單父之絃聲，見稱賢尹；上用乾道、淳熙之典故，將拜緊官。憐晚晚之光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藻：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卓漳州啓

甲子生日

退老明農，已拜神武門之疏；故人作牧，未寒真率社之盟。櫟括新腔，寵光初度。恭惟某官成周髦士，先漢甲科〔二〕。避弋退飛，以熙寧不容而去；改弦入覲，爲開元有道少留。謂津要之立登，乃蕃宣之自說。置盂水，拔薤木，郡人皆曰清官；開竹棧，擲桑弓，山越復爲赤子。既循良之居最，猶故舊之不遺。興念衰陳，素叨好雅。昔陪半老儒之後，蓮照禁中；今成一禿翁而歸，草深戶外。自不記桑弧之旦，乃爲鏗寶瑟之音〔二〕。某視蔭淒涼，聞歌感慨。無《青玉案》之作，美贈難酬；踐烏石岡之言，相尋未晚。輒抒拙訥，少答殷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漢：原作「率」，據小草本改。

〔二〕鏗：原作「鑑」，據小草本改。

答卓漳州親書啓

甲子生日

老夫毫無能矣，不記賤生；鄉人善者好之，特垂華問。方謝親朋而掃軌，忽驚軍將之打門。郢客調高，君房語妙。由胸中六家九流之洞貫，故筆端千變萬態而無窮。發藥孔多，應酬不暇。恭惟某官大庭前列，華省望郎。入朝奏太史之書成，出守得文公之補處〔一〕。討論潤色爲命，使演綸視草以尤宜；嘻笑怒罵成文，雖據案坐曹而不廢。記憶光陰之遲暮，分張膏馥之賸殘。某眼眩花生，心關藥裹。已飭楷牋而亟拜，復濡惡札而重陳。安渤海之功高，君且召矣；營菟裘之計決，吾將老焉。《後

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之補處：原缺，據小草本補。

全宋文卷七五四九

劉克莊 六三

回上寓啓 乙丑生日

老夫耄矣，自古無百年之期；鄉人好之，以愚有一日之長。揔摘麗藻，粉飾頽齡。恭惟某官讀五車書，織千機錦。念此暮遲之光景，託諸嘻笑之文章。然某頃事先皇，叨塵法從。挂神武之衣冠雖久，痛鼎湖之弓劍如新。未釋沉憂，都忘初度。記存獨厚，辭受兩難。厭腰黃眼赤之勞，灰心却掃；愛玉白花紅之作，拜手寶藏〔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寶：原作「瑶」，據清抄本改。

回秘閣徐提刑啓 一 乙丑生日

八十餘老，自不記其始生；三百五篇，今寧無于古作。門弧侈甚，廟瑟鏗然。恭惟某官華省望郎，外臺膚使，興念布衣交之誼，發爲錦瑟段之章。然某納履之願雖諧，遺弓之痛未釋。揆予初度，非我敢知。懷南豐一瓣香之勤，拜青州十從事之惠。老夫無能耄矣，愧還笏之已遲；先生上壽時乎，欲舉觴而未忍。敬抒拙訥，少見銘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秘閣徐提刑啓 二 乙丑生日

退藏已久，歸田爲負耒之人；記憶未忘，越境問垂弧之旦。頽齡榮甚，高誼凜然。某鋪楚澤公子之糟醅，飲醇醪而有愧；飽錦里先生之芋栗，見碩果而失驚。屬抱先皇弓劍之悲，不勝老臣軒廐之慕。投李報玖，自憐囊褚之貧；戴笠乘車，方羨繡衣之貴。《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蒲領衛壽成啓

乙丑生日

辰乎去何速，自感慨于旄期；愛之欲其生，辱寵綏其初度。公雖好禮，僕則懷慙。恭惟某官雅致甚清，宦情素薄。進以禮，退以義，安知環尹之榮；貧無諂，富無驕，不改布衣之交。衆趨新貴，獨念陳人。碩果登梓，精幣實筐。感故人金石之意，尺素遙臨；抱先皇弓劍之悲，左弧罷設〔一〕。廉可無取，却爲不恭。戴笠乘車，雖不同于出處；受飧返璧，莫少答於殷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罷：原作「寵」，據小草本改。

回曹守司直啓

乙丑生日

行滕文公之政，久託依棲；問絳老人之年，猥蒙禮敬。烹魚之書適至，羅雀之居有光。恭惟某官東畎象賢，西京循吏。廟論徵黃之意決，莆民借寇之情深。幸四輩之小遲，念一翁之大耄。駢羅臺餽，光寵門弧。公方奉孔廟之豆籩，僕追愴橋山之弓劍。意雖勤于祝饘，食豈忍于下咽！詩人投瓜報琚，莫酬嘉惠；昔賢受羹反錦，竊慕遺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陳尚書啓 乙丑生日

人希七十者，餘生矧迫于旄期；詩有六義焉〔一〕，傑作尚存于古意。揆摛鴻筆，光寵爵羅。恭惟某官忠結人主之知，文鼓天下之動。百篇剴切，傾倒鯁言；一字謹嚴，本原麟史。雖《易》曰王臣蹇蹇，然子在鄉黨恂恂。念此衰殘，祝其壽嘏〔二〕。叨兩制則負乘過矣，擬三賢特齒髮似之〔三〕。從耆英洛社之游，未諧撰杖；茹先帝鼎湖之痛，莫挽遺弓。槁木寒灰，視蔭幾何；明珠拱璧，無脛而至。每吹噓于吾黨，猶煖熱于此翁。某自省惰荒，難扳名勝〔四〕。朱弦三嘆，忽聞清廟之音；緹襲十重，永作傳家之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焉：原作「爲」，據小草本改。

〔二〕嘏：原作「蝦」，據小草本改。

〔三〕齒：原作「茲」，據小草本改。

〔四〕名：原作「古」，據小草本改。

回李禮部啓 乙丑生日

西清遺老，勞侍從而掛冠；南宮先生，驅文詞而入筆。交情無斁，初度有光。恭惟某官運斤成風，尚絅惡著。駕湘中輶傳，甫爲登車攬轡之行；歸汾曲田廬，不改彈琴著書之樂。念病叟光陰之晚，分詞人膏馥之賸殘。不炙手於炎炎，每垂情于寂寂。某屬悲弓劍，罷設桑蓬。莫追逐而參翔翺，第愛惜以爲珍寶。題唐謫仙黃鶴，未易續貂；隨周柱史青牛，或堪爲馭。《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莆田仙遊兩宰啓 乙丑生日

滕文公與許行處，茲幸受廬；晉大夫使絳老年，古尤尚齒。新腔幼眇，華髮競榮。恭惟某官有粲然文，臨壯哉縣，萬口誦龍筋鳳髓之判，片言折鼠牙雀角之爭。減晉陽繭絲之租，孰知尹鐸；至武城絃歌之室，惟有澹臺。念此陳人，託諸古調。某屬悲弓劍，罷設桑蓬。自憐灰寒木槁之餘，猶愛玉白花紅之作。豈無青史，大書雉止之祥；未有雪兒，低唱鶴飛之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回兩教授啓 乙丑生日

居士四休，已栖遲于晚景；廣文獨冷〔一〕，肯煖熱于陳人〔二〕。自慚華皓之餘，猥辱青黃之飾。共惟某官文有古意，經爲人師。席下執經，但見門人之屢滿；樽中有酒，不知坐客之飢寒。偶成嘻笑之文章，假寵豁童之齒髮。何修而獲，無德以堪。某衰殘不記於桑蓬，攀慕未忘于弓劍。白羣襦送老，莫報珍投；絳紗帷授徒，儻蒙私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一〕冷：原作「淡」，據小草本改。

〔二〕熱：原作「熟」，據小草本改。

回曹職官啓 乙丑生日

病翁耄及，久矣退閑〔一〕；幼婦詞工，施諸衰朽。過辱青黃之飾，足爲華皓之榮。恭惟某官果藝在政事科，英妙入文章籙。至是邦，聞其政，異人之求；問老人，使之年，何齒之宿。鏗鐃古調，光寵頽齡。某方深弓劍之悲，無復桑蓬之志。空煩墨客〔二〕，揮綵筆而永歌；未有雪兒，拍紅牙而低

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

〔二〕閑：原作「寒」，據小草本改。

〔三〕空：原作「笠」，據小草本改。

回陳尚書啓 丙寅生日

伏承揮翰，俯記垂弧，專倖剝啄而叩門，縟禮便蕃而塞屋。年瀕晚暮，安于山林臯壤自娛；誼薄雲天，不以寒暑燥濕改度。垂情至此，無德堪之。恭惟某官立朝則烈日嚴霜，接人則光風霽月。興懷病叟，同事先皇。昔韶奏鳳來，俱聆于廣樂；今鼎成龍去，同抱于遺弓。憐其景迫于桑榆，祝以壽侔于樛櫟。永叔譏老不知退〔二〕，僕願銘膺；獻可云事尚可爲，公宜努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譏：原作「議」，據小草本改。

回林中書啓 丙寅生日

僕小家數，光陰矧迫于暮遲；公大宗師，膏馥許沾於殘賸。色絲好妙，華髮艷榮。恭惟某官足躡

天梯，手織雲錦，小則千詩百賦，大而九制三麻。《羽獵》以前，爭誦子雲之少作；玉局而後，始見坡仙之大全。徧履清華，不遺故舊。金口辱爲之善頌，白頭反似于新知。急景凋年，八袞羞縣于弧矢；華星秋月，兩篇永闕于巾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林農卿啓

丙寅生日

范叔舊綈袍，交情未改；秦郎《小石調》，初度有光。自顧尪殘，曷堪拂拭！共惟某官眼空四海，氣蓋諸公。先朝聞籍甚之名，同社伏飄然之思。當年應制，高才奪宮錦之袍；餘事填詞，古調奏雲和之瑟。出噓枯之妙語，華垂暮之頽齡。故鄉憐老鶴之歸，悽其有感；貧舍乏春鷥之轉，持此安施！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徐提刑啓

丙寅生日

病叟衰殘，有子房赤松之興；故人繾綣，遺武公《綠竹》之詩。逸思飄然，閤投過矣。恭惟某官至剛至大，有勇有仁。按發之威，動搖山岳；平反之念，對越穹蒼。方奉行楮幣之新書，乃記憶布衣之舊好。作爲善頌，假寵頽齡。曾謂退閑，尚煩煖熱。某已挂神武衣冠而云，未忘橋山弓劍之

哀。瑟兮僊兮，豈有文章之可述；美矣善矣〔二〕，如聞韶武之遺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熱：原作「熟」，據小草本改。

〔三〕美：原作「善」，據小草本改。

回卓刑部啓

丙寅生日

林下山間，方安一丘壑之趣；柳邊沙外，忽貽千秋歲之詞。寶瑟鏗然，桑弧寵甚。共惟某官然藜名勝，剖竹循良。上方嘉唐邑得禾之祥，朝未行渤海罷兵之賞。非若淺夫有幾微見面，惟于故人相爾汝忘形。憐晚暮之光陰，分賸殘之膏馥。金縷唱，紅牙拍，虛辱新腔；毛錐禿，鐵硯穿，難賡逸韻。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趙工部啓

丙寅生日

甚矣吾衰矣，忘設門弧；言之永歌之，忽絃廟瑟。憐其皓白，飾以青黃。恭惟某官丹桂高攀，青雲闊步。同時文館，推一更生；千古詩壇，有兩工部。言念山中之執友，僅存圯上之老人，鑄此偉

詩，華其晚節。召李太白進《清平調》，行登子於寶床；陪傅大士唱《金剛經》，願借余之拍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林太博啓 丙寅生日

晚節末路，忝陪洛下之後塵；永歌長言，忽奏郢中之古調。其榮甚矣，何德堪之！共惟某官國之俊良，士者師表。韓退之作《進學解》，招之使前；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愈敬。憐半垂之白髮，分絕妙之色絲。味莊生櫟樹之言，僕幸逃于天伐；和漢帝栢梁之製，君盍筮于清華。《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權郡啓 一 丙寅生日

村翁初度，素無麟紱之祥；地主親臨，忽有驪珠之贈。新腔叶律，暮齒生光。共惟某官清若冰壺，皎如玉樹。先皇之所親策〔二〕，諸老莫不知名。偏壘局才，未足展治中之逸足；大賢爲政，不必分刺史之真符。每設醴以待穆生，亦屏騎而過黃憲。挾摛麗藻，披拂朽株。材思已衰，安敢和郢中之曲；風謠甚美，尚能續沂海之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親：原作「新」，據小草本改。

回權郡啓 二 丙寅生日

某倦返故栖，老逢初度，無桑蓬壯志，有弓劍餘哀。敢圖地主之仁賢，深念山翁之耄耄，騰牋問勞，實筐匪盼。顧朽質安知龜鶴之年，犯先賢兼取熊魚之戒。擇而辭受，甚矣銘藏。苟令熏衣，願丐筆端之賸馥；盧敖據殼，儻陪物外之勝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李禮部啓 丙寅生日

廢《蓼莪》之卷〔一〕，老尚慕親；保樗櫟之年，公真愛我。贈錦心繡腸之作，爲霜顛樞面之榮。恭惟某官粲然有文，淵乎似道。弱水三萬里，追逐于羣仙；苦縣五千言，傳授于始祖。念陳人之暮齒，按樂府之新腔。會天津橋，踐西洛耆英之約；尋烏石路，誦半山老子之詩。第恐癯殘，難扳壽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莪：原作「我」，據小草本改。

回趙梅州啓 丙寅生日

吾年耄矣，辭荷橐而乞身〔一〕，君思飄然，倚玉簫而度曲。不圖暮齒，辱贈新腔。恭惟某官蟾桂高攀，虎符洊剖。詞章爾雅，諧樂府之六律五音；倫類貫通，知漢宮之千門萬戶。乃弦古瑟，以賁左弧。忝陪洛下之游，敢云齒宿？欲和郢中之倡，自愧才衰。《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荷：原作「何」，據小草本改。

回鄭太社啓 丙寅生日

僕瀕耄耄，都忘熊夢之祥；君富才情，爲製鶴飛之曲。不圖俚耳〔一〕，忽聽新腔。恭惟某官虎榜名高，鵬行譽蚤。寧種杞菊，爲甫里之散人；不把蒲萄，博涼州之刺史。顧如遺老，舊客元樞，念其景迫于桑榆，祝以壽侔于樛櫟。蓬矢四方之志，寧復壯圖；朱弦三嘆之音，尚含古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俚：原作「俾」，據小草本改。

回林安溪啓 丙寅生日

余學無成，冉冉至老；君詩多態，豐豐迫人。自慚皓白之餘，忽被青黃之飾。恭惟某官鑄出奇偉，掃空腐陳。粵白子雲、相如以來〔二〕，賦筆幾絕；孰謂少陵、謫仙之死，詩壇遂荒。挺生若人，將付此事。觀其賀樗庵桑蓬之作，借以發弓寮翰墨之豪。鶴瘦龜饑，朽質難希于上壽；鳳儀麟獲，高才必瑞于明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粵：原作「奧」，據小草本改。

回陳宰僭啓 丙寅生日

漢廷視草之人，厭承明而請老；河陽種花之令，歌樂府而華予。泠然古音，榮甚初度。恭惟某官書囊無底，吟筆有神。卧元龍之樓，素挾豪氣；至言偃之室，惟聞絃聲。分天孫織錦之章，華野史垂弧之旦。扈蹕第甘泉之頌，莫扳附于從官；聯袂和魯山之歌，願率先于耆老〔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願：原作「原」，據小草本改。

回蕭教授起大韓山長伯高啓 丙寅生日

維摩居士老病，坐感歲時〔一〕；廣文先生高歌，聲滿天地。其榮至此，何德堪之！恭惟某官腹貯五車，筆扛九鼎。盍早給尚方之札〔二〕，云何采泮水之芹。侍夫子之席間，並進四科之高第；期老人于圯上，非爲一卷之素書。奏雲和太古之音，華靈均初度之旦。雖田光納履，久已作于閑人；縱鄭老無氈〔三〕，所願陪于下客。《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時：原作「事」，據小草本改。

〔二〕札：原作「禮」，據小草本改。

〔三〕縱：原作「蹤」，據小草本改。

回職曹官啓 丙寅生日

一禿翁耄及，久矣引年；三語掾才高，爲之度曲。自慙垂暮，良費噓枯。恭惟某官承露金莖，臨風玉樹。隨羣而入，孰如我之賢勞；直道而行，不計公之喜怒。言念老生之初度，俾沾才子之殘膏。

忽聆三嘆之音，倡焉寡和；欲效七襄之報，織不成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王縣丞得三啓

丙寅生日

余髮種種，忘麟紱之祥；君思飄飄，有驪珠之贈。自慚跼蹐，不稱揄揚。恭惟某官有是天才，輔以學力。章騰鸚薦，見知當路之諸公；書訪雀羅，加禮受塵之一老。燁然麗藻，賁此朽株。急景凋年，懶陳于弧矢；華星秋月，永闕于巾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張監務

邦洵啓

丙寅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筆幹千鈞，胸蟠萬卷。興公之賦，擲地有聲；文昌之詩，如雲多態。言念老生之初度，俾沾才子之殘膏。忽聆三嘆之音，倡焉寡和；欲效七襄之報，織不成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全宋文卷七五五〇

劉克莊 六四

回方山長至啓 丙寅生日

落日沒山西，吾生休矣；涼風起天末，子意如何？投贈新章，寵光初度。伏惟某官高攀月桂，薄采泮芹。侍天子之席間，進生徒而私淑；拜德光于牀下，爲耆舊而執謙。念陳人蒼顏白髮之餘，分才子黃絹色絲之製。凋年急景，屏弧矢而勿垂；秋月華星，寶巾箱而永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楊縣丞思謙啓 丙寅生日

乖崖老尚書，匆匆忘初生之日；平原佳公子〔一〕，洋洋聞正始之音。恭惟某官漢關西名家，唐靖恭舊譜。暫爲假令，河陽之花盛開；見謂文丞，藍田之松對植〔二〕。顧如英妙，尤篤交游，念其晚暮

之年，贈以陽春之曲。空煩墨客，按金縷之新聲；未有雪兒，拍紅牙而低唱〔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原：原作「元」，據小草本改。

〔二〕松：原作「私」，據小草本改。

〔三〕唱：原作「倡」，徑改。

回士友啓 丙寅生日

老夫耄矣，如焦穀之枯；鄉人好之，有靈椿之祝〔一〕。古音要妙，暮齒競榮。恭惟某官志抗雲霄，評高月旦。無友弗如己者，雖泛愛而親仁；善謔不爲虐兮，或以文而爲戲。贈以郢中之絕倡，擬之洛下之耆英。自顧衰頹，不堪拂拭。譏秦少游入《小石調》，子豈放潑乎〔二〕；陪傅大士唱《金剛經》，吾將逃儒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祝：原作「作」，據小草本改。

〔二〕放：原作「況」，據小草本改。

回卓刑部啓 丙寅生日

僕侵尋大耄，慕華陽真逸之風；公倡率羣賢〔二〕，開洛社耆英之會。固已有不貲之破費，乃復叨甚腆之匪盼。雖被高情，寔包厚媿。敬以璧返，均之銘藏。得鹿心灰，不記覆蕉之殘夢；吸鯨量減，浪云逢麴而流涎。姑削牘以稟酬〔三〕，別負荆而摧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公：原作「光」，據小草本改。

〔三〕酬：原作「訓」，據小草本改。

回諸友醵飲啓 丙寅生日

一老乞骸，久挂冠而還里；諸賢尚齒，欲載酒而過門。聯璧招邀，剝臠愧悚。折枝長者，式昭遜悌之心；先酌鄉人，敢曰斯須之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黃教授啓 丙寅生日

家溫身寵，退臣莫報于國恩；兄事肩隨，舊友未忘于交誼。豈敢追攀于先進，居然獎借于晚生。恭惟某官齒宿而意新，年高而德邵。叔度汪汪之量，華胄相望；武公抑抑之詩，旄期不亂。念其昔叨末契，今亦暮齡，雖才不才之爾殊，然老吾老以相及。見鄉人長者則拜，況辱珍投，誦廣文先生之歌，難酬絕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林中書啓 丁卯生日

短檠棄擲，僕烏睹青藜杖之光；老筆森嚴，公占斷紫薇花之樣。托錦心繡腸之作，爲禿眉黃髮之榮。恭惟某官聞正始音，識關雎亂。文則史，質則野，衆作皆然；齒之宿，意之新，一人而已。既備大宗師之全體，亦工《小石調》之新腔。慷慨高情，光華初度。某久拋書案，未減藥囊。方若昏花，望金篦之剖膜；恨無妙麗，倚玉簫而成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陳提刑啓 丁卯生日

挂衣冠于神武，力請還山；立繡斧于雲霄，未忘同舍。託樂府新腔之妙，爲野人初度之榮。恭惟某官粉省望郎，蘭臺良史。吟玄都觀〔二〕，並遊各看于桃花；扈甘泉宮，大半已持于荷橐。雖近辭于禁密，猶遠有于光華。嘉其保晚節之香，示以禮高年之意。某情懷牢落，瞻視昏花。墨妙筆精，自可供清平之調；曲高和寡，若爲賡幼眇之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都：原作「妙」，據小草本改。

回鄉守趙計院啓 丁卯生日

皇覽揆予初度，自感餘齡；諸侯不臣寓公，力行古道。贈以陽春之曲，賁其晚暮之年。恭惟某官皦皦冰清，巖巖壁立。憩棠訟少，拔薤才高。舂陵之行，杜子美爲之起畏；南山之判，蘇味道見之必羞。櫜括金石之音，輝華弧矢之旦。某堆懷銘惠，稽首拜嘉。歌益郡之中和，素非才子；誦魯侯之燕喜，殊愧風人〔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愧：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趙倅啓 丁卯生日

僕老於劉子政，不記始生；君賢如趙德麟，爲歌古調。桑蓬焜耀，宮羽協諧。恭惟某官妙吐天葩，高攀月桂。漢京士子，相推舉太學之幡；唐朝公卿，爭傳誦《阿房》之賦。躬行水利，永障濤瀾；客至冰廳〔一〕，但談風月。每念垂車之叟，今爲負耒之氓，託錦心繡腸之辭，假梔面霜顛之寵。某自憐韓老，慨然發于《秋懷》；所願秦郎，移此施之《春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冰：原作「水」，據小草本改。

回林農卿啓 丁卯生日

樗櫟無用，幸天罰之偶逃；松柏有心，于歲寒而乃見。假黃絹色絲之作，爲蒼顏白髮之榮。恭惟某官館殿名流，山林特起。昔鵠來太液，曾賡應制之歌；今龍去鼎湖，空抱遺弓之泣。尚念同時之髦士，今爲謝事之禿翁，奏郢中而揄揚，率洛英而存問。兒童驚喜，里社傳誇。某自顧尪殘，曷堪提

獎！目有赤眚，全拋插架之書；家無絳唇，空負繞梁之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卓刑部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以黃甲名流，居紫陽補處。以仁政代暴政，不數罟以取魚；視畬民如省民，爭解刀而佩犢。渤海之璽書甫下，中山之謗篋已興。有歌詠發乎性情，無幾微見于言面。古調鏗鐃于郢曲，高軒領袖於洛英。某自顧尪殘，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趙梅州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卓雅不羣，勞謙自牧。石門泉濁，不能易夷齊之心；長樂瘴清，亦既奏中和之最。方擁旌旗于新府，未忘車笠之舊交。贈我好歌，華其初度。某目有赤眚〔二〕，下同。《後村先生大全

集》卷一二四。

〔二〕目：原作「自」，徑改。

回趙工部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甲殿上之傳臚，紹山中之文印。條冰若杜子美，掃空萬古之詩人；太乙照劉更生，引領同時之學士。念申公八十餘之老，製秦郎千秋歲之詞。金石鏘然，桑蓬榮甚。某目有赤眚，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林尚管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通務之儒，識時之傑。機、雲不作，久無競爽之才；蘊、藻以來，復見二難之懿。骯髒弗容于細德，殷勤加惠於淡交〔二〕。隳括宮商，寵光弧矢。某目有赤眚，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淡：原作「談」，據小草本改。

回莊省門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家學傳衣，世科拾芥。義方孝謹，藻齋先生之嫡孫；詩律森嚴，戇庵老子之宅相。謂立登於要路，忽勇退于急流。櫟括古音，光華初度。念此翁之晚歲，與吾父以齊年。某自顧尪殘，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李書監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漢甲科郎，周譽髦士。四庫書付之典掌〔一〕，六館生有所師承。始從烏大夫之招，壹如溫造；不負衛將軍而去，獨有任安。櫟括宮商，寵光弧矢。某目有赤眚，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付之：原倒，據小草本乙。

回南劍林倅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用世才周，康時志廣〔二〕。雙溪監郡，未免斲而小之；萬里建侯，會當圖其大者。念陳人之初度，製樂府之新腔。某自顧尪殘，下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志：原作「忘」，據小草本改。

回邵武林倅啓 丁卯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科第摘髭，功名唾手。書上光範，蒙夾袋之知；舟近蓬萊，忽引航而去。暫作樵川之通守，未忘洛社之陳人。櫟括宮商，寵光弧矢。某日有赤胄，下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徐提舉啓 丁卯生日

大士無障礙，未回瞎漢之昏花；使臣有光華，尚記禿翁之衰朽。贈以驪珠之作，過於麟紱之榮。

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遺直。雖冰霜勁節，屢聳瞻埋輪攬轡之威〔二〕；然金石交情，初不隔乘車戴笠之勢。灑翰示綈袍之意，遺詩賁弧矢之朝〔三〕。某自顧尪殘〔三〕，曷堪提獎！欲焚筆硯，難賡郢客之古音；永闕巾箱，留作鄴侯之家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埋：原作「仰」，據小草本改。

〔三〕朝：原作「期」，據小草本改。

〔三〕自：原作「目」，據小草本改。

回方秘書啓 丁卯生日

維摩病居士，忘蓬矢之紀祥；世南行秘書，倚玉簫而度曲。高情繾綣，朽質光華。恭惟某官氣欲凌雲，文如翻水。告于爾后，屢對賈生于席前；用之鄉人，肯拜德公于牀下。遂令俚耳，獲聽古音。某久廢燈窗，尚親湯液。傳玉函之訣，冀洗昏花；歌金縷之詞，恨無妙麗。《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黃帥機林安溪啓〔二〕 丁卯生日

求玉杵曰，歎刮膜之無方；唱金縷衣，忽倚簫而度曲。協諧律呂，焜燿桑蓬。恭惟某官粲然有文，淵乎似道。俗間火食語，一洗哇淫；天上步虛詞，罕聆幼妙。念病翁之華髮，贈才子之色絲。加厚久要，有光初度。某譬遶月鵲，固難擇木而棲；無囀春鶯，空負遶梁之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帥：原作「師」，據小草本改。

回徐提舉啓 戊辰生日

生也有涯，素安定分；壽則多辱，飽閱交情。矧相逢車笠之時，猶未忘弧矢之旦。事真創見，感不容聲。恭惟某官古典刑人，今文章伯。自漢大農平準之後，普沾紅腐之蓋藏；及暴公子直指以來，重識繡衣之風采。繩強宗以安善弱，薦健吏以勸事功。不圖濟南老生九袞之翁，曾是冀州刺史故人之舊。餉山濤常少，知欲者之不多；哀范叔一寒，有故交之餘戀。蟠屈烈日嚴霜之操，揜摘華星秋月之

章。某受則傷廉，辭則方命。捧書亟拜〔二〕，驚雙明珠之暗投；倒橐冥搜，拈一瓣香而回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亟：原作「函」，據小草本改。

回鄉守趙計院啓 戊辰生日

人生百歲，端如過隙之白駒；我瞻四方，僅有還鄉之黃鵠。感君侯之善頌，動蒙叟之喜心。擊鉢材鏗，報瓊禮闕。恭惟某官笑談霏屑，咳唾成珠。君苗讀士衡文，生欲焚其惡札；味道見審言判，死猶帶于羞容。似憐濟南之老生，遠引淇澳之君子。觀鄉意古，尚齒義高。某暫設門弧，永爲家寶。豈無愛客，舊雨去而不來；深恐偷兒，半夜負之而走。《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江倅啓 戊辰生日

上同。動蒙叟之喜心。恭惟某官以簡易得民心，以安靜爲政體。粵從關決〔二〕，洗清俗吏之簿書；時與賓朋，管領冰廳之風月。憐才古意，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粵：原作「奧」，據小草本改。

回林中書啓 戊辰生日

皇揆初度，莫報親劬；人羨久生，不知老至。揆摘鴻筆，光寵雀羅。恭惟某官文包化工，學到聖處。仲舒最宜詞掖，絲綸成一家之言；應氏三入承明，麻卷似六經之體。追唐元、白，軼宋汪、綦。若牋釋苦里蒙縣人之書，尤契合漢文寶太后之意。及穆陵髯絕，遼海鶴歸，似憐絳老之衰，許入洛英之會。托牙絃之古調，祝銅狄之高年。某自顧衰癯，難扳名勝。冰稜間道〔二〕，難酬平子錦繡段之章；虹氣亘天，永作米家書畫船之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稜」原作「梭」，「間」原作「問」，據小草本改。

回林農卿啓 戊辰生日

上同，不知老至。厚矣金石交之好，贈之錦繡段之章。恭惟某官承絕學之傳，得先天之妙〔二〕。始奇陸生新語，今說詩書；及覽枚叔奏篇，尤稱賦頌。青雲失脚，白首抽身。以憐絳老之衰，許入洛

英之會。托牙絃之古調，祝銅狄之高年。某自顧衰癯，難扳名勝。戶外客屨，豈無蹵然之音；帳中《論衡》，恐有負之而走。《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先：原作「光」，據小草本改。

回卓刑部啓 戊辰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華省望郎，御屏賢牧。摩娑高先生，喬木皆已成陰；封植朱文公，甘棠至今勿翦。其治爲七閩之冠，雖去有百年之思。似憐絳老之衰〔二〕，許入洛英之會。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絳：原作「終」，據小草本改。

回趙工部啓 戊辰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擅江夏無雙，壓杜牧第五。紹更生誦習，頻下青藜〔二〕；畏臣甫蹉跎，久紆朱紱。昔與乃翁同隊，今觀吾子二毛。似憐絳老之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頻：原作「類」，據小草本改。

回方秘書啓 戊辰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至音自協宮商，妙語不煩繩削。早陪貞觀學士，登蓬萊山；中若開元翰林，對金鑾殿。衆皆非其類而狎其謫，公益豪于酒而聖于詩。似憐絳老之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李書監啓 戊辰生日

上同。恭惟某官擅江夏無雙，亞杜牧第五。一鳴遂爲諸儒之倡，小却猶掌四庫之書。使之路泣多岐，可登梯而上矣；惟其壁立萬仞，乃拂袖而去之。似憐絳老之衰，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蒲領衛啓

戊辰生日

松柏後凋，歲寒乃見〔一〕；櫟樗無用，晚暮奚堪！極口揄揚，汗顏傳誦。敬惟某官幼好奇服，自鑄偉詞。岐鼓嶧碑，剡苔蘚而出；湯盤孔鼎，勒金石以傳。諸公服其終、賈之年，一日出于樊、孟之上。深慕先民之尚齒，每爲長者之折枝。濃炷寶熏，高攀碩果。某惰荒已久〔二〕，偶儷非長。吾貧乞兒，守君子固窮之語；公大檀越，辨菩提喜捨之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寒：原作「晚」，據小草本改。

〔二〕荒：原作「流」，據小草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五一

劉克莊 六五

回見任官啓 戊辰生日

僕拊瓦缶而歌，光陰晼晚；客吹洞簫而和，音節激昂。極口揄揚，汗顏傳誦。伏惟某官善養至剛之氣，能大所居之官。天時不齊，于民怨民咨而必察；人情可畏，何公喜公怒之足言。謂詔書尚禮于高年，若禮樂寧從于先進。觀鄉意古，尚齒義高。某幸以塵氓，儕于閤老。蘭芽初茁，香九畹以皆聞〔二〕；樗木不材，蔽十牛而安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二〕皆聞：原倒，據小草本改。

回林秋陳簿陳權糾楊法啓

戊辰生日

老伏波，病維摩，已濱大耋；髯參軍，短主簿，猶記始生。極口揄揚，下同。

《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一二四。

回兩教授韓山長啓

戊辰生日

毗耶居士，未脫灑于沉痾；廣文先生，尚記存其初度。揄揚極口，登受汗顏。伏惟某官如觀郭有道碑，似讀何生蕃傳。問絳人甲子，虛銷十載之光陰；同鄭老襟期，時與諸儒而斟酌。憐其暮景，贈以好歌。某暫設門弧，永爲家寶。何時樽酒，與太白而細論；向來瓣香〔一〕，容後山之回嚮〔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來：原作「未」，據小草本改。

〔二〕容：原作「客」，據小草本改。

回邵武林倅啓 戊辰生日

上同林農鄉。恭惟某官生夾漈比鄰，通囿山譜系。蓋嘗彈長官古調，章水去思；不必分刺史真符，樵人愛戴。無情公議，譽之不置；有力貴人，挽之者多。似憐絳老之衰，下同林農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回陳尚書啓 戊辰生日

老馬八百價，僕已虺隤；天駟十二閑，公真汗血。運此成風之斲〔一〕，華予墮地之辰。恭惟某官沉酣古書，通達國體。爲君謨邑子，四諫祠于里門；作仲尼素臣，《三傳》束之高閣。歷諫議大夫而耻屈節，遷太常伯而徑拂衣〔二〕。似憐絳老之衰，許入洛英之會。灑銀鈎之華翰，祝銅狄之高年。濃炷寶熏，高攀碩果。愛存羊禮，登嘉重饗餐之慙〔三〕；答弄麈書，廢學恐偏旁之誤。《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四。

〔一〕運：原作「遲」，據小草本改。

〔二〕「徑」原作「經」，「衣」字原無，據小草本改補。

〔三〕登：原作「發」，據小草本改。

回諸知縣啓 戊辰生日

門設爵羅，都忘初度；驛馳駛足，惠我好音。伏惟某官下缺。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

回王守工部克恭啓 一

伏辱貽牋，寵攸折俎。重念某里巷晚出，與先進不同；州縣粗官，視勝流尤異。茲承宴享，稍異故常。豈無欲炙之心〔二〕，適有服綬之戚。陪孟嘗之珠履，難希上客之榮；招虞人以皮冠，願守匹夫之志。況是日尚留于鄰邑，以何名可拜于盛儀？所有餽金，敬當返璧。《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炙：原缺，據小草本補。

回王守工部克恭啓 二

適辭盛禮，恐速嚴誅〔一〕。雖答語之甚溫，故愚忱之未白。屬者大開公譙，高會羣賓，某方哭婦翁，尚留鄰邑，實不聞有下榻之命，亦未始控循墻之辭。迨還轅之及門，驚折俎之滿室，于義未有所處，雖食且不下咽。僕稍好修，何至于簞食豆羹而動色；公方待士，寧忍以飯囊酒甕而加人！欲望恕書生之清狂，責郡人以廉耻〔二〕，免爲饕客〔三〕，全在賢侯。儻他時賜出于有名，則下走誼難于方命。再瀆之罪，百拜以須。《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速：原作「疎」，據小草本改。

〔二〕責：原作「貴」，據小草本改。

〔三〕客：原作「各」，據小草本改。

回楊守監丞夢信啓

疇咨雅望，俶布寬條。入太學，咀英華，不作熱官之想〔一〕；問君王，乞符竹，皆傳廉吏之

來〔二〕。方竊庇休，敢稽迎候？恭惟某官江鄉名族，場屋宿儒。惟本朝之道德詞章，萃見廬陵之郡；若閣下之父兄家世，尤爲多士之宗。昔者忠襄，仕于建鄴，虜窺天塹，群拜穹廬。方夷甫委師，將相至于失節；獨杲卿罵賊，天地爲之動容。使當代稱爲忠義之門，至奕葉不絕詩書之澤。載觀賢業，尤有祖風。臨履淵冰，肯墜清白之訓？放浪嶺海，不傍軟紅之塵。及吾丘奉最而來，興主父見晚之嘆。長安貴人之衆，車轂競馳；國子先生之賢，門庭獨冷。上書勇決而求去，當軸委曲而莫留。莆雖斗大之州，帝則印刊之久。兒童騎竹馬，問新牧之謂誰；佳士得朱輪，恨先驅之來暮。而況官府無酒鹽之權，海鄉有魚稻之饒，士多知書，俗少梗化。爲丹荔黃蕉所誘，暫至南州；詠青苔紅藥之詩，即歸西省。某涉世甚淺，入山未深。少竊虛名，宜天公之見罰；晚歸舊隱，幸地主之相容。屬聞謠誦之載塗，始覺旌麾之壓境。石田荒，茅屋破，久安貧士之常；太守好，長官清，即是老農之幸。《後村先生

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熱」原作「熟」，「想」原作「相」，據小草本改。

〔二〕傳：原作「儔」，據小草本改。

回新守陳夢龍啓

當宁掄才，專城作牧。鄉邦相望，新懷會稽太守之章；父老來迎，如見國子先生之面。稍修書禮，以候旌麾。恭惟某官書讀五車，詞傾三峽。朗陵荀有文若，視元、凱而有光；靖恭揚生敬之，方屈、馬而無愧。冠三舍俊造之選，號七閩文章之家。衆由徑以疾趨，獨盈科而後進。佐陪京之留鑰〔二〕，風月浣分；牧思陵之潛藩，瘴煙一洗。盍趣召吾丘而奉計，顧重煩韋守之凝香。眷此邦人，種何福德，鴻碩鎮臨之未遠，象賢選擇而重來。昔尚父報政于齊〔三〕，何其疾也；國僑遺愛于鄭，誰其嗣之？未有上冢過家，拜廳視事〔三〕，光復周公之舊宇，增陪召伯之憩棠，歷觀舊史所書，鮮如今日之懿。譜端明之丹荔，可繼先賢；對舍人之紫薇，莫須公等。某坐虛名之過實，爲衆毀之求全。岌岌之蹤甚危，狺狺之吠未息。身離禁苑，永孤明主之知；名列黨碑，尤當纍臣之罪。自嗟垂暮，偶未溘先。躬書詩以教子孫，力田園以奉公上。聞雙旌之孔邇，扶一杖而起迎。太守賓權，猶記鳴禽之同樂；郎君官貴，恐難行馬之重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二〕留：原作「流」，據小草本改。

〔三〕昔：原作「者」，據小草本改。

〔三〕視：原作「抵」，據小草本改。

回潘守宮教墀啓

遴選名儒，出臨雅俗。邦人欣欣相告，以屬望于班春；使君徐徐其行，孰不歌于來暮。亟馳尺牘〔一〕，往候雙旌〔二〕。恭惟某官稟奎昂之精英，鍾山川之清淑，蓋諸老並生于寶婺，而偉人多出于華宗。成公席下所聞，終身實踐；柱史殿上之叱，千古直聲。既盡讀善和之書，且單傳麗澤之學，不由介紹，自致清華。東觀羣儒推蔡邕，尤知漢事；太學諸生曰韓愈，宜爲人師。厭輦路之紛華，愛桐廬之瀟灑。衆欲別駕，詔遣追鋒。長孺庭之直臣，有足憚者；梁王上之介弟，遂使傳之。但嘗爲朱邸之賓，鮮不在烏臺之選。視猶浼己〔三〕，義不呈身。對揚咫尺之威，枚數中外之事〔四〕。痛哭陳治安之策，天爲動顏；長揖出光範之門，士有愧色。莆方弄印，帝命剖符。俗無澆淳，治有粹駁。昔鄭人嘗病鄉校之議，自孟子已形巨室之言。惟清可律懦頑，惟理可屈權勢，不必參伍以問牛馬，當如《中孚》之及豚魚。小國寡民，未究師儒之施設；聖君賢相，方褒牧守之循良。煖席未皇〔五〕，予環不遠。某乾淳舊族〔六〕，海嶠孤生。四紀驅馳，人知其文俗吏；一朝際遇，上擢以清望官。素進士任子之品流，妨文人才士之塗轍。以茲蔽罪，良所甘心。乃若騰樂羊之謗書，殆未見張華之諫草。衆怒欲加于丹頸，寬恩獨念其白頭。獲以殘年，安於故里。聞擁麾之且至，將扶杖以願觀。僕視彼徐穉、任

棠則慊然，侯賢于陳蕃、龐參也遠甚〔七〕。庶因暇日，可聽緒言。懸車而示子孫〔八〕，不容緩矣；灌園以奉公上，尚可勉旃〔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一〕亟：原作「函」，據小草本改。

〔二〕候：原作「侯」，據小草本改。

〔三〕己：原作「也」，據小草本改。

〔四〕枚：原作「放」，據小草本改。

〔五〕皇：原作「室」，據小草本改。

〔六〕乾淳：原倒，據小草本乙。

〔七〕句首原有「候」字，據小草本刪。

〔八〕車：原作「申」，據小草本改。

〔九〕可：原作「其」，據小草本改。

回鄉守樂語啓

藩條俶市，方欣受許子之廛；鄉論素卑，乃特下陳蕃之榻。竊味伶倫之好語〔一〕，仰慙牧守之盛心。昔者諸侯尤待寓公，一國必有善士。任棠隱者，龐參候門而還〔二〕；林逋詩人，李及衝雪而訪。

皆以道義爲輕重，豈計官資之崇卑？何況黃堂，初開華譙，衆觀位置，愚自劑量。龐眉多洛社之耆英，躡踵皆漢廷之雋茂。居常合席〔三〕，鉅容前之是後之非；獨享加籩，則是有其一慢其二。荷君侯之偉度，察野叟之真情〔四〕。茲蓋伏遇某官六館儒宗，兩京循吏。伯禽奄龜蒙之地，無忝周公；曹參避齊相之堂，以俟蓋老〔五〕。班春屬爾，來暮藹然。興懷嚴考之遺民，俾陪太守之下客。鳳凰見潁川郡〔六〕，必下璽書；鷄鵠集魯東門，奚煩鐘鼓！雖不敢傳誇于邦域，然謹當付授于子孫〔七〕。序鄉飲之儀，僕獲觀于古禮；託醉翁之樂，公自有于雄文。《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一〕好：原作「外」，據小草本改。

〔二〕候：原作「侯」，據小草本改。

〔三〕常：原作「弟」，據小草本改。

〔四〕真：原作「貞」，據小草本改。

〔五〕俟：原作「侯」，據小草本改。

〔六〕潁：原作「穎」，徑改。

〔七〕授：原作「援」，據《翰苑新書》改。

回潘守餽歲啓 一

纍臣垂暮，不記換于歲華；仁牧頒春，忽喚回于暖律。箋函俯逮，蓬戶增光。輟膳宰之珍羞，分兵厨之餘瀝，雖枵腹頓爲之醉飽〔一〕，然厚顏殊愧于老饕。嘗鄭君之羹〔二〕，自悲不泊〔三〕；食伯夷之粟，尤覺傷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飽：原作「飲」，據小草本改。

〔二〕嘗：原作「當」，據小草本改。

〔三〕泊：原作「泊」，據小草本改。

回潘守餽歲啓 二

茅柴餞歲，澆田舍之微勞；綵勝頒春，分兵厨之餘瀝。里閭改觀，水陸畢陳。夫何視楚澤之纍臣〔一〕，幾若待甘泉之法從。某銘心無斃，捫腹有慚。從者絕糧，敢效仲由之慍；庖人繼肉，莫望子思之賢。《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夫：原作「天」，據小草本改。

回潘守樂語啓

七十翁尚扶杖而戲，及觀德化；二千石有掣鈴之客〔二〕，爰秩初筵。屈符竹之尊嚴，爲桑蓬之光寵。恭惟某官在醇儒之目，有循吏之風。於前輩滿腔惻隱之言，終身是踐〔三〕；凡世吏奮髯武譎之事，一毫不爲。糧棲畝而有餘，雨隨車而輒應。由公方寸，使郡治平。如子產然，豈獨鄭人之母；有許行者，願爲滕君之民。興念希年，俯爲卜夜。擁韋郎之畫戟，訪杜老之草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固閑人之共有；竹裏行厨，花邊立馬，乃田舍之所無。雄辭傳播于親朋，盛事夸張于樵牧。某了無新意，徒愧老饕。感烈士之暮年，壯心未已；願先生之眉壽，餘瀝見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二〕掣：原作「製」，據小草本改。

〔三〕是：原作「足」，據小草本改。

回趙守樂語啓

把茅送老，愧非洛社之耆英；畫戟行春，俾預梁園之賓客。初筵甚設，晚景有光。恭惟某官前輩典刑，故家文獻。聞絃歌于百里，孔門亟稱；陳雅樂於三雍，漢庭推重。甫布宣于明詔〔一〕，首存問于高年。加籩之禮隆，祝饘之誼古。腐儒之餐粗糲，烹雌常爨于庖庖；君子之酒旨多，饗鵬奚煩于鐘鼓。謂其綴于蛾眉之末，引而進之玃橐之間。位置太高，觀瞻未允。託伶人之善頌，覺野叟之厚顏〔二〕。某口誦心惟〔三〕，齒衰才盡。續老饕之賦，竊比坡翁；作公讌之詩，難追子建〔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一〕「布」原作「希」，「詔」原作「語」，據小草本改。

〔二〕叟：原作「史」，據小草本改。

〔三〕口：原作「曰」，據《翰苑新書》改。

〔四〕建：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趙守寺丞啓

溫詔趣行，輕裝赴鎮。閩嶠有壺公之勝，宅牧不輕；邦人望結輩之來〔一〕，聞風相慶。可無尺牘，以候雙旌！恭惟某官講貫于家庭，切磋于師友。黃巖萬家之邑，藹若誦弦；西橋諸趙之賢，尤其冠冕。乃如執事，克肖前人。其踐履則司直、奉常，其施設則省郎、中秘。三載令君之勤恤，百年父老之去思。洎擢廷紳〔二〕，蓋旌縣譜。爲丞再轉少留，宜列宿之可攀；乞郡三章勇去，雖六丁而莫挽。莆本樂土，守多名卿。屬此儉荒，加之供億〔三〕，遣防江之戍衛，募入水之飲飛，西北之事會無窮，東南之膏血已竭。國有三空之患，孰不懷于隱憂〔四〕；民受一分之寬，公盍念于斯語。靡容席煖，即有璽褒。某妄想灰寒，顛毛雪白。昔過鳴琴之境，嘗接緒言；今爲負耒之民，已尋初服。聞涓上日，喜托餘齡。騎竹迎細侯，固難入小兒之隊；尋花訪野老，尚能和大尹之詩。折屐之深，濡毫罔既。《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一〕結：原作「紹」，據小草本改。

〔二〕洎：原作「泊」，據小草本改。

〔三〕供億：原作「洪意」，據小草本改。

〔四〕懷：原作「華」，據小草本改。

回徐守寺丞樂語啓

僕侵暮景，歸先人之敝廬；公敬高年，設邦君之反玷。清歡卜夜，好語辟寒〔一〕。恭惟某官濟美當家，從游諸老。方冰山擅國，六卿三家之僭有萌；非棣埜據經，三綱五常之道幾熄。至今延平之遺愛，有古循吏之餘風。自執事之下車，與尊君而合轍。吏多饗墨，孰如龜腸蟬腹之清；俗尚苞苴，獨無鰕鮓鯢魚之獻。某所以辭邇聯而去國，亦惟樂羹化而受塵。息肩蝸舍之初，觸目鵠原之感。殷勤盛意，欲載酒而訪子雲；踟躕牢辭，辱下榻而禮徐孺。托優伶之善謔，備賓主之多儀。衆云吾侯〔二〕，鮮有此客〔三〕。愧非才士，不能歌蜀守之中和〔四〕；竊慕風人，尚可頌魯公之燕喜。《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辟：原作「辭」，據小草本改。

〔二〕「衆」下原有「若」字，據小草本刪。

〔三〕客：原作「容」，據小草本改。

〔四〕中：原無，據小草本補。

回曹守司直啓

細札專城，前茅壓境。環千里而置守，親冊于朝；受一廛而爲氓，願耕其野。庸修短贊，往矣高牙。恭惟某官襟度春融，丰神山立。侍緇帷之側，早趨庭而有聞；角黃策之文，屢鎖廳而得雋。嘗婉婉而贊閭畫，亦颯颯而草軍書。着鞭驚聖哲之場〔一〕，進孰禦者；執璧封子男之國，斲而小之。既騰三異之聲，又著平分之績〔二〕。屬更漢化，甫寘周行，而乃慨東畝之甘棠，乞南州之符竹。賓客惜翟公之去，無羅雀之嘆焉；兒童喜郭伋之來，有竹馬之迎者。靡待頒條而下教，皆思宿道而向方。謠誦四馳，報太公望之政；璽書中出，趣曹相國之裝。詎容偏方，久拜大惠。某幸因先契，辱在下風。昔文恭公同聲而相應，當端平際一面而定交，誨言書紳，翰墨盈篋。茲病叟荷鉏之地，在象賢賜履之邦。顧如衰殘，得所栖托。交通二千石，豈敢掣於齋鈴；廣袤三百弓〔三〕，粗足供於樵斧。瞻依深切，剪叙莫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驚：原作「驚」，據小草本改。

〔二〕著：原作「着」，據小草本改。

〔三〕袤：原缺，據小草本補。

全宋文卷七五五二

劉克莊 六六

回曹守重陽節儀啓

山翁老退，方拾穗而行吟；地主仁賢，分泛萸之餘瀝。申以繼粟繼肉之禮，念其祝鯁祝鯁之時。某拜賜何勞，傷廉是愧。無黃花散金之句，自嘆衰年；有白衣送酒之人，足酬佳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曹守樂語啓〔二〕

引年還笏，幸歸從太守之遊；卜夜加籩，示不臣寓公之意。霜顛榮甚，春脚盎然。恭惟某官奕世才華，一門貴盛。清詞麗藻，視建安七子而有光；讜論危言，雜慶曆四諫而無辨。是生豕嗣，尤得單

傳，吏能少雙，縣譜第一。政惟佩玉，不利于步趨；亦既奉璋，攸宜于左右。衆觀三接，復擁一麾。建牙甫布于寬條，尚齒首存于古意。謂半世獲交于橋梓，異于稠人；念癡年偶長于枌榆，延之上坐。託優伶之善頌，發遊戲之雄文。但恐趣入于天朝，不容久依于地主。某無勞厚饗〔二〕，有愧汗顏。德匪耆英，僕敢希於迂叟〔三〕？語多謬誤，公尚恕于醉人。謹課疏蕪，少伸銘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語：原無，據小草本補。

〔二〕勞：原無，據小草本補。

〔三〕敢：原作「放」，據小草本改。

回曹守歲儀啓

宦情衰謝，已挂衣冠〔一〕；臺餽殷勤，曲相俎豆。辱鈴齋之殊禮，覺茅屋之歡顏。頗聞召節之將頒〔二〕，尚喜甘棠之暫憩。茲臨徂歲，加惠耆年〔三〕。某調饑方幸以充腸，爛醉不知其敗面。邦君七牢之饋，豈不厚哉；書生一飽之難，乃至于此。扶持裁答，臯緩增慙。《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挂：原作「推」，據小草本改。

〔二〕召：原作「名」，據小草本改。

〔三〕加：原作「如」，據小草本改。

回曹守送重陽節儀啓

賢侯報政，借留憇南國之棠；退老投閑，扶憊把東籬之菊。方拊時而感慨，辱記節之殷勤。分兵厨涓滴之餘，輟賓筵方丈之食，脾神失喜〔二〕，竈鬼亦驚。靖節欲眠，不知其已醉；子思亟拜，安敢以弗恭！《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脾：原作「暉」，據小草本改。

回曹守冬至節儀啓 一

村翁岑寂，無旨蓄以御冬；地主仁賢，委博封而記節。自憐衰颯，莫稱殷勤。龜腸忽享以八珍，鼠量曷勘于五斗！某登嘉僕僕，復命匆匆。聞養老之風，孰非懷惠；論食功之義，寧有不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曹守冬至節儀啓 二

爐煨楮，方苦陰寒；臺餽酒肴，喚回陽律。顧如老朽，倍費記存。寂寂而守玄經，衰也久矣；僕僕而拜鼎肉，愧莫甚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汪守樂語啓 〔二〕

師儒出牧，親承天子之臨軒；退老明農，辱設邦君之反玷。皆云初政，先禮高年。恭惟某官傑出名流，飽參前輩。忠恕若曾子，一言行之；通達如賈生，羣疑亡矣。既橫經于朱邸，將執簡于烏臺。搢紳羨身去之輕，田里恨公來之暮。以清修革饗俗，以慘怛行新書。剖決如流，真庖丁無全牛之手；安靜不擾，合老氏烹小鮮之言。甫下教條，初陳宴饗。爲穆生設醴酒，宜有重賓；與許行共饗飧，且延上座。首加惠于野老，示不臣于寓公。慨陳人之尚有典刑，廣聖世之不遺壽考。袞褒侈甚〔二〕，褐博歉然。某徒有枵腸，略無藻思。二頃田與五畝宅，已歸爲負耒之民；一夜話勝十年書，何幸作掣鈴之客！《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語：原作「記」，據小草本改。

〔二〕侈：原作「後」，據小草本改。

回汪守端午節儀啓

病叟引年，託殘骸于地主；賢侯記節，分餘瀝于野人。視遇有加，觀瞻頓改。祝鯁之儀甚備，設醴之敬未衰。涼殿來薰，固莫和九韶之奏；晴簷曝日，尚能爲五袴之謠。心之銘藏，面以控叙。《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趙守計院啓

細札專城，前茅壓境。夕瑣有鳳毛之美，照映清規；听庭選麟趾之英，拊柔遠俗。先聲至止，輿望翕然。恭惟某官承露金莖，臨風玉樹。聞多學廣，講貫熟于家庭；行治身端〔一〕，清苦過于韋布。昔淳祐世，若無惰翁〔二〕。一老凜然，漢中壘之忠；諸郎籍甚，唐王孫之秀。神臯婉畫，計邸提綱。平進可立登于雲霄，廉取又出分于風月。御屏柬記，爲聖天子而分憂；畫戟森嚴，奉太夫人而行樂。顧是邦之何幸，喜吾侯之此來。必迹捕椎埋以安善良〔三〕，必鋤治譁訐以厚風俗。村無犬吠，野有犢

耕。吏民相安，惜頌春之來暮；公卿有闕，將選表而入爲。某久矣明農，加之謝客。人欺耄齒，迫暮景之桑榆；天許閑身，管春風之花柳。治道聞太守且至，打門爲軍將所驚，亟闖高牙，庸修短贊。魯侯燕喜之頌，誰不效忠；蓋公清靜之言，愚將有獻。《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身：原作「聲」，據小草本改。

〔三〕惰：原缺，據小草本補。

〔三〕埋：原作「理」，據小草本改。

回趙守樂語啓

凝韋守之香，咸觀初政；設穆生之醴〔二〕，先享高年。已爲野老而扶犁，尚辱邦君而反玷。清歡欵洽，皓首競榮。恭惟某官尊行聞知，被服儒雅。在昔毋惰〔二〕，爲穆陵之名臣；至今象賢，有高陽之才子。莆雖閩之支郡，侯乃朝之偉人。公俶頒春，民惜來暮。孟水本薤，孰敢犯於清規；芟舍甘棠，留無窮之遺愛。昭蘇幽隱，拂拭衰陳。似憐北山愚公，開九襄之年矣；固匪南州高士，下一榻而禮之。託優孟之微辭〔三〕，寓武公之善謔。第鳳翼且高翔于千仞，恐鷦巢難久借于一枝。某寢疏雪案螢窗，真成飯囊酒甕。僕雖耄耄，願歌太守之中和；公素寬洪，必恕醉人之謬誤。《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醴：原作「體」，據小草本改。

〔二〕情：原作「情」，據小草本改。

〔三〕託：原作「記」，據小草本改。

回趙守重陽節儀啓

病叟乞骸，都忘佳節；賢侯尚齒，加禮高年。飫藜莧之枯腸，霑菊萸之餘瀝。香清戟衛，雖畫諾而坐黃堂；厨少炊煙，猶吐哺以待白屋。予之過禮，受者傷廉。僕僕登嘉，惓惓推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趙守至節儀啓

伏以懷太守章，登觀臺而書瑞；遺老人食，覺田舍之生光。溫溫其和，僕僕而拜。蓋以祝鯁祝鯁之禮，施之荷蓑荷笠之人。非有微勞，乃叨厚饗。詩慚臣甫，憶曾捧於御牀；賢匪子思〔一〕，豈敢辭于臺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子」下原有「孫」字，據小草本刪。

回江倅至節儀啓

蟬腹龜腸，都忘節物；鸞刀犀筋〔二〕，分遺老農。恭惟某官有名父之風，在象賢之目〔三〕。西京博士，學守禮經；南朝文通，夢懷色筆。久蓋雲霄之闊步，尚煩風月之平分。興念陳人，忝交先德，委餉宰夫之盛饌，寵光病叟之餘齡。非有微勞〔三〕，乃叨厚饗。下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犀：原作「羣」，據小草本改。

〔三〕目：原作「日」，據小草本改。

〔三〕微：原作「衛」，據小草本改。

回趙守年儀啓

伏以千里宅生，元日膺履端之慶；一廛占籍，暮年蒙養老之仁。遂使寒蹤，頓回春意。分桂酒椒漿之餘瀝，輟雕盤冰筍之珍羞。負耒爲氓〔二〕，未肯信並耕之論；推食食我，安敢忘一飯之恩！《後

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耒：原作「米」，據小草本改。

回江倅年儀啓

去國歸耕，久上引年之請；監州好事，忽頒餽歲之儀。恭惟某官典刑老成，風流文獻。遜翁乃東家夫子〔一〕，嘗接緒言〔二〕；尊公如銅川府君，親傳先訓。念桑榆之婉晚，分椒栢之棄餘。遂使寒蹤，頓回春意。某垂垂及耄，僕僕拜嘉。負耒爲氓，幸占把茅而送老；推食食我，敢忘一飯之必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夫：原作「天」，據小草本改。

〔二〕緒：原作「耒」，據小草本改。

回鄉守告朔啓

某茲審霉潦初晴，槐陰亭午，若時賢牧，丕擁蕃釐。公平而兩造解仇〔一〕，擊斷而諸豪循理。河內方思于借寇，潁川行見于徵黃〔二〕。某屬已喪明，艱于告朔。作詩以歌太守，僕未能焉；輕身以先匹夫，公真過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仇：原作「咸」，據小草本改。

〔三〕穎：原作「穎」，據小草本改。

回通判啓

某茲審霉潦初晴，槐陰亭午，若時少尹，丕擁蕃釐。耕於野，出于涂，無追胥吠犬；入吾室，對吾飲，惟明月清風。行箴鵠行，寧淹驥足？某失明已久，告朔靡繇。輕身以先匹夫，公真過矣；作歌以美別駕，僕未能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鄉倅端午節儀啓

某伏以一廛送老，厭苦病魔；半刺多情，溫存節物。城闉驚羨〔二〕，村落傳誇。恭惟某官履踐前修，沾濡先訓。考亭夫子，親接緒言；唐世詩人，實傳宗派。暫屈賢而丞郡，尤敬士而愛民。當湘濱競渡之辰，念林下歸田之叟，輟犀筋鸞刀之享，閔龜腸蟬腹之饑。人方翕翕以世情，公獨惓惓于先契。某室方生白，突久不黔。耄老無能，徒抱食珍之愧；大夫有賜，敢稽拜命之恭！《後村先生大全

〔一〕城闐：原作「域間」，據小草本改。

回涵頭鄭監鎮啓

爲農去國，林間方力于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喝道。簸明珠于袖裏，飾斷木于溝中。恭惟某官秀稟天台，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貌古心，不入時人之嗜好。寥落三家之聚，沉冥一世之豪。微而蠻觸之爭，大則虞芮之訟，紛紛求決〔一〕，往往質成。書判流行，極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真右扶風、左馮翊之才〔二〕。然君子之道中庸，顧本朝之法嚴密。姑平一閏，即輟九遷。某久去闕庭，苟安田里。未嘗射虎，不煩灞陵尉之訶；間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圖髦士，惠顧禿翁。歌詩人《伐木》之章，奏賢者班荆之語。傍觀榮甚，內省闕然。署門而謝交情，自慙廢退；隔年而還詩債，尚恕耄荒。《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求：原作「未」，據小草本改。

〔二〕真：原作「其」，據小草本改。

回莆田翁縣尉啓

南昌尉雖卑，素有仙曹之號；北山公已老，方爲愚谷之民。猥辱貽牋，敢稽還贄？恭惟某官讀書之眼如月，奏賦之氣凌雲。疇昔先登，既看花于瓊林之苑；藉令小却，宜給札于玉堂之廬〔一〕。云何虎豹之守關，尚使騏驎之行地！顧士之窮達莫不有命，而官無大小皆可及人。警夜詰姦，奚止訶灞陵之獵〔二〕；箋天論事，聳觀上文石之書〔三〕。某叱黃犢而力田〔四〕，盟白鷗而同社。爲先人守丘墓，投老何求〔五〕；無惡少瞰屋山，即君之惠〔六〕。《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札：原作「禮」，據小草本改。

〔二〕奚：原無，據小草本補。

〔三〕上：原無，據小草本補。

〔四〕而：原作「之」，據小草本改。

〔五〕求：原作「未」，據小草本改。

〔六〕君：原作「居」，據小草本改。

回興化周簿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沈教授因夏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仙遊林尉啓

〔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小草本此處空兩頁，查該本總目，知缺以上三文及《回魏知錄啓》之前半，其中《回魏知錄啓》可據《翰苑新書》補足，故存此三題以備考。

回魏知錄必昌啓

都曹贊畫，固殊蠻府之參軍；驛使傳書，首訪漆園之傲吏。肅容而讀，舞手不知。恭惟某官有是天才，輔以學力。昔大君子策勳翰墨之場，以甲科郎標名忠義之傳，丹桂之芳傳子，羽林之典錄孤。粵從妙齡，已著華問。至今岳江之俗，猶言少府之清。曷不登畿，肯來糾郡。阮生趨府，信知語掾之

獨賢；龔守還朝，會與議曹而同拜〔二〕。某身投巖壑，景薄崦嵫。夫何幕下之名流，尚記漳濱之病叟！鏗錡雅奏，粉黛醜顏。子寧不嗣音，我老既難趨於賓謁；余方有公事，君忙未必喜於客來〔三〕。聊課蕪詞，少酬藻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又見《翰苑新書》卷一八。

〔二〕自篇題至本句「會與議」原無，據《翰苑新書》補。

〔三〕喜：原作「善」，據右引改。

回朱仙遊潛啓

力田以給公上，不辭漢陰叟抱甕之勞；輕身以先匹夫，猥辱信陵君執轡之禮。恍貽牋之寵甚，愧還贄之斐然。恭惟某官秀美所鍾，典刑是似。伯魚《詩》《禮》，蓋其少小之習聞；子思《中庸》，得于家庭之密授。真不忝儒先之後〔一〕，肯屑爲恩澤之侯！萬里戍玉門關，一朝通金閨籍。傳聞新治，誇說長官〔二〕。本原于文公之書，緣飾以循吏之傳。坐令野老〔三〕，聯袂和《薦于》之歌；使過聖門，聞絃發莞爾之笑。竚騰三異，亟輅九遷。某久忝通家，頃仕寓里。名祖名父，嘗瞻龍虎之傑魁；難弟難兄，每羨鵠鸞之停峙。茲聆百里之出宰，幸託一廛而爲氓。愚公居北山，不改迂疏之素；仲弓使南面，庶漸教化之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真：原作「貞」，據小草本改。

〔二〕誇：原缺，據小草本補。

〔三〕坐：原作「道」，據小草本改。

回仙遊鄧宰桂發啓

冠挂神武之門，迫耄期而得謝；花滿河陽之縣，忽春色之見分。麗藻粲然，華顛榮甚。恭惟某官在英隽之目，就子男之封。學道愛人，爲武城而得子羽；貴德尚齒，避齊堂以舍蓋公。至如野老之退閑，亦辱令君之嘉獎。某強搜枯思，莫報珍投。宓子彈琴，自然單父之化；許行負耒，願爲滕國之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新莆田陳宰僴啓

飛鳧入境，肯爲五斗而來〔一〕；化鶴還鄉，遂有一枝之託。漫刺方慙于後至，華牋遽辱于先施。恭惟某官孟光爲賓客所歸，元龍負湖海之氣。幕謀縣譜〔二〕，能聲蚤著于二邦〔三〕，酒聖詩豪，餘事亦雄于一世。所以落落而難合，由夫皓皓之易污。君子焉可厚誣，諸公于是交辟。鑊無冷處，豈惟吾

邑之凋；琴有古音，方聳斯人之聽。必少打門催錢之吏，必多受廛願耕之民。昔菊荒彭澤之籬〔四〕，久幽不改〔五〕；今花滿河陽之縣，舊觀復還。鶚表朝馳〔六〕，鵠行暮召。某掛冠北闕，負耒西疇。忽聆新尹之臨〔七〕，深動陳人之喜。得澹臺子羽，僕願事賢；朝司馬相如，君非謬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來：原與下句「化」字互倒，據小草本乙。

〔二〕譜：原作「謀」，據小草本改。

〔三〕著：原作「着」，據小草本改。

〔四〕彭：原作「影」，據小草本改。

〔五〕幽：原作「齒」，據小草本改。

〔六〕鶚：原作「鵠」，據小草本改。

〔七〕忽：原作「勿」，據小草本改。

回趙司理啓

阮生辟掾，頗聞三語之佳；許子爲氓，恨受一廛之晚。既涓上日，敢順下風。恭惟某官丹穴鳳雛，渥注驥子。漢宗室老，昔尤重於辟疆〔一〕；唐諸王孫，今孰如于長吉〔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

〔二〕昔：原作「者」，據小草本改。

〔三〕此下原與《失題》一文連屬。據小草本，此後空二頁，則當有缺文。參後文校記。

回陳教授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蕭教授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回韓山長啓

〔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以上三題原無，小草本此處空二頁，查該本總目，知缺此三文，姑存題以備考。

失題〔二〕

某懷執鞭之素願，辱銜袖之先施。有朋遠來，學無廢于時習；縱我不往，子寧忘于嗣音！《後村

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本文原與前《回趙司理啓》連屬，文意似亦可通，然小草本此前空兩頁，該本總目亦多三題，故分別成篇。又據總目及文意，此似當爲《回韓山長啓》之後半闕。

回張添教誥啓

諸侯學曰泮，方推廣于化原；一卷書立師，示褒崇于經術。挹清標而起敬，讀偉製而失驚。恭惟某官聖處窮探，賢關獨步。生梅溪、常州之里，尊聞行知；游水心、止齋之門，薰香摘艷。既笑談解褐，宜騰踏飛黃。屬聖世作新，博選材名之士；厭舉人雕篆，將興理義之文。莆雖小邦，代有巨擘。必表章蔡端明、陳諫議之存稿〔一〕，必物色林艾軒、鄭夾漈之遺書〔二〕。開後學之心胸，續前修之氣脉。廣文到官舍，莫嘆無氈；學士登瀛州，會看給札〔三〕。某少嘗肄業，老已明農。雖甚惰荒，未忘親炙。無友獨學，每懷孤陋之慙；有朋遠來，庶獲切偲之樂〔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稿：原作「膏」，據小草本改。

〔二〕漈：原作「際」，據小草本改。

〔三〕札：原作「禮」，據小草本改。

〔四〕憊：原作「思」，據小草本改。

回趙錄參若堆啓

老子癡頑，既休休而謝事；參軍俊逸，真豐豐而逼人。勞謙首辱於貽牋〔一〕，衰憊遂稽于還贄。恭惟某官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太白才名，豈非仙謫〔二〕；汝陽眉宇，見謂天人。耻躁士之九遷，慕高賢之三語。至公不撓，未嘗聞誰毀誰譽；直道而行，安知有公喜公怒。貴名方起，賢業叵量〔三〕。某疾病交攻，應酬盡廢。久懷刺字，賴龐公之入城；亦有芻言，侯裨諶之謀野。略抒摧謝，良愧荒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一〕首：原作「守」，據小草本改。

〔二〕仙：原作「先」，據小草本改。

〔三〕叵：原作「巨」，據小草本改。

回林司理季穎啓〔二〕

短衣飯牛，鄙拙之歌叩角；高軒下馬，文章之氣如虹。和予者誰，逼我太甚。恭惟某官撐腸萬

卷，過目十行。盡掃腐塵，不煩繩削。胸襟灑落，從神仙吸風露中來；材思清新〔三〕，非世俗食烟火人語。有士如此，何官不宜？爲囚平反〔三〕，諒必無于冤獄；令公喜怒，豈所望于參軍。大宜映石渠之黎，小亦通金閨之籍。必騰而上，無淹此留。某久不逢剖膜之醫，常欲求擊蒙之友。二尺檠綴字，已付來生；一樽酒論文，豈無暇日！《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五。

〔二〕季穎：原無，據小草本補。

〔三〕句首原有「從」字，據小草本刪。

〔三〕囚：原作「因」，據小草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五三

劉克莊 六七

答湯伯紀論四六啓〔二〕

伏承枉教，過許儷文，深惟空疏，不稱是獎，以至切磋之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宦游，猥塵賓佐。當插羽流星之交至，多據鞍橫槊而立成。蓋率然供記室之求，非以此爲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著價，未識面而露章〔一〕。以幕僚而施諸府公，以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房以足下，既難學子陵之高〔三〕；斥桓公爲老兵，安敢效孟嘉之醉！故于酬答之際，未免抑揚其辭〔四〕。然而博觀陳編，頗見前輩。于頔健將，退之擬所作于商、周；嚴武粗才，子美方其賢于顏、賈。或以爲窺濤海而悸慄，或以爲擊雪山之重輕。若乃廬陵之于文僖，眉山之于安道，皆以游從之舊，每形推許之間，曷嘗謂文字之瑕疵，適足見風流之篤厚。顧如執事，方負軼材，小欲騁落霞孤鶩之詞，大欲秉檢玉泥金之筆。務爲高簡，恐貽買菜之嘲〔五〕；盡黜鉛華〔六〕，似匪粲花之體。誠願于俊壯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

功。出之無窮，讀者不駭。大慙謂之大好，每觀舊作而忸怩；小人可以小知，烏睹斯文之鉅麗。方將廣吾子之意，聊亦發老生所懷。斐然有云〔七〕，亮之而已。《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一〕湯：原作「揚」，據四庫本改。湯伯紀即湯漢。

〔二〕章：原作「草」，據四庫本改。

〔三〕難：原作「雜」，據四庫本改。

〔四〕其：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五〕嘲：原作「潮」，據四庫本改。

〔六〕鉛華：原作「着葉」，據四庫本改。

〔七〕斐：原作「裴」，據四庫本改。

回湯仲能撫屬啓

光奉贊書，采參婉畫。我公始至，方招溫、石之流；此士肯來〔二〕，徑處鄒、枚之右。輒修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性極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二蘇三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裨大使，出護陪京，方觀要路之登，忽勇急流之退。雖入山避謗，幾不調者十年；然飲水著書，亦足傳于千載。茲蓋調于琴瑟，果來赴于弓旌。側聞公朝，屬意人物。方將命議郎而草新

奏，遣掌故而放遺書。何況元侯已召還于北闕〔二〕，豈容雅士尚留滯于周南。某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棄真如于苦李〔三〕，今留頗似于繫匏。方喜論心，竟成交臂。嵇康性懶，煩見索于報書；司馬才高，惜不觀于授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肯：原作「昔」，據四庫本改。

〔三〕北闕：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真：原作「貞」，據四庫本改。

回京尹啓

某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一〕。權尊任寵，固先彈壓之威〔二〕；物貴幣輕，尤賴變通之術。除書初播，輿望交歸。某深喜微踪，密依巨庇。昔嘗捧刺，繼辱貽箋。問馬及牛，共仰神明之見；騎驢衝節，竊欣禮數之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一〕兼：原作「恭」，據四庫本改。

〔二〕先：原作「光」，據四庫本改。

回游提刑入國門啓〔二〕

某恭審顯膺嚴召，趣覲清光。龍湧九淵，昔批鱗而引去；鳳翔千仞，今覽德以來儀。端士進爲，輿人相慶。某服膺已久，識面未諧。仰李渤如景星，行將快睹；挹濂溪之霽月，願聽雅言。《後村集》卷二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以下二文底本原缺，茲據四庫本補。

回馬揖投贈啓

居洛去官二十年，不記班荆之雅；自郢及我九百里，忽蒙委刺之勤。信哉奇男子之爲，念此舊長官之老。伏惟某人鄉推秀孝，家有父師。大宜紉石室之書，續成《史記》；小亦給尚方之札，使賦《上林》。何挾才之尤高，而行路之甚左。客車都甚，富明珠拱壁之投；田舍蕭然，闕白飯青芻之禮。又緣衰病，全廢應酬。體羸不任於衣冠，臂痛久疏於筆硯。止子路宿，莫陪長者之雅言；送李愿歸，空羨幽人之獨住。《後村集》卷二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回杜制置送御書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謝黃慥制機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李宮教樂語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衢守陳吏部樂語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衢守謝大監樂語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回直院洪中書啓〔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以上六文各本并缺，茲從小草本總目存題。

回馬編修贈本主公贊書啓〔一〕

前缺之一言，渠欲焚黃，寧免謗嘲于三字。空煩擾思，聊奉啓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原本失題，且僅存數語，茲據小草本補題。

答賈都大謝贊書啓

皇華使遠有光，肅將上指；中書君老而禿，偶代王言。不能措于一辭，安敢當于儷語？恭惟某官金莖承露，玉樹臨風。誼所條陳，出先漢諸老生之右；志之賦詠，在中唐大家數之間。既入承明而至九卿，且坐黃堂而稱太守。屬台星之歸袞，貪夜雨之對牀。當群賢彙進之時〔一〕，覺巧匠傍觀之久。以鎔臺而臨遣，由黼座之選掄。攬轡而行，遂提封于九路；予環而入，將濟美于一門。某昔受魏王之知，今爲魯公之客，輒持殘錦，謬演新綸。元憲之有景文，更相輝映；子固之稱平甫，匪曰比周。勉課蕪詞，難追藻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一〕群：原作「辨」，據小草本改。

答江東漕趙待制謝贊書啓

妙選宗英，疊將使指，事權之重，今昔所稀，恭惟慶愜。某官水鏡清明，風斤敏銳。兼京畿澄清彈壓之任，衆謂當仁；陪雍時扈從論思之班，士無異論〔一〕。忽勇急流之退，果興當宁之思〔二〕。以從臣節持灌輸，以王人提綱煮摘，必能參酌漢儒鹽鐵之論，幹旋唐人鞭笞之間。印綬若若纍纍，復無近比；財貨汙汙暴暴，叶濟中興。既殫忠力于國家，盍即謨謀于廊廟。某偶緣薄技，獲草贊書。羨輶軒使之行，方立于霄漢；恨管城子之禿，莫鼓于風雷。乃勤貽翰之臨，且有濡毫之惠。所爲感悚，未易究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一〕論：原作「流」，據小草本改。

〔二〕興：原作「與」，據小草本改。

賀馬相公啓

伏鉞策勛，予環趣覲〔一〕。微仲其左袵矣，昔稱九合之難；歸公以袞衣兮，今閱三年之久。慶關

宗祐〔二〕，喜動縉紳，恭惟驩愜。竊以某官許國精忠，康時老手。被髮纓冠救鄉鄰之鬪，力犄角于上流；綸巾羽扇蹙狂虜之鋒，汔掃清于多壘。雖曰旂常之紀錄，猶煩樽俎之折衝。今則胡運寢微，皇威未鬯，東逆雛之徂伺，西畔將之鴟張。近而饑民之火燒腸，遠而甲士之冷徹骨。孟子云如當世之欲平治，晉人謂非上哲必假英豪。昔萊公獲北門，以朝廷之無事；今司馬相中國，何遼夏之足憂！某半生勤巖石之瞻，一旦睹介圭之入。洪鈞轉一氣，風託化甄；黃麻似六經，愧無筆力。所爲忻躍，未易揄揚。《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觀：原作「勤」，據小草本改。

〔三〕祐：原作「祐」，據小草本改。

回陳正言鄉會助筵啓〔二〕

共承真染，寵餉盛儀。雖蒲省尊嚴，不可領湖山之集；然粉鄉繾綣，猶爲主洛社之盟。分餘瀝于美酒價十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伯之助。某與同朝之勝彥，及新榜之譽髦，望遺公若景星鳳凰，均託歡顏之庇，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稟酬〔三〕，容摳衣而摧謝。《後村先生大

全集》卷一二六。又見《永樂大典》卷六六四一。

〔一〕言：原無，據小草本補。

〔二〕酬：原作「訓」，據小草本改。

答安溪黃宰謝薦啓〔一〕

鐔津一見，辱傾蓋之甚懽；輦路重逢，值斲窗之少暇。念鈍漢久稽于還贄，幸外臣尚可以露章。妄相品題，殆若拋引。伏惟某官爲有用學，讀未見書，才寡二而少雙，文千變而萬態。菖蒲花、蟠桃寔，曠劫間生；火浣布、切玉刀，至珍無價。同志請避三舍，諸老放出一頭。曾謂儒英，尚尋縣譜。聞絃而笑筦爾，猶有武城之遺風；聯袂而敬爲于，未害魯山之高致。風憲之緊除由此，乾淳之舊典則然。某身已明農，意猶勤類。服膺奇雋〔二〕，仰一鶚之材高；極口吹噓，恨匹雛之力薄。謹搜枯槁，少答謙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一〕「宰」下原有「相」字，據小草本刪。

〔二〕奇：原作「可」，據小草本改。

賀陳大諫啓

出綍龍墀，提綱騎省，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歡愜。某官風憲迭居，霜稜尤峻。近所建白，聞者作興。論王氏五侯，權門氣阻；奪堯佐四使，貴畹膽寒。皆他人噤不敢言，惟文王欣然能聽。緊頭直上，睿意可占。誦慶曆御筆之詩，既增光于歐、蔡；踐乾道元台之拜，行趾美于葉、陳。某猥以餘生，睹茲盛舉。作退之《諫臣論》，無復激昂；續子西《內前行》，尚堪勉強。《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賀馬中書啓

南衙疏寵，西掖爲真。公當五星聚奎之時，尤其穎異；上于一佛出世之選，久矣印刊。仍居禁林，且冠橐從。斯文之慶，有識所同。蓋世運罕逢於休明，詞氣尤宜于盛壯。于湖未及而立，已掌贊書；水心晚迫古希（二），力辭僭直。屬當寧敷求于英妙，顧在廷孰副于眷知。文不在茲乎，既已提鼇而對掌；年不可及也，更煩立馬而一揮。極儒生之至榮，亦公朝之盛舉。發帝之令，兼南豐、曲阜所長；秉國之均，踵盤洲、平園之拜。《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一〕古：原作「者」，據文意改。

答卓漳州謝順寧精舍記啓

僕賣文莫售，直一錢而何堪；君着價太高，字三緘而不吝。厚幣侈多儀之餉，長牋摘絕妙之辭。拜賜何功，置慙靡所。恭惟某官窮理盡性至命，以孝事君則忠。素薄宦情，守逸少墓前之誓；及題庵扁，本橫渠座右之銘。梁詞自寫其雅懷，壁記尚煩于拙手。有昌黎之序，今猶壯李愿之言；無安仁之才，孰能發彥輔之思。搜枯腸而屬藁，覺禿筆之無花。虛白之室屢空，玄黃之筐甚設。以至蟠屈九制一揮之體，揄揚再衰三竭之文。某懷惠情深，傷廉顙泚。老山之下，既買田築室之羨君；樂盤之中，願秣馬膏車而從子。《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回陳尚書啓

僕慙陶弘景，迫晚節之宜休；公若龐德翁，凜高風之可敬。雖嘉遯無入城之迹，猶執謙尋同社之盟。厚意盎然，華顛榮甚。伏念某纍章翬翬，八秩駸駸。曩陪狨橐之班，報微涓露；今卧牛衣之集，景薄崦嵫。共承帝俞，許致君事，遂田舍翁初心之懇切，由鄉先達素論之游揚〔一〕。當虎立殿上之

時，主張甚力；及龍卧洛中之日，賞好未衰。既懸安車，尚陟奎閣。某愧謝函之後至，辱慶牘之先施。和台鼎之梅，方聳聽文德昕朝之制；煨地爐之芋，顧毋忘僧廬夜話之言。謹勒蕪詞，少酬藻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游：原作「游」，據小草本改。

賀陳尚書生日啓 一

伏審日迎長至，陽復之初；天佑中興，賢生此際。方燕申而山立，宜壽嘏之川增。恭惟某官以忠藎結主知，其出處關世運。晉鄙之俗薰，陽亢宗而爲善良；畏壘之人賢，庚桑楚而欲尸祝。當宁憶數百篇之論諫，上穹畀九五福之康寧。某屬迫耄悞，末由旅賀。此懷溢喜，莫籠鵠以放生；不腆菲儀，姑存羊而愛禮。《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賀陳尚書生日啓 二

批龍鱗而抗疏，久著直聲；紱麟角以呈祥，光生闕里。輒陳菲薄，虔祝耆龐。恭惟某官直幹千

尋，精金百鍊。擢車諫長號四緊頭，跳入如來僅一蹴地。謂聽履而升矣，乃褰裳而去之。領洛社之耆英，主香山之詩酒。武公美綠竹，百齡必享於旄期；子房從赤松，千載猶高於雅志。某久矣得謝，老而失明。半芋煨殘，未踐招提之約〔二〕；瓣香拈起，有如釋子所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踐：原作「殘」，據小草本改。

回林中書啓

儒有已試之效，難揜時名；臣實不如之章，僅存古意。公言之耳，私謝云何。恭惟某官典冊當行，風騷餘事。九重側席，飽聞世間謫仙之名；一顧傾城，醜却天下婦人之面。雖鴻筆焉能捨我，然蛾眉或者嫉予。小需加璧之招，忽抱遺弓之痛。嗣皇初政，代言尤重于斯文；先帝舊人，訪落必先於此老。某氣再而衰，三而竭；身三宜去，四宜休。恩許辭榮，法當薦代。素仰慕祁文夫之舉，老未敢忘；不能進蘧伯玉之賢，死將有愧。因酬謙貺，聊發鄙懷。《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劉提舉啓

王尊叱馭而至，徧行九折之塗；許行負耒而歸〔二〕，幸在一廛之列。褰帷戾至，折屐蹵然。念昔端平，嘗陪名勝。持孤論尾蜀珍之後，不謀同辭；及煩言罪濮議之人，盡歸一網〔三〕。動子夏離羣之嘆，誦淵明思友之詩。僕已挂冠，公方衣繡。強扶白髮，出輅皇華。使者騏驎，或可備周原之訪；故人鷄黍，儻肯爲田舍之留。《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末：原作「手」，據小草本改。

〔三〕網：原作「綱」，據小草本改。

與丞相啓

繳壽詞劄附

茲者伏遇光輔中興，篤生上宰。麟角繫繡綬，現聖丘闕里之祥；烏飛銜紅巾，啓阿母瑤池之燕。壽綿箕翼，福比河沙。某受恩莫報于萬分，贊美常熏于一瓣。闌珊曉夢，嘗操前殿之制麻；下俚村歌，難被後堂之弦管。《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季子聘書

累世通家，有孔、李交游之舊；一村二姓，尋朱、陳婚嫁之盟。謀之既臧，卜云其吉。令愛小娘子素閑圖史，毓秀于閨房；某學生粗學箕裘，養蒙於學塾。男女之時，今其及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每煩柯斧之言，遂合琴瑟之好。向平畢娶，庶無俗務之相關；德耀如賓，將見壺儀之可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又請期書

薄贄初通，縟儀附逮。深惟婦職以奉於蘋蘩，著在禮經不過于榛栗。茲拜兼金之侈，豈勝報玖之慚！逾小學之癡年，既突而弁；卜大歸之吉日，言結其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去華姪聘方氏書

猶子承家，粗鄉評之無玷；比鄰擇對，以婦道之有聞。何況筮從，匪由媒伐。某姪長于世胄，雖

慙羯末之風；令愛出自豪宗，蓋亦姬姜之比。信哉佳耦，申以盟言。主饋久虛，良切及時之願；結褵不遠，適當獻歲之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又請期書

問名納采，已修不腆之儀；拂筴端蓍，茲卜始和之吉。屬臨銓集，敢請婚期。生蘭玉於庭，雖慙家學；薦蘋蘩于廟，竊喜婦賢。《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李氏聘書

爲姪孫女

卯金系冷，有息女之惇然；仙李根深，況賢郎之籍甚。昔忝交遊于三世，今通休戚于一家。決于長上之片言，略去俗間之末節。金屏繡褥，雖慊貴豪；行笥練裳，各隨豐儉。洞房停燭，畫眉將拜于舅姑；酒缸纏紅，坦腹誠堪于子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又請期書

求皇甚切，欲及婚姻之時；命龜以占，莫如姑洗之月。雖不腆之貲裝未具，然久要之道義素孚。及茲請期，敢不如約？願爲箕箒，固徵容德之可稱；如鼓琴瑟，庶若友賓之相敬。《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方氏婚書

蒙仲子

子知父志，蚤馳跨竈之名；女嫁官人，矧托連牆之好！諏龜云吉，奠雁如彝。恭惟令嗣翰墨流傳，信高才之難掩；某孫女荆練淡泊，然內則之粗閑。于君家忝管、鮑之交，宜子舍踐朱、陳之約。一言而決，五兩以將。禮重館甥，孰謂非於吾耦；諺誇宅相，端有望于此郎。《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又請期書

累世通家，懷哉事契；一村兩姓，重以婚姻。良深倚玉之慙，敬拜訂金之諾。禮嚴奠贄，詩貴及時。曲水羽觴，適逢于修楔；洞房花燭，將遂于結褵。《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姪孫士寅將仕聘潘氏書

弟兄折桂，欽騎省之華宗；父子然藜，忝麟臺之遺緒。久爲嘉耦，殆有宿緣。某人令愛玉雪自將，曾靡內言之出；某姪孫某箕裘初習，適當中饋之虛。矧桑梓之連陰，喜松蘿之相託。前史美閨房之秀，其選極難；詩人詠家室之宜，于歸不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答余氏婚書

孔、李世家，未忘舊好；朱、陳婚嫁，殆有宿緣。蕭然羅雀之居，盛矣委禽之貺。令孫樞趨力學〔一〕，何愧于伯魚；某姪孫女淡泊素風，有如于阿鶩。允爲嘉耦，奚假行媒？拜重諾之訂金，需佳

期而合登。仲瞻華閱，宜生峙鵠之兒；預喜蓬門，必有乘龍之婿。《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令：原作「合」，據小草本改。

勝女回方氏定日書

兩家生子，盛年相當〔二〕；十月爲陽，小春伊邇。古重請期之禮，今差締好之辰。然諾不移，敬共以聽。金屏繡縟，雖難匹于貴游；竹筥練裳，諒不嫌於儒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盛：原作「感」，據小草本改。

沂孫請期書

君子抱孫，老尤關念；丈夫有室，禮貴及時。端篋而占，結褵伊邇。匪媒不得，敬聞《伐柯》之言〔二〕；之子于歸，允叶《桃夭》之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伐柯：原作「柯伐」，據《詩經·伐柯》乙。

渙孫趙氏婚書

嫡孫承學，粗窺屋壁之藏；愛女鍾情，見謂閨房之秀。片語辱訂金之諾，敝宗深倚玉之慙。長令愛擬封縣主貴爲族姬，彤管之芳華博覽；某次孫學生渙名曰胄子〔二〕，青燈之習氣未忘。齊眉欽德曜之賢，坦腹愧王郎之選。諷龜云吉，奠鴈如儀。況梓里之連陰，而花封下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六。

〔二〕某：原作「其」，據小草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五四

劉克莊 六八

代回薛架閣啓

渙奉新綸，晉司故籍。文書盈於几，愛莫助之；牒訴裝其懷，今知免矣。恭惟某官河東鸞鷟，冀北麒麟，自中雋於文闡，即舒翹於侯泮。鴟梟未集，豺虎已多。車麟麟，馬蕭蕭，君誰與守；印纍纍，綬若若，吾不徒行。宜哉薦揚，有此除寵。佇憲章之明習，即臺閣之飛騰。某甚愧濫巾，猥勤銜袖。居州在宋，真足爲王所之賢；夫子却齊，願更觀儒者之效。《翰苑新書》續集卷六。

代賀劉寺丞啓

伏審夙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閭闔，正聯星宿之班；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

此名此德，甚盛甚休。恭惟玉篋黃鍾之函和，瑤瑟朱弦之挺直。雖不爲表襮於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此所謂真道學。早策勳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洊出郎官之宰；賢能之舉不待次，尚參計相之賓。凡晉權萬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聞之甚都！龍左角爲天田，肆升華於九扈；驂右駢者刺史，訖自託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聞有迅召，願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牟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顏；爲保障，爲繭絲，凜乎掣肘。公既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觀青天，敢忘賀厦？爲草木而到君地，或可逢春。《翰苑新書》續集卷九。

上福建楊帥長孺啓

謀帥大藩，仰止十連之重；效官小邑，眇然一尉之卑。問戍役以凌兢，望威風而震懼。俯羞短贄，仰闖高牙。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秉心諒直，凜乎若朱絲繩；制行方嚴，截然如玉界尺。生六一居士之故里，荷誠齋先生之嫡傳。翰墨風流，單行於世間；文章政事，並有乎家法。入登朝路，未嘗拜金谷之塵；出守輔藩，決不飲苕溪之水。旋繇章貢，易鎮番禺，布陽和於溪峒，創殘之餘，

扇清風於嶺海炎熱之地。凡所至郡，千鍾之厚祿；迨其歸山，一葉之扁舟。郎署促還，共嘆馮唐之皓首；詔書數下，莫回巢父之掉頭。屬者全閩，難於作牧，既欲寬明主宵旰之慮，未免回執事山林之心。遂乘單車，來建六纛。通都大邑，無奸伏得容其間；百姓三軍，有父師之臨其上。仁如時雨之澤物，威若霜風之摧枯。尊名教以厚民彝，唱文風以起士氣。施之郡國，既令渤海之民安；置之朝廷，可使淮南之謀寢。會看召節，入秉事樞，某齒幼名微，才庸識暗。先人大父，有未復之青氈；志士仁人，頗興哀於葛帔。自嘆類景升之子，誰曾聞蔡充之兒。既莫紹於箕裘，又何辭於箠楚！然而高堂垂白，環堵屢空，非敢爲此身干祿之謀，庶幾效昔人負米之義。踰瞻旌纛，預畏簡書。裹章服而拜上官，行披符采；受約束而詣大府，一聽指呼。《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一。

〔二〕拜：原作「辭」，據明刊本改。

上宋總領啓

峙糧京口，踰瞻郎宿之高；竊廩邊頭，驟出使天之下。前此第勤於恭梓，今焉偶迫於及瓜。敢飭訥詞，僭干嚴分。某官高明而密察，峻整而疏通。家擅雄詞，固已流傳而行世〔二〕；門多陰德，是宜貴顯之有人。自垂髫負秀穎之名，未弱冠陳治安之策。小却而紆黃綬，一鼓而俘綠林。幕辯風生，決

滯牘於紅蓮之府；琴鳴晝靜，訪斷碑於黃木之灣。人方望闕而來，公又監州而去。亦既老其才業，矧茲磨以歲時。鷺翻來儀，譽出漢廷之右；魚符作牧，政如嚴瀨之清。值朝更圜法之初，而吏奉新書之峻。方膠膠擾擾，價莫售於國中；乃暴暴源源，錢獨流於地上。蓋有功而懋賞〔二〕，豈何自以爲郎。惟六飛駐吳會以來，而萬竈宿徐方之戍。雖酒可飲，兵可用，幾侔西北之精；然戈載戢，弓載橐，坐竭東南之力。自昔難於膚使，乃今得此通儒，逆知財貨之低昂，洞了簿書之緣絕。蓋心平氣定，常龍見而雷聲；故事至物來，若龜卜而燭照。少待柳營之飽，即趨荷禁之清。某承學無聞，緣恩入仕。頭顱如許，合耕負郭之田園；身世孑然，誓守先人之丘墓。笑覓官之聊爾，使折獄以何堪。戍減兩期，路行萬里，已難追於塞馬，又幾厄於淵魚。飢阻耒陽，酒炙誰存於杜老；行吟楚澤，衣冠略似於屈原。未定心魂，來趨官次，敢恃粉榆之故，趣趨竿牘之恭。所務期會簿書，竊自悲其冗賤；無乃鄰里鄉黨，或少借於聲光。《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

〔一〕流：原作「統」，據明刊本改。

〔二〕而：原作「之」，據明刊本改。

賀廣西憲得郡除漕啓

渙發綸音，鼎新輶傳。由霜臺而綰銅虎，方歌襦袴於康樂之城；輟星麾而問木牛，又總舟車於都督之府。熒煌禮樂，傾動衣冠。竊惟聖天子每當饋以念民，必得大膚使中持衡而體國，波平不激，山立莫移，然後能周知田家補瘡剝肉之勤，庶幾不肯爲俗吏剥髓椎肌之事。熟視弄印，誰爲朕行；遐思剖符，莫如公司。宜亟辭於皂蓋，遂加賜之錦袍。凝然惠和，醫此凋瘵。恭惟某官千載風流之人物，一家心學之門庭。團和氣，坐春風，冲襟可掬；懷連城，佩明月，至寶不凋。輝映弟兄之斯文，發施聖賢之所蘊。既平反於玉節，盍勸講於金華。而且訪廬肇讀書之臺，凝香森戟；謝韓愈把麾之職，輓粟飛芻。何綽著於外庸，尚小賒於中召！豈洪都素號於襟帶，而潢池方寢於干戈。宿重兵萬竈之分屯，更期淨洗；竭民力百年之供億，頗覺煎熬。宜奪二千石郡太守之印章，復領一十州部使者之繡斧。滲漏樽節，豈規規流地之錢；調度通融，非屑屑雨天之粟。即廉平之兩字，底績用之萬全。澄清天下而術不疏，文靖已奇於公素；漕運關中而用常足，鄼侯即相於高皇。某愚不似人，戇難徇俗。少年刻志，未甘相如山澤之癯；積憂熏心，無復元龍湖海之氣。彫敝武城之邑，瘡痍單父之民，縱敏手以何爲，況拙材之如許！忽聽福星之移次，喜知明月之安枝。蓋素聞平時愛士之心，可預知今日察吏之意，率然賀語，允也歡悰。使臣之遣，遠而有光，切想閭閻之鼓舞；儒生之病，博而寡要，尚祈厦

屋之幘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四。

賀諸葛提刑除漕使啓

妙選名儒，就陞計使。雖三山父老惜郎宿之暫移，然七聚生靈幸福星之未改，統臨所暨，扞蹈惟均。某官氣塞兩間，名高九牧。地負海涵之氣，貫串百家；日光玉潔之文，流傳萬口。科目足以發身，而易退難進；才業足以用世，而深藏若虛。晚遇先皇，寢陪羣彥。登車湖嶠，凜白芷之風馨；回首闕廷，悵蒼梧之雲遠。屬者睿明繼照，耆舊具思，乃從故楚之區，來按全閩之境。聞其風旨則善良吐氣，挹其標致則鄙薄革心。於和氣祥雲之中，有嚴霜烈日之意。茲移使指，就駕漕車，得非煮摘利饒，轉輸權重。上於鹽鐵之論有感，方欲變通；公於王伯之辨素嚴，必知取予。深闢富強之說，痛懲聚斂之人，養基本以厚黎元，捐錐刀以惠商賈。承風問俗，脩明此日之皇華；足國裕民，講貫它時之相業。佇看環召，式輅袞歸。某猥以孤生，試茲劇邑。雖終年勞苦，無赫赫之可書；然一念拊摩，有蒼蒼之在上。日者躬負弩矢，郊迎繡衣，初乏先容，頗垂異顧。方念寒蹤之奚託，所欣春脚之潛回。繫昔教條，謹遵承於下邑；矧今命脉，實操制於上臺。矯首雲天，委身造化，願憫負山之力，少推煮海之波。企淵明歸去之風，豈勝有愧；處孟博澄清之下，或可無憂。《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又見《啓

雋類函》卷九四，《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

上趙運使啓

長淮遣使，少迂華省之望郎；支郡束僚，誤及遠方之寒士。嘗牢辭而不獲，祇嚴命以亟行。隄瞻雙節之威，冒致一牋之敬。某官疏通而密察，宏毅而裕和。讀鴻寶之書，見聞洽甚；生麟趾之世，信厚藹然。早講學於河汾，且溯源於伊洛，四海共推於名勝，一門獨擅於弟兄。至今天台赤城之區，視昔河間東平之國。風雲凌厲，孰不期射策之初；歲月逶迤，猶待課鳴絃之最。及上更於聖化，方下覽於德輝，謂陪豹尾之間，乃剖魚符而去，果頒召札，趣澤覲圭。徧履清華，久負丞郎之望；並游英俊，半登供奉之班。屬淮更凋敝之餘，而帝遴澄清之選，亟濡六轡，往建兩臺。方固藩籬，凜若邊防之未弛；已空杼軸，蕭然民力之可哀。諒衣繡之光華，首褰帷而廉按。修明斥堠，賑貸儉荒，內安鴻雁之離居，外使馬牛之被野。周原諷度，顧何憚於載馳；漢殿論思，行有光於三入。某爲儒不力，入仕以恩。少也讀書，亦欲激昂而自見；壯而涉事，方知迂闊之難行。又況憂患之所耗亡，疾疢之所侵蝕，已決買山之策，苦陳誓墓之言。長榜注官，甘守閩中之次；大鈞播物，俾爲塞上之行。了無騎鶴之資，幾有葬魚之厄。罄生涯之漂蕩，環幼稚之啼號。未定驚魂，來趣賤守。自揣拙疏之極，不逃臨察之公。雖安邊境，立功名，固大裨於廟算；而悉聰明，致忠愛，冀少助于平反。《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通王運使啓

皇華望重，極霄漢之尊嚴；墨綬官卑，近風霜而震懼。行矣熟瓜而問戍，悚然席藁以登名。恭惟某官宣慈而惠和，辯智而閎達。昔在元祐，比明道、慶曆之隆；於惟樞臣，爲君實、晦叔之黨。去之千載，猶有生氣；奮乎百世，可興懦夫。至今諫書，具列國史。魯臧孫之後，蓋有聞人；唐鄭公之孫，克有前列。而況種花者再，剖竹至三，累遷李庭，兩入蘭省，縱未幹旋於魁柄，亦宜扈從於屬車。昨屬公朝，惠顧七閩之樂土；暫煩郎使，出爲一路之福星。無疾聲急呼於戶庭，有陰功隱德於田里。威搖山岳而未嘗輕發，明燭毫末而不忍盡施。每竊聞輿人之言，謂深得奉使之體。新天子不世之主，方欲中興；士大夫如公之才，豈容外處！風雲之會，刻漏以須。伏念某見擯名場，嘗遊邊地。慕安期生之畫策，始亦談兵；尚魯仲連之爲人，已而拂袖。因營水菽，聊欲絃歌。俗尚氣而輕生，官恃鹽而爲命。務爲急急，既不便於民間；如付悠悠，又恐虧於公上。凡崇臺之操縱，關下邑之慘舒，非少推煮海之波，安得有負山之力！雖斷無異政，能臻馴雉之祥；當恪守寬條，深戒烹鮮之擾。惓惓之至，縷縷莫殫。《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通兩浙運使朱都承啓

投身吏職，問譜山陰；引領使華，有廬汾曲。室邇獨思於人遠，波及猶冀於君餘。三沐含芳，一牋奏敬。某官以神峰之雋，加朗月之如。科斗字，屋壁藏，獨傳文獻；菟首射，俎豆禮，猶有典型。鄙王福時續《詩》《書》之亡，小邵伯溫集《見聞》之錄，有功絕學，是似前人。慶元黨禁則卷而懷，嘉定化更則翔而集。將有達者，仰盛德之傳家；其在茲乎，爲斯文而吐氣。而乃舟引而去，轍環於行，幾年不到于鈞天，一節近趨於幾日。方經濟圖維之有賴，何論思獻納之足云。某徒抱浮名，不償實用。少時祖述，嘗有北清中原之心；中歲義之，欲爲東遊滄海之計。耕釣有林泉之趣，絃歌爲菽水而行。昔過考亭故居，嘗登武夷精舍，徘徊如至闕里，夢寐想見文公。豈知高山仰止之邦，乃爲有錦使製之地。生芻一束，斷可脩蟆陵之恭；玉海千尋，獨恨阻鯉庭之識。非敢叙大父老人之舊好，盍願聞先生長者之緒言。輒持空函，以代古贄。世情甚薄，誰肯憐瓠葉之交；高誼未寒，尤垂軫練裙之子。《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通章提刑啓

繡衣望重，屹立霜臺；墨綬權輕，謬分雷地。辱在通家之子弟，素欽當世之儒先。問戍云初，登名惟謹。某官氣涵剛大，識造精微。烈日嚴霜，皜皜立身之潔；光風霽月，溫溫接物之和。究觀平生，卓立高節。舉世由旁蹊而進，惟公遵大路而行。流滯曲臺，豈甘爲野外之蕪；栖遲郎舍，不肯詠觀中之桃。自拂衣去乎日邊，而仗節徧乎天下，京畿震悚，湖嶠肅清。平揖權豪，不識漢將軍之貴；奏繩將相，稍鋤唐節度之強。向使謀謨乎廟堂，奚止動搖乎山嶽。然且數臨大府，復使全閩。風生按問之條，春屬平反之筆。至明而養以晦，若寬其實則嚴。君遣使臣，雖曰遠方之蒙福；國無君子，可勝善類之寒心！佇踐禁途，還扶世道。靖念某稍通章句，不切事情。少在兵門，嘗秉陳琳之檄筆；晚臨林下，始爲杜牧之罪言。昨授男封，蓋謀親養，豈意公私掃地，憂積如山，何止赴湯蹈火之危，預起向若望洋之嘆。追惟先世，豈無托子之交；賴有明公，獨任恤孤之責。且絜提其同氣，必容覆於微蹤。雖隱然而有憂，猶恃此以不恐。既爲漢令，敢言弩矢之差；嘗學孔門，竊慕絃歌之意。《翰苑新

通王提舉啓

天惠七閩，褰帷而至；地環百里，傷錦是憂。拊冰蹟以自危，凜霜威之難犯。敢陳固陋，以瀆高明。某官經明而行脩，德盛而仁熟。草《玄》之作可方揚雄，尋微之功不減輔嗣。蓋其經緯乎皇帝王霸之學，固已馳騁於學校科舉之時。文獻足以接前脩，策畫足以定大事。把臂入章泉之社，抗禮分水心之庭。奉盤而推，要是吾儕之盟主；持券而取，宜爲天下之美官。奈何稍繇博士議郎，寢遷郡國守相。靜觀時事，寧無憂宗周之心；勤撫細民，不見薄淮陽之意。厥今勃興睿聖，並攬英豪，方欲人作新，故選使而按察。然而以言乎內則脉病已久，以言乎外則尾大可憂。世無排難解紛之才，坐視至此；公有救焚拯溺之志，徐行可乎！天將開平治之期，上必付圖回之柄。詎容遐壤，久借福星！某少不勉強，今何爲者。橫戈出塞，悼往日之狂圖；築室反耕，付此生於定命。迫於養志，遂爾折腰。以粗疏無所用之才，當敗壞不可爲之處。未嘗習事，使治劇以撥煩；不善生財，欲幹無而爲有。按臨之下，汰免則宜。昔嘗拜紫氣於路旁，今仰視皇華於天上，雖車笠之頓異，尚轡銜之小寬。如緇衣兮，不足辱好賢之數；言墨綬者，儻爲霽行部之威。《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四。

賀真州洪守啓

伏審申錫璽書，榮分符竹。迎鑾置郡，舊稱江左之雄藩；當宁選侯，暫屈朝中之名勝。甫先聲之入境，已和氣之滿城。矧肆走趨，敢稽迎候？某官風規高潔，宇量崇深，蹈名義之大閑，襲文章之正印。忠宣仗節，何慙歸漢之蘇卿；文惠秉鈞，不減過江之王導。玉帶樞臣之碩畫，金蓮翰長之雄詞，亶惟明公，克肖先烈。頃陪髦士，驚振振以于飛；既覽德輝，鳳縹緲而高逝。歛青雲之逸步，尋綠野之舊遊。會在廷渴見於嚴、徐，而中禁嘆無於頗、牧，亟頒一札，趣建兩幡。廟論憂邊，方急防秋之計；家傳許國，寧爲擇地之謀！迺眷吾州，號爲重鎮。雖長江天塹，誇汹涌之波濤；然數處風寒，合計綢繆於戶牖。諒規模之素定，使精采之一新。澤中之鴻鴈莫居，帳下之貔貅稟令。前旌所指，樂哉皂蓋之行春；左轄久虛，行矣青氈之復舊。某讀書雖苦，涉事至迂。耕汾曲之田，可支饘粥；遮長安之日，誤棄釣竿。本深入於閩中，忽遠移於塞上。倦遊已久，念自放於一丘；泥古不通，了莫諳於三尺。竊承開府，預恐曠官，倘尚寬震懼之威，庶獲舉平反之職。哀矜勿喜，蓋其小小之所聞；深刻寡恩，諒亦君侯之不喜。《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上豐真州有俊啓

奉幕府之文書，昔嘗依於麾下；主功曹之刀筆，今復入於彀中。何所取材，居然蒙幸。敢飭牋題之陋，僭干榮戟之嚴。某官直氣蟠空，清規照世。單傳名節，實惟元祐之故家；尚友英豪，見謂北方之學者。卓爾門庭之自立，恥於蹊徑之旁通。頃從國老之招，出贊戎昭之重。箭已傳於瓜步，烽遽徹於甘泉。衆議畫江，恐投鞭而飲胡馬；公方乘塞，獨移書以折佛狸。迨息肩載續於舊盟，乃絕口不談於前事。晚繇半刺，往建兩幡。方此憩棠，已盡銷於囂訟；政惟拔薤，遂見忌於強宗。一簑徑上於漁舟，四壁了無於鶴料。嘆滔滔之皆是，而皦皦之難全。賴朝廷之深知，屬疆場之有事。誓江慷慨，天知祖逖之精忠；對壘雍容，人伏羊公之雅量。方且外招流附，內拊凋殘，大而經畫於中原，小則蔽遮于吾圉。倘來富貴，諒久付於浮雲；不朽功名，定有光於信史。某頃繇祿仕，早誤賞音。性不通方，動與世人而寡合；衆皆欲殺，獨蒙執事之憐才。初不吏於朱雲，每待延於枚叟。愧酬知之無地，乃抱痛以不天。空使時賢，見誚景升之子；豈無先友，誰憐嵇紹之孤！買山之興甚濃，誓墓之詞良苦。昨聆剖竹，漫意彈冠。第歸閩者累年，無入浙之一字。當趨事赴功之際，自審闊疏；矧操心慮患之餘，頓忘精銳。不圖狂簡，尚挂辟書。廟堂知出於無私，士友或疑其不稱。拊丹心而感慨，常中夕以激昂。懷燕昭市骨之恩，慕豫子漆身之報。然某戴星即路，觸熱泝灘，值漲潦之奔狂，駭風帆之淪覆。

已偕十口，下從河伯之居；偶有扁舟，來起湘纍之死。幼稚僅逃於魚葬，衣冠蓋甚於懸鶉。況生涯盡化於波濤，而性命僅存於絲髮，進已資身之無策，退將避事之有嫌。却返敝廬，共卧牛衣之疾；重尋來路，自憐雁影之孤。漫揮衰涕以泣岐，未覺驚魂之守舍。今者既趨京轂，密邇麗譙，度已耗之心思，決不堪於事任，何以舉賤有司之職，得無辱大君子之知！簿書之間，類非所能，恐上煩於程督；箠楚之下，何求不得，竊有意於平反。苟不愧心，是爲報德。《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通南劍守游郎中啓

問縣譜於山陰，方懷憂責；瞻耆英於洛社，喜識典刑。以半生薰炙之心，寓一紙干麾之敬。恭惟某官任重而道遠，源深以流長。以游先生之故家，從朱文公於精舍。方執經講河汾之曲，高弟固多；及逢掖立魯門之東，一儒而已。早著勲名於荆漢，晚陪議論於朝廷。觀其諤諤以昌言，豈不凜凜而可畏。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羣忽見孤鳳之鳴。疏傳而竈婢出驚，身去而畫工圖繪（一）。著之廊廟，真如太史所云；在彼澗阿，深得考槃之樂。屬逢初政，起牧鄰邦，得喪付之無心，出處莫不有義。過里門而下，慕恬侯之謙恭；露印綬於懷，笑買臣之膚淺。靡待藩條之布，佇聞驛召之來。某潦倒不堪，嶽崎可笑。醉登廣武，嘗妄議於英雄；病卧壺頭，始回思於鄉里。亦既買山而隱矣，乃如有物以敗之。而況邑介通衢，身居謗府，若之何而施設，可以免於悔尤！如公之賢，舉國所敬，雖不至言游

之室，頗思避齊相之堂。法令爲師，敢襲漢儒之卑論？詩書執禮，庶聞夫子之雅言。《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三。

〔二〕身：原作「自」，據明刊本改。

通建寧葉西判倅啓

守相之官，謂之按察；子男之國，責以拊摩。隄瞻半刺之尊，曷贄一箋之敬。某官文配古作，經爲人師。世無仲尼，不在弟子之列；後有揚子，必好《太玄》之書。凡平生學問之所通，多往昔儒先之未發。素行孚而士論定，新義出而紙價高。晚自江湖，來遊學省。羣仙指點，宜順風進蓬萊之舟；丞相挽留，乃拂袖去平津之閣。繫以千駟而不顧，挽之萬牛而莫迴。暫管領於溪山，且平章於風月。然而別駕長史，恐有待於賢才；國子先生，烏可浼以吏事！佇膺號召，入近禁嚴。伏念某見擯儒家，嘗謀邊事。短衣射虎，不願萬戶侯之封；精舍讀書，寬作二十年之計。因高堂之有母，求小邑以謀身。近采傳聞，始知敗壞。未嘗讀律，既非几案之才；素不言錢，安得錐刀之智！自量之審，何恃而前？豈無矯強自勉之心，深慮罷軟不勝之譴。雖世無冷鑊，咸嗟作縣之難；倘府有急符，尚賴監州之庇。《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六。

通福州鄭府判

守仁啓

通家累世，素欽月旦之評；作吏一行，密竊星屏之庇。非有善事上官之智，寧無喜見似人之心！問戍云初，登名惟謹。某官清規濟世，峻閥摩穹。學問源流，龍首親傳於衣鉢；風流醞籍，鴻樞近襲於箕裘。自衣綵以遊殊廷，迨縱靶而登榮路。婉婉贊外臺之畫，翩翩題別駕之輿。豈逖矣海沂，驥展復須於詳試；意歸然閩部，鯉趨嘗記於舊遊。民方深鄭子產之思，公真是房太尉之子。又況昔司族邸，今贊宗藩。流風善政，未久猶存；多士國人，皆有矜式。問訊西湖之柳色，栽培南國之棠陰。惟先世有旂裳之勳，而執事真臺閣之彥。豈容緹軾，久勞州縣之間；會取青氈，重復公侯之始。某學焉不力，仕也以忠。陟岵恩深，悟往日軒裳之夢；循陔養切，嗟暮年菽水之貧。將謀就於斗升，非自營於尺寸。然尉在百僚之底，顧身無一技之長，俛俛造前，凜凜淑後。幸通守有枌榆之契，庶下僚寬箠楚之憂。雖貌是互鄉之童，無與進者；然生於通德之里，終有賴焉。或免於愆，弗忘乎報。《翰苑新

書》續集卷一六。

通廣西蕭機宜啓

瞻蕭傅之門，素欽前輩；佐烏公之府，獲事元僚。屬當問戍之年，敢廢登名之禮？恭惟某官天才高邁，世德深長，稟大參剛介之姿，得文昌渾厚之氣。吐詞奕奕，允兼燕、許之能；落筆駸駸，不減鍾、王之妙。燁然華問，際此明時。盍侍紅雲一朵之邊，乃客梅花萬里之外。然而山川清淑，幕府尊嚴，典刑足以領袖諸賢，嘖笑足以慘舒一道。乃如公子，素馳魏闕之心；將有神仙，共引蓬萊之路。徑登禁橐，襲取家氈。某跡此蓬飄，命過紙薄。枕戈塞上，竟無獲級之功；負耒田間，已作終身之計。不圖帥壺，使奉辟書，以平生懷見賢之心，於此日有事長之幸。吾從先進，方願學於步趨；子所雅言，尚曲垂於警誨。《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通福建余運管啓

光奉贊書，來參計幕。陪輜軒而問俗，咸仰元僚；執蒲穀以臨民，叨居屬部。敢贊千麾之敬，冒塵督察之威。某官氣稟清英，品流高勝。勳名事業，紹熙丞相之冢孫；文獻典刑，嘉定從臣之猶子。粵自麒麟之墮地，共期鵬鶚之在天。而乃於簡編燈火以究心，視鐘鼎旂裳而若浼。兩臺贊畫，俱爲名

公之所知；百里承流，殆以寒士而自處。已書邑最，尚詭民庸。蓋全閩煮摘之利饒，而大漕澄清之權重，有如上介，必揀時髦。方將持大體於言議風旨之間，何至親細務於米鹽錢穀之末。側聞公子，素馳魏闕之心；將有神仙，共引蓬萊之路。某早孤鮮援，漫仕不諧。偶脫選坑，冒當劇邑。終年勤苦，無赫赫之可書；一念撫摩，有蒼蒼之在上。然命脉實關於鹺運，而主盟全藉於帷籌。忤聞名輩之臨，尚篤通家之好。雖無善政，敢希堂上之絃；儻有危機，尚賴幕中之辯。《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與陳運幹啓

外臺參畫，早策足於高華；支郡詰囚，方失身於冗賤。久願執鞭於平日，何期扳劍於下風。仰瀆崇深，俯陳短淺。某官受材卓爾，詣理泓然。發聖經賢傳之微，首爲儒唱；兼墨客騷人之體，早以文名。惟今日之東嘉，比盛時之西洛。有如巨擘，合覲清光，乃掌檄於侯藩，復泛蓮於京國。士猶聚蟻，方擾擾以慕羶；公若高鴻，獨冥冥而避弋。方聖朝之固圉，贊膚使以建臺，何至役精神於簿書，要當壓紛難於樽俎。細旃廣廈，政未橫金華之經；古木畫墻，亦合給玉堂之札。斯文有望，夫子何心。某涉世至迂，承家不競。菜羹陋巷，粗安貧者之常；丹竈草堂，雅有終焉之志。因出營於親釜，偶來踏於京塵。既謀鄰境以需瓜，甘學老人之種橘。云何銷印，莫追失馬之還；及此拏舟，幾有葬魚之阨。親友贊休休之策，上官移急急之符。顧未暇於招魂，又豈諳於析律！尚喜出庇臨之下，庶親承

教詔之餘。雖無堂下之言，可裨采擇；設有幕中之辯，竊冀優容。《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與李檢法啓

某官清姿山立，傑作金聲。胸次包涵，馳騁上通乎千載；筆端隳括，機杼自成於一家。既不卑棲枳之官，復去作依蓮之客。久合並飛於東、馬，云何尚伍於鄒、枚。上方右文，公豈左宦。頃側聞於廟論，頗屬意於邊防。謂虞廷司士之官，刑已懲於猾夏；而魯人長勺之戰，獄尤貴於察情。少屈儒英，往參臬事。非止藉賓僚之嘯諾，蓋將助膚使之平反。法三尺安出哉，爲旁參於古義；活千人有封者，行且驗於陰功。首末與《陳運幹啓》同。《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七五五

劉克莊 六九

與趙判官啓

塞垣竊粟，眇然天掾之卑；幕府泛蓮，仰止元僚之重。既束裝而至境，敢脩贄以及門。某官文成一家，書破萬卷。昔慶曆之盛，清獻見謂於名臣；由建炎以來，忠簡獨稱於賢相。亶惟望族，早決雋科，宜冀北之掃空，何周南之留滯！側聞當宁，方急備邊。屬者專城，既精求於頗、牧；有如後乘，宜首載於鄒、枚。諒婉婉以贊籌，且颯颯而草檄，少施餘智，立策隼功。賓主登臨，何但勒豐碑於峴首；神仙指點，又將引歸路於蓬萊。某涉世至迂，承家不競。菜羹陋巷，粗安貧者之常；丹竈草堂，雅有終焉之志。因出營於親釜，偶來踏於京塵。既謀鄰境以需瓜，甘學老人之種橘。云何銷印，莫追失馬之還；及此拏舟，幾有葬魚之阨。親友贊休休之策，上官移急急之符。顧未暇於招魂，又豈諳於析律！尚喜出庇臨之下，庶親承教詔之餘。雖無堂下之言，可裨采擇；設有幕中之辯，竊冀優容。

《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與張察推澄啓

幕下束僚，事權至重；道傍試邑，憂責匪輕。屬當受察之初，輒講通名之禮。恭惟某官天才奇逸，世緒清華。睹玉樹琅玕之標，覺我形穢；挹金莖沆瀣之氣，使人意消。以庾、謝之風流，加曹、劉之才思，夫何恬退，尚此滯留。蓋初潛之地素高，故上介之選亦遴。竊聞公子，素馳魏闕之心；將有神仙，共引蓬萊之路。某功名事左，耕釣趣淵。攀龍附鳳而化侯王，彼皆有命；烹羊炰羔而作伏臘，聊以忘憂。昨忝封男，蓋謀將母，豈謂煎熬已極〔一〕，采藥莫施，不勝臨深履薄之危，預起向若望洋之嘆。惟公談笑，係俗戚休。雖縣譜未詳，恐剴裁之不及；然藩條具在，苟遵守則有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八。

〔一〕豈：原作「直」，據明刊本改。

與鮑知錄楚啓

府僚體峻，無若都曹；縣令材難，矧居孔道。方席統臨之芘，敢脩詞候之儀。恭惟某官雋聲滿乎東南，奧學得於方寸。吾觀華胄，世出奇才，溶以詩名家，照之文入選。至若府君之高致，尤爲前輩之美談。不羸其身，必在吾子。惟其恬退，尚爾滯留。所謂馬曹，難久稽於足下；豈無狗監，能力薦於上前。某潦倒無堪，清狂自喜。運筆颯颯，少從幕府之遊；擊缶烏烏，晚識田家之樂。昨謀將母，妄意封男，豈知來繼於煎熬，深恐上煩於督察。先覺於後覺，寧無警悟之言；吾翁即迺翁，倘念從遊之契。《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

回沈教授啓

牛駕出關，久慕周柱史之去；鱣堂開卷，不知漢博士之來。曾執贄之未遑，辱顧廬之甚寵。恭惟某官今之巨擘，古之譽髦，心鄙雕蟲之文，世守感麟之筆。仲尼既歿，昭垂袞斧於策書；介甫何爲，詆曰斷爛之朝報。絕學傳東周之耆哲，微言接西洛之大儒。誕啓孫枝，相輝奕葉。惟《三傳》束閣上之久，深探遺經；當諸生立館下之初，願聞精論。避席而請，堵牆以觀，必有以新啖陸訓詁之陳言，

掃舒弘科舉之陋習，豈惟逢掖共尊明復之書，將見細旃亦讀康侯之傳。某少纔涉獵，晚益惰荒。禁漏宮蓮，往事類優場之散；長鋤短笠，暮年爲老圃之歸。屬逢開絳帳之時，恨不在青衿之列。朋遠來，學時習，良愜素心；我不往，子嗣音，寧忘私淑！《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

與真州陳教授啓

詰禁園扉，愧浮沉於俗吏；橫經泮水，喜親炙於勝流。行矣摳衣，斐然通贊。某官提身肅括，造理精微。讀九丘八索之書，學尤博古；黜諸子百家之說，意在尊經。早頡頏多士之邦，復遭值右文之世。借使玉堂之小却，亦當金馬之斜飛。曾謂冷官，尚淹先達。政惟俎豆，乃軍旅之宜聞；設有甲兵，以仁義而可撻。諒講明之不輟，致鄙暴之自銷。稍變鞠蔬，復令采藻。士有所式，先生何恨於旣寒；道之將行，夫子豈容於席煖。某承家不競，涉世至迂。耕汾上之田，可支饘粥；遮長安之日，誤棄釣竿。妻孥當豐歲而啼飢，士友問何官而觸熱。預薰心於丹筆，徒矯首於絳帷。賦王粲之《從軍》，雖無才思；過子雲而問字，幸有師資。《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九。

回永福知縣啓

受河陽之書幣，甚矣懷慚；聞武城之絃歌，凜然起敬。相望數舍，敬削一牋。恭惟某官氣蓋羣公，眼空餘子。談笑自方於管樂，縱橫暗合於孫吳。大學諸生，咸服摛文之敏；集英進士，共推對策之高。早決勝於文場，久宣勞於戎幕。當敵運衰微之際，乃人才奮發之秋。豈有時髦，屑親民事！候雙鳧於巖邑，未免淹翔；收八駿於天閑，佇看騰踏。某頃辭閩屬，自乞祠宮。嗟菽水之屢空，迫弓旌而復出。赧顏至此，清議謂何！吾嘗同僚，既託金蘭之契；子明告我，願聞藥石之規。《翰苑新書》續集卷二〇。

回建陽黃縣丞啓

俶戒行裝，榮趨華次。理紅藥碧苔之詠，宜屬雅才；爲老槐鉅竹而來，足知高致。方將聯事，敢後脩詞？恭惟某官爽氣橫秋，貴名揭日。文盟素定，布韋敢不心降；賦草一傳，場屋爲之紙貴。既擢太常之第，盍爲文館之遊。然猶作吏一行，爲丞再轉，在君子所養者可謂厚矣，任人物之責者能無愧乎？給札而賦上林，會有關於薦口；草書而招贊普，行入掌於詞頭。某猥以散才，領此劇處。方有曠

官之懼，忻聞贊府之來。闕政必規君之惠，非所敢望也；署名惟謹丞之設，豈端使然哉！《翰苑新書》
續集卷二一。

回包仙尉志崇啓

題名杏苑，昔忝年家；問戍花村，今聯王事。方締無窮之好，敢修不腆之辭。恭惟某官胄緒清華，品流高勝。螢窗雪几，有寒士之素風；塵尾唾壺，無貴游之豪態。惟今人物，莫盛永嘉。有宗工巨儒唱天下之文章，有故家遺俗接中朝之聞見。況如吾子，克肖乃翁，宜掇髭而拾青氈，尚頰首而紆黃綬。萑蒲迹掃，桑梓陰成。田里無虞，宛若太平之官府；雲霄有路，寧爲下界之神仙。某以蕞爾材，當壯哉邑。明所以燭情僞，頗覺瞶昏；敏所以集事功，顧慙迂緩。不待服勤於官守，預知傳笑於吏民。側聞少府之賢，矧有通家之契。君子不黨，寧翕翕以徇人；同官爲寮，尚諄諄而告我。《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趙仙尉啓

俶戒行裝，榮趨華次。風流公子，肯爲隱吏而來；老鈍長官，喜得賢僚之助。敢馳短贄，以候前

驅。某官世德深長，天才奇逸。生麟趾之世，信厚藹然；讀鴻寶之書，見聞洽甚。顧貴名之方起，何常調之小淹！然而邑素浩繁，路居衝要，桴鼓之聲雖息，帶刀之俗自如，必藉精明，始能填壓。灞陵呵獵，諒難浼於英才；清廟圭璋，行入儀於華貫。某方憐寡助，竊喜同寅。念時事方殷，未遂淵明之歸去；儻公餘多暇，願從東野之裴回。《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薛監庫啓

別阿蒙於吳下，尚記風標；憶李白於江東，至形夢想。每逢交舊，必問夫君。忽聞馬首之來，不知屐齒之折。恭惟某官心期磊砢，氣宇英華。所學山高而海深，其文天清而水止。有是美質，生於名家。自常州爲多士之宗，至端明任天下之重。文獻之盛，淵源所漸，討論古今，參訂師友。涵養之到，語不雕刻而工；體驗之精，事皆迎刃而解。吾黨寶之如拱璧，諸公挽之於青雲。曷韜其光，乃隱於酒？意者覽別都之形勝，因而攷六代之廢興，登山臨水以抒其文辭，枕麴藉糟以寄其豪放。然而時尚多故，義難旁觀，人物眇然，公等安在？何來之暮，實獲我心。某本自倦遊，漫來應辟，懇切空長於憂慮，暗疏每闕於事情。急書交馳，舊學都廢，方茲懷友，何幸爲僚。買鄰而卜居，庶償初志；登高而弔古，倘許並遊。《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回李巡轄啓

斥堠之司，古以爲重；絃歌之寄，今之所輕。輒修告至之辭，以叙同寅之雅。恭惟某官沈雄天稟，慷慨自期。慕廉頗、李牧之風，爲孫武、吳起之學。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姑煩巡徼之勞；萬人曰俊，千人曰英，會展規恢之略。某偶叨民社，實接官曹。將軍乃肯臨臣，非敢望也；夫子明以告我，方有賴焉。《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

回楊宰啓

醴陵，已赴官。

謾稱竹使，尋元晦之舊遊；欲訪草元，問子雲之安在。尚稽展覲，聊寫謝忱。伏惟某官妙深湛之思，篤聖哲之好，粹然家學，卓爾時名。射策決科，蚤對丹墀之問；鳴絃製錦，尚爲巖邑之淹。想陶柳之方濃，而楚騷之已續。聲傳回雁，焉用牛刀；目送飛鳧，即聯鴈序。某濫茲假守，渴甚見賢。孰云會面之難，失於交臂之頃。明月千里，徒勤悵望之私；置水一盂，猶幸誨言之及。《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

回黃尉直卿啓

遠宦問津，來往寓公之贊；高懷感舊，先貽新令之書。佩此勞謙，悚然摧謝。恭惟某官雄文行遠，卓識際空。生了翁之里，故其氣高；游文公之鄉，故其學粹。久矣見推於月旦，宜其立致於雲霄。乃屈脩程，尚須遠戍。乘龍有喜，又何妨秦贅之嘲；振鷺于飛，行且接周行之彥。某散材無用，漫仕不諧。少從幕府之遊，下筆颯颯；晚識田家之樂，拊缶烏烏。非就男封，蓋謀親養。豈謂繼煎熬之後，若爲施救藥之方。接壤而居，君想熟知其利病；避堂以舍，僕方有賴於箴規。《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四。

回學職啓

求民之瘼，方思百里之憂；友士之仁，必考一鄉之善。有來華問，良慰素心。伏惟省元學遠有源，才高無敵。餘子莫不辟易，避秋賦之先登；主司無乃冬烘，致春闈之未捷。顧修名之方起，何一第之足云！某偶試絃歌，復親衿佩。逢臨邛之客，僕敢不共？熏晉鄙之人，子宜自勉。《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謝曾大參從龍舉陞陟啓

下吏無堪，瞠若由、求之後；上公過聽，齒諸游、夏之間。懷高誼而涕橫，讀褒詞而汗出。竊以自下求上，由古及今，千贅朋來，競趨冢宰，三書亟獻，莫睹相君。若夫素無一跡於門牆，又乏片言於左右，驟辱輔臣之論薦，豈非寒士之遭逢！伏念某格調卑凡，行能謏薄，文不足以決科發策，武不足以斬馘執俘。畫策兵間，坐失風雲之會；讀書林下，不知歲月之深。因高堂之有親，求小邑以養志。欺松桂，誘巖壑，難逃舊友之嘲；褚衣冠，伍田疇，莫弭輿人之謗。敢圖英袞，暫駐高牙。憶昨負弩先驅，樞衣上謁，方伏道旁而屏息，乃虛座右而起迎。立談之餘，削藁以薦。且無輦悅，可當華國之褒；豈有絃歌，仰副愛人之譽！靡借乎齒牙之助，殆得之眉睫之間。自顧何人，謬膺茲舉。此蓋伏遇某官名垂宇宙，學貫天人。笑談而坐黃扉，萬邦爲憲；吐握而下白屋，多士歸心。遂使灰寒，亦叨鈞播。某敢不益思磨礪，勿玷品題？一飯必酬，安敢忘大臣之德；瓣香敬薦，當有如釋氏所云。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〇。

代陳真州^韓到任謝丞相啓

叨臨鄉壘，甫竊便安；改戍邊州，俄分憂責。銜知愈重，圖報滋難。伏念某頃以書生，游于戎幕。攀鱗附翼，固無奇偉之功；騎虎握鬚，頗習艱危之事。過蒙大造，俯錄微勞，一脫選坑，再塵朝序。及煩言攻擊，歷疏往日之愆；尚一力保全，冀獲它時之用。昨辭堂檄，遽假郡符，遂過庭學禮之心，有閉閣凝香之趣。豈謂誤恩沓至，除目洊頒，試之鋒鏑交馳之衝，寘之城池必守之處。父兮生我，誰獨無人子之情；國爾忘家，安敢廢王臣之誼！況作成於平居閒暇之際，固責望於一旦緩急之秋。蓋聞命而飲冰，遂携孥而觸熱。茲臨關塞，已見吏民。祖逖枕戈，不忘憤發；伏波曳足，尚自激昂。然而兵少備多，財狹費闊，無賞罰何以作士氣，失恩信何以收人心！儻憑廟謀，克濟國事。茲蓋伏遇某官勳高浴日，德盛格天。網羅收人物之英，鼓舞赴功名之會。察某佩嚴君之訓，粗識義方；謂某受國士之知，必懷恩地。終慙謏薄，恐累陶鎔。某敢不稍鬯皇威，益蒐軍實？成敗利鈍，雖難睹於目前；禍福死生，蓋當實之度外。《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二。

與交代江司理啓

鄰境注官，方嗟失馬；邊州除吏，誤使續貂。煩出命之逶迤，欲通名而縮瑟。某官品流英邁，冑緒高華。世有聞人，遠矣衣冠之盛；家傳儉德，凜然冰蘖之清。謂宜玉立於班行，何乃泥蟠於州縣。可片言以折，洞知獄吏之欺；活千人者封，行見門閭之大。聞當詣闕，別慶登畿。某甘向閩中，忽移塞上。青袍行路，誰憐杜老之貧；白浪沉舟，幾殉彭咸之死。甚矣窮途之可歎，坐於榮路以有妨。法令爲師，方未知淑後之計；藥石愛我，必無靳告新之言。《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二。

代改除淮東倉謝丞相啓

乘塞三年，初無治狀；觀風一路，忽忝除書。戴洪造之生成，拊丹衷而感慨。伏念某起家孤立，涉世寡諧。恥干流俗之虛名，竊慕古人之大節。豈不有激昂之志，勇於敢爲；惟其欠嫵媚之姿，動而得謗。已灰心於紱冕，甘屏迹於山林。會公朝記奔走之勞，而聖世開孤寒之路，一分半刺，三剖左符。治郡功名，既乏龔、黃之最；守邊威望，又慙羊、陸之風。屬謹備於邊陲，粗宣勤於城堡。皆臣子當爲之事，何足自言；受君相非常之恩，未容引去。忽繇支壘，躡建外臺。側聞鼎鉉之間，屬意牢

盆之事。法方有弊，莫調琴瑟之膠絃；時豈無材，少出筌篲之妙指。夫何臨遣，及此疏庸！以理財則未識於源流，以按部則弗強於風采。選掄既逮，若爲酬東閣之知；綜覈方嚴，恐莫追西曹之責。荷丘山之施重，圖涓露之報難。茲蓋伏遇某官翕受羣才，博開公道。內修法度，統成周之百官；外采風謠，擇開元之十使。顧如朽質，尤費大鈞。察其斷斷之無他，憐其落落之難合，假之以長養成就之力，取之於排斥擯棄之餘，遂使孤蹤，驟將隆指。某敢不稍尋積弊，仰答至公？方科瑣憂邊，斷無期會之不報；以便宜從事，尚祈文法之稍寬。《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代湖南提舉就任謝丞相啓

久臨支郡，汰免爲宜；就建外臺，超踰已甚。孤子乏他人之助，始終出吾相之恩。伏念某奮自羈單，號稱迂緩，素拘牽於繩墨，頗練習於米鹽。辰不再來，蚤失投機之會；老之將至，始逢解瑟之辰。然誤蒙拔擢以來，曾未有建明而去，自收朝蹟，愈累化工。甫須臨汝之瓜，遽剖衡陽之竹。撫摩生聚，粗竭區區；玩愒歲時，終無赫赫。又況庭闈耄矣，鄉井邈然，方深懷土之思，乃冒觀風之寄。由屬郡徑分於小節，蓋微生每託於大陶。謂嘗宣牧守之勞，庶幾知奉使之體。靜言湖外，負隔日邊，民方困歲歉而苦飢，吏或謂天高而肆虐。既尸庾事，盍爲斂散之儲；況擁皇華，敢廢咨諏之誼！沐寵光之特異，凜責任之難堪。伏遇某官開國功高，格天業鉅。區分諸道，用開元賢相之規；選擇職司，

猶慶曆名臣之意。夫何鄙樸，亦奉使令。某敢不退省所蒙，恪共乃職？固無奇節，用酬當軸之知；竊慕先賢，妄有登車之志。《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除憲謝宰相啓

五嶺南歸，分竊黃冠之號；大江東去，驟叨繡斧之華。爰正周原，具宣漢詔。山川風物，實惟慶元丞相之鄉；父老童兒，能會嘉祐使臣之政。僥榮甚矣，圖報缺然。伏念某累誤弓旌，尚貪升斗。怡然膝下，戲披萊子之綵衣；久矣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帳無鶴怨，野有雀羅。借子公力入帝城，念不到此；聞君房語妙天下，手屢止之。有一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忽頒臺傳，俾察江濡，聞車馬以驚猜，着衣裳而顛倒。獨念聖君賢相，更萬化而一新；所謂孝子忠臣，難二義之兩得。不量遲緩，仰奉使令。登車覺意氣之衰，析律懼聰明之淺。自念繇諸生而推擇，所宜知庶獄之哀矜，平反則有以白其大人，式敬則可以長我王國。雖慙漢史，以清令而爲師；竊慕番君，俾江湖之相悅。澄清何有，塊北焉依。茲蓋伏遇某官以公道秉國鈞，以定力調化瑟。內之議論，既盡革弘陽之風；外而循行，宜妙選范張之輩。興言下士，乃識上公。鴈鷺之羣，挽之雖不能寸；駑馬之智，老矣尚堪一行。既不改於寸心。姑俾奏於直指。第憐白首，有負緇衣。某敢不欽恤祥刑，共承明德？盡心以究民瘼，謹身而恤吏奸。雖有百歐脩，豈足望韓公之後；安得數子駿，其敢忘溫國之言！少答殊私，即還舊

服。《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二〕聞：原作「門」，據明刊本改。

除守謝史丞相啓

叢祠丐滿，懶暮乞於鏡湖；單傳疏榮，俾晝行於錦里。光生閭巷，恩出廟堂。伏念某羈旅登朝，迂疏去國。雜端論罪，欲加斧鑕之誅；一相隆寬，尚俾斗升之食。江湖迹晦，朝市志荒，此退士之有盟，已散人之無勅。忽聞予節，莫遂循墻。高卧已便，着衣裳而顛倒；好閒成癖，聞車馬以驚猜。雖木天論撰之職優，而粉部將輸之寄重。昔在慶曆，君謨有氣節聲；粵至淳熙，子方以廉介選。皆鄉人之善者，豈俗吏之云乎！曾謂么微，亦叨臨遣。茲蓋伏遇某官鹽梅家學，喬木世臣。陝而東是在周公，茂著旂常之績；河以南旋爲晉土，式遄衮繡之歸。方將翕受敷施而來羣才，忍以小過微文而棄一士？收之流俗，假以光華。某敢不宣布教條，講求民瘼？責功能之來效，贖狂瞽之往愆。相國知予，當若何而報稱；王事靡盬，其敢憚於驅馳？過此以還，罔知攸措。《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五。

謝制置李尚書舉改官啓

邊事方殷，莫裨末議；身謀甚巧，先取薦書。施重如山，報輕乎羽。方今河洛有遊魂假息之慮，邊境有被甲執兵之人。太常伯出將明威，大行臺盡護諸將。雲合四路之才隲，響赴一時之事功。或開塹甃城，或募兵買馬，或躬履矢石行陣之下，或轍環亭障堡戍之間，或采粟實邊，或部糧出塞。惟有薦揚之一路，以爲奔走之微權。但嘗爲我宣勞，皆難使之缺望。曾謂朝廷之公舉，乃先幕府之私人。伏念某年事未深，學力尤淺〔二〕。少妄作功名之想，勇於敢爲；間亦有草茅之言，高而不切。與人落落而難合，持此俛俛而安歸！追隨弓旌，出入帷幄，大不能贊謀議之決，細不能親几案之勞。半載而強，一籌不畫。羣心久鬱思奮，獨耿耿以隱憂；他人不已於行，乃燕燕而居息。方主臣之不暇，荷國士之見知。銀筆之詞，歉焉弗稱；金閨之籍，藉此可通。坐妨孤寒，大費提挈。此蓋伏遇某官典刑重德，開濟老臣。比管仲、樂毅輩人，有是大志；去孔明、公瑾千載，得其盛心。欲盡取一代之才，相與建萬世之策。至如狂簡，亦忝作成。某敢不努力斯文，盡忠所事？公如山海，雖無補於高深；士至歲寒，方可觀其操守。苟無變節，是不辱知。《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八。

〔二〕學：原作「舉」，據明刊本改。

謝胡總領舉改官啓

醉翁之門，固非一士；長公之客，不過數人。蓋出於品題之公，豈專以疇昔之故！事驚薄俗，誼激丹心。嘗謂魯國之男子不生，開元之老監難作，憐才之舉，曠古所無。一號文人則曰無足觀，不幸年少則曰未更事。毀賈誼爲新學，目朱游爲狂生。故狷介難合之人，多老朽不遇於世。其或博收寒畯，絕出拘攣，卓然有真是非，主之以大力量。在弟子之列，固所甘心；死執事之門，亦將無悔。伏念某生雖欠識前輩，才亦可逮今人，其如命乖，所向事左！少時辛苦，獻賦無成；末路淒涼，吟詩有味。欲退守城南之先墓，且力耕汾曲之薄田，愛嵇康絕交之書，念少游平生之語。荷明公之懷舊，慮先業之失傳。韡袴從軍，自是羸官之分；弓旌聘士，誤居辟客之中。竟孤大恩，永愧清議。居常抱此耿耿，獨賴察其區區。范叔之袍未忘，穆生之醴常設。褒以華袞，拔之選坑。文淺思卑，謂清華其何敢；才綿力薄，恐鼯鼠之難勝。恩重丘山，命輕絲髮。此蓋伏遇某官力行古道，大芘斯文。凡挾貴挾力而求，皆避三舍；視舉讎舉子之事，如出一人。言念孤生，稍爲舊物。昔居門下，其迹甚親；今棄路傍，於情不忍。非有金、張、許、史之助，俾居郊、島、湜、籍之間。某敢不感激盛心，講求墜學？以國士之故遇我，誓可保於歲寒；號門生而不知恩，是自欺於天日〔一〕。心之所蘊，言不能敷。

〔二〕欺：原作「期」，據明刊本改。

先君得遺表恩謝丞相啓

書生薄命，僅登持橐之班；聖世深仁，特厚掛冠之典。萃此哀榮於黃壤，錄其孤露之白丁。涕感路人，恩歸吾相。竊謂化鈞之造命，譬猶真宰之無私。名器非力之可求，脩短驗人之所積。倘履仁潔行，而天報之不豐；則悼屈哀窮，亦人情之難廢。此有國勸懲之攸繫，況我朝忠厚之相承。謂叔孫不封，何以旌廉吏之世；使成季無後，寧不沮善人之心？痛念先君，舊由冷族，少日罕逢於一飽，中年備厭於百罹。當邊瑣之初開，預樞庭之末議，每曰佳兵之危殆，奈何當路之排擠。箭滿真、揚，亟有張氈之遣；烽傳通、泰，偪爲乘傳之行。念既墮於穽中，恐不終於牖下。晚際真儒之柄用，獨憐寒士之途窮，收之流落擯棄之餘，置之津要華近之選。側聞廟論，或當推擇以守邊；幸忝侍臣，非不激昂而體國。豈料未愆之膺力，遽成不起之膏肓。淒其拖紳之言，茫乎結草之報。而又無百金之儲貯，有千指之號啼，非公朝曲軫於內溝，則私室將從而轉壑。慨然日榻，寵以輜車，不但重泉假銘旌之官職，併令二息續弓冶之世家。稍招巫陽之魂，不餒若敖之鬼。故雖九殞，莫答萬分。茲蓋恭遇某官偉量容人，至公無我，解瑟脩祖宗之故事，橐弓活南北之生靈，既就大功，尚收羣策。孤寒執贄，未厭千人之多；笑語滿堂，不忍一夫之泣。追記西曹之舊掾，嘗陪東閣之下賓。雖志業之未伸，與論思之

尚淺。然物有蓋帷之賜，以飾其終；於人軫簪履之情，務從其厚。肆頒卹典，俯逮衰宗。某敢不尋許國之初心，體卹孤之美意？所願盡節以報君親，不敢全軀而顧妻子。九原可作，恨未酬國士之知；一飽必償，安敢忘大臣之德！《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全宋文卷七五五六

劉克莊 七〇

丁丑上制帥書〔二〕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于戲下者多矣〔二〕，往往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於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幕下之士，不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爲名，府事但兼之爾，而足迹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據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閩外之體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明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群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爲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吊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

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三〕，知和之決可爲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爲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於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於朝，不博采于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爲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爲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之欲爲者精白言之于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虜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虜之新焰，今也畏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爲拙矣〔四〕。自出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睹，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五〕，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虜，通上下爲一心，合中外爲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爲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爲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閩脉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

戰矣；若一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裹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饑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民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務，然而奏請累月不下，況於爭大事乎？愚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六〕，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覈軍實，激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士與之共謀議，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閑廢有人望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七〕。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關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邦可也，況於支吾殘敵哉！夫臨大事、決大疑，在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八〕。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州也〔九〕；群疑滿腹，衆難塞胸，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幸甚。《後

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一〕制帥：原作「製師」，據四庫本改。

〔二〕矣：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已：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四〕拙：原作「掘」，據四庫本改。

〔五〕乘機：原作「議」，據四庫本改補。

〔六〕體：原作「休」，據四庫本改。

〔七〕勸：原作「觀」，據四庫本改。

〔八〕自前「之邦」至本句「在乎」，凡二十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九〕州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書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具〔一〕，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闊於情事，不敢借古爲喻，姑以燕山之役言之。自石晉失盧龍一路〔二〕，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宣和興師〔三〕，燕山再入版圖，可謂不世之僥功矣。方其告捷，天子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首謀誅竄，社稷隨之。嗚呼〔四〕！前得燕山〔五〕，真成不世之僥功，而後禍如

此；今海州凋殘，僅存茅葦二三十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糧，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爲制閩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論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悔〔六〕，噬臍何追！古人料事，雖千歲不可知〔七〕，猶爲百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後哉！愚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觀，然它日無後災。欲望熟察利害，審擇禍福，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來告，宜推其功與之，勿爲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爲可也〔八〕。《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一〕具：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二〕失：原作「夫」，據四庫本改。

〔三〕宣：原作「宜」，據四庫本改。

〔四〕鳴：原作「鳴」，據四庫本改。

〔五〕前：原作「真」，據四庫本改。

〔六〕悔：原作「梅」，據四庫本改。

〔七〕「不」字原無，「知」下有「下」字，據文意訂正。

〔八〕爲：原無，據四庫本補。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書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虜衰〔一〕，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戰。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琚擁兵三萬〔二〕，端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行。至今春虜騎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明滅可數。于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歸怨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解，江面定疊。三月三日，宣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帥諳悉江淮事〔三〕，不可去，某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令謁告，然移書光範，已爲求祠，蓋在幕之本末如此。盱眙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合肥、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非人謀乖刺，理勢然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虜必不敢入耶？許俊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劉琚何尤？彼兢兢保一城且不足，欲其蔽遮江淮難矣〔四〕。山東事端甚微，今已橫流，夫復何說？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戶外，就別人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邳、海不可取〔五〕，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此曹名爲忠義，實以饑驅，先殺忠義副帥沈鐸〔六〕，繼稱兵向南渡門，自羊家寨至鹽城、寶應，境內焚掠一空，通、泰震動〔七〕。主議者遏絕掩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極可惡。今又有濠、梁之捷〔八〕，

氣勢愈王〔九〕，蓋舉國聽山東自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戶，分曉做將去，以讎耻爲重，以成敗利鈍爲輕，猶云可也，但高、孝二宗辛勤積累之業〔一〇〕，恐難付之一擲。今山東瘡口既闊〔一一〕，諸豪復引韃靼與我相聞，駸駸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復生？聞已有帶韃靼牌號者〔一二〕，制帥鑑宣、靖故轍，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別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韃靼，豈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瑄敗衄之後〔一三〕，別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減，李申之就禽〔一四〕，郭貴誠、石侯先後戰死〔一五〕，王辛只堪偏師小敵〔一六〕，去春遇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嘆可嘆。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其在東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爲寒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一〕衰：原作「哀」，據四庫本改。

〔二〕瑄：原作「璋」，據四庫本改。

〔三〕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四〕江淮：原倒，據四庫本乙。

〔五〕邳海：原無，據四庫本補。

〔六〕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七〕泰：原作「秦」，據四庫本改。

〔八〕捷：原作「健」，據四庫本改。

〔九〕愈：原作「俞」，據四庫本改。

〔一〇〕積累：原作「累世」，據四庫本改。

〔一一〕山東：原倒，據四庫本乙。

〔一二〕韃：原作「韃」，據四庫本改。

〔一三〕衄：原作「劫」，據四庫本改。

〔一四〕申：原作「由」，據四庫本改。《金史》卷一五《宣宗紀》：興定三年（按：當宋寧宗嘉定十二年）二月

「己未，行省安貞入宋境，破梁縣等軍，擒統制李申之。」是也。

〔一五〕俟：四庫本作「珪」。

〔一六〕辛：四庫本作「幸」。

辛巳答傅諫議書〔二〕

蘄、黃二守死事不同〔二〕，誠如尊論。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爲虜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於安陸通判石孝淳體究申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死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絕江，僚屬莫之從者，而單馬獨往〔三〕。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所處矣。今齊安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詞以攻死事之守將〔四〕，偷生無責，守死有

誅，近於太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矣。疆場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責人之死節。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爾。昔人於大棄官守之臣猶爲之說如此，況殞身喪元者哉〔五〕！劉韜一生從童貫，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誤靖康遠狩，及青城死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祉覆淮西一軍〔六〕，及淮口死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誤國者猶棄瑕錄忠，況未嘗誤國，直以力不足抗、握節而死者哉〔七〕！蘄、黃素無備，虜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關，皆百戰創殘之餘，其何以當？所痛者赴援大將握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城覆沒。聞朝廷將明置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恤典，有煩言，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欽死守孤城，不知又有何說。或言其不知變，坑陷一城生靈〔八〕，然則究竟如何則可？某愚見始終如此〔九〕，未審先生以爲何如。《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又見《莆陽文輯》卷二。

〔一〕傳：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二〕蘄：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單馬：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齊安：原倒；詞：原作「調」，據四庫本乙、改。

〔五〕「殞身」下原衍「之」字，據四庫本刪。

〔六〕祉：原作「社」，據四庫本改。

〔七〕握：原無，據四庫本補。

〔八〕坑：原作「抗」，據四庫本改。

〔九〕此：原無，據四庫本補。

乙酉答真侍郎書

頃承大行遺詔，率土悲隕，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子訪落召公〔一〕，未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盈几案，遂併前書不果作。駛足至，伏領誨翰〔二〕，捧對驚喜。聞以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何日〔三〕。向得陳益夫湖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默方寸之間必有成說〔四〕，然猶虚心下問，仰見謙志。悠悠之談〔五〕，皆以不出爲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之事自是做不得，逆知一出決不能免。世有一種人，好持高論責人，僕不敢效尤，姑言目前淺事以答尊意〔六〕。上孝友，聞天下近日之事，輟朝不怡，聖意可見。昔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暴薨，明受之變，元懿夭歿，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乃是爲盜迫脅，在朝廷宜下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鮮之恨可也，厚葬美謚，盡送往飾終之義可也，今皆未之聞焉。在東朝則非鳴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鵲鳩在原之情，萬世謂何〔七〕！哲廟之待徐邸、祐陵之待簡王〔八〕，即是本朝家法，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事，某從前以爲大將不當在極邊〔九〕，今併制帥在極邊矣〔一〇〕。夫嬰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也〔一一〕；發蹤指示，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帥之地矣，

又兼守臣之事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機（一二），料敵而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料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著，制帥在極邊，是有第一著而無第二著也。猛虎出沒無常，所以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處之矣。自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單寡，手足盡露，壤地孤絕，氣脉不接，知愛極邊而不知愛次邊，知防邊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筭，今盍少徙於內乎？不特制帥當徙內，潤帥當在維揚不當在盱眙（一三），昇帥當在合肥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黃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有守臣，次邊有軍帥（一四），江面有統府，自然國勢奠安（一五）。方今人物眇然，所用皆無賴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寶、趙樽輩能殺得一陣者（一六），統帥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修輩能制得諸將下者（一七）。平時既不素儲人才（一八），如此三等人（一九），侍郎面上已有幾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未講。歷觀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宮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直言，今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着少恩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禮樂文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圖事揆策也。上下箝結，諛悅取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公之於周公、唐子方趙閱道之于王介甫者；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博陸侯（二〇）、王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驟革（二一），亦不願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數人不用，今皆用矣。唐人有言：萬代瞻仰（二二），在於此舉。願公無改初節（二三），益進昌言，以答天下之望。某極知侍郎非愛做官職之人，但魏元忠少立名節，

末後不免捧制嗚咽。歐公當新法之際，有宣徽使并門過闕之命，韓公深憂之曰：「永叔莫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大喜。呂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謂种明逸曰「二四」：「名者造物所忌，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勉旃。某久無一字脚入都，非侍郎寄聲，此書亦自懶作。《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一〕落：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翰：原作「翁」，據四庫本改。

〔三〕何：原作「曷」，據四庫本改。

〔四〕間：原作「門」，據四庫本改。

〔五〕悠悠：原脫一「悠」字，據四庫本補。

〔六〕尊：原作「真」，據四庫本改。

〔七〕句首原有一「万」字，據四庫本刪。

〔八〕祐：原作「祐」，據四庫本改。

〔九〕某從：原作「其泛」，據四庫本改。

〔一〇〕併制：原倒，據四庫本乙。

〔一一〕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一二〕機：原在下句「而」字下，據四庫本乙。

〔一三〕維：原作「淮」；眙：原作「胎」。據四庫本改。

〔一四〕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一五〕奠：原作「尊」，據四庫本改。

〔一六〕寶：原作「實」，據四庫本改。按：李寶爲高宗朝名將，《宋史》卷三七〇有傳。

〔一七〕制：原作「道」，據四庫本改。

〔一八〕才：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一九〕如此三等人物：原作「知此三數十人外」，據四庫本改。

〔二〇〕侯：原作「俟」，據四庫本改。

〔二一〕驟：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二〕代：原作「伐」，據四庫本改。

〔二三〕願：原作「原」，據四庫本改。

〔二四〕种：原作「和」，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五七

劉克莊 七一

乙酉答傅諫議書

某竊審黼座興恩，驛書趣召，始有安車蒲輪之命，後有進職內祠之除，既爲朝廷喜，又爲先生憂。向使門牆不見，亦欲獻其狂瞽，況謙謙之志，諄諄之誨，安敢不竭愚衷以答尊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三〔一〕，有至難言者四。召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乃因一從官建言而出命〔二〕，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爲左諫議之初，而彊起於謝事十年之後，二不可出也；自古及今少全人，先生修到這裏〔三〕，願爲天下後世深藏此璧，勿使少有瑕類，三不可出也〔四〕。此爲不出論爾，出又有事在。夫有立主之功，非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當國二十年，習事多矣，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從我，二難言也；禮下絳侯，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能免，今遽以攬權聽斷責望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務，真、魏略言之矣，下于兩賢則太卑，高於兩賢則太偏，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

于上乎？疏賤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堯言，蓋閱古今、識治亂之賢主也〔五〕。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諸公乃於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事何？爲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着可以有辭于永世〔六〕。但力辭恩數之後，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爲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于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譴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寢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單弱，不及杜充、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衽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二〕三：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命：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裏：原作「衷」，據四庫本改。

〔四〕可：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識：原作「誠」，據四庫本改。

〔六〕「可」上原有「不」字，據四庫本刪。

乙酉與胡伯園待制書〔二〕

高、孝二祖畫淮立國〔二〕，守淮固密，守江尤嚴，觀戎帥置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可，況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潤帥在盱眙〔三〕，昇帥在安豐，馬帥在濠〔四〕，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發之誤〔五〕。猝有緩急，盱眙高枕而真、揚橫潰，浮光按堵而蘄、黃失守〔六〕，安豐、濠、滁堅壁而秣陵之人爲之荷擔而立，十年禍根乃在於此。執事者塊守死法〔七〕，莫肯變通，又併移制帥於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人大掠，舳艫相銜〔八〕，出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攫食，牛畜主人姑幸其去〔九〕，而不暇計其復來〔一〇〕。一旦突然而至〔一一〕，楚無兵，揚又無兵，江面必是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內何以固圍，所謂水軍果可以防托，蒙衝戰艦果可以遏飛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矣。爲今之計，惟有還戎帥於次邊〔一二〕，還統府於江面而已。維揚者，淮東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根本也。今盱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維揚、合肥僅有些少人馬〔一三〕，愛極邊而不愛內地，憂邊壘而不憂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銳，但欲爲摧鋒渡河之勢，而不知鷺鳥將擊，政不如此。今者鋒不可摧〔一四〕，河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若稍徙於內乎〔一五〕？維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淮安則江面安矣。極邊諸郡〔一六〕，只合付之守臣〔一七〕，仍令諸戎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

有守兵必有救兵，惟今日無救兵，還戎帥於次邊則有救兵矣〔一八〕。夫三軍諸將所以凜畏統帥者，雖係德望〔一九〕，亦由兵威。若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十餘倍，許國者乃欲以制置使虛名傲之〔二〇〕，其反宜矣〔二一〕。歷考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往時朝廷誤倚山東人爲重爾〔二二〕。嗚呼！目巨猾爲忠義〔二三〕，認群盜爲遺黎，撤去藩援，引入堂奧，導之以韃靼可以來之塗〔二四〕，示之以官軍不足畏之狀，邊臣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山陽空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重兵盡在江北，江面蕩無一人，雖杜充、王權之時，局面亦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閣關國拓地之虛談，講行保境衛民之實務〔二五〕，罷兩淮、沿江制置，別於江上建大帥〔二六〕，盡護江淮。聚精兵數萬，大使自將，時時以輕騎巡行次邊，使次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之心可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八。

〔一〕待：原作「侍」，據四庫本改。

〔二〕「立國」及下句「守淮」，原在後文「觀戎」下，據四庫本乙。

〔三〕潤：原作「閏」，據四庫本改。

〔四〕馬：原作「焉」，據四庫本改。

〔五〕發：原作「法」，據四庫本改。

〔六〕失：原作「夫」，據四庫本改。

〔七〕塊：原作「愧」，據四庫本改。

〔八〕舳：原缺；銜：原作「御」。據四庫本補、改。

〔九〕主：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一〇〕「計」下原有「日」字，據四庫本刪。

〔一一〕至：原無，據四庫本補。

〔一二〕次：原作「安」，據四庫本改。

〔一三〕馬：原作「焉」，據四庫本改。

〔一四〕今者：原作「金」，據四庫本改、補。

〔一五〕若：原作「共」，據四庫本改。

〔一六〕郡：原作「群」，據四庫本改。

〔一七〕守：原作「諸」，據四庫本改。

〔一八〕「救」下原有「邊」字，據四庫本刪。

〔一九〕雖：原作「惟」，據四庫本改。

〔二〇〕以：原作「小」，據四庫本改。

〔二一〕反：原作「及」，據文意改。又「宜」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二〕時：原作「往」，據四庫本改。

〔二三〕目：原作「回」，據四庫本改。

〔二四〕導：原作「遵」，據四庫本改。

〔二五〕行保：原倒，據四庫本乙。

〔二六〕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戊子答真侍郎論選詩書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納，古詩九、漢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古詩發乎情性〔一〕，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編次，必皆刪棄，聖人並存之以爲世戒。其流爲後世閨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蘇、李，首句云「結髮爲夫妻」，若俚而媒，然下文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深合援枹忘身之意〔二〕。末云「生當復來歸」〔三〕，死當長相思，首尾皆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過沛橫汾之比，後世帝王筆力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蓋世，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魄。水心譏貶二曹太甚，此論未公。王仲宣轉仄兵戈，諸詩略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多悲哀，然孝友之情備見乎辭。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指遠，似不可以人廢。張華答何邵，自謂優游卒歲矣，安知晚節之禍，足爲持祿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視三百篇固縣絕，比韋、孟豈不簡而勝

乎？韋、孟太絮，及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四〕，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其言粹美〔五〕，束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真，魏晉以後不及遠矣。陸士衡「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六〕，君臣之際深矣。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忠憤不衰之志。盧諶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將，今時賓客止會賣主〔七〕，諶豈可輕訾，越石亦非泛愛。「借問蜉蝣輩」〔八〕，寧知龜鶴年」，乃是歿而不朽之義，景純明數知死，非真有羨於龜鶴也。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氣所鍾，非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拘急，獨《停雲》、《榮木》諸作優游自在〔九〕，有《風》《雅》之趣。五言尤高妙。其讀書考古皆與聖賢不相諄〔一〇〕，而安貧樂道，遁世無悶。使在聖門，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素標插人頭，前涂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媿亦可，與古詩《古墓犁爲田》一首欲並刪去。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固在五柳之下〔一一〕，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里、僂死廣市〔一二〕，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冲相類，古意浸微矣。玄暉又工于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煉不能就。但陶公于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盡離別之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頃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篇可取，而蕭統止取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橫遭絀落者，豈可勝計？某本不敢當此差使，但先生長者諄諄命之，止得勉揀去，未必仰合師指〔一三〕。更望爲將全集子細看過，勿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一二八。

〔一〕句首原有一「詩」字，據四庫本刪。

〔二〕袍：原作「袍」，據四庫本改。

〔三〕末：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四〕企：原作「金」，據四庫本改。

〔五〕其：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六〕妾：原作「忘」，據四庫本改。

〔七〕賣主：原無，據四庫本補。

〔八〕「借問」下原有「主賣」二字，據四庫本刪。

〔九〕在：原在後文「五」字上，據四庫本乙。

〔一〇〕賢：原作「矣」，據四庫本改。

〔一一〕固：原作「故」，據四庫本改。

〔一二〕里：原作「重」，據四庫本改。

〔一三〕師：原作「帥」，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一

邇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犁然當於群心。凡前日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太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得政以來，事事罷行，人人收拾〔一〕。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草茅諸生，猶願有獻焉。留一鄧溫伯、李邦直於內，卒能爲諸賢之崇〔二〕；改一役法匆匆，猶使小人得以藉口。我公規模全似元祐〔三〕，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圖〔四〕，純用君子〔五〕，毋使一儉人得廁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公相業煌煌赫赫，與溫公相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弟希道、克遜肄業〔六〕，持志又獲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爲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逮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瑣闥〔七〕，深惟國體，力解當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輒綴儷語，且勒惡札〔八〕，以贅今者秉鈞當軸之慶，以叙向來生死骨肉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死罪。《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拾：原作「捨」，據四庫本改。

〔二〕崇：原作「崇」，據四庫本改。

〔三〕似：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四〕圖：原缺，據四庫本補。

〔五〕純：原缺，據四庫本補。

〔六〕弟：原作「第」，據四庫本改。

〔七〕瑣：原作「瓚」，據四庫本改。

〔八〕惡札：原作「要札」，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二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挈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軍遞至省劄，某叨被恩旨，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深惕危衷。仰惟某官粵從登拜宰衡以來，尤以明揚士類爲急，璧帛首延於故老，弓旌歷聘於遺賢〔一〕，莫非采當世之公評，極一時之妙選。如某門蔭入仕〔二〕，人物冗瑣〔三〕，州縣奔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不改之操。頃遭讒慝，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睹天日，敢謂江湖留落之迹，亦在廟堂記憶之中〔四〕！自非某官開誠布公〔五〕，哀窮悼屈，出之于溝壑〔六〕，抗之於雲霄，則某何以有此！前乎此未知仕進之榮，當泰道亨通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遇合之難，及晚涂齟齬之餘，忽有築臺市駿之遇，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公朝

之誤渥，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腑之激烈、涕泗之橫流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旌：原作「旗」，據四庫本改。

〔二〕如：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三〕瑣：原作「瓚」，據四庫本改。

〔四〕憶：原在「中」字下，據四庫本乙。

〔五〕非：原作「昨」，據四庫本改。

〔六〕于：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三

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禍，愈自退藏。忽逢真宰之登庸，自撫微生而忻幸〔一〕。庶可仰竊覆燾，俯謀稻粱。敢謂某官力援孤蹤，過采虛譽，疇昔既挈出於內溝之內，今茲又招延於開閣之初。未上謁於翹材，已挂名於除目。朝野之論，皆以爲我公當軸，序進百官，動守尺度，稱量群材，不差銖寸，獨於某超院轄而爲職事官，躡守貳而爲議幕，不計資級，寢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輿，食元僚之厚祿，化饑寒爲溫飽，拔冗賤爲高華〔二〕。伏惟某官此恩此德，至深至重。雖無奇節，可效報于衆中；獨有孤忠，願終身于門下〔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撫：原作「附」，據四庫本改。

〔二〕爲：原作「而」，據四庫本改。

〔三〕身：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鄭丞相書 四〔一〕

某昨蒙大造陶鎔，俾以朝銜，就兼議幕。將母携孥，竊稍累月，全家溫飽，無非吾相之賜，一飲一啄不敢忘恩。惟是帥閫召除，遂無依托，去則有畔官離次之懼，留則有寡廉鮮耻之嫌。又況庭闈每懷鄉井，惟有歸投吾相，改畀祠官。已蒙本司備申，更望鈞慈矜允，俾得以漸休故里，稍讀舊書，不惟便於慈母之旨甘，亦可全乎孤生之去就。《後村集》卷四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此篇與下文，底本原無，茲據四庫本補。參第六書校記。

與鄭丞相書 五

某伏準省劄，令某日下前來供職。驟聞朝命，跼蹐靡寧。伏念某孤外小官，庸常下品，久矣山林之屏伏，偶然廊廟之記憐。將母携孥，全家就祿。方愜便安之私計，敢萌僥覬之躁心？第以帥既改

移，身無依托，去未容於潔己，留頗覺於厚顏，遂投化鈞，力丐祠廩。豈謂書猶在道，命已臨門，拔之泥塗之中，抗之霄漢之上，靡勞連帥之建請，不待孤生之歸依，特加招徠，倍費陶鑄。某遭逢盛際，自當亟赴於弓旌；感激異知，尤欲進瞻於衮舄。屬以親年篤老，畏暑戀鄉，某與長舍弟克遜既俱蒙吾相褒擢，膝下不可無人。小舍弟克剛僥倖今歲班改，已注沙縣，旦夕可歸，歸則某可以奔走就職矣。《後村集》卷四六。

與鄭丞相書 六二

某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召除〔二〕，再被論列，擢髮數罪〔三〕，噬臍省愆。明知實之歲走介上我公壽，某終不能貢尺牋，效寸芹，豈心力不如實之哉！癸卯仲冬，實之僕歸〔四〕，返辱大丞相先生親洒翰墨〔五〕，拊存危蹤，嘉獎微尚，父于愛子、師于高弟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敵己以下書疏登時酬答〔六〕，而況於拜大丞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徊瑟縮至今，良以無狀蹤跡尤能累人，而冢卿又廢置黜陟之所從出〔七〕，凡人之身豈能無過，苟欲加罪，何患無辭！而某每遭煩嘖，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石介者意不在石而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杜，此某所以居常懼惕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慮爲我公之累未已也。以此四年之內，姓名不至鈞門。然兩得祠，因謝時相父子書，明言某申公客也，不可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尤親密者書，云某除擢皆由申公，實事不可諱。又每語子弟曰：

「我廢棄于時矣，汝曹世世不可忘申公。」亦每每發之詩文。循跡觀之，書問疏于實之，而心懷朝宗則有甚焉。近鄭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心甚安，體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肉身不羽，安得撰杖屨，挾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乎！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久鬱周公居東之望，聖上亦有甘盤遜野之歎〔八〕。今茲睿斷赫然〔九〕，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赤松，得乎？旦夕必出而圖吾君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題下原注「第六首」三字，而原本此前僅有三首，當是缺第四、第五首而特於此注明。今既據四庫本補足，又統一編序，故刪此三字。

〔二〕召：原作「台命」，據四庫本改。

〔三〕句首原有一「列」字，據四庫本刪。

〔四〕歸：原作「婦」，據四庫本改。

〔五〕返：似當作「反」。

〔六〕時：原作「記」，據四庫本改。

〔七〕豕卿：原作「袞鄉」，據四庫本改。

〔八〕歎：原作「難」，據四庫本改。

〔九〕睿：原作「眷」，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七

某敬惟某官有大勳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救斯世〔一〕。嘉定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慙涑水！鴻業既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裴晉公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盍重來整頓於乾坤。凡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學。少留勸誦〔二〕，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舉元祐文潞公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晚尤甚。頃由嶺嶠脫輓言歸，囚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宦情薄，自分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璧帛弓旌，旁午四出〔三〕，某庸瑣何物，亦蒙記憶，起廢察州。向非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則空谷纍臣，何以臻茲？然則心慮困衡，精銳銷慳，小何以發擿姦伏，大何以廉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見前修聞人之萬一乎！《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斯：原作「期」，據四庫本改。

〔二〕留：原作「晉」，據四庫本改。

〔三〕午：原作「牛」，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八

某敬惟某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某獨以爲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然熙、豐以後無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爲國未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子有用公未盡之愧，安車強起，溫詔苦留，冠秩孤卿，擁旄鄉國，備物典冊，焜燿一時。至於賜第京師，錫帶玉府，先朝惟荆公以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爲己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爲公忻戚，均爲未知公者。何當解葱珩，脫孟勞，超然物外，使某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驢之後哉！某承乏將指，忽十閱月〔二〕，望雲念母，箋天乞骸，尚闕俞音〔三〕，反叨誤渥。自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今垂暮齒，獨有晚節，尤當愛惜。蓋嘗祈哀諸公〔三〕，冀爲解卸鞍馱，放逐水草，而悠悠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綈袍之念終始不衰，一聞某此語，必爲惻然動心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二〕忽：原作「忽」，據四庫本改。

〔三〕闕：原作「閱」，據四庫本改。

〔三〕祈哀：原作「折衷」，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五八

劉克莊 七二

與鄭丞相書 九

某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同列如鼎餗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一夏竦甚之於內，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卿撼之於下，雖再至汙不能久。惟某官則不然，端平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十年，靈光巋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下有用公未盡之恨。一旦金滕啓，白麻出，壞局振，膠絃調〔二〕，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授鉞者無繞牀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之於先朝，趙、張之於南渡，元勳盛德，蔑以加矣。某負譴去國，狼狽出關，豈無交游，散如風雨。獨荷廊廟勛舊之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都人聚觀，以爲創見。自山林之蹟遠，徒軒廐之戀深。今茲翹材重開，多士復集，而某類先有物推之而去〔三〕，所謂命歟！昔李少卿身在絕漠之

北〔三〕，聞子孟少叔用事，不覺失喜，此豈有絲髮世念哉？士懷恩舊，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某起卑渫，據高華，如人夢游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奚足追恨？獨是負明主之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白此心。舊揆予麾，懇辭未報，吾相播物〔四〕，啓擬曰俞。蓋深諒孺慕之情，且欲間讒慝之口。矧霑微祿，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覺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白其大人矣，出可以見魯衛之士〔五〕，沒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調：原作「綢」，據四庫本改。

〔二〕有：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漠：原作「漢」，據四庫本改。

〔四〕相：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士：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一〇

某自端平去國，絕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召節望威顏，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徧歷平生夢想不到之境界，躡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邇英，明揚密啓，我公之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飲餞之，又臨訪之，恩意

綢繆，如惜其去者。士懷知己，中夕上心，未嘗不慷慨泣下也。顧佩服承君、道鄉之訓，一字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某自聞黃麻告廷，喜而不寐，然爲宗社喜，爲善類喜，爲天下蒼黔喜，又爲先生憂。他人當國於安閑之際，先生得政於兵革之後〔一〕，某之所以憂也。昔仁祖再相富公，又謂歐公曰：「弼頃爲人所讒，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豈非有所懲創歟？溫公「天若祚宋」之語固疏，然「守道在己，成功則天」，亦名言也〔二〕。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姦之說，言語比之他人尤爲苦切，我公試質之於上，必尚記憶，反受畏禍摸稜之名，冤乎哉！玉音鑄諭，使爲平詞，某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于外？進不敢枉道，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藁具存，天下後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漫畀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爲苦，一旦我公提筆，俯察至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矣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意某死灰再然〔三〕，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於門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种明逸歸華山〔四〕、楊大年歸陽翟，不願如石守道、蘇子美，累他杜、富二公也〔五〕。祠請既俞，識與不識皆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某之不出要亦有微助於廟堂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革：原作「旱」，據四庫本改。

〔二〕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朋：原作「明」，據四庫本改。

〔四〕种：原作「神」，據四庫本改。

〔五〕杜：原作「社」，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一一

某準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零。某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復返，或久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麾，甫辭麾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爲卿。中外之論皆謂某何人，乃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拔擢如此，收拭如此。猶記端平初，趙履常由小蓬遷此職〔一〕，某視趙無能爲役，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某厭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他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自當奔走而就列〔二〕，豈敢裴徊而控辭！實以老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爲命，跬步不容相舍，臨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往。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專人詣光範門投獻〔三〕。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四〕，亟收新渥，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先生有招而不至之客，某死且不朽。《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遷：原作「仙」，據四庫本改。

〔二〕奔：原作「年」，據四庫本改。

〔三〕句首原有一「等」字，據四庫本刪。

〔四〕欲：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鄭丞相書 一二

某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通，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某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顧望？況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才學，自致通顯，惟某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材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毫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翹館，肉身無翼，恨不奮飛。實以親垂九十，目昏足弱，卧起痛楚，須人扶掖，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一致，忠孝一理，設使某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爲臣而不能爲子，通國議論譁然而起，被以匡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相雖欲保全〔二〕，不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爲某摧謝聖恩，次及親年大耋，迎而行，舍而去皆不可之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二〕相：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與鄭丞相書 一三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遞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某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者。洊盼異渥，深惕危衷。論譔之職素高，舉刺之權尤重。矧鄉部未嘗輕畀，在前修間有此除。如某昨迫親年，力辭卿列，但欲避匡章子之謗，不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寬恩，需牧守之遠次。謝牘未登於翹館，除書復下於窮閭。便家廷綵戲之娛，動閭里繡行之羨。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云吾相之維持諸生〔一〕，有甚慈親之顧復愛子〔二〕。丹心激烈，雪涕滂流。某粗從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鄉井無親冤之累〔三〕，萬萬不至於夸詡得意，報復任情，以孤使令，以辱啓擬。第貼職峻，恐物議未允〔四〕，占籍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謨、林子方皆以忠直有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某爲人欠風力，臨事少斷決，預有疲輓不勝任之憂，當辭二也。既具楷牘一通〔五〕，復齋戒熏沐，勒此惡札，專人捧詣政事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維：原作「成」，據四庫本改。

〔二〕顧：原作「類」，據四庫本改。

〔三〕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又「親冤之累」，四庫本作「些芥之隙」。

〔四〕允：原作「充」，據四庫本改。

〔五〕具：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與喬丞相書

某伏準勅劄，差某主管華州雲臺觀〔一〕。不由祈請，實出記憐，竊自省循，第深感懼。某頃繇凡品，擢預俊游，獎遇特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忝州麾〔二〕。疚心未補於前愆，擢髮又遭於新効。蓋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輒因對揚，冒獻狂瞽。孔門惡訐以爲直，漢法誅非所宜言。以至流傳，尤乖恭謹。咎雖已往，罪則如新〔三〕。仰荷化鈞，止收郡紱。某於是銷聲息影，甘爲聖世棄人矣，叢祠之命，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斥而不復者〔四〕，如某庸瑣，何足深惜！今也仆而起，棄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癯老之母、襁抱之孩，歡喜相告〔五〕，感涕交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州：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忝：原作「喬」，據四庫本改。

〔三〕如：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斥而：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歡」原作「勸」，又「相告」二字原無，據四庫本改補。

與李丞相書 一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逖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一介孤寒，三年閑廢，蹤跡久淪於畎畝，姓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辨明之罪。居常循省，盍永棄捐〔一〕。不自意真宰登庸，群材奮起〔二〕，顧如困躓〔三〕，亦荷記憐〔四〕，擢諸祠宮，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至公。他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他人廢錮之而吾相拔用之。仰惟某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捧戴除目，感涕交流。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庸瑣，可副使令。謹因省遞之回〔五〕，輒露控辭之請，欲望鈞慈特爲敷陳，俾安愚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捐：原作「損」，據四庫本改。

〔二〕群：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躓：原缺，據四庫本補。

〔四〕記：原作「託」，據四庫本改。

〔五〕回：原與下句「輒」字互倒，據四庫本乙。

與李丞相書 二

粵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爲廉如公儀休，公如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垍〔一〕，而又持之以正，鎮之以重，凡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第一流皆欲收拾〔二〕。雖其間或制於獨斷，沮於邇言，然海內蓋以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群材，苟有可采，雖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未嘗超用〔三〕。有上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去千萬里而見收者。某嘗妄謂他人爲身計，故分門庭〔四〕，立黨與；我公爲天下計，爲人才計，故泯恩怨，包同異。昔在韓、范，用心實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內建皇極，外清邊塵，守國家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脉，煌煌相業，與宋匹休〔五〕。某罷郡未久，奉祠未滿，杜門訟過，絕意榮望。忽準省劄，除某江西提舉，謬叨進擢，第切兢惶。伏念某以甚庸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悸循省，慮有後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或者可以已乎！」山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收拭之，甄錄之，本無此念，亦無此夢。何者？解雷霆叵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鼐難調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一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於某，犯三至難，著一轉語，遂由祠廩，徑畀使華。他人欲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於夫子，受恩罔極〔六〕。」韓愈亦云：「死於閣下之門無悔也。」某於先生亦云〔七〕。《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埒：原作「珀」，據四庫本改。

〔二〕拾：原作「捨」，據四庫本改。

〔三〕超：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門：原作「明」，據四庫本改。

〔五〕與宋：原作「孰與」，據四庫本改。

〔六〕罔：原作「岡」，據四庫本改。

〔七〕「先生」下原有「望」字，據四庫本刪。

與李丞相書 三

某昨蒙鈞慈陶鑄江西庾節，已兩具稟牘摧謝。惟是聞命之初，雖以從弟希仁同在一路爲疑，然遠方尚未知希仁被論〔一〕，將謂需次，故控辭申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弟兄妨嫌爲詞。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劄一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旨揮。伏念某一介孤寒，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啓擬甄錄，倍費造化如此。大凡自江浙入廣則爲遠，自閩入廣則良便，蓋鈞意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机隍〔二〕，雖使某自擇，何以過此？矧蒙威命不得再辭，令疾速之官。罪廢餘

生，一旦進用甚超，臨遣至榮，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爲風俗所移，鮮能自潔，某愚無它長，此行但當蘄食水飲，以革貪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三〕，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累吾相知人之明，聊可圖萬一分之報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二〕仁：原作「伋」，據四庫本改。

〔三〕隄：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裕：原缺，據四庫本補。

與游丞相書 一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粵從罷郡還里，自知罪名稍重，姑以藏形匿影爲幸，都無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歲一再寄聲於鈞門，問寒暄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廩之授，繼在經帷，有史筆之薦。及居廊廟，力賜陶鎔，擢諸徒中，授以使指。生成卵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寧不銜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使令，謹因回遞，輒具免牘，欲望敷陳，俾安愚分。某因有忱懇〔二〕，敢私布之。某曩因詩案〔二〕，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暫出復處。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

因拙官耗生計，中年始受其敝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寢迫，環堵蕭然。若蒙某官造化之力，辭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祿，陳湯逋貸，向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言實之鈞抱，如做文字之類，某酷所不喜。蓋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差，犯衆怨忌，爲世僂笑，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做粗官，有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懇：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某：原在後文「端平」下，據四庫本乙。

與游丞相書 二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爲孺子可教者。某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調嚴而義密，成己之餘，推以成物，光芒粲然，與朱文公《感興》之作相爲發明者也。蓋某嘗爲人子矣〔一〕，讀《東下自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爲人夫矣，讀《故囊》之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二〕；嘗爲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爲守矣，讀「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修爲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爲未足，欲頑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爲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滋蘭未厭多」，又

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爲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昔葉水心常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傷於激，如游、楊、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亦云〔三〕：「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某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紙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冲和之氣，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向來彼相求之先生〔四〕，囊藁不輕出；某賤且廢於世〔五〕，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襲藏巾笥，傳示雲來〔六〕，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以序考之〔七〕，此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八〕。蓋興寄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謚之屬，叙事在誌狀，遊戲翰墨在駢儷，某所見者詩耳。宮牆之高，宗廟百官之富，某竊不自揆，願卒受業於門，惟相公幸矜許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子：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二〕什：原作「計」，據四庫本改。

〔三〕云：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向：原作「尚」，據四庫本改。

〔五〕且：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六〕示雲：原作「云亦」，據四庫本改。

〔七〕序：原作「亭」，據四庫本改。

〔八〕編：原作「篇」，據四庫本改。

與游丞相書 三

某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人，伏惟慶慰。日者鄞參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視大位若將浼己。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舉國以聽公矣。某前引鄞侯，有所開說，良以其人本不欲婚而人主強之婚，本不欲官而人主強之官。惟其茲味薄而嗜欲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今我公亦無心於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於民矣。某前蒙誤恩，畀以江右庾節，其時猶未聞希仁參差〔一〕，謂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爲辭。前月末，聞某辭免命下〔二〕，乃知己荷公朝易節東廣。大凡自江浙入廣則爲遠，自閩入廣則爲便。矧此闕在淳熙間以處楊廷秀、林子方，某何人者〔三〕，而廟堂俾繼前修後塵。顧雖駑鈍，無以愈人〔四〕，至於槩食冰飲以革汙濁〔五〕，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潔己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第有一說，不敢不預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爲人彈射，饑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兒一女何〔六〕！惟某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某便於外不便於內。區區血誠，梵志倒着韉之說也。併發玉齒一笑〔七〕。《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時：原作「持」；仁：原作「伋」。據四庫本改。

〔二〕聞：原作「間」，據四庫本改。

〔三〕人：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愈：原作「瘡」，據四庫本改。

〔五〕汗：原作「汙」，據四庫本改。

〔六〕兒：原作「境」，據四庫本改。

〔七〕齒：原重「齒」字，據四庫本刪。

與游丞相書 四

某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念舊之誼高，憐才之意切，因元會之除吏，以孤生而竄名，恩德甚厚，親朋咸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爲憂。方遲免牘之回，已有嘖言之及，尚從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罪〔一〕。凡人負譴，必有罪名，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坐最爲黷黷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南宮也，明年之劾曰圖作西掖也。恭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高科異等而不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既異，塗轍亦殊〔二〕。誰倡此名，鑿空架虛，嫁其禍於鹽米之俗吏、蔭補之庸夫。此言流播，非獨某之耻也，其羞朝廷、辱縉紳甚矣〔三〕。蓋避之嶺海不得免焉，避

之田里不得免焉，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焉。其實雕篆纂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著人，如膩不可洗濯，如癩不可熏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止，烏虜冤哉！又自寬釋曰：聖上方開數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眚而廢人〔四〕，罪垢餘生，苟未溘死，但當掃去浮華，斂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而公朝之不終棄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二〕下一「罪」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塗：原作「除」，據四庫本改。

〔三〕羞：原作「差」，據四庫本改。

〔四〕眚：原缺，據四庫本補。

與游丞相書 五

某屏居却掃〔二〕，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鈞門，獨有巖巖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召，俄又聞事樞之拜。昔李少卿墮落異境，絕望天日，及聞霍子孟諸人用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無鶴鳴子和、宮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爲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爲公謀則當從臾勿行，賀書瑟縮，實以此故。既而傳觀異牘，至於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公略已盡言。然而上迫趣於惟行之令，下牽絆於同升之賢，則又有不可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他人一著脚此地，必

根著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而去，今也後群公而來〔二〕，視荆公晚拜頭廳不辭而至者，賢之遠矣。某舊臘叨恩起廢，念既有免牘申省，不敢不通諸府書。承受人言相公未至，遂先作二揆書，今以錄本申乞鈞覽，願相公因與二揆議政〔三〕，采擇而施行焉，幸甚。某在南中嘗告相公第一不喜做文字，今甲子將一周，豈是弄筆硯時？及相公諸君子當朝，寒士得職之時，隨分在外，遷轉一兩任，略改換十年前官稱，即可納祿奉親，修身俟死，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過此若有它望，天厭之，天厭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九。

〔一〕却：原作「欲」，據四庫本改。

〔二〕後群：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願：原作「恐」，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五九

劉克莊 七三

與游丞相書 六

某恭惟端、嘉以來，上之圖任非一相〔二〕，相之登庸非一人，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惟某官不然，始在廷以不合去，後得政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涕唾然，天子固已尊敬而注倚之矣。名最高，迹最近，召最早，來最遲，公之素心蓋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告廷爰立，仕者舉笏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者？方今急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他人所不敢言與不能爲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鄞揆，退耕于野，有百千億劫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鈞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寐，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末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就某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惟是反哺情切，欠一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爲某解卸鞍馱，放逐

水草，使爲太平幸民可矣〔二〕。《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相：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二〕矣：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游丞相書 七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某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頒，危衷增悸。伏念某素無扳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不作脩門之夢。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察〔一〕，微寸勞而忝褒遷。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圖收召，俯及沉淪！孤忠荷君相之照知，遠迹煩朝廷之記憶〔二〕，恩私所逮，感涕交零。某之孤危，人所共知。及某官當國〔三〕，密勿啓擬，不進不休，迨茲出命，倍費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況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於某私計則有未安〔四〕。蓋以六十之兒〔五〕，上有九十之母〔六〕。前謂番陽去鄉差遠〔七〕，力求祠廩，或改閩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之向榮〔八〕，望親闈而愈邈，既犯天下之公議，亦爲名教之罪人。輒以丹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敷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暮年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卵翼成就之初心也。《後

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察：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遠：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及：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於：原作「當」，據四庫本改。

〔五〕以：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六〕「上有」「之」三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七〕陽：原作「易」，據四庫本改。

〔八〕向：原作「尚」，據四庫本改。

與范丞相書 一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遞至省劄，奉聖旨某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嘗勒惡札短啓摧謝，猥蒙鈞慈親洒答翰，諄復溫厚，固已默寓哀窮悼屈之意。及茲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啓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求而不可得者，某方在廢錮，安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啄菹卵翼之恩，可謂勤矣。某先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銜戴〔一〕。某筋力尚堪驅策，向者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閩爲鄰部，况一閑四載，

寧不急祿？實緣孤危多畏，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驟，深慮微蹤又將不安。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寢誤恩，敢乞鈞念，速賜處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銜：原作「御」，據四庫本改。

與范丞相書 二

某今月念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載惕危衷。伏念某昨閉戶而投閑，未磨瑕累；茲起家而司臬，無補涓埃。事功謬悠，風采消磨。養親有請，方賴曲成；播物無私〔一〕，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監之班職，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仰惟某官振淹拔滯之意，超資越錄之恩〔二〕，雖隕微生，莫酬洪造。但某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挺災，況新命之過優〔三〕，慮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牘，仰干化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物：原作「初」，據四庫本改。

〔二〕資：原作「賢」，據四庫本改。

〔三〕優：原作「憂」，據四庫本改。

與范丞相書 三

某前月廿九日因繳遞簡，嘗具稟劄，退而屬藁，擬辭匠監之除，忽得邸報，聞已改命，惕息以俟〔一〕。至十二月十一日，伏準省劄，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竊惟大匠穹班，以待郎官之久次〔二〕；先朝奎閣，以旌監牧之有勞。豈伊名論之卑凡，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歆艷，內省兢惶。此皆某官記夾袋之儲〔三〕，篤緇衣之好，解十年未易解之謗，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照於覆盆，息慈母之疑於投杼，遂令疏逖，坐致顯榮。永惟吾相此恩之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某自收朝蹟，屢閱歲華。前此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便朝之密薦，或廣坐之誦言，徒有空談，孰爲實惠？某亦固窮而自守〔四〕，不少屈而有求。及某官登冠元台，兼收多士。因鈞問之下及，竭鄙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怨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而未忘先人也。某官雖愛之深，主之力，然前後所賜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榻前啓擬，中書秉筆，超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拔擢之如此，乃排群議而一手挈提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擢士而士不知，其言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清溫既隔，夢寐不寧，欲辭繡斧之榮，復返綵衣之樂，冀將見祿換一虛稱，以華歸涂，以全晚節。今爲身計者皆遂，爲親謀者未諧。仰戴洪鈞之曲成，俯畏清議之交責〔五〕，望翹材而

矯首，具免牘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以：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待：原作「侍」，據四庫本改。

〔三〕此：原作「比」，據四庫本改。

〔四〕固：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畏：原在下句「望」字下，據四庫本乙。

與范杜二相書

某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枚卜群公，以相印屬之真儒，莘、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笏相賀，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弊，將革時弊必先收人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采擇。自昔朝廷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者，著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己相軋者，皆爲一說以沮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其事也，是嘗主某人也，甚者毀其素履〔一〕，如溫公狎妓、東坡販鹽之類。初年有三十餘人之薦，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夷而蘊崇之，賢者掃影滅迹，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人或瑣瑣姻婭以根據津要〔二〕，布滿郡國。一當革也。自昔立賢無方，比年乃拘鄉貫，因

惡一夫〔三〕，遂惡其類，併惡其鄉，喜者擢連粉榆，憎者錮及州里。夫惡閩士如呂吉甫輩可也〔四〕，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綰輩可也，不有范景仁、淳夫、坡、穎兄弟乎〔五〕？二當革也。孔明所用皆巴蜀人材，國家駐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銓選科舉多得閩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者曰吾惡福建也，典掌文衡者曰吾抑閩浙也〔六〕。昔了翁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已萌〔七〕，況版圖日蹙，又於已蹙之中有所厭薄，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分門庭，植黨與，非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爲賢，由他人而進者爲不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鄉非呂嘉問所薦乎？謂鄒、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謂爲曾、呂之黨尤不可〔八〕，烏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四當革也。取鹽袋錢、變經總制法而守倖壞，增斛面、刷義倉而田里空，括浮鹽而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邦本〔九〕，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爲國，必有魁壘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曆以四諫重〔一〇〕，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一一〕。比年居緊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於事關綱常名教之大〔一二〕，相視噤斷，莫敢發口，向非諸生昌言〔一三〕，講官密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大不敢論諫〔一四〕，小不敢駁議，乃以捃摭細微爲守法，以沮抑孤寒爲奉公〔一五〕。干堂參部者魚貫客邸，或饑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涂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衰微，爲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隲，而一切反以鏹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於格非去佞之機括，修政攘夷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昔人有云：「千人之諾諾〔一六〕，不如一士之諤諤。」自

吾相宅揆，秉筆之士作王褒之頌〔二七〕，獻徂徠之詩者必已堆牀盈几，然而未必有益於吾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自課一啓爲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爲此書〔二八〕，少效芹曝之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二〕毀：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根：原作「振」，據四庫本改。

〔四〕夫：原作「失」，據四庫本改。

〔五〕穎：原作「穎」，據四庫本改。

〔六〕抑：原作「仰」，據四庫本改。

〔七〕已：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八〕謂爲：原倒，據四庫本乙。

〔九〕邦：原作「利」，據四庫本改。

〔一〇〕諫：原作「誅」，據四庫本改。

〔一一〕城：原缺，據四庫本補。

〔一二〕關：原缺，據四庫本補。

〔一三〕向：原作「尚」，據四庫本改。

〔一四〕諫：原作「議」，據四庫本改。

〔一五〕抑、奉：原缺，據四庫本補。

〔一六〕之：原無，據四庫本補。

〔一七〕士：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一八〕此：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宰執書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摧謝〔一〕，共想已塵電覽。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臺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如此，宜肆市朝以爲世戒，而明主寬洪，大臣長厚，不忍加誅，賦以祠廩〔二〕。雖進莫望天顏於殿陛，然退猶躬子職於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德，寸心耿耿，寧不知恩！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之外，本爲公論所怒，止緣某官獎譽過當，汲引尤力，及茲收召，果觸危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虛聲，年將耳順，憂患摧壓，耗忘都盡，常願耕歸，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捐書惰學，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材掩德之所致。反復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辱殊知，下不羞先訓，它復何言！《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嘗：原作「常」，據四庫本改。

〔二〕賦：原作「職」，據四庫本改。

與高樞密書

某歲首奉準省劄〔一〕，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之賜，矯首知皈。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言恐懼瑟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汙臺評矣。尚蒙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罪。伏念某莆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蔭入仕。當世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絜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議幕招。內史洪舍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爲喜，獨以爲憂，未久果逐。起廢守袁，數月又逐。後除廣鹽，某官以麟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出，多士盛傳。衆以爲榮，獨以爲懼，未幾召則逐，除郎則又逐。訂其所坐，別無過犯，亦非贓私，專云欲作文字而已。魚鳥至微，猶懲弓餌〔二〕，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況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鹽俗吏實受此名，豈特某之耻，其羞當時、辱後世甚矣。某弱冠筮仕，今將耳順〔三〕，於獄訟米鹽粗有一日之長。區區素心，願以絲毫實用自見，不願以文字受知於人。廟堂苟不

遐遺，筋力尚堪粗使，豈必加屨於刖、施髡於僧，食馬肝而俟河清乎？良由某命運窮薄，爲人鑿空，嫁此惡名。尚賴天子聖明，大臣忠厚，使從閒散，以避怨憎。殘年幾何，但當內訟而自新，固守以待察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奉：原作「狀」，據四庫本改。

〔二〕猶懲：原作「懲于」，據四庫本改。

〔三〕「今將」至文末原脫，而誤將《與吳叔永尚書書》後半部闌入於此，茲據四庫本訂正。

與郭小坡書〔一〕

某伏念端平甲午起下土，登周行，忝與當代名流同一除書。萬人海中，雖不及款侍誨言，然望而知爲吾叔度也。明公如鸞皇，縻之不可；某如烏鳶，彈而後去。每懷清標，想高致，未嘗不起敬起慕，天日實照臨之。某敬以某官平昔樹立見謂第一流人，一旦進居言責，國人皆喜而相告曰：是必能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是必能判別忠邪者，是不可以官爵誘、利害怵者。及諫紙一出，則又喜而相告曰：正論明矣，佞人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誠之不可掩如此。前世小人害君子，或興黨禍，或設學禁，各爲一說以掃空其類。至於妄引經訓，倒植綱常，禁人不得說天理民彝，則自生民以

來未之有。向非明公正色關之，萬代謂何？韓愈有言，孟氏功不在禹下，某亦謂正言之功不在孟氏下。自此序遷諫大夫、中執法，天子盡行其言，天下舉被其澤矣。某初元召審，行至三山，願留西山先生幕府，蓋自審不堪立朝爾，牽聯一出非本謀也。師死不去，或者罪之，所以有丙申之逐；又掇拾師之緒餘，見之對揚，或者怒之，所以有丁酉之逐。齒朝年餘，典州數月，謗咎山積，退而杜門，自分老死田里矣，然猶孤危凜凜，不敢自保。及聞朝陽之鳴，然後與友人方右史私相語曰：「上用端人，吾輩之罪或者可以已乎！」矯首雲霄，不忘瞻戴。《後村集》卷四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此文爲底本所無，據四庫本補。

與吳叔永尚書書

某丙申去國，獨荷尚書與洪丈端明聯騎訪別。歲月易逝，昔未知命，今耳順矣。張公九尺之身，翰林萬丈之文，何嘗一日不在心目！楊右司在郡時，每欲附拜尺書，又念得罪少公而登門未已，雖合於善論將不吾與強而附之，然恐非君子上交不諂之義。況《傳》云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獲，不敢求遠，竊意尚書篤於友愛，非但某不當自通而已。前和高詞，末章所謂「洗空」者，即是采用退之《聽琴》之語，韓與穎師豈嘗有纖芥哉！妄意謂尚書樂府之妙不異穎師之琴，實無他腸。粵自高牙

大纛作屏洪都，相距僅三百里，豈不欲修書札〔二〕，問專城，瑟縮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筆妙墨，俯逮卑晚，捧對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辯才之獲《楔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訑訑而拒之色〔三〕，某安敢不源源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秉事樞，惟尚書猶以直學士臨大方面〔四〕。向者尚恐當軸未相孚，果山既相，道同志合，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間兩社矣。某宦情薄，親年高，去春爲范、杜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果山，力求清漳以便親養。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直翁辭越，亦求此州，遂失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方爲代，但此距永嘉千餘里，猝未能至〔五〕。天氣向熱，觸熱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某門蔭入仕，內至郎監，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乾沒無已時、嗜進無止法也〔六〕。以此力辭入奏〔六〕，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聞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誠何以堪！然斯文命脉繫於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殤，使之漸遠漸忘可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豈」字以上原脫，「不欲」至文末原誤接于《與高樞密書》（見前）之末，茲據四庫本補正。

〔二〕訑訑：原作「驅驅」；色：原無。據四庫本改、補。

〔三〕直：原作「真」，據四庫本改。

〔四〕猝：原作「獨」，據四庫本改。

〔五〕乾：原作「朝」，據四庫本改。

〔六〕力：原作「立」，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五六〇

劉克莊 七四

與鄭邵武書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它日必官君瑞明府之子〔一〕，以報大監罔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邇年以來，此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瑞既歿而寒盟耶？閣下爲人磊磊落落，決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搖之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鬪者耶？吾輩處大事〔二〕，當斷諸心，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爲此舉，止是常情，未爲卓行，萬一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風誼槩晚節掃地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於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齒仕版者，手足之情，寧不動心！某又憶君瑞在時，事叔父如事父，今叔父以他人爲子孫，而擯大監子孫於門牆之外，某心猶覺不安，於閣下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肖誰啓發閣下者？《傳》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有見死者之時。

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它日閣下何以見大監，某何以見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管顧兄席上曾開其端，閣下頗似感悟〔三〕，別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凡人奪嫡謀宗〔四〕，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囿於他人智巧之內〔五〕，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初心，采之於公論乎〔六〕！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房，蓋其材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德宜爲鄭氏之子矣。敢拜手爲閣下有子賀，惟閣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事於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兄之孫，兩得其所矣。某言之，閣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之，閣下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遊戲相追逐而已，如景輔晚節何！不覺因書悉吐露之，知我罪我，席藁以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瑞：原作「端」，據四庫本改。

〔二〕吾：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悟：原作「寢」，據四庫本改。

〔四〕謀：原作「孫」，據四庫本改。

〔五〕內：原作「由」，據四庫本改。

〔六〕采：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答南雄翁教授書

僕端平初爲郎，與直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一〕。南來得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郎素強直，不輕許可，不待覲面固已心敬矣。便風辱書，陳義甚高，委教甚富，益歎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面諛，雖至親骨肉間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馬牛不相及，而意氣傾倒〔二〕，攻瑕指疵，慨然以訂頑砭愚自任。推足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驚怯，敢不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是也，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曰後有子雲，必好《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有賢者出然後知之。知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詩幽然以深，其文困然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時人之意〔三〕。望知者可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焉。足下論著如此，意其中必有充然自得者，而又據科第爲師儒。未曰不遇，何至遽效阮籍之慟、唐衢之哭哉！嚮使足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它無以愈人〔四〕，但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後復出〔五〕，非心思巧力所能致也，然懲艾益深，謹嘿益甚，天真益斲喪〔六〕。足下當責其栖栖爲佞〔七〕，而反譏其皦皦難全乎！噫，足下所責乃故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于朝，補郡逐于郡〔八〕，起廢乘使者車僅數月爾，所得俸賜斤斤然事育之不足，何以致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

勉，彼皆立名譽、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論於身後爾。況黃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內皆吾兄弟，僕之學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撤棘，儻肯過訪，不惜面商推也〔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直：原作「真」；舍：原作「合」。據四庫本改。

〔二〕倒：原與下句「攻」互倒，據四庫本乙。

〔三〕時：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四〕愈：原作「瘡」，據四庫本改。

〔五〕後：原在「出」字下，據四庫本乙。

〔六〕斲：原缺，據四庫本補。

〔七〕佞：原缺，據四庫本補。

〔八〕郡：原作「群」，據四庫本改。

〔九〕摧：原作「摧」，據文意改。

答林公揆監場書

僕與足下同里閭，又與賢冰翁南宮舍人接交游，聞俊聲，仰下風之日久矣〔二〕。顧壯老不相謀，

銳情不同調，常欲親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所著《易》學及詩文教詔之者三〔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已亂，曾未一酬答，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顛倒，十事九忘，不可以人理責〔三〕。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居喪講學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指寧實，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爲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古意。前諸老過聽，後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邇英，力以不通經辭，迫於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強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易》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能分其句讀，豈能蹟其精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漢上，亦云至矣，然考亭已微與二家異〔四〕，鶴山又與考亭異，南塘、虛齋皆求新義於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厦。雖貴爲侍從，加以明主稱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縱使南塘、虛齋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剖鑿一世之聾瞽，統一群儒之議論〔五〕，如僕庸瑣，何足以贊美其萬一乎！諸文惟有韻與無韻之作爲近古，偶儷最俗下，不必苦求工〔六〕，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爲人師，曷常有一篇文字行世哉！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其說以爲吉甫尤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爲《易》學，占得地位高，而又欲求工於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學數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爲者。僕聞程氏將歿，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爲然耶，當補其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爲未然耶，當自爲一書，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伯，下至鶴山、南塘、虛齋諸家之說，

皆當以程氏傳爲准可也。此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他人，將爲足下屈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〇。

〔一〕仰：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所：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不：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然：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一：原無，據四庫本補。

〔六〕必：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翁仲山禮部書

某伏承寵示新修《蜀漢書》四冊，讀之，與考亭大旨合。陳同父有此意，然所見頗疎略〔一〕，惟公此書甚精密。某昔聞書之萌芽尚且躍然而喜，今覩書成，如獲拱璧。即欲作數語附卷尾，緣有一疑，不敢自默。後主不克負荷，貶之誠是，但自漢至今，所以扶持蜀、主張蜀，非私厚昭烈、武侯也〔二〕，以其存漢也。所以斥絕魏，貶抑魏，非私要曹氏父子也，以其篡漢也。方操相漢，時人目爲漢賊，亦曰鬼蜮，人心公議不可泯沒久矣。禪雖庸騃失國，但須有王者作，如藝祖之紬削劉鋹、李煜

可也〔三〕，否則秉筆者自用《春秋》褒貶之例絀削之，亦可也。操、丕父子嘗北面劉氏，豈宜加無禮於高、光之子孫哉！今曹氏貶禪爲安樂公，史筆因而稱之。蒙叟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生焉。」愚謂曹氏加禪此名不足怪，史筆如此，無乃求仁義於竊國者之門乎？以義起例，則書愍懷者當加以劉、石所畀之號，書出帝者當加以耶律所封之爵，與《春秋》書公在乾侯、先儒書帝在房陵之說相反。區區以爲禪不克負荷之罪不待加安樂公而後見，此乃是書一大議論，鄙意未安，不免傾倒以求商榷，儻蒙不以其老諄而辱教詔之，幸甚。若其它，則粹然無可指摘矣。《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略：原作「巖」，據清抄本改。

〔二〕侯：原作「候」，據清抄本改。

〔三〕煜：原缺，據文意補。

與鄭丞相論史書

某六月初九日昧爽京遞至，準尚書省劄一道，備奉宣諭，取索某向來已修未成史藁，俾之繳進，仍具奏聞。荒材而爲黃旗漆牌所尋覓，孤臣之辱玉音天語之簡記〔一〕，此皆大丞相興念下客，常在懷抱。茲因史事，拈出姓名，示明主之訪求，見大臣之汲引。某窮塗暮景〔二〕，有此遭際，捧拜恩命，

感極涕零。伏念某頃蒙聖上過采虛名，錫第入館，本因史事，形之奎畫〔三〕。某雖空疎，疇昔有志，深願效涓埃於鉛槧之間，附名字於竹帛之末〔四〕。時伯晦侍郎與同館已分撰諸志，伯晦先入館，所作《天文志》略成書，餘人所作或方起草而改除，或未涉筆而去國。某之入院爲諸賢殿，分得《地理志》。區區愚見，以爲宣、靖以來狄禍雖慘，炎、紹而後版圖始裂〔五〕，如三京兩河關陝，中間歸疆失地許多大節目，疎略則非直筆，詳備則傷國體。又如舊志所載城郭山川，後來往往陵谷易位，某遂未敢進草，亦未敢於經筵奏知，姑白游丞相以此意。游公太息，以瞽言爲是。某始有書筒往復〔六〕，俄皆緹騎佚去。章泉詩僕數數見，惟未覩大全，後又從故右司陶仁父傳澗泉遺藁。二老爲天下後世所重者，以人不以詩，然終身栖遁，其言議風旨僅□概見者，以其詩存耳。僕每誦其詩則懷其人之不可復見，見其門人則敬之，見其里人則敬之。老病歸田，交遊掃迹，四方書問不至。一旦門有剝啄，攝衣出迎，蓋執事之使也。非有卮酒一面之舊，而函書橐詩，不遠千里以相發藥，且命之曰「聞之願一言以自壯」，若僕向之所施於二老者。僕之賢未至於二老，執事之材十倍於僕，此所以始聞之而驚，徐思之而不知所以措辭也。然熱復摘藁久〔七〕，合江湖士友贄卷數十家並觀，覺執事所作如蔡邕，狀異常人，雖欲遁逃自匿不可，如孟嘉在廣坐中亦可識，超然自有一種風骨。甚矣，執事之似東家丘也。其間用雪巢韻者真似雪巢，效誠齋體者真似誠齋，雖師二老而參取諸家，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耶！僕本空疎，加以荒落，輒題數語并詩二，往求商榷，庶幾它日托盛集以行也。飛潛異趣，末由簪盍，切冀爲斯文自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音：原作「者」，據清抄本改。

〔二〕窮：原作「竊」，據清抄本改。

〔三〕形：原作「刑」，據清抄本改。

〔四〕竹：原作「作」，據清抄本改。

〔五〕始：原作「如」，據清抄本改。

〔六〕按原本此句自「始有」以下屬另一葉。細審此下之文，無論文意、語氣均與上文不協，疑中間有脫簡；

「始有」以下乃另一篇之文。

〔七〕熱：疑當作「熟」。《摘稿》似指趙崇禎《江村摘稿》，見卷九七《趙逢原詩序》，然則此文當爲與趙逢原書之殘簡。

答陳卓然書

僕與足下向無一日雅舊〔一〕，而華裾過門，贄卷盈袖〔二〕，以舉人見主司之禮而施之於槁項黃馘之病叟，足下於僕可謂厚矣。長牋反復，若深自晦匿而有所求借於盲聾者，豈非過聽虛譽，知盛壯之故吾，而未知衰竭之今我乎〔三〕？及讀所作《冷風閣賦》，立意雖高，至於修辭之際，竊所未喻，試與足下商榷焉。《離騷》爲詞賦宗祖固也，然自屈、宋沒，後繼而爲之者如《鵬鳥》、《吊湘》、《子

《虛》、《大人》、《長楊》、《二京》、《三都》、《思玄》、《幽通》、《歸田》、《閑居》之類，雖名曰賦，皆騷之餘也。至韓退之恥蹈襲，比之盜竊，集中僅有《復志》、《感二鳥》二賦，不類騷體。柳子厚有《乞巧》、《罵尸蠱》、《斬曲几》等作十篇，託名曰騷，然無一字一句與騷相犯。僕嘗謂賈、馬而下，於騷皆學柳下惠者也，惟韓、柳庶幾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矣。足下賦此閣，當於《列子》書中采至言妙義，以發其超出形氣、游乎物初之意，今自首至尾，字字句句不離一部騷辭〔四〕，與韓、柳軸異，與近世《秋聲》、《鳴蟬》、《赤壁》、《黃樓》之作亦異，與山谷自鑄偉辭之說尤異，此僕所未喻也。然僕捐書惰學久矣，聞足下師太常洪公，其往問焉。僕新哭猶子，悲惱無聊，或足下未行，尚謀欸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向」原作「可」，「雅」原作「摧」，據文意改。

〔二〕盈：原作「御」，據清抄本改。

〔三〕知：原作「所」，據清抄本改。

〔四〕「一」原無，「騷」原作「是」，據清抄本補改。

與陳抑齋書

比者伏審兩朝委質，八表應期〔一〕，耆英十數公，孰有過本命二十歲者〔二〕，曾不數於絳人，竹

帛流芳，士民屬望〔三〕，伏惟慶慝〔四〕。蓋昔人云活千人者有封，前輩□練夫人全一城而章氏一門貴盛。庚寅、辛卯間，紅□跨州連縣，略如漢唐之季，於是明公建旗鼓，犯矢石〔五〕，奪赤子於虎狼之口，所全活者不知其幾千萬億，視活千人之少、一城之微，萬倍之矣。聖朝恨無可酬之官，明公每有不肯做盡它底之意。然則不扶靈壽而健，不飲菊泉而壽，不金塢丹穴而富，不衮衣繡裳而貴，亦天道報施，乘除之理然也。某素知公不講初度〔六〕，故常年不敢遣俗禮。今歲適值礮溪紀年，輒課小詞一闕申獻，少見門生故吏爵躍善頌之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應期：原作「與數」，據清抄本改。

〔二〕者：原無，據清抄本補。

〔三〕士民：原缺，據清抄本補。

〔四〕慝：原作「恩」，據清抄本改。

〔五〕石：原無，據文意補。

〔六〕不：原作「下」，據清抄本補。

答翁仲山吳明輔書

某辛亥召對〔一〕，以不攻安晚過失爲衆論譏詆，端拜受之，不敢自明〔二〕。或見教曰：「子爲詞

臣講官，日日可論事，一對之頃，不足深咎，當要其終耳。」某初欲因爭職事決去，而冷曹無事可爭。偶進故事，略言時弊，謂小臣能輕去就，雖大事可論，大臣能輕去就，雖內降可執，且引杜祁公以諷。安晚語同列：「且請他空這裏坐，做杜祁公與某看。」聞之山如此。自此每因故事必進忠規，歷歷可數〔三〕。及草小吏答詔，安晚一夕三簡諭止，某不敢苟徇以求容。又言版曹當用儒臣，不可專任能吏。安晚雖益不樂，猶欲保全其去。而某於裡後適有一疏論山相，荷聖上納。聞外間聞其直前而不知其論何事，某又不納副封，安晚始疑其二於己。直前十月十三也，逐去閏十月廿七也，蓋在列數月本末如此。某每至相第，旅進旅退，非更闌夜半客也〔四〕；職在詞翰，非預其謀畫也；本以片文隻字受知，非有他繆巧結納也；只識元老，未嘗交其子弟也。某人自小司成遷左螭，某自大蓬遷右螭，安晚之待某如此，時賢之責某乃如彼，豈平心之論乎！某每見諸人入未嘗發一言〔五〕，出則妄云曾論某事〔六〕，以熱瞞流俗而釣取虛譽，心甚鄙之，山相之事是也。舊疏藏之六年，近聞其逝，謾錄本去。執事察僕用心，豈懷利而飾詐、瞞人以釣譽者哉？某宦情世法已置膜外，是身衰病，會當變滅，毀譽安在？恩怨奚有？但使此一種人持論，以一時之愛憎爲毀譽，而不考察其人之平素，則實有耿耿未能平者。《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召：原缺，據清抄本補。

〔二〕明：原缺，據清抄本補。

〔三〕可數：原缺，據清抄本補。

〔四〕夜：原作「房」，據清抄本改。

〔五〕某每：原作「每某」，據文意乙。

〔六〕某：原無，據清抄本補。

答鄉守潘宮教書

某官立身有本末，入朝無附麗。鳴陽一疏，沉着痛快，紙價爲高。請麾而去，豈嚴憚黯耶，抑欲詳試望之耶！或謂莆難治，非也。他置勿論，如葉監叔嘉、范卿仲治〔一〕，至今爲人所思，皆婺人也。如聞田里之論，咸謂是邦不覩儒者之治久矣，將於閣下乎觀政。某雖耄荒，敢不躬率耆老子弟以奉條教，豈但有門戶丘墓之托而已！某一生坐虛名負累，所得毫芒，而所喪丘山。六十再入已誤，六十五三入又大誤，幸皆不旋踵斥去。今距掛冠僅有一歲，已卜首丘，治冢舍〔二〕，冥心待盡，庶幾全而歸之，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爾。空村寂寂，忽聞兒童有騎竹馬迎細侯者，某衣裳倒顛久矣，猶當扶僊旅謁旌麾於道左。臨風欣抃之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治：清抄本作「治」。

〔二〕冢：原作「家」，據清抄本改。

答鄉守趙寺丞書

唐自天寶、至德以後，天下多事，民生窮蹙，觀察使但知督賦，牧守但知剥下，而元結、陽城相繼典州〔一〕。結之言曰：「追乎且不忍，況乃鞭扑之！」城之言曰：「撫字心勞〔二〕，催科政拙。」某聞閣下此來，語邦人曰：「是公亦當今之元結、陽城也。」群下翹首企踵以觀下車第一義〔三〕。某老矣，視世間一無可戀，不自意飾巾待盡之際，獲爲負耒願耕之氓，鷦鷯一枝，有所棲托。引睇前茅，云胡不喜〔四〕！《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繼：原作「斷」，據清抄本改。

〔二〕字：原作「是」，據清抄本改。

〔三〕群：原作「孰」，據清抄本改。

〔四〕文末原有「舊書」二字，據清抄本刪。

答鄉守楊編修書 一

晨起軍將打門，忽墜書函，禮逾情過，雖使段干木、田子方之流猶不敢當，況若某之庸庸瑣瑣者

乎！捧讀百過，茫然不知所以稱塞。抑府公有問，某安敢嘿無一言？一曰屬邑補納之害。始緣郡家催科過嚴，以最高之數爲定額，屬邑計無所出，使群吏各搜尋訟事而施伯州犁之手焉。不當答而答，不當圈而圈〔二〕，不當囚而囚，十數年于此矣。或問縣大夫曰：「何爲是非曲直之易位也？」則應曰：「不如此無以補納也。」其實鄉書手走弄產稅〔三〕，不用功於版簿而用功於補納，此弊不革，萬物無所吐氣。然須府公視故府舊事〔三〕，鑄去甚高之額〔四〕，屬縣始不得以此藉口矣。二曰民間私鬪之害。莆之民惇兵脆，本無强悍，邇來官府姑息，小小爭鬪，不分曲直，而惟黨衆之爲畏，安坐拱手，養成跳踉叫呼之驕。一夫奮躍，百夫持挺而趨。不特尺籍伍符然也，田里之間駸駸有之矣。不治私鬪，此風不止。法禁結集，豈無深意？此二事若甚淺近，然目前不可緩者，亦無出於此，閣下其留意焉。某猶記父老道故侯之賢者，林公景良也，名瑒。葉公叔嘉也，名禾。陳公魯叟也，名汶。樓公暘叔也。名昉。問其政事，則曰不妄取不妄費耳，不動搖僧利耳，不爲勢家所使耳。數君子者，無甚高之論而有無窮之思，以閣下視數君子，豈不優爲之乎？夫未見顏色而言，罪也，命之言而不言亦罪也，惟閣下裁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一〕兩「圈」字原作「圈」，據清抄本改。

〔二〕手：原作「乎」，據清抄本改。

〔三〕「故府」下原有「公考」二字，據清抄本刪。

〔四〕額：原作「類」，據清抄本改。

答鄉守楊編修書 二

共承一札專城，雙旌壓境，以掄魁鎮雅俗，其民將漸仁而摩義，其士將考德而問業，郡人之喜可知矣，某之喜又可知矣，特不敢犯新約束獻書啓耳。敢謂尊謙，特賜真染，輕身以先匹夫，今世豈復有此事哉！某迂闊背時，立朝則逐，試郡則逐，爲部刺史則又逐，是蒙叟所謂不祥人，而玉川生所謂不唧溜鈍漢矣。然亦有幸焉。昔龐公不見知於劉牧，杜陵不見容於嚴尹，今某也有賢地主爲之依歸，累世之松楸、先人之田廬皆在仁風教雨披拂滲漉之內矣，可不謂之幸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

答李元善侍郎書

某自頃放還田里，聲銷響絕，與世相忘，不喜與人交游，而於當世富貴通顯之士尤望而畏之。不特是也，其於當世名譽議論之所宗主者，亦甚怕也。非謂能禍福黜陟，自家蓋已捐書惰學，見賢於己者自然面發赤而背流汗，不若與田夫野叟共治場圃而話桑麻耳。侍郎晚節遂與先朝曾子開、彭器資爲一流人。後缺。《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一。